

初 中 三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一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119
G634.3
83
21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論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138311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年，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就能爲之大！』

季氏將伐顓臾章論語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顓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神農之言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爲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

「今也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

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則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國文讀本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節循序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郊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國文讀本

兼 愛 二 墨 子

(墨子)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

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四〕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視人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作者略歷】

墨子（約公元前五〇〇——四二〇）名翟，戰國時哲學家，宋人，一說魯人，仕宋爲大夫。目觀當時各國征戰的慘禍，社會的紊亂，因以宗教家之精神，倡兼愛，非攻，尙同，諸說。當時極爲流行，與儒家二分天下思想界。——墨子一書，舊說墨子作，今存五十三篇，十五卷，注釋以孫詒讓墨子閒詁爲最善，可參考。

【注釋】

（一）兼愛 墨子書自尙賢至非命，每題全有三篇，俞樾謂墨家分爲相里，相夫，鄧陵三派，後人集合此三派之書而成，故篇分爲三而言論無殊。說頗可信。此篇係兼愛篇的上篇。

（二）焉 作「乃」解，下同。

國文讀本

(三)當 應作嘗。嘗，試的意思。

(四)惡施 惡，何；施，行。

非攻_二墨子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則得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人也，弛_三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_三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四〕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五〕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六〕不知黑白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

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七〕，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八〕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九〕，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注釋】（一）非攻 此係非攻上篇。（二）拙 即「挖」字，褻奪的意思。（三）不

義 舊本無此二字。（四）情 與「誠」通。（五）奚說 何辭以解說的意思。（六）則必以此人爲 舊本無「必」「爲」二字。（七）不知非 舊本作「不知而非」。（八）此 舊本無此字。（九）君子 舊本作「君子也」。

？』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舉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鼉、鼉爲天下富，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檜、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

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

公輸盤誑，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墨子公輸篇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

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綿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

墨子止楚伐宋

國策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將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綿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龜、鼉，爲天下饒；宋無所謂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綿繡之與短褐也。惡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

國文讀本

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莊子秋水篇節錄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鷁，子知之乎？夫鵲鷁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鷁得腐鼠，鵲鷁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犧牲之意義 汪精衛

近世之言人道者，有恒言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夫『各盡所能』是矣；『各取所需』，胡爲者？

釋之者曰：『人生而不能無所需，即不能無所取；例如飢者之思食，渴者之思飲 是已。 此殆生活之常態，而不可疑也。』

雖然，猶有疑者。飢與渴爲生活之常態，無善惡之可言。飢而思食，渴而思飲，亦爲生活之常態，無善惡之可言也。顧既飢而思食矣，則必有其所以爲食者；既渴而思飲矣，則必有其所以爲飲者。人果以何故爲一己之飢渴，而得取其他以爲飲食乎？豈一己知有飢渴，而其他皆不知有飢渴乎？抑豈以一己飢渴之故，而其他之飢渴，皆所不顧；不惟不顧，且將取之以爲飲食乎？荀子曰，『人性惡。』人之性非惡也；將毋有使之不得不爲惡者歟？

釋之者曰：「凡物生而不能無所需，即不能無所取。植物取礦物以爲生，動物取其他動物及植物以爲生，人類取動物植物以爲生，凡劣等之物，爲高等之物所吸取，以爲滋養，然後高等之物，得以存在而發達。此進化之趨勢，稽諸生物學史而可證者也。」

信如是也，高等之物，得吸取低等之物，以爲滋養，此例不但可行於人與物之間，抑且可行於人與人之間。今之持帝國主義者曰：「彼其國民程度劣於我，當取以爲我之滋養品也。」今之持殖民地主義者曰：「彼其民族程度劣於我，當取以爲我之滋養品也。」其所藉口者，雖曰田野之未闢，寶藏之未興；然愛其地初不愛其人。於其地也，則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初不以爲愛。於其人也，則奴隸之，魚肉之，絕其生計，塞其聰明，初不以爲忍。蓋舉其所得，人也，其他動物也，植物也，礦物也，悉納以爲己之滋養品，初無辨擇於其間也。

今欲問此等主義可行與否？吾將答之曰：「此非惟於理不可，抑於勢

不可也。』何以謂『於理不可也？』夫果使劣於我者，可以爲我之滋養品，則人之最劣者宜莫如嬰兒。彼且不能自食，而恃他人與之食以爲生；無論何等野蠻民族，何等愚陋國民，以較嬰兒，其能力皆什伯倍而不止也。彼持帝國主義者，何不括其帝國內之嬰兒以爲滋養品乎？彼持殖民地主義者，何不括其母國之嬰兒以爲滋養品乎？我知彼必將應之曰：『此嬰兒者，今雖若劣，然其將來則可以爲高等也。』然彼所謂野蠻民族，愚陋國民者，其將來定不能爲高等乎？嬰兒之將來，能爲高等，教育之力也。非人類則已，苟爲人類，凡受教育，必能爲高等。何故彼之嬰兒有將來，而其他之國民民族則無將來乎？質問及此，吾知彼舍傾吐其利己主義之外，必瞠目結舌而無以對也。故曰『於理不可也。』

何以謂『於勢不可也？』夫高等者，對於劣等而言，非絕對的名詞，而相對的名詞也。今之世，猶有所謂野蠻民族，半開化民族，文明民族，及所謂一等國，二等國，三等國者。自比較而言，彼所謂文明民族與一等國

者，誠翹然自命爲高等，且奮然取劣等者，以爲滋養品矣；然而比較之例，不僅可行于高等與劣等之間，抑且可行於高等與高等之間。蓋以高等與高等相較，則有尤高等者出焉；此尤高等者又翹然自命爲尤高等，且奮然取劣等者以爲滋養品矣。且也，比較之例，不僅可行於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且可行於個人與個人之間。是故比較之不已，其始也祇餘尤高等之一國一民族；其終也將祇餘尤高等之一個人。試問一人能存於世乎？否乎？故曰『於勢不可也。』

準是以言，凡物苟不取所需，則無以爲生；而苟取所需。則必有死者，始能生者；將如之何而可也？

萬不得已，而人道主義生焉。人道主義者，犧牲之事，行於人與物之間，而不行於人與人之間也。此主義善乎？惡乎？誠未敢言。然而吾人，人類也。人類之善惡，惟客觀者乃能定之，非主觀所能定也。吾人既爲人類，則吾人之思想，終不得不以人類爲本位。此不獨求之倫理學而如是

，即求之哲學，而亦如是也。

雖然，猶未盡者；凡物之彌近於人類者，則人道主義彌先推而及之。於是始及於其他種動物，再及於一切生物，又再及於無生物焉。但欲盡其量，猶非今日之所能耳。然則人道主義，殆犧牲之第一限制也，若夫人與人之間，固以不犧牲爲原則矣。然亦有例外乎？否乎？當別爲論以詳之。

國文讀本

犧牲之意義下

汪精衛

人與人之間，豈無所犧牲乎？曰：有之，然此非正當之現象也。其在古者野蠻之世，及今者所餘野蠻之人，當其飢渴，輒攫人而噬之；食其肉，飲其血，其視人與雞豚蓋無殊也。此蓋直接以人爲犧牲者。其在今日，所謂文明之世，與所謂文明之人，攫人而噬之事，已鮮所聞。然其以人所爲犧牲也，不以直接，而以間接。雖無食肉飲血之迹，而其犧牲之量，廣於野蠻，乃不啻千萬。君主之以臣奴爲犧牲也，貴族之以平民爲犧牲也，資本家之以勞動者爲犧牲也，強國之以弱國爲犧牲也，帝國之以殖民地爲犧牲也，賤其脂，敲其骨，疲其筋力，窒其生計，與攫人而噬者，曾有何辨？且也，野蠻人之嗜欲，簡而易足；當其飢渴，怒如癩獅，得人而食，飽則棄之。其爲量也，不過一人食一人，以視彼之棄糟粕，含精華，以一人而同時以千萬人爲食者，瞠乎其後。然則今之世界，直一犧牲世界而已。

有太息于此現象之不正當者，起而矯之。取所謂君主而戮之，取所謂貴族而抑之，取所謂資本家而毀之，取所謂強國而滅之，取所謂帝國而剗之，以至於盡。凡此皆所以矯現象之不正當者也。雖然，是亦一絕大之犧牲也。且也，以此之故，同時所謂臣奴，平民，勞動者，弱國，殖民地，亦不得不擲頭顱，糜血肉，以爲之償，是又一絕大之犧牲也。以不忍以人爲犧牲之故，而其所爲，乃亦以人爲犧牲；然則謂今之世界爲犧牲之世界，豈虛語乎！

斯二者所爲同矣，而目的不同。前者之目的，在以人爲犧牲也，吾人名之曰不正當之犧牲。後者之目的，在犧牲以人爲犧牲者也，吾人名之曰正當之犧牲。夫不正當之犧牲，殘忍者優爲之，若正當之犧牲，則仁人君子所赴水火，蹈湯鑊，以求之者矣。

然則正當與不正當之名，何自來乎？凡背叛人道主義者，吾人名之曰不正當，以人爲犧牲者是也。凡擁護人道主義者，吾人名之曰正當，犧牲

以人爲犧牲者是也。

然則犧牲與犧牲相續無已時乎？曰：不然。此特治標者而已，尙有其治本者在也；一曰，易犧牲之制度。夫君所爲主，以臣奴爲犧牲者，非爲君主之個人必欲如是也；實君主之制度，所使之不得不如是也。無論何人，旣爲君主，則不得不以臣奴爲犧牲。君主然，推之貴族資本家等，皆莫不然。故必犧牲之制度旣易，則犧牲之現象乃可以息。二曰，易犧牲之觀念。夫僅易其制度，而不易其觀念，則甲制度去，而乙制度來；形式雖異，性質仍不異也。歐洲經幾度之革命，而貴族制度雖摧棄殆盡，然人情勢利之見未去，資本家遂起而代之。貴族然，推之資本家等亦莫不然。故又必犧牲之觀念旣易，而犧牲之現象乃可以息。

然則所謂制度與觀念，以何者爲內容乎？曰，亦求之人道主義而已。本人道主義之觀念，以立人道主義之制度，人人立於平等地位，充其惻隱之情感，以抒其自由之能力，將交相利，兼相愛之不暇，而何犧牲之有。

是故人道主義者，非老生之常談，實救時之良藥也。取今日世界之種種現象而衡之，常覺痛心者常多，而慰情者常少，而深窮其故，要不外乎其有違於人道主義與否而已。然則苟痛心于現象之不正當者，曷可不易殘忍之勇氣，以爲仁人君子之勇氣乎？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蔡元培

現在文化運動，已經由歐美各國傳到中國了。解放呵！創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種週報日報上，已經數見不鮮了。但文化不是簡單，是複雜的。運動不是空談，是要實行的。要透澈複雜的真相，應研究科學；要鼓勵實行的興會，應利用美術。科學的教育，在中國可算有萌芽了；美術的教育，除了小學校中機械性的音樂圖畫以外，簡截可說是沒有。

不是用美術的教育，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畫分人我的僻見，保持一種永久平和心境；單單憑那個性的衝動，環境的刺激，投入文化運動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種的流弊：（一）看得很明白，責備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實行的機會，給小小的利害絆住，不能不犧牲主義。這借了很好的主義作護身符，放縱卑劣的慾望，到劣迹敗露了，叫

反對黨把他的污點，影射到神聖主義上，增了發展的阻力。(三)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他的極端的主義；經了幾次挫折，就覺得沒有希望，發起厭世觀，甚且自殺。這三種流弊，不是漸漸發見了麼？一般自號覺醒的人，還能不注意麼？

文化進步的國民，既然實施科學教育，尤要普及美術教育。專門練習的，既有美術學校，音樂學校，美術工藝學校，優伶學校等；大學校又設有文學，美學，美術史，樂理等講座與研究所。普及社會的，有公開的美術館或博物院；中間陳列品，或由私人捐贈，或用公款購置，都是非常珍貴的。有臨時的展覽會，有音樂會，有獨立或公立的劇院，或演歌舞蹈，或演科白劇，都是由著名的文學家音樂家編製的。演劇的人，多是受過專門教育，有理想有責任心的。市中大道，不但分行植樹，並且間以花畦，逐次移植應時的花。幾條大道的交叉點，必設廣場，有大樹，有噴泉，有花壇，有雕刻品，小的市鎮，總有一個公園。大都會的公園，不止一處

，又保存自然的林木，加以點綴，作爲最自由的公園。一切公私的建築，陳列器具，書肆與畫肆的印刷品，各方面的廣告，都是從美術家的意匠構成。所以不論那一種人，都時時刻刻有接觸美術的機會。我們現在除文學界稍微有點新機外，別的還有什麼？書畫，是我們的國粹，都是模倣古人的。古人的書畫，是有錢的收藏了，作爲奢侈品，不是給人人共見的。建築雕刻，沒有人研究。在羣雜的劇院中，演那簡單的音樂，卑鄙的戲曲。在市街上散步，只見飛揚塵土，橫衝直撞的車馬。商鋪門上貼著無聊的春聯，地攤上出售那惡俗的花紙。在這種環境中討生活，怎麼能引起活潑高尚的感情呢？所以但望致力文化運動諸君，不要忘了美育。

國文讀本

在中國科學社演說詞 任鴻雋

我們中國有一件最光榮的事，我們時常拿來誇口的，就是我們有四千年的歷史。但是這四千年的歷史中，沒有一段學社的歷史，却是我們應該抱愧的。諸位聽兄弟這話，或者有點不服。以爲我們中國歷史上，設教講學的，何代無有。第一就是孔老夫子，設教杏壇，講學洙泗；當時受教者，賢人七十，弟子三千；此等學會的盛概，就是現今歐美的大學，也有些趕不上。其他同時還有老莊楊墨之流，也是廣集學衆，號召生徒，流風餘韻，歷久不衰。到了漢代，政府既設九經博士弟子，其私家講授，如馬融鄭康成之徒，勢力反比學官爲大，宋時周濂溪，二程，朱晦庵，張橫渠，陸象山之倫，各立學派，風靡一世。明代的王陽明，清初的顏習齋，李二曲等大儒，莫不設教講學。四方聞風而往的，多則幾千，少亦數百；比較現在的學會，也就未遑多讓。諸君！這話何常不是。但兄弟所講的學社，

與我們歷史上的學會，性質有些不同，未便指鹿爲馬，借來充數。

兄弟請先講我們歷史上的學會，與現在我們所講的學社不同之點，在甚麼地方？第一，我們歷史上的學會，專講古書，歷史，道德，倫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現在我們所講的學社，專講實驗科學及其應用。一個偏於德育，一個偏於智育，其不同之點一。第二，我們歷史上學會，是由一個大學者，大賢人，因其學問既大，名望也高，大家蠶湧雲集的前去請教而成。現在我們所講的學社，是由多數學問智識相等的專門學者，意欲切磋砥礪，增進智識，推廣學術的範圍，互相結合而成。一個以人爲主，一個以學爲主，其不同之點二。

現在我們要問我們歷史上學會的方法，何以不適用於現在學社的用處？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現在的科學與從前那種空虛的哲學不同。其理由大約言之：第一，科學的境界愈遠愈深，其科目也越分越細，一人的聰明材力，斷不能博通諸科；而且諸科又非孑然獨立，漠不相關的。有人設了一個

譬喻，說世界上的智識，譬如一座屋宇；各種科學，譬如起屋築牆，四方八面，一尺一寸的增高起來。但是若不合攏，終不成屋宇。一人的力量有限，只好造一方的牆壁，不能四方同時并進。今要牆壁成爲屋宇，除非大家合在一處，分途并進，共力合作不可。此現今的科學社必須合多數人組織而成的理由一。其二，現在的實驗科學，不是空口白話可以學得來的，凡百研究，皆須實驗；實驗必須種種設備，此種器具藥品，購買製造，皆非巨款不辦。研究學問的人，大半都是窮酸寒酸，那裏有力量置辦得來；所以要學問進步，不爲物質所限制，非有一種公共團體，替研究學問的人供給物質上的設備不可。此現今的科學社不得不合羣力以組織的理由二。第一個理由，是科學性質上不得不然；第二個理由，是科學情形上不得不然。西方學術的發達，其學社的功勞爲多。其學社之所以發達，則由彼國人士，看明上舉兩種理由，直捷做去。非但「西方人能羣，東方不能羣」兩句話，可以盡其底細。

照上所說，我們所講的學社，是我們歷史上所未有的了。但諸君不能因為歷史上未有的，便為失望。諸君須知歷史是人造的。歷史這物件，雖不比化學室中的藥品，物理室中的機械，是有意造成的；却也如地質上之石層，生物上之種別，為自然進化的陳迹。西方科學的歷史，不過二二百年，其科學社的歷史，最古的也不過二二百年；我們急起直追，尙未為晚呢。

學者的態度與精神 宗白華

(解放與改造)

我向來最佩服的，是古印度「三」學者的態度；最景仰的，是歐洲中古「三」學者的精神。

古印度學者的態度怎麼樣？他們的態度就是：

絕對的服從真理，猛烈的犧牲成見。

當龍樹「三」提婆「四」的時候，印度學說的派別將近百種。他們互相爭辯的激烈，可想而知。但他們爭辯的態度却很可注意！當未辯論以前，那辯論者往往宣言：「若辯論敗了，就自殺以報，或皈依做弟子。」辯論之後，那辯論敗的不是立刻自殺，就立刻皈依做弟子。決不作強辯，決不作遁詞，更沒有無理的謾罵，話出題外，另生枝詞的現象，像我中國學者的常態。這種態度，你看可佩服不佩服？這纔真是「只曉得有真理，不曉得有

成見』呢！這就是古印度學者的態度，我希望中國的新學者也有這種態度。

歐洲中古學者的精神又怎麼樣呢？他們的精神就是：

寧願犧牲性命，不願犧牲真理。

歐洲中古時的學者，因發明真理，擁護真理，以致焚身入獄的，很不罕見。他們那爲着真理，犧牲生命時所受的痛苦，若給中國學者看了，很覺得不值得，但真理却因此昌明了！人類却因此進化了！那學者一時的生命與痛苦又算得什麼，那學者的心中只曉得真理的價值，不曉得生命的價值，這纔真是『學者的精神』！

總之，學者的責任本是探求真理，真理是學者第一種的生命。小己的成見與外界的勢力都是真理的大敵。抵抗這種大敵的器械，莫過於古印度學者服從真理，犧牲成見的態度；歐洲中古學者擁護真理，犧牲生命的精神。

【作者略歷】

宗白華（一八九七——）現代作家，名之樾，江蘇常熟人。著有詩集流雲。

【注釋】

（一）印度（India）古稱身毒，或天竺，世界古文明國之一，在亞洲南部。十七世紀後，常受外族侵陵；十九世紀中葉，全部為英國佔領。

（二）中古 歐洲自五世紀至十五世紀，為中古時代。

（三）龍樹 南印度的高僧，生于佛滅後八百年，著有大不思議論（即華嚴經），無畏論，釋摩訶衍論等。

（四）提婆 亦南印度高僧，龍樹的弟子。缺一目，亦稱迦那提婆。

（五）「歐洲…… 彭見」 歐洲中古時，教會的勢力極大；學者如白魯納（Bruno）因主張哥白尼的天文說，和宗教上的迷信相反對，被教會燒死；加里雷倭（Galileo）

也因提倡地動說，受種種的酷刑。

學者的態度與精神（宗白華）

國文讀本 (No. C 12)

四
文化學社

由縱的組織到橫的組織 李大釗

(新報)

從前的社會組織是縱的組織；現在所要求的社會組織是橫的組織。從前的社會組織是分上下階級豎立系統的組織；現在所要求的社會組織是打破上下階級「」為平等聯合的組織。從前的社會組織是以力統屬的組織；現在所要求的社會組織是以愛結合的組織。

例如政治：從前是以君綱臣；以官治民；以中央統馭地方；是縱的組織。現在民衆聯合起來，為橫的組織，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勢力；各地方聯合起來，抵制中央集權。

次如經濟：從前是以富傭貧，以資本掠奪勞工；以地主奴役佃戶；是縱的組織。現在勞工階級，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為橫的組織，以反抗富權階級，資本階級「」。

次如社會：從前是貴勞心者，賤勞力者；貴君子，賤野人；貴閥閱，賤平民；貴男性，賤女性；是縱的組織。現在勞力者階級聯合起來，為橫的組織，以反抗勞心者階級；野人階級反抗君子階級；女性階級反抗男性階級。

次如家族：從前是以家長統治家屬；以父兄統治子弟；以夫綱妻；是縱的組織。現在子弟要脫離家長的勢力，妻要脫離夫的勢力，離開家庭，加入青年團體，婦女團體，就變為橫的組織了。

這個變動的主因，就在經濟上有了變動。從前的經濟組織是縱的組織，所以其他一切社會組織也都隨着他是縱的組織，現在的經濟組織正在向變為橫的組織方向進行。所以其他一切社會組織也都隨着他向橫的組織方面進行。看現今世界的趨勢，縱的組織日見崩壞，橫的組織日見增多擴大；就是中土各種民衆的自治聯合，也從此發軔了。將來學生有學生的聯合，教職員有教職員的聯合，商界有商界的聯合，工人有工人的聯合，農民

有農民的聯合，婦女有婦女的聯合，乃至各行各業都有聯合，乃至超越國界種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聯合，合全世界而爲一大橫的聯合。在此一大橫的聯合中，各個性都得自由，都是和平，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

在縱的組織中，被壓服在下級地位的個性，都爲自居上級地位者所束縛踐踏屈抑凌虐，下級的個性完全供上級的犧牲。有了橫的組織以來，下級的個性纔得依互助的精神，團成一大勢力，以反抗縱的組織中的有力階級，回復他們個性的權威。由此看來，我們的解放運動就是打破縱的組織的運動；我們的改造運動就是建立橫的組織的運動。縱的組織的基礎在力，橫的組織的基礎在愛。我們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間一切關係都脫去力的關係，而純爲愛的關係；使人間一切生活全不是爭的生活，而純是愛的生活。

【作者略歷】

由縱的組織到橫的組織 (李大釗)

李守常（一八八八——一九二七），字大釗，河北樂亭人。日本東京帝大政治系卒業，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著有史學要論等。

【注釋】

- （一）階級 是因經濟的和政治的利害共通而結合的集團。
- （二）無產階級 廣義的說，是凡沒有財產以肉體或頭腦勞動為生活的人們底總稱，包含勞工階級，農民階級，勤勞階級等。狹義的說，是專指近代的工廠勞動者。
- （三）資本階級 即擁有社會的生產手段，僱用工資勞動者，而榨取剩餘價值的階級。
- （四）閥閱 舊俗書功狀以榜于門，在左叫閥，在右叫閱，後因稱世家巨族為閥閱。

復彭麗生書 曾國藩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勗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類，其又何經濟「」之足言！

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婪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

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

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八〕之性，將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七〕之中，亦知其鉏鍤〔八〕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

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叙論，收召散亡之魂魄，祓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即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九〕劉霞仙〔一〇〕羅羅山〔一一〕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作者略歷】

曾國藩，清湘鄉人，字滌生，號伯涵，道光進士，授檢討，洪楊事起，以丁憂在籍侍郎，督辦團練，遂編制鄉勇，連復沿江諸地，封毅勇侯，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贈太傅，謚文正。其論學謂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闕一不可，所爲古人，亦卓絕一代，爲世所宗，著有求闕齋集。

【注釋】

- (一) 存信 存謂存問，愆生者曰信。時國藩居母喪。
- (二) 積愆叢慝 愆，過也。慝，惡之屬於心者。積愆叢慝，謂多過惡也。
- (三) 經濟 用世之學爲經濟，即經拜濟世也。
- (四) 耿耿 心有所存，不能忘也。
- (五) 鄂中 謂湖北省城武昌。
- (六) 骯髒 婬直貌。
- (七) 方柄周旋於圓鑿 柄，木端之入孔處。鑿，其孔也。方柄圓鑿，謂不能入也。即不投合之意也。
- (八) 鉏鋤 不相入也。
- (九) 郭筠仙 名嵩燾，字伯琛，清湘陰人，光緒間官至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
- (一〇) 劉霞仙 名蓉，字孟容，清湘鄉人，官至陝西巡撫。
- (一一) 羅羅山 名澤南，字仲岳，清湘鄉人，官至布政使，卒諡忠節。

國文讀本 (No. 16)

四 文化學社

曹劌論戰

節錄春秋莊公十年左氏傳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

旗靡，故逐之。』

【題解】

曹劌，魯人。莊公十年，齊以魯納公子糾故，舉兵來伐，故劌請見，與公論戰。

【作者略歷】

左丘明，魯之太史。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就恥之。』先儒以丘明好惡同於聖人。故孔子作春秋爲素王。丘明爲素臣。述夫子之志而作傳，是爲左氏春秋。又作國語。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是也。後人因其失明，稱爲盲左。又按左氏，丘明名，相傳爲左史倚相之後，亦有以左丘爲複姓者。

【注釋】

(一) 左傳 書名。周左丘明本春秋以作傳。所述事迹皆徵國史，故說春秋者，必以是爲根據。

(二) 齊師伐我公 我，指魯國。春秋爲魯史，故曰我。公，莊公也。

(三) 鄉人 曹劌同里之人也。

(四) 肉食者 在位食祿之人也。

(五) 又何間焉 間，去聲，紀莧切，與也。言在位者自能謀之，又何與汝事也。

(六) 犧牲玉帛 犧牲，牛羊之屬。玉，蒼璧黃琮之屬。帛，幣屬，三者，皆祀神之物也。

(七) 小信未孚 孚，洽也。

(八) 小大之獄 爭訟爲小獄，殺人爲大獄。

(九) 必以情 情，實也。猶言小大獄事，必求其實，使無枉曲而後已。

(一〇) 忠之屬也 屬，類也。

(一一) 戰則請從 從，去聲，侍從也。與上從字異義。

(一二) 公與之乘 乘，去聲，載也。

(一三) 長勺 魯地名。

(一四) 鼓之 鳴鼓以進兵也。

(一五) 敗績 大奔曰敗績。

(一六) 公將馳之 馳，追逐也。

左傳 曹劌論戰 (左傳)

國文讀本 (No. C 15)

四
文化學社

(一七) 下視其轍 轍，車跡也。

(一八) 登軾而望之 軾，車前橫木也。

(一九) 既克 克，勝也。

(二〇) 一鼓作氣 作，振作也。

(二一) 彼竭我盈 竭，盡也。

(二二) 懼有伏焉 伏，伏兵也。

(二三) 轍亂 車跡紛亂也。

(二四) 旗靡 言旗傾倒。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

曰：「然。」

「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謂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曾子易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

曾子聞之，瞿然曰：『乎！』曰：『華而晬，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曾元曰：『夫子之疾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

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公子重耳對秦客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杜蕢揚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

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外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外」也大矣。曠也，大師也

，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嬖臣也。爲一飲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羹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蘆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

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 ○ ○

石祁子兆

石駢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

曰：「沐浴佩玉則兆！」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
不沐浴佩玉。

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嗟來食

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

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

！

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之，終不食而死。

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原壤登木而歌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

「貍首之斑然；

檀弓

（選錄十一篇）

執女手之卷然！」

子爲勿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趙文子觀九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

文子曰：「行並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

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晉獻文子成室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

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

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

○

○

有子之言似夫子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

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

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檀弓

（選錄十一篇）

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

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

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

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爲魯司寇，將之蒞，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

○

○

苛政猛於虎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

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爲不去也？」

曰：「無苛政。」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

○

○

附錄家語孔子過泰山側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子貢曰：「何不去乎？」

國文讀本 (NO. 016)

10

文化學社

婦人曰：「無苛政。」

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

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

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以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秦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與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

奉璧拜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

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
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滹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

遂與秦王會滹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趙王與秦王會飲，令趙王鼓瑟。』

。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懼，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

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鷲，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僮約王褒

蜀郡王子淵，日事到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家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云云。

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縛帶，截竿鑿斗，浚渠縛落，鋤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廬。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坐大嗽，下牀振頭，捶鉤刈芻，結葦躡纜，汲水絡，佐醜醜，織履作蟲，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彈堯，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鷺百餘。」

驅逐鷓鴣，持梢收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餒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機，種瓜作瓠，別落披蔥，焚棧發芋，壘集破封。日中早蕘，雞鳴起春，調治馬戶，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舖，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鱠鱉，烹茶盡具，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侔偶。舍後有樹，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瀟，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聖，販櫻索，縣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橐，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躡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痴愚。持斧入山，斷輾裁轅，若有餘殘，當作粗几木屐及犬蔬盤。焚薪作炭，疊石薄岸，治舍蓋屋，削書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柴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榆麥粳芋，

南安捨粟採橘，持車載糝，多取蒲葦，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簿。種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一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答一百。

讀券文適訖，詞窮咋索，佗佗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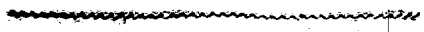


圖
文
讀
本

圖

與韓荊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脫而穎出，即其人焉！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

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盡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墨，兼人書之，然後退歸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桃花源記 陶潛 附譯文

(陶淵明集)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魚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歡悅。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及郡，詣太守〔吾〕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六〕劉子驥〔七〕，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譯文

晉朝太元時，武陵有一個漁人，他有一天沿了一條小河搖船進去，也不記得路的遠近，忽然達到一座桃花林。這座桃花林夾着兩岸，望去有數百步的深密；中間沒有一株別種的樹木。林子的下邊生着很鮮嫩的青草，草上面積着無數落下的桃花。

漁人看了，心中很奇怪；再向前去，要走盡這座林子。一直行到這條

小河的源頭，才是林子的盡處；面前就露出一座山來。山下有一個小洞，裏邊似乎有一點光。他就把船停住了，走進山洞去。初進去時，狹得很；恰恰容得一個人的身子；再進了幾十步，頓時明亮了。出口一看，原來有很平廣的土地，很端正的屋子，還有田畝、魚池、桑樹、竹子……都是很好的；田岸四面走得通；鷄啼狗吠的聲音各處都聽得到。裏邊來來往往的人，種田做工的人，男的女的穿着的衣服，都和外面一樣；並且無論老的小的，臉上都露出很快樂的樣子。

他們看見這個不相識的漁人進來了，大爲驚異，都問他怎樣來的；他一一的說了。他們就邀他到自己的家裏，備了酒，殺了雞，請喫飯。一村的人聽得有這一個人來了，都走來打聽問訊。他們說：『秦朝大亂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領了妻子和一鄉的人來到這所偏僻的地方，從此沒有出去過，就和外面人隔斷了。』他們問這個漁人，『現在是什麼朝代？』原來他們連漢朝也不知道，更不必說魏朝和晉朝了。他就把曉得的故事一一的講

給他們聽，他們都驚訝歎息。這一家招待過了，接連好幾家請他過去，備了酒席款待。

過了幾天，他辭了他們出來。他們叮囑道：『這裏的情形是不值得說的，你休要講與外面人聽了。』他出來之後，尋到了他的船，就順了原路搖了回來。他預備下次再去，所以經過的地方處處做了標記。

到了郡城，他就把這番情形告訴太守；太守派人跟隨了他前去。但他再去時，尋着上次做的標記竟模糊了，這條路到底不會尋到。

南陽有一個士人，名喚劉子驥，他的胸懷是很高超的，聽得有了這回事，很想設法探尋；可惜沒有做到，就病死了。

從此以後，到這條小河裏去尋桃花林的就沒有了。

【作者略歷】

陶潛（三六五——四二七）晉代大文學家，字淵明，一云名淵明，字元亮，世號靖節先生

，潯陽柴桑人。他的家很窮，但不願因窮屈節；嘗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吾不能爲五斗折腰。」因棄官回鄉里。性好酒，愛菊；尤工詩。著有陶淵明集。

【注釋】

(一) 太元 孝武帝年號(三七六——三九六)。

(二) 武陵 郡名，即今湖南常德縣。

(三) 黃髮 老人毛髮色黃，所以老人也稱黃髮。

(四) 垂髻 幼童垂髮爲飾叫髻；所以幼童也稱垂髻。

(五) 太守 秦名郡守，漢始改名太守，宋以後稱知府。

(六) 南陽 郡名，即今河南南陽縣。

(七) 劉子驥 名驥之，好遊山水，嘗到衡山採藥，深入忘返，迷了途，問伐弓人，才得還家，後想再去，已是「雲深不知處」了。(見晉書隱逸傳)。

國文讀本 (五、六、七)

六
文化學社

國文之將來（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演說辭）蔣元培

今日是貴校毛校長與國文部陳主任，代表國文部諸君，要我演說。我願意把國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尤願意把高等師範學校應當注意那一種國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所以預擬了『國文之將來』的題目。

國文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白話文與文言文的競爭。我想將來白話派一定佔優勝的。

白話是用今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間接的。間接的傳達，寫的人與讀的人，都要費一番翻譯的功夫，這是何苦來？我們偶然看見幾個留學外國的人，寫給本國人的信，都用外國文，覺得很好笑。要是寫給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話，不覺得好笑麼？

從前的人，除了國文，可算是沒有別的功課，從六歲起，到二十歲，

讀的，寫的，都是古人的話，所以學得很難。現在應學的科學很多了，要不是把學國文的時間騰出來，怎麼來得及呢？而且從前學國文的人，是少數的，他的境遇，就多費一點時間，還不要緊；現在要全國的人，都能寫，能讀，那能教人人都費這許多時間呢？歐洲十六世紀以前，寫的，讀的，都是拉丁文；後來學問的內容複雜了，文化的範圍擴張了，沒有許多時間，都是摹仿古人的話，漸漸兒都用本國文了。他們的中學校，本來用希臘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後來創設了一種中學，不用希臘文了。日本維新的初年，出版的書，多用漢文；到近來，幾乎沒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可見由間接的，趨向直接的，是無可抵抗的；我們怎麼能抵抗他呢？

有人說：文言比白話有一種長處，就是簡短，可以省寫讀的時間。但是腦子裏翻譯的時間，可以不算麼？

有人說：文言是統一中國的利器，換了白話，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話，中國就分裂了。但是提倡白話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種普通話，借着

寫的白話，來統一各地方的話，並且用讀音統一會所定的注音字母，來幫助他，那裏會分裂呢？要說是靠文言來統一中國，那些大多數不通文言文的人，豈不屏斥在統一以外麼？

所以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佔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尚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應用文，不過記載與說明兩種作用。前的是要把所見的自然現象，或社會經歷，給別人看；後的是要把所見的真偽善惡美醜的道理，與別人討論。都只要明白與確實，不必加別的色彩，所以宜於白話。譬如司馬遷的史記，不是最有名的著作麼？他記唐虞的事，把「欽」字都改成「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其餘改的字很多。記古人的事，還要改用今字，難道記今人事，反要用古字麼？又如六朝人喜作駢體文，但是譯佛經的人，別創一種近似白話的文體，不過直譯印度文，與普通話不同罷了。後

來禪宗的語錄，就全用白話，宋儒也是如此。可見記載與說明應用白話，古人已經見到，將來的人，自然更知道了。

美術文，大約可分爲詩歌，小說，劇本三類。小說從元朝起，多用白話。劇本，元時也有用白話的；現在新流行的白話劇，更不必說了。詩歌如擊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話，現在有幾個人能作很好的白話詩，可以料到將來，是統統可以用白話的。但是美術有兼重內容的，如圖畫造像等；也有專重形式的，如音樂，舞蹈等。專重形式的美術，在乎支配均齊，節奏調適，舊式的五言七律詩與駢文，音調鏗鏘，合乎調適的原則，對仗工整，合乎均齊的原則，在美術上不能說毫無價值。就是白話文盛行的時候，也許有特別傳習的人。譬如我們現在通行的是楷書行書，但是寫八分的，寫小篆的，寫石鼓文，或鐘鼎文的，也未嘗沒有。將來文言的位置，也是這個樣子。

至於高等師範的學生，是預備畢業後作師範學校與中學校的教習的，

中學校的學生，雖然也許讀幾篇美術文。但練習的文，不外記載與說明兩種，師範學校的學生，是小學校教習的預備，小學校當然用白話文。照這樣看起來，高等師範的國文，應該把白話文作為主要；至於文言的美術文，應作為隨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學了。

國文讀本

六

桃源行汪維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

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民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

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國文讀本

山中與裴迪_二秀才書_一 王維

(王右丞集)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_一殊可過。足下方溫經_一。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_一，與山僧飯訖而去。

北涉_一玄灞_一，清月映郭。夜登_一華子岡_一，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儻_一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賦黃蘗_一人往，不一。山中人_一王維白。

【作者略歷】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維)

王維，唐太原人。字摩詰。玄宗時。官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工詩善書畫。時謂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其畫山水，爲南宗之祖。有別墅在輞川。嘗與裴迪同遊其中。賦詩爲樂。

【注釋】

- (一) 裴迪 關中人，王維的道友，後爲蜀州刺史。
- (二) 故山 指輞川，在陝西藍田終南山下，一名輞口，輞水周繞舍下，爲右丞別業的所在地。中有孟城坳，華子岡，鹿柴，竹里館，柳浪，茱萸沂，辛夷塢諸名勝。
- (三) 經 指佛經。右丞晚年好佛，布衣茹素，和裴迪共同研究佛經。
- (四) 感配寺 一作感化寺，在藍田縣東南。
- (五) 玄灞 在咸寧縣東，源出藍田縣東南，流至咸寧縣界，又北入渭水。
- (六) 華子岡 即輞川別業中的勝景之一。
- (七) 儵 又 俗呼白條魚，長而小，好羣游水面。
- (八) 黃蘗 藥名，俗呼黃柏。
- (九) 山中人 右丞自謂。

永州八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一〕，居是州，恆惴慄〔二〕。其隳〔三〕也，則施施〔四〕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藉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五〕，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七〕，緣染溪〔八〕，斫榛莽〔九〕，焚茅茷〔一〇〕，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一一〕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一二〕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一三〕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一四〕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

，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五〕}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是歲元和^{〔六〕}四年也。

右始得西山宴游記一

鉤鐻潭^{〔七〕}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八〕}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

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九〕}；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一〇〕}，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右鉤鐻潭記二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鈿鐔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爲魚梁^{三二}；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得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

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三三}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三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豐^{三五}、鎬^{三六}、鄠^{三七}、杜^{三八}，則貴游之

士爭_{三〇}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右鈿鐔潭西小丘記三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埜，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佺然_{三二}不動；俶_{三〇}爾遠逝，往來翕忽_{三一}，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_{三三}蛇行_{三四}，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_{三五}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游者：吳武陵〔三五〕，龔古，余弟宗玄〔三六〕。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三七〕：曰恕己，曰奉壹。

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鐔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三八〕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三九〕；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四〇〕之褐。

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四二〕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四三〕，閒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柗〔四四〕、石柗〔四四〕、榎〔四五〕、櫛〔四六〕、樟，柚；草則蘭芷〔四七〕；又有異卉，類合歡〔四八〕而蔓生，繆鞞〔四九〕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五〇〕衆草，紛紅駭綠，翫翫〔五一〕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

歲蕤【五二】，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右袁家渴記五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五三】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躡石而往，有石泓【五四】，菖蒲【五五】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五六】減百尺，清深多鱖魚【五七】。又北，曲行紆【五八】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五九】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六〇】得之，攬去翳【六一】朽，決疎土石，既崇而焚，既醴【六二】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六三】，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鑿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右石渠記六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輿；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六四〕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六五〕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右石澗記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六六〕。其上爲睥睨〔六七〕梁欂〔六八〕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六九〕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右小石城山〔七〇〕記八

【作者略歷】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少精敏，貞元九年（西曆七九三）登

進士第。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立，王叔文用事，奇待宗元，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

。憲宗立（八〇六年），叔文敗，宗元被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於山水

間，文益奇肆，集中諸記，皆一時名作。元和十年（八六一）徙柳州刺史，江嶺間爲進士者皆師之，元和十四年卒。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著有柳州集。

【注釋】

（一）穆人

穆通戮，穆人，獲罪刑戮之人，謂遭貶滴也。

（二）惴惴

惴，慄，皆懼也。孟子公孫丑篇：「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趙注：「惴，懼也。」廣雅釋

訓：「慄慄，懼也。」（三）隙 與隙同。柳集廖注：「空閒時也。」（四）施施 舒

適獨來之貌。詩邱中有麻：「將其來施施。」箋：「施如字。」（五）西山 永州西山在

零陵縣西五里。（六）法華西亭 西亭在零陵之法華寺。（七）湘江 即湘水，經州西十

餘里。（八）染溪 在州西一里，色如藍，謂之染水。或曰冉氏嘗居於此，故曰冉溪，又

曰染溪，柳子厚更名曰愚溪。（九）榛莽 藜木曰榛。淮南子原道訓：「隱於榛薄之中。

」注：「莽，衆草也，字本作躡。」（一〇）茅茨 茅，草也。梁傳文公三年：「茅茨

盡矣。」注：「茨，草葉多也。」（一一）箕踞 謂伸其兩足而坐，其形似箕。漢書陸賈

傳：「箕踞見賈。」（一二）培塿 小阜也。又作部婁。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部婁無松

栢。」（一三）灑氣 灑，白貌。後漢書班彪傳上：「鮮灑氣之清英。」注：「灑氣，天

邊氣也。」(一四)造物 猶造化也。莊子大宗師：「偉哉夫造物者。」(一五)萬化 萬物之類也。通鑑漢元帝建昭二年：「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一六)元和 唐憲宗年號。(一七)鈞錡潭 鈞本作鑄。鈞鑄，溫器。錡字始見於子厚此記。范成大駿鸞錄：「鈞錡，熨斗也。潭之形似之。」(一八)顛委 上下流也。顛，頂也。上也。委，水所聚也。本末曰顛末；事之始末亦曰原委。(一九)漑 通淙，水聲。(二〇)迴 遠也。(二一)魚梁 水堰也。堰水爲關，承之以筍，以捕魚者。(二二)熙 和樂貌。(二三)灣灣 波勢回貌。孟子告子上注：「灣，縈水也。」(二四)豐 周文王所都。說文作鄠，在今陝西鄠縣境。(二五)鎬 周武王之所都，在今長安縣東。(二六)鄠 古國。漢書地理志注：「在今陝西鄠縣治。」(二七)杜 故杜國。漢書地理志原注：「今長安縣境。」(二八)貴游之士 遊，無官司者。周禮地官師氏：「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游同遊。」(二九)怡 田滯貌。按：柳集作怡，文苑英華作怡，吳汝倫曰：「作怡是。」(三〇)傲 動也。(三一)翕忽 疾貌。文選吳都賦：「神化翕忽。」(三二)斗折 峻絕也。後漢書竇融傳注：「俗字作陡。」(三三)

蝮行 蝮，蛇俗字。（三四）犬牙 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衝入也。（三五）
吳武陵 唐信州人，元和進士。（三六）宗玄 子厚之從弟。（三七）崔氏二小生 柳
之姊夫崔簡之子。（三八）袁家渴 在州南十里，當有姓袁者居之。兩岸木石奇怪，子厚
絕叙之。（三九）朝陽巖 在零陵縣南二里，下臨瀟江。有洞，石澗自中出，流入湘江。
山之東曰朝陽。（四〇）衣褐 孟子滕文公：「許子衣褐。」（四一）百家瀨 今名百
家渡，今在零陵縣南二里。（四二）渚 小洲也。爾雅釋水：「小洲曰渚。」說文引作渚
。（四三）柎 梅也。說文俗作偁。（四四）石楠 當作石南。（四五）榦 即黃榦
木也。（四六）櫛 木名。（四七）芷 白芷也。（四八）合歡 其葉至暮而合，故
一名合昏。（四九）鞦韆 雜亂貌。文選東京賦：「闐鞦鞞。」（五〇）掩苒 風行草
上之貌。（五一）蒼蒨 茂盛貌。（五二）歲蕤 盛貌。楚辭七諫：「上茂蕤而防露兮
。」（五三）幽幽 深遠也。詩斯千：「幽幽南山。」（五四）泓 下深大也。（五
五）昌蒲 昌字亦作菖。春生青葉，長一二尺許，其葉中心有脊，狀如劍。無花，實即石菖
蒲也。（五六）幅員 幅，廣也，員，周也。詩長發：「幅員既長。」傳：「幅，廣也。」

- 員，均也。」「箋：「員，當作圓，謂周也。」（五七）儵 儵之同音假借字。（五八）紆 屈曲也。（五九）麻 依止也。（六〇）州牧 州長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西曆前一〇六）初置部刺史……成帝綏和元年（西曆前八）更名牧。」此借以稱永州刺史。（六一）翳 木自斃曰翳。詩皇矣：「其蓄其翳。」按：韓詩作瘞，翳乃瘞之假借字。（六二）醴 分也。漢書溝洫志：「迺醴二渠。」（六三）陽 水北爲陽。（六四）揭 褰衣渡水也。詩匏有苦葉：「淺則揭。」（六五）胡牀 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改名交牀。唐穆宗長慶二年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則又名繩牀矣。（六六）垠 岸涯也。楚辭九歎遠逝：「山峻高以無垠兮。」（六七）睥睨 城上牆曰睥睨，言於其中睥睨非常也。（六八）梁欂 梁，屋梁也。欂，屋棟也。莊子秋水：「梁欂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六九）數 不疏。左傳文公十年：「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七〇）小石城山 石城山在西山東北。此與石城相似而差小，故名。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 〔一〕 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 〔二〕，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 〔三〕，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 〔四〕 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 〔五〕 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值，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

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

『嘻！吾操饒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爲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享之者邪？抑豐悴〔七〕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榮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七〕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八〕，雖聖者不可能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九〕」者

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一〇」者耶？楊之道，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一一」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之愚不得之而患失之「一二」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一三」，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作者略歷】

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按新唐書以愈爲鄧州尚陽人。朱熹考異：「南陽乃河內之修武，新唐書因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譚稱南陽人，遂誤加鄧州，舊唐書及李翱作愈行狀，均云昌黎人。」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在朝鯁直無所忌，德宗時，上疏論宮市，憲宗時諫迎佛骨，皆坐貶，在外有惠政，爲潮州刺史，民尤德之。卒諡曰文。愈於六經百家，靡不貫通，其文深探原本，闕深奧衍，尤爲後世所宗。有昌黎先生集。

【注釋】

(一) 京兆長安 京兆爲漢三輔之一，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魏以後，建爲郡。長

安，縣名，今陝西省治。(二)天寶之亂發人爲兵。天寶，唐玄宗年號。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因出府內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人即民，因避太宗諱改。(三)官勳 指上柱國以下之勳官。(四)饅 音漫，說文：「鐵朽也。」爾雅釋宮：「饅謂之朽。」(五)屋食之當 屋食，租屋也。當去聲，謂所當之值。(六)豐悴 悴音萃，豐悴猶盛衰也。(七)不有之 謂獨身不蓄妻子。(八)一身而二任 即勞力又勞心，是一身而任二事也。(九)獨善其身 孟子：「窮則獨善其身。」(一〇)楊朱之道 楊朱，戰國人，倡爲我說，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一一)夫人 夫，音扶，指示形容詞。猶彼也。夫人即彼人也。如論語：「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左僖三十年：「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皆是。此處夫人指王承福。(一二)患不得之而患失之 論語：「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一三)貪邪而亡道 亡，同無，貪邪亡道，謂性貪而行邪，背義而無道也。

越州趙公救菑記曾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

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

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餓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勉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

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疹之行，治世不

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舊，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頌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

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舊記云。

國
文
讀
本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

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隴岡。太夫人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儉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

吾所不能適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如舊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衣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

則曰：「此死獄也，我求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生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

晉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如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衣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世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一〕}，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二〕}爲多書；韓宣子^{〔三〕}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四〕}；季札聘於上國^{〔五〕}，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六〕}；而楚獨有左史倚相^{〔七〕}，能讀三墳^{〔八〕}五典^{〔九〕}八索^{〔一〇〕}九邱^{〔一一〕}；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一二〕}；紙與字畫，日趨簡便^{〔一三〕}；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一四〕}而不可得；幸而

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二三之士，皆束書而不觀，遊談無根^二四，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二五，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二六，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作者略歷】

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宋時大文學家，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嘉祐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他的詩詞和散文，俱極豪放飄逸，書畫亦稱一大家，實中國文學史上一大傑。著有東坡全集。

【注釋】

（一）六材 土金石木獸草也。禮：「天子之工六：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二）柱下史册 即老子，爲周史官；古史官居柱下以記事，故稱柱下史。

（三）韓宣子 春秋時晉大夫，名起。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四）魯春秋 周公繫易，而公封魯，故易傳於魯。春秋，魯史名。

（三）季札聘於上國 季札，吳君壽夢少子。壽夢見其賢，欲立之，不受；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時吳地稱蠻夷，魯衛稱上國，季札會歷聘諸國，徧交當世賢士大夫。

（六）風雅頌 詩分風，雅，頌，而雅又有大小之分。

(七) 倚相 春秋時楚左史官，稱爲良史。

(八) 三墳 三皇之書。

(九) 五典 五帝之書。

(一〇) 八索 八卦之說。

(一一) 九邱 九州之志。

(一二) 史記漢書 司馬遷既作史記，班彪以其自武帝太初以後皆闕，乃爲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所續未詳，又綴集所聞，重自高祖起，終於平帝王莽，以爲漢書；未竟而卒，妹昭始踵成之。

(一三) 科舉 宋時以經義詩賦取士，謂之科舉。

(一四) 遊談無根 信口談說無根據也。

(一五) 李公擇 名常，宋建昌人，皇祐進士。

(一六) 廬山五老峯 廬山爲江西名山，在星子縣西北。五老峯爲五峯名，乃山之最高處，形如老人，故名。

書巢記 陸游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鶴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則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患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世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

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籍於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我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電、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

；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苟未造乎堂奧，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

石鐘山記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跡，得雙石於潭上，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

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

水上，噌吰如鐘聲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餘霞閣記 管同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迤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蓋山。蓋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菴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

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爲閒暇讀書之所。由菴而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爲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爲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爲命名曰餘霞之閣。

蓋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

凡人於事，大抵多爲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

共諸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認認然必專據而與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淨土浴池

節錄佛說無量壽經

……其講堂精舍，宮殿樓觀，皆七寶莊嚴，自然化成。復以眞珠，明月，摩尼，衆寶以爲交絡，覆蓋其上。內外左右，有諸浴池。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縱廣深淺，皆各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滿。清淨香潔，味如甘露。黃金池者，底白銀沙；白銀池者，底黃金沙；水精池者，底瑠璃沙；瑠璃池者，底水精沙；珊瑚池者，底琥珀沙；琥珀池者，底珊瑚沙；硨磲池者，底瑪瑙沙；瑪瑙池者，底硨磲沙；白玉池者，底紫金沙；紫金池者，底白玉沙。或有二寶，三寶，乃至七寶，轉共合成。其池岸上有旃檀樹，華葉垂布，香氣普薰。天優鉢羅華，鉢曇摩華，拘牟頭華，分陀利華，雜色光茂，彌覆水上，彼諸菩薩及聲聞衆，若入寶池，意欲令水沒足，水即沒足；欲令至膝，即至於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令至頸，水即至頸；欲令灌身，自然灌身；欲令還復，水輒還復。調和

冷暖，自然隨意。開神悅體，蕩除心垢。清明澄潔，淨若無形。寶沙映徹，無深不照。微瀾迴流，轉相灌注。安詳徐逝，不遲不疾。波揚無量，自然妙聲。

淨土落華 節錄佛說無量壽經

……佛告阿難，無量壽國，其諸天人，衣服飲食，華瓔珞，繪蓋幢幡，微妙音聲。所居舍宅宮殿樓閣，稱其形色，高下大小，成一寶二寶，乃至無量衆寶，隨意所欲，應念卽至。又以衆寶妙衣，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踐之而行。無量寶網，彌覆佛土。皆以金縷眞珠，百千雜寶，奇妙珍異，莊嚴校飾；周匝四面，垂以寶鈴；光色晃曜，盡極嚴麗。自然得風，徐起微動。其風調和，不寒不暑；溫涼柔軟，不遲不疾。吹諸羅網及衆寶樹，演發無量微妙法音，流布萬種溫雅德香。其有聞者，塵勞垢習，自然不起。風觸其身，皆得快樂。譬如比丘，得滅盡三昧。又風吹散華，遍滿佛土。隨色次第而不雜亂，柔軟光澤，馨香芬烈。足履其上，踏下四寸；隨舉足已，還復如故，華用已訖，地輒開裂；以次化沒，清淨無遺。隨其時節，風吹散華，如是六反。又衆寶蓮華，周滿世界；一一寶華，百千億葉；

其華光明，無量種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黃朱紫，光色赫然；燦燦
煥燦，明耀日月。一一華中，出三十六百千億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
千億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爲十方說微
妙法。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衆生於佛正道。

百喻經

就樓磨刀喻

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爲王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卽便剝皮。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來下而剝。如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勞苦。憚不能數上，懸駝上樓，就石磨刀。深爲衆人之所嗤笑。

嘗菴婆羅果喻

昔有一長者，遣人持錢，至他園中，買菴婆羅果，而欲食之，而勅之言：『好甜美者，汝當買來。』卽便持錢，往買其果。果主言：『我此樹果，悉皆美好，無一惡者。汝嘗一果，足以知之。』買果者言：『我今當一一嘗之，然後當取。若但嘗一，何以可知？』尋卽取果，一一皆嘗。持來歸家，長者見已，惡而不食，便一切都棄。

治禿喻

昔有一人，頭上無毛，冬則大寒，夏則患熱，兼爲蚊虻之所啖食，晝夜受惱，甚以爲苦。有一醫師，多諸方術，時彼禿人，往至其所，語其醫言：『唯願大師，爲我治之。』時彼醫師，亦復頭禿，即便脫帽，示之，而語之言：『我亦患之，以爲痛苦。若令我治能得差者，應先自治，以除其患。』

柳毅傳 李朝威

儀鳳中，儒有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神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札莫通，心自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

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

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耶？」

女悲泣再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

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兩工也。」「何爲兩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

見矣。

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挾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玻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香，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

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

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所焉。」語畢，俄而宮門間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溼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靈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鑿聽，坐貽聾瞽，使閨窻孺弱，遠罹誑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

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自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

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繫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製金鏢。鏢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

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撞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

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疑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玩童所辱，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窻。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僞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乃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窻，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慙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耶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窻。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

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鞀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鏑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孤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鬢鬢兮，雨雪羅縵。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

解君憂。哀窈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且羞。山家寂寞兮，離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之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

翌日，又宴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掩，義土可殺不可羞者耶？愚有衷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

毅肅然而作，歛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鑲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

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大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新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立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

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懼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

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

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塗，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

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鏐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

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禮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

君不憶余之於昔耶？」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經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致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啜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爲不可耶！抑忿然耶？君其語之。」

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溼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

意哉？泊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耶？一不可也。某素以貞操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紛綸，唯真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悵之，終以人事振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嫁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已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

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與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

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客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泊開元中，上方屬意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

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采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闈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嘏因出藥五千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國文讀本

十四

鬪雞周去非

芥肩金距之技，見於傳，而未之覩也。余還自西廣，道番禺，乃得見之。番禺人酷好鬪雞，諸番人尤甚。雞之產番禺者，特鷲勁善鬪。其人飼養，亦甚有法。鬪打之際，各有術數，注以黃金，觀如堵牆也。

凡雞：毛欲疏而短，頭欲豎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長，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視，毅不妄動，望之如木雞。如此者，每鬪必勝。

人之養雞也，結草爲塾，使立其上，則足常定而不傾；置米高於其頭，使聳膺高啄，則頭常豎而嘴利；割截冠綫，使敵雞無所施其嘴；翦刷尾羽，使臨鬪易以盤旋。常以翎毛攪入雞喉，以去其涎，而掬米飼之；或以水噴兩腋，調飼一一有法。至其鬪也，必令死鬪，勝負一分，死生即異；蓋鬪負則喪氣終身，不復能鬪，即爲鼎實矣。然常勝之雞，亦必早衰，以其每鬪屢濱死也。

鬪雞之法，約爲三間：始鬪少頃，此雞失利，其主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養其氣，是爲一間。再鬪而彼雞失利，彼主亦抱雞少休，如前養氣而復鬪，又爲一間。最後一間，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雞始鬪，奮擊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嘴牢不捨，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其主見喜於色。番人之鬪雞，乃尤甚焉。

所謂芥肩金距，眞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糝於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以取勝。其金距也，薄刃如爪，鑿柄於雞距，奮擊之，始一揮距，或至斷頭。蓋金距取勝於其始，芥肩取勝於其終。季孫於此，能無怒耶？小人好勝，爲此凶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

養蜂 劉基

靈邱丈人喜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期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

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煊煊，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鄰之叟對曰：「以蜂。」問其故。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剝木以爲蜂之宮，不罅不漏。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五五爲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喧寒，時其墮發。蕃則縱之，析之；寡則與之，衷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蠹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漸。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潰。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爭則不然：園廬不葺，污穢不治，燥溼不調，啟閉無節，居處艱隘，出入

鬪雞之法，約爲三間：始鬪少頃，此雞失利，其主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養其氣，是爲一間。再鬪而彼雞失利，彼主亦抱雞少休，如前養氣而復鬪，又爲一間。最後一間，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雞始鬪，奮擊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嘴牢不捨，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其主見喜於色。番人之鬪雞，乃尤甚焉。

所謂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糝於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以取勝。其金距也，薄刃如爪，繫柄於雞距，奮擊之，始一揮距，或至斷頭。蓋金距取勝於其始，芥肩取勝於其終。季孫於此，能無怒耶？小人好勝，爲此凶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

養蜂劉基

靈邱丈人喜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期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

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煊煊，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鄰之叟對曰：「以蜂。」問其故。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剝木以爲蜂之宮，不罅不漏。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五五爲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時其瑾發。蕃則縱之，析之；寡則與之，衷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蝥蠅蟻，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潰。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園廬不葺，污穢不治，燥溼不調，啟閉無節，居處顛隳，出入

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蛄蠲網其房而不知，蛇蟻鑽其室而不禁，鷓鳥掠之於白日，狐狸竊之於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

湯琵琶傳

共二頁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

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茆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悽動耳！」

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

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

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

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麀築，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麀築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曾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

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二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曾匡坐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尙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存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門不見，婦謂吾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儻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

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

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

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繼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

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於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凄然，許君

活葉本文選

東亞書局印行

四

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樂人揚珂

波蘭顯克微支作

周作人譯

兒誕而小弱……鄰婦繞版榻立，俯視母子，咸搖其首。中有冶工西門之妻最智，遂慰病婦曰：「吾今爲汝燃福燭（波蘭語爲格倫尼加，人垂死時，燃之床頭。）置床頭，嫂毋懼，汝宜自備行路。且召神甫來，解汝罪愆。」一人曰：「然哉，但兒當卽受灌禮，不及俟神甫矣。且卽此足以救兒，俾勿化鬼車也。」言次福燭已燃，婦乃以水灑兒，兒目屢睫。婦曰：「吾以三聖之名灌汝，錫名曰揚珂。（揚，波蘭言約翰也。珂者小詞，示親愛意。）今汝景教魂魄，可從來處去矣。亞孟！」而魂似無歸意，惟舉足而踢且啼，聲極細弱。鄰婦或曰：「噫，此殆小貓也。不者，抑何物耶？」衆遣人召神甫，神甫來，盡職而去。而婦疾漸瘳。越七日，出而工作矣。兒亦無他，止啾啾鳴耳。逮四歲春，鷓鴣來時，兒嘗病，顧未幾愈。以至十歲。

樂人揚珂（周作人譯）

兒羸瘠而黃，腹大如瓠，頰輔下陷，髮蒼白如麻縷，垂及眉睫，目瞠視若眺遠。冬日恒坐鑪後啜泣，以寒而無衣，或瓦罐中其母無儲食也。及夏出遊，著單衣，布條爲束，冠草帽，破其緣，伸首前矚，狀如小禽。母則寄居人家，猶檐下之瓦雀，拮据度生。愛兒甚摯，第亦時扑之，且呼之曰『夢人。』八歲，出爲人牧牛。或絕食，則入松林掇拾菌類。其不爲豺虎所食者，或由天意見憐，亦幸爾！

兒性極魯，每發語，輒以指入口中，如衆村兒。人多恐兒弗得長大，且以不能助母，以兒弱，不堪工作也。而揚珂有殊好，酷嗜音樂，隨地傾聽。逮稍長，意益專，更無他念。每放牛山林，或携筐往拾草實，輒徒手歸，惟吃吃語曰：『阿嬾，林中有入奏也！嘍……嘍……嘍……』母則應之曰：『汝母懼，吾亦將爲汝奏也！』乃操杖撻之。兒呼暴乞赦，而心猶自念曰：『其處，信有人奏林中。』然何人耶？彼鳥知者！松柏鳴禽，咸有好音，全山皆自奏耳。蒿艾在野，蕭蕭自響，鄰園黃雀，時復亂鳴，

至櫻華爲之顫動。揚珂晨起，聽村中人聲，又疑全村皆方奏也。時出灌田，風過鋤柄，颯然有聲，亦可娛耳。一日，田主微行，見揚珂短髮蓬亂，獨立聽風，乃解革帶痛扑之。顧揚珂不爲改；人稱之曰「樂人揚珂」。每當春日，兒便去茅舍，至水濱呼嘯。入夜，蛙蛤皆吠，隴有秧雞啼聲，蒼鷹迎露而嘯，雞鳴起於籬下。揚珂不能寐，惟寂聽之，亦不知其聽之何所得也。及禮拜，其母不敢挈之入寺，以琴絃既動，頌歌發聲，揚珂則目眊如被雲霧，茫然若無見矣。

村中邏卒夜行道上，仰數星斗，或對犬微語，藉以驅睡，恒見揚珂白衣隱約籬中，竊趣酒家。既至，亦不入室，但伏牆陬竊聽。飲客方舞，時聞少年歡呼，及室內鞞聲，皆甚晰。間以女郎問曰「何也？」胡琴則低吟曰：「且飲酒，且啖葢，且歡樂！」伴以鑿篋，作大聲曰：「如神賜！如神賜！」明窗的爍有生氣，棖桷騰蹕，亦如歌舞，而揚珂聽如故。揚珂甚欲得一胡琴，能低吟曰：「且飲酒且啖葢且歡樂」者。美哉此歌吟之木也。

！顧胡自來，且出何地耶？使人肯以相賜，雖只一把持足矣。然又奚能？僅能自由聽之耳。未幾，聞邏人呼黯中曰：「小鬼，汝猶未去耶！」揚珂乃起，赤足奔歸，而耳後猶聞胡琴之聲曰：「且飲酒，且啖齋，且歡樂！」又應以筮篋曰：「如神賜，如神賜！」

村中既秋穫，或值婚嫁，偶奏胡琴，揚珂聞之則大喜。已而返舍，便坐鑪後，終日不語，惟雙目爛爛如狸奴。後乃以薄版及馬尾數縷，自製一胡琴，顧聲殊不及酒家美，其響微甚；如鼯鼠鳴，或蟲齧也。而揚珂彈之不倦；以是屢得夏楚，狀遂如未熟甘棠矣。第此蓋其性然也。兒日羸瘠，顧腹大如故，額髮蓬飛，目亦益巨，且常承以淚，而兩頰益陷，胸臆亦然。

揚珂爲狀，甚異常兒，惟頗與自製胡琴類，黽發聲者也。益以未及秋穫，則困於飢，噉生蘆菔以果腹。又復朝夕苦思，欲得胡琴。顧此欲也，蓋不爲揚珂利也。莊中從僕有胡琴，薄暮常奏以悅侍婢。揚珂伏牛蒡中，

引領窺厨內。胡琴懸牆上，與戶相當。揚珂凝視，爲之神往。蓋以得此至難，而愛之又至摯，終欲得之，雖祇一把持或一諦視可矣。兒念此樂極，心怦怦動。一夕，厨下無人。莊主方游異國，全家虛寂，僕婢亦在他室。揚珂伏牛蒡中，遠眺久久。明月正圓，清光斜照，穿戶而入，映壁作方形，漸以上移，朗照胡琴，纖屑皆見。時琴在室中，如發銀光，腹尤朗徹。揚珂注視良久，琴絃縷縷，及其曲柄，無不了然。軫閃閃如流螢，側懸弓狀物，彷彿銀枝。物既美豔，且似神異。揚珂久視，不覺心醉。時居草中，支肘於膝，瞠目凝盼不能舍。顧忽自震懼，已，復心動，欲前就之。將琴信有神異與？抑何耶？第琴忽浮動，如來迎將。其光時或驟斂，俄復明發。此殆信有神異矣！微風徐來，木葉鳴戰，牛蒡中作微聲，揚珂聽之，如曰：「揚珂往矣，厨無人，揚珂往矣！」

夜氣澄明，園有黃鷗，微呼且歌，已而聲漸宏，曰：「前，前，取之耳。」一角鷗則翻飛頂上，號曰：「揚珂，不可不可！」未幾鷗去，而黃

鷓鴣牛蒡，微語不已，曰：「中無人焉。」而胡琴之光復曜。

揚珂俯而徐前。黃鷓又微呼曰：「前，前，取之耳。」

時白衣漸近門次，不復隱於牛蒡，僅聞小兒胸次空息聲矣。少選，白衣已滅，止一足露戶外。嗟呼，角鴟雖歸，更呼不可，已無及矣！揚珂入厨下矣。

池中老蛙忽鳴，如有所怖，已復頓寂。黃鷓止呼，牛蒡亦默。揚珂摸索前，陡感烈懼。曩居牛蒡中，如獸伏莽，坦然無苦，而今入室，乃如獸在柙矣。時則覺舉止倉皇，呼吸益促，且室已冥暗，僅有電光起伏東西之間，得少光明。揚珂匍匐地下，舉首上視，已而電光已止，浮雲掩月，一時闌然。

少頃，忽聞微聲出暗中，如不意觸絃，因而作響者。室隙突有叱者曰：「誰也！」揚珂屏息不敢動，而厲聲又作曰：「誰也！」隨發燧，鎧火驟明，繼聞叱罵毆擊及小兒呼號求宥聲。羣犬皆吠，窗內火光移動，謹囂

徹於全宅。

次日，揚珂立村長前受鞫矣。將以是兒爲罪人而懲之與？然也。村長舉目視兒，兒矗立。以指入口中，瞠目而視，羸小飢寒，且被箠楚，殊不審自在何地，衆將胡爲也。且彼方十歲耳。蹣跚初能行立，又將何以懲之？投之獄耶？亦當也。特在小兒，宜少矜恕，命邏人與以笞撻，俾勿再盜足矣。衆遂召邏人斯達曰：『可將彼去，小懲之。』斯達頷首，取揚珂挾腋下如一貓，出倉屋而去。兒默不言，不知以震懼故，抑弗解也。惟瞠視若小鳥然，衆將何爲，彼安知者。此斯達挾之入厩次，臥諸地，褫其衣撲之，揚珂始呼曰：『阿嬬！』斯達復撻，仍呼阿嬬，而聲息漸益微弱。逮末擊，則不復呼阿嬬矣。

傷哉破琴也！

噫，倫夫斯達，孰乃撻兒至是者！况兒小且弱，不能自保乎？

母來，抱之返舍。次日，揚珂不能起，第三日之夕，奄然死版榻藁席

樂人揚珂（哥作人譯）

上矣。

小窗之外，有黃雀啁啾鳴櫻樹間。斜陽入窗，色作黃金，照兒枕上，亂髮蓬飛，面慘白無血色。此落日餘光，蓋猶大道，垂死之魂，即乘此去。當永謝此世，得趁光明，善也。彼生時，僅行荆棘道耳。兒餘息未絕，色若有思。時則村中有諸響度窗而入，暮色既下，女郎自田野東歸，各歌綠野之曲，而川畔亦有簫聲斷續，揚珂今未次聞此矣。其手製胡琴，則橫斜臥於席上。

兒色忽若喜，微語曰：「阿嬪！」母啞泣對曰：「吾兒，何也？」揚珂曰：「阿嬪，至天國，帝肯與我一眞胡琴耶？」母應之曰：「然。吾兒，彼當與汝！」顧不能更言矣。胸臆夙哀，一時迸發，惟呻呼曰：「嗟呼耶穌也！」遂俯扑篋上，悲泣失聲，狀類病狂。或如男子自傷不能救所歎於死也。

然婦之於兒，實未嘗救爾。及起，復視揚珂則已環目不動，顏色莊嚴

而黯淡，日光亦隱矣。

揚珂其安汝靈魂！

次日，莊主偕其女歸自意大利，一少年俱，蓋女歡也。少年曰：『On el beau pays quel T' Italie』(誼曰：美哉意大利女之國！)女應之曰：『且亦藝文之民也。』On est heureux de chercher la bas des talen set de les protéger (誼曰：『得於其地索求才技而保持之，斯幸福耳。』)

赤楊蕭蕭，鳴揚珂墓上矣。

【作者略歷】

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以歷史小說及短篇小說在全世界著名，而在波蘭本國却是一位革命首領。作品，歷史小說有何往 (Quo Vadis)，中國有譯本名你往何處去 (徐炳昶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短篇小說有炭畫，天使，鐘臺守，酋長等篇經周作人譯出。

【注釋】

樂人揚珂 (周作人譯)

(一) 行路 言上天之路也。

(二) 神甫 通稱神父，天主教傳道師。

(三) 灌禮 通稱洗禮。馬太福音載於耶穌降生後有約翰在約但河施洗，傳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今基督教初信道者仍受洗禮，其法，信道者跪地，教士以水灑其頭，並賜以教名。

(四) 鬼車 易睽卦：『戴鬼一車』。此即言鬼。基督教義，人之未得赦罪者靈魂不得登天堂。

(五) 三聖 聖父，——上帝；聖子，——耶穌；聖靈。

(六) 景教 即公教，唐人稱景教。

(七) 亞聖 通稱亞們。禱辭，於禱終時用之。

(八) 啾啾 楚辭：『蟋蟀鳴兮啾啾』。蟋蟀，蟬也。此言聲如蟲鳴也。

(九) 鷓鴣 鳥名。形似鶉，稍大。背灰蒼色，有紫赤色之斑點。腹灰色，胸前有白圓點如異珠。其鳴聲如曰「行不得也哥哥」。〔見本草〕案爲遷移鳥。清明節左右在江浙，麥熟前至北平一帶。

(一〇) 阿媽 母也。通雅：『齊人呼母嫗。李賀稱母曰阿嫗，江南曰阿媽，皆母之轉也。』嫗亦作媽。

(一一) 譽 號也。

(一二) 胡琴 案即提琴，英名 Viola。

(一三) 戴 {說文：『大櫛也。』} {正字通：『切肉曰戴』}。

(一四) 僮夫 賤者之稱也。

(一五) 嗟乎耶穌也 基督教教義，人一生罪惡甚多，必須依賴耶穌方能得救而遇救。耶穌慈善，亦必救人。

(一六) 且亦藝文之民也 言意大利因為藝術的人民方能有此極美之國。意大利應有藝術的人才以保持之；但新羅死的揚珂，則偉大的藝術家也。因社會上之不平等等而天才天逝。不令人痛心耶！

國文讀本 (No. 039.)

一一一 文化學社

一件美術品 俄國柴霍甫作 胡適譯

(短篇小說)

亞歷山大史茂洛夫是他母親的獨子。這一天，他手裏拿着一件用報紙包着的東西，他臉上笑嘻嘻的，走進葛雪柯醫生的待診室。

葛醫生喊道：『好孩子，你好麼？有什麼好事說給我聽？』

那少年人有許多話一時說不出來，答道：『先生，我母親叫我致意問候你。你知道她所生只有我一個孩子。你救活了我的性命，你的醫道真——我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

葛醫生高興得很，說道：『好孩子，你不要這樣說。那是我應該做的事。做醫生的都應該這樣做。』

那少年道：『我母親只生我一個兒子。我們是窮苦人家，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重重的報答你的恩德。我們心裏終過意不去。我的母親，——先生

，她所生只我一子，——我的母親有一件最心愛的小銅像，請你賞收了，總算我們一點小意思。這是一件古銅的彫刻，是一件美術品。」

葛醫生正要開口說：『我的好孩子……』

那少年一面打開紙包，一面說：『先生，你千萬不要推辭。你要不肯收，我母親和我便都不快活了，這是一件小寶貝，——一件難得的古董，——我的父親是一個收賣古董的，他死後我們母子接着做這生意。這件古董是我們留在家裏做我父親的一種紀念品的。』

那一重重的紙包已解開了，那少年恭恭敬敬把他的禮物擺在桌上，原來是一支雕刻很精緻的古銅插燭臺。雕刻的是兩個裸體的美人，那種嬌癡媚媚的神氣，別說我不敢描寫，簡直是描寫不出。那兩個美人笑容裏很帶着一點蕩意，好像她們若沒有擔任燭臺的職務，真要跳下地來大大的玩一回了。

葛醫生把這禮物細細看了一會，搔着自己頭髮，微微咳嗽，說道：『

一件好東西，這是不用說的。但是，——你知道，——我怎樣好說呢！這是不很方便的。裸體的女人！——這是不合禮法的。」

那少年問道：『爲——爲什麼？』

葛醫生道：『老實說罷，你想我怎樣好把這種東西擺在我的桌上呢？這可不把我一家都引壞了麼？』

那少年不高興，說道：『先生，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你的美術思想也算怪了！你看，是一件美術品！這多好看！工夫何等精緻！對着他真可教人心裏快活，真可教人掉下眼淚來。你看這多活動！你看這空氣！——這神氣！』

葛醫生打斷他的話，說道：『我很懂得這個，我的孩子。但是你知到我是有家眷的人，家裏有小孩子。還有一個丈母。這裏常有女太太們來看病。』

那少年道：『你要用平常人的眼光看上去，那自然不同了。但是我請

你不要學那平常的人。你要是不肯收，我母親和我心裏都很難受。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兒子，你救了我的命。我們求你賞收了這件我們最心愛的東西。可惜一對燭臺只有一支了，還有那一支竟找不到。」

葛醫生沒有法子，只好說道：「多謝你，好孩子，請你替我多謝你的母親。我同你沒有道理可辯。不過你應該想想我家裏的小孩子和女太太們。但是我同你辯論是沒有用的。」

那少年見他有意肯收了，高興得很，說道：「先生，是的，你同我辯論是沒有用的。我替你擺在這裏和你這個東洋瓷瓶平排。可惜還有那一支找不到了。可惜！」

送禮的少年走了後，葛醫生對着這件不歡迎的禮物，手抓頭髮，心裏盤算道：「這件東西可真不壞，這是不消說得的。把他丟出去，未免可惜了。但是我家裏是留不得的。這事到有點難辦。還是送給誰呢？」

他想了一會，想着了烏柯夫大律師。這位大律師是葛醫生的老同學，

現在聲名一天大似一天，近來又替葛醫生贏了一件小小的訴訟案。

葛醫生心裏想：『得了！他看老朋友的面上，不要我的律師費，我正該送他一件禮物。況且他又是一個沒有家眷的人，很愛這些玩意兒。』

葛醫生主意打定，把那古銅燭臺包好，上了馬車，到烏柯夫大律師家裏來。

剛巧他的朋友在家，葛醫生高興得很，說道：『你瞧，老朋友。上回承你的情，不肯收我的費，我今天特地帶了一件小小的禮物來謝你，你務必賞收了。你瞧，這東西多好！』

那位大律師瞧見燭臺，高興極了，喊道：『再好也沒有了！真好工夫！這樣精緻！你從什麼地方找着這件小寶貝？』他說到這裏，忽然回過頭來對他朋友說道：『但是，你知道我這裏不能擺這樣一件東西。我不能收下。』

葛醫生睜着眼睛問道：『爲什麼？』

大律師說：「你知道我母親常來這裏，還有許多請我辦案的人來。我留這東西，還有臉見我的人麼？還是請你帶了回去。」

葛醫生失望得很，大聲喊道：「決不。你千萬不要推辭。你看這件東西的雕刻工夫！你瞧，這神氣。我不許你推辭。你耍不肯收，就是瞧不起我了。」

葛醫生說完了話，忙着跑出大門。他坐在馬車裏，搓着手，心裏很高興，——總算完了一件心事。

烏柯夫大律師嘴裏咕嚕道：「怎麼好？」他細看這禮物，心裏盤算如何辦法。「這東西真好！但是我可不能收下，丟了他又太可惜，還是做個人情，送給別人罷。但是送給誰呢？……有了，一點也不錯，拿他去送給那位喜劇名家夏虛京。他是一個古董收藏家。今天晚上又是他五十歲的生日。」

這天晚上，那支古銅燭臺包得好好的，由一個送信的送到夏虛京的上

裝室裏。這一晚，他這房間裏來了一大羣男人，都是來看這件禮物的。大家喝采叫好，一房間裏都是聲浪，就像一羣馬叫。戲園的女戲子聽見了，也來敲門。夏虛京隔着門叫道：「我的好姑娘，你不能進來，我的衣服還沒有穿好。」

散戲的時候，夏虛京聳着兩隻肩膀說道：「這件寶貝東西，我怎麼辦呢？我要帶回家去，我的女房東是不答應的。還有女戲子常常來看我。這又不是一張照片可以藏在抽屜裏。」

他背後替他理頭髮的人聽他自言自語，也替他打算，忍不住問道：「你爲什麼不賣了他呢？我家隔壁的一個老婦人專做古董的生意，她一定肯出很好的價錢問你買這個。這個老婦人姓史茂洛夫，這城裏的人都認得她。」

夏虛京就依了他的生意。

過了兩天，葛醫生正在他的書房裏，嘴裏銜着煙斗，心裏想着一件醫學的問題，忽然房門開了，前天送禮物的少年，亞歷山大史茂洛夫走了進來。那少年滿臉都是喜色，高興得很，得意得很，手裏拿着一件東西，用報紙包裹着。

他忙着說道：「先生，你想我怎樣快活？運氣真好！巧得很，我母親居然買到你那對燭臺的那一支了。你這一對現在全了。母親高興得了不得。她所生只有我一個兒子，你救了我的命。」

他快活得手都顫了，滿心的感激。他把包裹解開，把那支古銅燭臺擺在葛醫生的面前。

葛醫生張開口，要想說句話，但是說不出，——他沒有說什麼。

【作者略歷】

胡適（一八九〇——）現代著作家，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留美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革命運動，他和陳獨秀都是最有力的先鋒。著有新詩嘗試集，雜著胡適文存三集，及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等。

一 漁夫

法國莫泊桑 (Maupassant) 原著 胡適譯

巴黎圍城 (二) 中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喫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喫呢。

正月間(一八七一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錶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正走得沒趣的時候，忽然抬頭，遇着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每回在這裏遇着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

這兩個人都是兩個釣魚迷，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着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了。

有時他們倆兒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倆兒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了。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上面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寥寥幾句話，儘够了，不用多說了。……………

這一天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着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

蘇活歎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說，『可不是麼，再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天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這一天的天氣却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

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只不知道幾時我們方可再去釣魚呢！」說到這裏，兩人走進一家小酒店，喝了一鐘燒酒解悶，喝了出來，還同着散步。

忽然麻利沙停住腳，問他的朋友道：「我們再喝了些燒酒罷？」蘇活說，「隨你的意。」於是兩人找了一家酒店，再喝了些燒酒。

喝了出門，兩人的脚步便有些不穩了。原來他倆兒肚子都是空空的，酒入餓肚，更易發作；到了外面，被冷風一吹，醉的更利害了。走了一會，蘇活忽然停住腳，問他朋友道：「我們再去，你說好麼？」麻利沙問道：「那裏去？」蘇活說：「釣魚去。」問道：「那裏去釣呢？」蘇活道：「到我們的老地方去。法國的守兵屯在閣龍的附近，帶兵的杜木能中尉是我的熟人，他定許我們出去的。」麻利沙聽了大喜，說道：「妙極了，我一定來的。」

兩人約好了，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倆兒同行出城。不多一會，到了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着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汎地已遠了。他們穿過閣龍，走近瑟恩河。(二)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那時已是十一點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望去好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矮曼岡和散鸞岡兩座高岡下望全境，底下一片平原，全都空無一物，但只見鉛色的泥土和精禿的櫻桃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岡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兩人對着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不曾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兩個朋友走到這裏，心裏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曾見過的普國兵。麻利沙開口道：『我們偷碰着些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倆兒却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因為這裏四面寂靜

，無一毫聲響，很可使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既到這裏總須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着腰，在葡萄藤下低着行去。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方到河岸。兩人飛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柴很長，便躲在裏面。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腳步聲響。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前面便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閉着，很像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得魚，麻利沙隨後也釣着了。兩個釣魚朋友接着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帶了一副密網，把釣着的魚都裝在網裏。他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上，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礮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

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讓勒寧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礮。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礮，礮煙慢慢地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手了！』麻利沙氣忿忿的答道：『人殺人殺到這樣，豈不是瘋子麼！』蘇活道：『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了！』麻利沙剛釣上一條小魚，一面取魚，一面說道：『一天有政府，一天終有這些事，想起來真可恨！』蘇活道：『要是民主政府，決不致向普國宣戰了。』麻利沙接着說道：『君主的政府便有國外的戰爭，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終免不掉的。』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讓勒寧山上的大礮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尙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脚步聲響，急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鬍子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把四桿槍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鐘，兩個人都被網起，裝上一隻小船，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那間飯店，初看似久沒人到的，其實裏面藏着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子，坐在一張椅上，嘴裏啣一條長柄的煙袋，說着很好的法國話，對他倆兒道：『你兩位今天釣魚的運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把他兩人所釣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腳下。那兵官看了微笑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探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到，不用

說得，該用鎗打死的。你們假裝釣魚，想瞞哄我，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的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沉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不肯說時，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着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

那時鞞勒寧山上的大礮正響得利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

幾步。當時走上十二個兵，拿着鎗，離兩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鎗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眶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二十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

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直流出來。

那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網在兩個死朋友的身上；網好了，擡去河邊。

那時轆勒寧山上的大礮還正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擡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着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着，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滋味定不壞的。』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

【作者略歷】

莫泊桑，法國寫實派小說家。善以正確緻密的觀察和簡潔遒勁的筆致，抉發人生真實。長篇，一生、漂亮朋友、人心，已均有中文譯本。短篇尤有名，已譯出者有羊脂球集，霍多文集，遺產集，珍珠小姐集，普薇集，啞啞小姐集，……等。

【注釋】

- (一) 黎圍城 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法軍失敗，巴黎被圍。
- (二) 瑟恩河 或譯作塞納河，流貫巴黎城，入英吉利海峽。

國文讀本 (No. 941.)

111 文化學社

決 鬪 俄國泰來夏甫作 胡適譯

(短篇小說)

一日早晨，烏拉得米克拉都諾夫同一軍官決鬪。

克拉都諾夫也是一位少年軍官，身長，面秀。年方二十二歲，鬚髮可愛，身穿軍服，腳踏騎馬長靴，却沒有戴帽子，也沒穿外套。他直立在那雪遮沒的草地之上，圓睜着兩眼，望着他的敵手。兩人相距不過三十步。他的敵手正在舉起手鎗，對準了克拉都諾夫。

克拉都諾夫把雙手抱胸，手中也拿着手鎗，正等候他的敵手先放。他臉上沒有平常的光彩，却沒有一毫畏懼之色。

他自己的危險，敵人的決心，兩邊副手「」的擔心，和死期的接近，這種種嚴肅的思想把這一分鐘都變化成了一片慘怛肅殺的氣象。

他們來這裏解決一件關於名譽的問題，人人都覺得這個問題關係很大

。他們越不懂得他們自己幹的甚事，便越覺得這時候的莊嚴可怕。

轟然一響，手鎗放了，人人打了一個寒噤。克拉都諾夫兩手一鬆，兩膝一彎，倒在雪地上。彈子打在頭腦裏，血流不住；他臉上、髮上、雪地上都是血跡。兩邊的副手跑向前把他扶起。同來的醫生驗過了，說是死了。

這件關於名譽的問題算解決了。

如今贖下兩事：第一須報告本營軍人；第二須報知死者的母親。他的母親所生只有一子，如今死了，更無他人可靠。他們沒有決鬪之先，誰也沒想到這老母親。如今她兒子死了，他們纔都想起她老人家怎樣可愛，怎樣可憐。他們都說這事不可陡然叫他老母知道，只可慢慢地把死信透露與她。他們議定了，公舉一位最精細的伊凡古奴本科去辦這件最不好辦的事。

裴拉吉亞夫人 纔起牀不久，正在預備早茶。看見伊凡古奴本科走

進來，忙起身迎他，口裏嚷道：「伊凡君來得湊巧，正好喝一杯茶。你一定來看烏拉得米的。」

伊凡勉強答應道，「不是的，我打這裏走過。……」

夫人趕着說道，「你可別見怪，這孩子還在好睡哩。昨夜上我聽見他在房裏踱來踱去，一夜不會睡，故爾我告訴下人不要驚醒他。橫豎今天是假期，他無事，正好多睡一會兒。……但是你可有要緊公事要找他麼？」

伊凡道，「沒有的，我走過這裏，踱進來望一望。……」

夫人道，「你果要見他，我立刻叫人喚醒他。」

伊凡道，「不必，不必，你老人家別忙。」

老夫人看他支支吾吾的神情，估量他有要緊事要見她兒子，故此不容他分說，自己走出去了。

伊凡踱來踱去，抓頭絞手，不知道如何開口。時候到了，但是他的膽子都無了，心中只願怪他自己不該管這閒事。

這時候老夫人回來了，口裏嚷道，「你們這些少年人真正靠不住！我在這裏輕輕地弄杯子、盆子，不敢做一些兒響聲，怕驚擾了我的孩子，誰知道他却早悄悄地出去了！……你爲甚麼不坐一會兒？請用一杯茶罷。你許久沒有來看我們了。」

老夫人說到這裏，心中快活，忍不住微笑；接着說道，「近來我們這裏的好消息多得很哩，烏拉得米想早叫你知道了。我這孩子怪爽直的，總不會瞞人。昨晚上我心中暗想道，「呵哈，這孩子一晚上踱來踱去不睡覺，他一定又在那裏想麗娜佳了。」他總是如此，每回他在房裏走來走去，明天一定去到……唉，伊凡君，我現在只巴望上帝給我這一點快樂。我這一把年紀了，還想別的麼？我只有一宗希望、一宗快樂！……我每想烏拉得米和麗娜佳完婚之後，我簡直不用再禱告上帝了。」到了那一天，我不知纔怎樣快活哩！……我有了這孩子，便不想別的。我別無牠求，只求他的快樂。」

老夫人越說越動了感情，說到後來，快活極了，眼淚也滾下來了。她一面揩眼淚，一面說道，『伊凡君，你記得麼？他們兩口兒起初因為錢的緣故很不如意，——你們少年士官，沒有存款，是不許娶妻子的。現在可好了，我已弄到了那應需的五千個盧布^{〔四〕}。他倆兒如今隨便那一天都可結婚了。……是的，麗娜寫了一封怪可愛的信給我，……我的心中好不快活！』

老夫人一面說話，一面摸出一封信，指給伊凡看了，仍舊放在袋裏。口中嚷道，『娜麗佳好一個女孩子，那麼可愛！』

伊凡聽老夫人說話，坐在那裏，真個如坐針氈。好幾次他心想打斷老夫人的話頭，告訴她不要做夢了，如今什麼事都完了，她的烏拉得米已死了，她的種種快活的希望，不消一點鐘，都要風流雲散了。……但是他沒有這硬心腸，所以他只坐着聽，却不敢開口，他看了老夫人慈祥和氣的面貌，他心中好不難過，喉嚨也哽住了。

老夫人忽然問道，『你今天爲什麼臉上這樣不高興？你滿臉都怪愁苦的。』

伊凡心想要說，『是呀，要是我和你說了，你的臉上也和我的樣子了。』但是伊凡總說不出口；也不回說，扭過頭去，把手儘掙他的鬍子。

老夫人心中高興，也不注意伊凡的舉動，接着說道，『我這裏有一個信給你。麗娜佳信中提起你，還叫烏拉得米同你看她。你自己知道麗娜佳怎樣看得起你。……我不可不把這信給你看。你看，這女孩子這麼可愛！』

老夫人從袋裏取出一封薄薄的密密書寫的信箋，打開了，遞給伊凡。伊凡臉色更不好看了，把手推開這信箋。老夫人也不在意，自己高聲讀道，『書上裴拉吉亞老夫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可不稱你爲「裴拉吉亞老夫人」，直稱你作「我的最親愛的媽媽」。我很盼望這時候不久就到，因爲我早就要喚你作「媽媽」了。……』

老夫人停住了，兩眼汪汪地噙着眼淚，擡起頭來對伊凡道，『伊凡君，你看……』

老夫人忽然看見伊凡手捋鬍子，眼中也噙着眼淚。老夫人便立起身來，把手顫顫地摸伊凡的頭髮，又把嘴親他的額角，低聲說道，『伊凡君，多謝多謝！』我常說你和烏拉得米不像是朋友，竟像兩弟兄，……你不要見怪。……感謝上帝，我心中真快活。』

老夫人一頭說，眼淚不住的滾下來。伊凡心中更難受，只好拿住了老夫人冰冷僵硬的手，把嘴去親牠。伊凡幾乎要哭出聲來，又不敢開口。如今老夫人把他做自己兒子一般看待，顯出這一種做娘的親愛。伊凡心中天良發現，心想倒不如他自己被人鎗死在雪地裏，也勝似到這裏來聽她老人家誇獎他和她兒子的交情。再過半點鐘，她老人家總得知道底細，那時候伊凡還算做人麼？他又想，他自己親眼看見人家把手鎗對準了烏拉得米，却爲什麼不勸阻呢？他還算是朋友哩，還算是『弟兄』哩！好一個『弟兄』

，可不是他替他們量好相隔的距離，又替他們裝好鎗彈麼！……伊凡想到此地，心中好不慚愧，簡直不把自己當作人看待了。却待要開口，又一個字都說不出；真是無可奈何，忽然又想起事不宜遲，報死信的不久就要到了。但是他又想，難到這幾十分鐘的空快活都不許她老人家享受麼！……他就要開口，又怎麼說法呢？怎麼好叫她老人家預備聽她兒子的死信呢？伊凡越想越糊塗了。

他心中早已把種種的決鬪，種種的口舌，種種的『英雄義氣』，種種的『關於名譽的問題』，一概都罵够了。沒奈何，打定主意，立起身來，要不說實話，還是走罷。

伊凡伸出手來，拉了老夫人的手，彎下身子，將嘴去親手。其實他彎下身去，不過要遮住他臉上一臉的熱淚。他放了手，拔腳就跑，走出來取了他的外套，飛跑出門，頭也不回的去。

老夫人摸不着頭腦，眼看伊凡跑了，口裏咕嚕道：『哼，他也愛上了

什麼女孩兒了。……少年人怪可憐。……沒有嘗着快樂，倒先受煩惱。……」

老夫人……過了，就把伊凡也忘記了；她老人家仍舊做她的好夢，夢那些天大的快樂。

【作者略歷】

泰來夏甫 (Nikolai Dmitrievich Tolstov 一八七六——) 俄國文學家，曾肄業于莫斯科工業學校，十七歲時，即以文學見稱，作風頗近柴霍甫。

胡適(二八九〇——) 現代著作家，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留美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和陳獨秀都是文學革命運動，最有力的先鋒。著有新詩嘗試集，雜著胡適文存三集，及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等。

【注釋】

(一) 副手 譯者原注：「凡決鬥皆有副手，皆以本人之好友爲之。」

- (二) 麥拉吉亞夫人 克拉都諾夫的母親。
- (三) 不用再禱告上帝了，她此外別無所求，故不用再禱告。
- (四) 盧布 (Rouble) 俄國幣名。
- (五) 多謝多謝 譯者原注：「老夫人蓋以伊凡之淚，乃由聽書中之言而發。」

故鄉魯迅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甚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

故鄉

（魯迅）

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今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幾枝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這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閩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一見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獐盡力的刺去，那獐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閩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裏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工；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

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土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閩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土。他是能裝鴛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糶穀，看鳥雀來喫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鷄，鷓鴣，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閩土又對我說：「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爹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裏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權豬，刺蝟，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的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獾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

——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箍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啊！閩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閩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土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

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這好極！他，——怎樣？』

『他？……他景況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呼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天氣是很冷的午後，我喫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閩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都如此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阿，閩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鷄，跳魚兒，貝殼，渣，

……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

『閩土說。』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

閻土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貼在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閻土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坐了，將長烟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裏的，請老爺……」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

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烟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飯喫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把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裏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啟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啟程的日期。閏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

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風景，他忽然問道：「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連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

狗氣殺（這是我們這裏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低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躺着，聽船底淺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的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

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閩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暗地裏笑他，以爲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却。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蒙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題解】

本篇描寫人情之炎涼，人與人心心不相印如中隔厚壁。自己當老爺，而未做閩土，所見尤明，所感尤深。魯迅先生於中國下層階級之經濟壓迫，人生苦痛特別注意揭出。

【作者略歷】

周樹人，字豫才，別號魯迅，浙江紹興人。海軍學校畢業。留學日本，曾學醫學及採礦，最後歸於文學。長於小說，與其弟周作人爲現代文學宗匠。曾任教育部社會司科長，

國立北京大學師範大學講師，著有中國小說史略，吶喊，彷徨，熱風，華蓋集，野草等書。短篇小說以阿Q正傳最著名，譯有數國文字。

【注釋】

(一) 枯草斷莖說明老屋 此句在修辭學爲「擬人格」；其法將無靈性之物擬作有意識之人，在敘述上即賦以靈魂或生命。

(二) 秕穀 秕同秕同，不成粟也。

(三) 鶉鴝 即祝鳩也。長尺許，嘴細長。上嘴鉤曲，羽黑褐色。胸淡赤褐色。

(四) 稻雞 即秧雞。背黃褐，腹灰色，棲息水田，食小蟲魚，鳴聲如擊柝。

(五) 角雞 不詳。

(六) 藍背 不詳。

(七) 鬼見怕 不詳。

(八) 觀音手 貝殼名，大如銅元，其形略長，如手狀，紋若指然，海濱產焉。

(九) 渣 獸名。本無此動物，魯迅先生想像造出。編者在高師時曾問魯迅先生言之。

國文讀本 (No. 143)

十六 文化學社

羌 邨杜甫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縛雞行杜甫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兵車行 杜甫

(杜工部集)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一〕}。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三〕}，便至四十西營田^{〔四〕}。去時里正^{〔五〕}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六〕}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七〕}二百州^{〔八〕}，千邨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九〕}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一〇〕}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注釋】

- (一) 咸陽橋 即中渭橋，長安志：「中渭橋，在咸陽東南二十里。」
- (二) 點行 點名行兵。
- (三) 防河 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以吐蕃侵擾河右，令隴右諸軍及關中兵集臨洮防禦，謂之防河。
- (四) 營田 唐時嘗於要衝隙地置營田，集流民耕種，有警，則用以助役。見唐書食貨志。
- (五) 里正 舊日的鄉職。唐制：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
- (六) 武皇 指玄宗，唐人詩稱玄宗多云武皇或漢皇。如王昌齡詩「白馬金鞍從武皇」，白居易詩「漢皇重色思傾國」皆是。
- (七) 山東 泛指河南河北山西各地。——謂在崑函以東。
- (八) 二百州 十道四蕃志：「關以東七道，凡二百一十州。」
- (九) 關西 即隴西。通鑑：「天寶九載十二月，關西遊擊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
- (一〇) 青海 開元中王君奭，張景順，張忠亮，崔希逸，臯甫惟明等，先後破吐蕃于青海西。天寶中，哥舒翰築神威軍于青海上，又築城龍駒島，吐蕃始不敢窺青海。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

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國
文
讀
本

八月十五日泛舟白雲谿詩序

洪亮吉

小雨忽晴，秋花轉媚。雲溪小閣，月來沈沈。錢塘郭生，南巷呂子，或攜壺觴，遠挈簫笛。予與孫君，買舟深港，徑可十尺，租才百錢，王生居塵，疊市甘脆，菱粟之屬，粲已盈艇。與二三子，拍浮其中。障袖作帆，折柳代檝。西經紅橋，東阻北郭。兩岸宿鳥，一川遊魚，隨波沸騰，離樹上下，唳鳴啾啾，聲不得歇。沿溪以北，稍有竹樹，下蔭密藻，寬可彌畝，黑白萬羽，浮沉千頭，波喧葉飛，悉萃其裏。從洲以南，檐瓦可數。橋陰數尺，乃界中外。孤簫一聲，高樹答響。呂生狂歌，不覺離口。樓閣半里，鈎簾一時，兒童不眠，應以拊掌。歌韻欲寂，盈觴勸酬。欣羅狂談，樂說舊事。忽復相覩，首已如沐。吟肩既冷，零露可挹。離離星辰，方訝西暗；川東曉華，驚見日出。相與登岸，因而賦詩。里傳其狂，朋訝其逸。

八月十五日泛舟白雲谿詩序

嗟呼，半世之樂，成於奉親，百晝之娛，奚若選夕？奈何中歲，各值多故。星辰渝乎夙約，風雨破其奇懷。顏非朱而潭鯉驚，衣皆麻而林鳥訝；此其攬盈尺之照，則逃影於闔；聆入秋之聲，而離樹却走也。

以少歲之遊，畢於此夕，故振筆序之，以貽數子，亦以志不忘耳。詩凡若干首，時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八月十五日，越三歲，己亥十月二十日序。同遊者，爲錢唐郭鎔，同縣呂星垣，孫星衍，王育璣：凡五人。

行路難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值萬錢；
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船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
彈劍作歌秦苦聲，曳裙王門不稱情。
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
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
擁篲折節無嫌猜。
劇辛樂毅感恩分，
輸肝剖膽效英才。
昭王白骨縈蔓草，
誰人更掃黃金臺！
行路難，歸去來！

其三

有耳莫洗潁川水，
有口莫食首陽蕨，
含光混世貴無名，
何用孤高比秋

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下江陵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

山。

秋思 張籍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

封。

江南春 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旂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烟雨

中。

社日 王駕

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

下江陵

圖文讀本

歸。

淥水曲 | 李白

淥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蘋；
荷花嬌欲語，愁殺盪舟人。

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
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國
文
讀
本

歲晚相與饋問，爲餽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以

寄子由。儻賦

饋歲

農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爲歡恐無及，假物不論貨。
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大小。賓盤巨鯉橫，發籠雙兔臥。
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座。貧者愧不能，微擊出春磨。
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擲風，獨倡無人和。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尙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
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

饋歲 別歲 守歲

東鄰酒初熟，西舍餽亦肥，且爲一日歡，慰此窮年悲。
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
沉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強不睡，相守夜譁譁。
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擗。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
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卜算子（別意）蘇軾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
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國文讀本

清平樂

黃庭堅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春無蹤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轉無人能解，因風吹過薔薇。

國
文
讀
本

水調歌頭蘇軾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國文讀本

秋水菴詞楊花施紹莘

南南呂梁州序

花明如綺，燕平如地，點點輕篩空退。縹緲撚絮，騰騰碎撲簾衣。只有蜘蛛網內，池沼灣頭，野性方才死。相將鶴髮也共垂絲。歎白盡頭臚是春去時。留不住，推不去。有人枯坐空窓裏，扶酒病，算心期。

前腔

天涯日暮，江頭春尾，漢苑隋堤，休矣。模糊如夢一痕驚破遊絲，偏向酒旗風底，畫舫欄邊，唐突無規矩。一從飄泊也不來歸，但林外聲聲哭子規。留不住，推不去。有人獨立斜陽裏，懷古淚，送春杯。

前腔

乍飛來百子幃前，又悠揚千秋繩底。正池塘微漲野花鋪薺。只見嫌紅細打，妬白輕敲，賺殺桃和李。陌頭新綠也與眉齊，歎滾滾風流趁馬蹄。

留不住。推不去。有人妝罷高樓裏，懷遠夢，哭花詩。

前腔

但啣將鶯嘴還粗，霧穿來蝦鬚偏細，更杯心鏡面似停非住，況也如愁更亂，比淚還多，團做傷春句。偏生輕薄也偏天涯，況草綠花香滿路岐。留也住，推不去。有人掩淚蓬窓裏，梳客鬢，晒征衣。

節節高

萍生雪練堤，浪魚吹，畫船簫鼓江南樹，疎還密，東又西。迎如避，全無骨力。隨紅雨燕兒多少含糊語，可有長亭痛分離，一杯酒盡銷魂處？

前腔

紛紛古釣磯，小橋西，半斜朱戶深春閉。風將息，日漸低，人扶睡。打人有意，人無思，自來自向牆東去。可有荒墳靄暮烟，帑錢鷓淚傷心處？

混技

一年一度春飛絮，惹多少有情人淚，將無數春心多付與。

春暮楊花落時，最能蕩人，一往深情，舉目無限，此詞或謂寫意摹神，已到八九。然正恐有寫不到處，慙媿香綿耳。憶戊午春盡日，天和雨晴，暖風絮定，與同社兩三人，登東城爲送春之飲。滿眼模糊，非雪非霧，一時坐客，各有心事，各不可向人道。此情味似未可以句字盡也。自跋

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袁中郎虎丘記云：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坐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予謂子野楊花等詞每於聲音句字外，別有神韻，政須付若輩歌之。區區俳場伎倆，未足傳其妙致也。周平公

國文讀本

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

黃遵憲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熳堆案頭。主人三載蠻夷長，足徧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羣花，一瓶海水同供養。

蓮花衣白菊花黃，天桃側侍添紅妝；雙花並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濃如檜檀和衆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市，美如瓊漿合天食；如競笳鼓調箏琶，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紅黃白種同一國。

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顧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漸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疏。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去非種誰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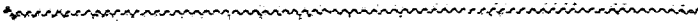
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

鋤；有時俯水曠不語，無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

衆花照影影一樣，曾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古言猗儺花無知，聽人位置無差池；我今安排花願否？拈花笑索花點首。花不能言我饒舌，花神汝莫生分別。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鸞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此瓶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橐駝。地球南北偷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爾時五羊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即今種花術益工，移花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擗衆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膏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衆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六十四質亦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

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



國
文
讀
本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 黃道憲

茫茫東海波連天，天邊大月光團圓，送人夜夜照船尾，今夕倍放清光
妍。一舟而外無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登程見月四回明，歸舟已歷三千
里。

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節；泰西紀曆二千年，只作尋常數圓
缺。舟師捧盤登舵樓，船與天漢同西流；虬髯高歌碧眼醉，異方樂祇增人
愁！此外同舟下牀客，夢中暫免供人役；沈沈千蟻趨黑甜，交臂橫肱睡狼
藉。

魚龍悄悄夜三更，波平如鏡風無聲；一輪懸空一輪轉，徘徊獨作巡檐
行。我隨船去月隨身，月不離我情倍親；汪洋東海不知幾萬里，今夕之夕
惟我與爾對影成三人。

舉頭西指雲深處，下有人家億萬戶；幾家兒女怨別離！幾處樓臺作歌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

舞！悲歡離合雖不同，四億萬衆同秋中。豈知赤縣神州地，美洲以西日本東，獨有一客歎孤篷。

此客出門今十載，月光漸照鬢毛改；觀日曾到三神山，乘風竟渡大瀛海。舉頭只見故鄉月，月不同時地各別；即今吾家隔海遙相望，彼乍東升此西沒。

嗟我身世俗轉蓬，縱游所至如鑿空；禹跡不到夏時改，我游所歷殊未窮！九州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於此中？異時汗漫安所抵，搔頭我欲問蒼穹！

依欄不寐心憧憧，月影漸變朝霞，曠曠曉日生於東。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讀遺慮

鬱鬱山上松，呀呀林中鳥。——松有蔭孫枝，鳥非反哺雛。我生墮地時，太婆七十五。明年阿弟生，弟兄日爭乳。太婆向母懷，伸手抱兒去；從此不離開，一日百摩撫。

親手裁綾羅，爲兒製衣裳；糖霜和麪雪，爲兒作餛飩；髮亂爲梳頭；腳膩爲煖湯。東市買脂粉，醜面日生香。頭上盤雲髻，耳後明月璫。紅裙絳羅縵，事事女兒妝。牙牙初學語，教誦月光光。一讀一背誦，清如新炙簧。三歲甫學步，送兒上學堂，知兒故畏怯，戒師莫嚴莊。將出牽衣送，未歸倚闔望，問訊日百回，赤足足奔忙。

春秋多佳日，親戚盡團聚，雙手擎掌珠，百口百稱譽。我家七十人，諸子愛渠父，諸婦愛渠孃，諸孫愛渠祖，因裙便情帶，將縑難比素。老人性徧愛，不畏人笑侮。

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相貌，豔豔如蓮花。』諸母背我罵：『健犢行破車。上樹不停脚，偷芋信手爬。昨日探鵲巢，一跌敗兩牙。噴血噴滿壁，盤磚畫龍蛇。』

兄妹昵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滾地金鈴圓。爺娘附我語：『勸婆要加餐。』金盤脰鯉魚，果爲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兒頂，要圖老人歡。

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歛兒大父旁，一語三摩挲。『此兒生屬猴，聰明較猴多。雖鷄比老鷄，異時知如何。我病又老髦，情知不堅牢。風吹兒不長，那見兒扶搖？待兒勝冠時，看兒能奪標。他年上我墓，相携着官袍。前行張羅織，後行鳴鼓簫。豬雞與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響墓背，墓前紙錢燒；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誥。祖孫共羅拜，焚香向神告：「兒今幸勝貴，頗如母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

大父回顧兒，『此言兒熟記』一年記一年，兒齒加長矣。兒是孩提心

，那知太婆事？！但就兒所見，依稀記一二！

太婆每出入，籠東柱一杖，後來杖挂壁，時見垂帷帳。夜夜攜兒眠，呼娘搔背痒，展轉千搥腰，殷殷春雷響。佛前燈尙明，窗隙見月上，大父拳簾來，歡笑時鼓掌。瑣瑣及鄉鄰，譏訶到官長；每將野人語，眩作鬼魅狀。

大婆惰不磨，便知婆欲睡，戶樞徐徐關，移踵車輪曳。明朝阿娘來，奉匱爲盥洗。欲飯爺捧盤，欲羹娘進匕。大父出迎醫，覩縷講脈理；咀嚼分嘗藥，斟酌共量水。

自兒有知識，日日見此事。幾年舉場忙，幾年絕域使；忽忽三十年，光陰迅彈指，今日來拜墓，兒旣鬚滿嘴。

兒今年四十，大父七十九，所喜頗聰強，容顏類如舊。週山看松柏，不要攜杖走。跪拜不須扶，未覺躬僂僂。掛珠碧霞扉，猶是母所授；繡補炫錦鷄，新自粵西購。一手拳領髭，一手振袍袖。打鼓唱迎神，紅氈齊泥

首。上頭爇紅香，中間酌黃酒，青簪苞黍粽，紫絲絡蓮藕。大父在前跪，諸孫跪在后，森森排竹筍，依依伏楊柳。

新婦外曾孫，是婆定婚媾；阿端年始冠，昨年已取婦。隨兄攀腰扇，阿和亦十五。長穆次當孫，此皆我兒女。青青秀才衣，兩弟名誰某。少者新簪花，捧觴前拜手。

次弟別後先，提抱集賤幼。一家盡偕來，只恨不見母！母在婆最憐，刻不離左右。今日母靈魂，得依太婆否？樹靜風不停，草長春不留，世人盡痴心，乞年拜北斗。百年那可求？所願得中壽！謂兒報婆恩，此事難開口。求母如婆年，兒亦奉養久。

兒今便有孫，不得母愛憐，愛憐尙不得，那論賢不賢！上羨大父福，下傷吾母年！吁嗟無母人，悠悠若蒼天！——人境廬詩律卷五

哀江南

采桃花扇傳奇

(北新水令) 山松野莫帶花挑；猛抬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着夕陽道。

(駐馬聽) 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田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

(沉醉東風) 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櫺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

(折桂令) 向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

(活美酒) 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

清清的落日，剩一樹柳彎腰。

(太平令)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哞哞。無非是枯井頽巢，不過些三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儘意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厨竈？

(離亭宴帶歇犯煞)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讎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台樓臯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與圖換葉，謾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那是有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槳聲汨——汨，我們開始領畧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裏的船，比北京萬牲園頸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精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畧可分爲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艙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欄干，

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却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稀疏的欄干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個，但在小船上更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你一個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鈎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時，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輻射着的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煙靄；透過這煙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縹緲糊糊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凌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朦朧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牠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裊裊着到我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牠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蜜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沉於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

有三個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烟熏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的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具髹漆富富麗麗的；晚間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却只賸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慰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異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藍蔚的天，頗像荒野渡光景；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的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

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的只是瀟瀟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游蹤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腳曾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却都不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却常覺得有些虛無縹緲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藉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也漸漸銷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的清風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了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儘是這樣冷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明綠紗面幕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把船划到一傍，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為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

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却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個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沈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熱鬧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也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為這邊畧畧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時處處都是歌聲和淒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為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競發的喧囂，抑揚的不齊，遠近的雜沓，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們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實在因為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為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即

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眵垢，也是枉然。這真够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色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暈，便更不成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裏，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賸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却真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牠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像是月兒披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偷的窺着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

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却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添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風景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並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這時却遇着了難解的糾紛。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爲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每日午後一時起；什麼時候止，却忘記了。晚上照樣還有一回，也在黃暈的燈光裏。我從前過南京時，曾隨着朋友們去聽過兩次。因爲茶舫裏的人臉太多了，覺得不大適意，終於聽不出所以然來。不料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知怎的，頗涉想了幾次。——却想不出。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覺得頗是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她們却仍在秦淮河裏掙扎着，不料她們竟會糾纏到我們，我於是很張皇了。她們也乘着『七板子』，牠們總是坐在艙前的。艙前點着石油汽

燈，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纖毫畢見了——引誘客人們的力
量，也便在此了。艙裏躲着樂工等人，映着汽燈的餘輝蠕動着；他們是永遠
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約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們的船就在大口橋
外往來不息的兜生意。無論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來兜攬的。這都是
我後來推想出來的。那晚不知怎樣，忽然輪着我們的船了。我們的船好好
停着，一隻歌舫划向我們來了，漸漸和我們的船並着了。爍爍的燈光逼得
我們皺起了眉頭；我們的風塵色全給牠托出來了，這使我蹣跚不安了。那
時一個夥計跨過船來，拿着攤開的歌摺，就近塞向我的手裏，說：「點幾
齣吧！」他跨過來的時候，我們船上似乎有許多眼光跟着。同時相近的別
的船上也似乎有許多眼睛炯炯的向我們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裝出大
方的樣子，向歌妓們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強將那歌摺翻了一
翻，却不會看清了幾個字；便趕緊遞還那夥計，一面不好意思地說，「不
要。我們……不要。」他便塞給平伯。平伯掉轉頭去，搖手說，「不要！」

那人還膩着不走。平伯又回過臉來，搖着頭道，「不要！」於是那人重到我處。我窘着再拒絕了他。他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釋了重責一般。我們就開始自白了。

我說我受了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裏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於她們，一面也對於我自己。她們於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却使他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有幾分不做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至於我自己，更有一種不足之感。我這時被四面的歌聲誘惑了，降服了；但是遠遠的，遠遠的歌聲總彷彿隔着重衣搔癢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癢處。我於是憧憬着貼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來時，我的憧憬，變爲盼望；我固執的盼望着，有如飢渴。雖然從淺薄的經驗裏，也能够推知，那貼耳的歌聲，將剝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個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寧願自己騙着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

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却終於被牠壓服着。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
在衆目昭彰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衆賦予的；在民衆的面前，自
然更顯出牠威嚴了。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兩種的禁制：一，在
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二，妓是一種不健全的
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在
衆目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爲旺盛。牠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
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那時的心實在在異常狀態中，覺得
頗有昏亂。歌舫去了，暫時寧靖之後，我的思緒又如潮湧了。兩個相反的
意思在我心頭往復：賣歌和賣淫不同，聽歌和狎妓不同，又千道德甚麼事
？——但是，但是，她們既被逼的以歌爲業，她們的歌必無藝術味的。況
她們的身世，我們究竟該同情的。所以拒絕倒也是正辦。但這些意思終於
不曾撇開我的聽歌的盼望。牠力量異常堅強；牠總想把別的思路踏在腳下
。從這重重的爭鬪裏，我感到了濃厚的不足之感。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盤

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寧了。唉！我承認我是一個自私的人！平伯呢，却與我不同。他引周啓明先生的詩，『因為我有了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為我有了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他的意思可以見了。他因為推及的同情，愛着那些歌妓，並且尊重着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為聽歌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但他也是想聽歌的，雖然不和我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當然也有一番小小的爭鬪；爭鬪的結果，是同情勝了。至於道德律，在他是沒有什麼的；因為他很有蔑視一切的傾向，民衆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覺着的。這時他的心意的活動比較簡單，又比較鬆弱，故事後還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這裏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們談話中間，又來了兩隻歌舫。夥計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的一樣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裏的不安更甚了。清豔的夜景也為之減色。船夫大約因要趕第二趟生意，催着我們回去；我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我們漸漸和那些量貴的燈光遠了，只有些月色還冷清清的隨

着我們的歸舟。我們的船竟沒個伴兒，秦淮河的夜正長哩！到大中橋近處，才遇着一隻來船。這是一隻載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船頭上坐着一個妓女；暗裏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青衫子的調子。她唱得響亮而圓轉；當她的船箭一般駛過去時，餘音還嫵嫵在我們耳際，使我們傾聽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遊蹤裏，還能領畧到這樣的清歌！這時船過大中橋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張着巨口，要將我們的船吞了下去。我們回顧那渺渺的黃光，不勝依戀之情；我們感到寂寞了！這一段地方夜色甚濃，又有兩頭的燈火招邀着；橋外的燈火不用說了，過了橋另有東關頭疏疏的燈火。我們忽然仰着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走過東關頭，有一兩隻大船灣泊着，又有幾隻船向我們來着。囂囂的一陣歌聲人語，彷彿笑我們無伴的孤舟哩。東關頭轉灣，河上的夜色更濃了；臨水的妓樓上，時時從簾縫裏射出一線一線的燈光；彷彿黑暗從酣睡眨了一眨眼。我們默然的對着，靜聽那汨——汨

的樂聲，幾乎要入睡了；朦朧裏却溫尋着適纔的繁華的餘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靜裏愈顯活躍了！這時我們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濃厚。我們却又願回去，於是祇能由懊悔而悵惘了。船裏便滿載着悵惘了。直到利涉橋下，微微嘈雜的人聲，才使我豁然一驚；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裏，都大開了窗戶，裏面亮着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婉輿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們的船已在她們的臂膊裏了；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繫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復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的彼岸空船上一星兩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琵琶記喫糠 高明

(旦上)

(商調過曲) (山坡羊) (旦) 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遠迢迢不回来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煩的二親！軟怯怯不濟事的孤身！已衣盡典，寸絲不挂體。幾番拚死了奴身己；爭奈沒主，公婆誰看取？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不不，災共危！

(旦) 奴家早上安排些飯與公婆喫，豈不欲買些鮭菜，爭奈無錢去買。誰想婆婆抵死埋怨，只道奴家背地自喫了甚麼東西。唉！不知奴家喫的是米膜糠糝；又不敢教他知道。便使他埋怨殺了我，也不敢分說。真個好苦也！

(前腔) (旦) 酸溜溜難窮盡的珠淚！亂紛紛難寬解的愁結！骨崖崖難扶持的病身！戰兢兢難捱過的時和歲！這樣，我待不喫他呵，教奴怎忍飢？待喫他呵，教奴怎生啣？思想起來，不若奴先死，圖得不知他親死時！思之，虛飄

飄，命怎期？難捱，實不不，災共危！

(且) 噢糠，嘔吐介

(雙調過曲) (孝順兒) (且) 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尙兀自牢噎住

。糠呵！你遭躄，被春杵，篩你，簸揚你，喫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喫着苦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 (且) 糠和米，本是同依倚，卻遭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鄉沒處尋。奴家便是糠呵，怎地把糠來救得人飢餓！好似兒夫出去，怎地教奴供養得公婆甘旨！

(前腔) (且) 思量我生無益，便死不值甚的，倒不如忍飢死了爲怨鬼！只是公婆老年紀，靠奴家共依倚，只得苟活片時！片時苟活雖容易，到底日久也難相聚！漫把糠來相比！這糠尙有人喫，奴的骨頭知他埋在哪處！

(外扮蔡公，淨扮蔡母潛上) 媳婦，你在這裏喫甚麼？(且) 奴家不會喫甚麼。(淨搜看介)

這是甚麼東西？(且) 呀，婆婆，這東西你喫不得的！

(前腔) (旦) 這是穀中膜，米外皮。(外) 這是糠，你要他做什麼？(旦) 將來饑饉堪療飢。(淨) 嘆！這糠只好喂豬狗，如何自喫？(旦) 嘗聞古賢書，「狗彘食人食。」那糠雖不中喫，也強如草根樹皮！(外，淨) 這樣苦澁的東西，不怕噎壞你了？(旦) 齧雪吞氈，蘇卿猶健。餐松食柏，倒做得神仙侶。這糠呵，縱然喫些何慮！(淨) 媳婦，我只不信這糠糝你如何便喫得下？(旦) 唉！爺媽休疑，奴須是你孩兒的糟糠妻室！

(外淨哭介) 媳婦，你原來背地裏如此受苦，我卻錯埋怨了你，兀的不痛殺我也！(外淨同哭倒介) (旦哭叫介) 公公，婆婆甦醒！

(正宮過曲) (雁過沙) (旦) 你沉沉向冥途，空教我耳邊呼。公公，婆婆，我不能盡心相奉事，反教你爲我歸黃土！教人說你死緣何故。公公，婆婆，你怎生便割捨得拋棄了奴！

(外醒介) (旦) 好了，公公醒了！公公，你闔圍些！(外哭介)

(前腔) (外) 媳婦，你擔飢事舅姑；媳婦，你擔飢怎生度？(旦) 公公且自寬心，不要

煩惱！(外)媳婦 婆婆錯埋怨了你，你也不推辭，到如今始信有糟糠婦！媳婦，我多應不久歸陰府；也省得爲吾死的累你生的受苦

(且扶外起科)公公，且請去牀上安息，待奴家看婆婆如何。(叫介)婆婆甦醒！呀，不好了！婆婆不應，多管不濟事了！(哭介)

(前腔) (且)婆婆氣全無，教奴怎支吾！唉，丈夫呵，我千辛萬苦爲你相看顧，如今到此，卻難回護！我還愁母死難留父；偷凶喪迭至，教我奈何！

(外)媳婦，婆婆還好麼！(且)婆婆不好了！(外哭介)

(前腔) (外)我當初不尋思，教孩兒往帝都；把媳婦悶得孤又苦，把婆婆又送黃泉路！媳婦，算來是我相擔誤！不如吾死，免把你再辜負！

(且)公公，你說這話，請自將息！(外)媳婦，婆婆死了，衣衾棺槨件件皆無，如何是好！(且)公公寬心，待奴家自去措處。

(未扮張太公上)「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適間聽得蔡家老夫婦兩個疑惑他媳婦趙五娘背地自己喫了甚麼東西，及至去看他，他在那裏喫糠，兩個老的見了，心中痛傷起來，一時

都害了病。我不免去探視他一遭。(見旦，呼介)五娘子，你爲甚慌慌張張？(旦)太公，奴家的婆婆死了。(末)唉，你婆婆死了，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今你公公在那裏？(旦)在牀上睡着。(末)待我去看他一看。(見外介)(外)太公休怪，我起來不得了。(末)老員外，不要勞動！(旦)太公，我婆婆死了，後事都未備，如何是好？(末)五娘子，你免愁煩，我自有區處。(旦)怎好又煩累太公！

(仲呂入雙調) (玉抱肚) (旦)千般生受，教奴家如何措手？終不然，竟把他骸骨，沒棺槨送在荒塚！(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個「不是冤家不聚頭！」

(前腔) (末)五娘子，你不必多憂！資送婆婆，在吾身上有！你只小心承值公公，莫教他又成不救！(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個「不是冤家不聚頭！」

(前腔) (外)張公護救，吾媳婦實難啟口；孩兒去後，又遇饑荒，把衣衫典賣無留！(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個「不是冤家不聚頭！」

(末) 老舅外，你請自將息！少停，待我喚家僮討個棺木來；殯殮老安人，選擇吉日，送往南山安葬便了。

(外，旦) 如此，多謝太公！

(下場詩) (旦) 只爲無錢送老娘。(末) 須知此事有商量。(合) 歸家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

罵雞 採覓寰續譜

數岔（罵雞）

王奶奶住在街西。呀呀喲！只因昨日晚响沒了一羣雞，各道處去找去影兒稀。勒上條手帕，繫上條裙子，沒奈之何哀告鄰居。哈！偷雞人兒你是聽知：我養活雞兒不是甚麼容易，積鎔錢鈔去買好雞，趕集上店各道處找去，抱在家裏；解開繩子，撒上把子高粱；任憑他們賺吃。公雞打鳴，還有些油雞。母雞下蛋，還會孵雞。我的雞兒都是有名的：紅邊雞，大鬪雞，蘆花雞，還有鳳頭雞。白毛黑爪是個烏雞，紅冠子，白身子，兩隻短腿是廣東雞。從不野性，只在家裏，鬧鬧烘烘一院子。只因一會不在家裏，怎麼畛了個空都偷了去，只剩下半死不活的一隻草雞。

前腔（回雞）

罵雞聽知：呀呀喲！你的雞兒在這裏不必着急。你那隻雞兒飛在我院

裏，魚缸打碎，水濺了一地，活跳跳的金魚吃在膝兒裏。纔待要趕他，到飛在屋裏。蹺倒了花瓶，砸碎了磁器；小孫孫坑上正吃着東西，吃了塊黏糕，卡在心裏。碰了我傢伙你與我買，卡着我的孫孫請太醫。砸了我的傢伙值多少，唬着我的小孫孫難難調治。蹄子！難道說我小孫孫敵不過你遭害人的一隻草雞！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一〕}復^{〔二〕}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三〕}亡羣。亭長告予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四〕}，荆韓召募^{〔五〕}，萬重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六〕}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七〕}，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八〕}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九〕}。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蹰，繪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親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留哉！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烏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寥寥。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二〇}；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二二}；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二三}；旣成朔方^{二四}，全師而還。飲至策勳^{二四}，和樂且閑；穆穆棣棣^{二五}，君臣之間。秦起長城^{二六}，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二七}。漢擊匈奴，雖得陰山^{二八}，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
有言，將信將疑；睚眦心目，寢寐見之；布奠稱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

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作者略歷】

李華，字遐叔，唐贊皇人。擢進士弘辭科。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尙然許。天寶間官監察御史，按刻不撓，爲權倖所嫉。後去官隱山陽，戒子弟力農，按於窺稿，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有李遐叔文集。

【注釋】

- (一) 垠 音銀 (一) 崖際也。(二) 覓 音訶 (一) 遠也。(三) 鋌 疾走貌。
(四) 齊魏 齊，魏，戰國時候國。徭，徭役；戍，戍邊。(五) 荆韓 荆，韓

，戰國時候國。荆即楚也，召募，猶今之徵集夫役。(六) 膺臚 膺，音々。膺臚，屏氣不泄也。(七) 中州耗斃 古稱河南爲中州，謂其居天下之中也。耗斃，敗亡也。詩：「耗斃下士。」斃音亦。(八) 期門 軍門也。(九) 組練 組，組甲，漆甲成組文；練，練袍，皆戰衣也。(十) 牧用趙卒大破竹林胡 牧，李牧，戰國趙北邊之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後大破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匈奴不敢近趙者十餘年。林胡居今山西朔縣一帶。(十一) 漢傾天下財殫力痛 殫，盡也。痛，疲也，病也。言漢傾天下之財力兵力以征匈奴，其結果乃至財盡力疲也。(十二) 周逐纒狁北至太原 周宣王時，纒狁內侵，追近京邑，王命尹吉甫北伐，逐之太原而歸。按纒狁即秦，漢時之匈奴；太原，即今太原戎所居，周宣王料民之地，詩小雅：「薄伐纒狁，至於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朱熹以爲即今太原陽曲，顧炎武日知錄，謂周人之遇纒狁，必在涇陽，原州之間，清一統治承其說，斷爲在今甘肅固原北界。(十三) 旣域朔方 詩小雅出車：「域比朔方。」朔方，地名。漢於此置朔方郡，即內蒙古鄂爾多斯地，今綏遠南境。有朔方故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十四) 欽玉策勳 詩小雅六月：「吉甫燕喜，旣多受社

。〕箋：「吉甫即伐獯沬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十五）穆棣 形容君臣間威儀也。禮：「天子穆穆。」詩：「威儀穆棣。」（十六）秦起長城竟海爲關 史稱秦始皇築長城，「起臨洮，迄遼東，延袤萬餘里。」按戰國時燕，趙，秦三國。各因北邊山險，築長城以備胡戎，至始皇乃首尾聯綴之，秦長城所經之地，及今河套及陰山山脈之北，東端在朝鮮境內，非今之長城也。（十七）朱殷 赤黑色也，左傳：「左輪朱殷，」注「血色久而成殷。」（十八）漢擊匈奴雖得陰山 陰山，崑崙山之北支，起於河套之西北，綿互於綏遠，察哈爾，熱河，與內興安嶺相接，蓋數千里，自古爲中原之屏蔽。昔匈奴常藉以寇漢邊，漢武奪取此山，設屯守之，匈奴之勢遂衰，所謂「匈奴失此山後，過之未嘗不哭也。」然漢之財力兵力，亦因之殫疲矣。

國文讀本 (No. 65)

六 文化學社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蚤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

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
以久；^①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
！吾與汝俱年少，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
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②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
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
！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
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
^③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
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
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
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
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日月；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尙饗！

【作者略歷】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唐南陽人。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德宗時，曾因論宮市，貶山陽令；憲宗時又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他是古文的恢復者；後世散文家，大都受到他的影響。宋元豐中，追封昌黎伯，所以他的遺集，稱韓昌黎集。

【注釋】

(一)十二郎 名老成，愈次兄介之子。愈長兄會無嗣，因立老成爲後。

(二)建中 僕人名。

(三)少孤 愈父仲卿卒時，愈方四歲。

(四)兄嫂 兄會，嫂鄭氏，十二郎之繼父母。

(五)兄歿南方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七七七)韓會坐宰相元載黨，貶昭州刺史，尋卒於官，時愈年十一，亦在昭州。

(六)河陽 今河南孟縣。

(七)就食江南 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愈因中原多故，避居宣州。

(八)三兄 長會，次介，一無考。

(九)始來京城 德宗貞元二年(七八六)，愈自宣州遊京師。

(一〇)佐董丞相于汴州 董丞相，名晉，字混成，虞鄉人，貞元十三年(七九七)，董晉帥汴州，愈在其幕中。

(一一)吾又罷去 貞元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愈西歸洛陽。

國文讀本 (No. 066)

六 文化學社

(一二) 孟東野 名郊，唐武康人，所作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有詩集十卷行世，與愈交誼最深。

(一三) 耿蘭 韓氏家人名。

(一四) 軟脚病 即脚氣病，患者兩脚浮腫，醫治不當，每易致死。

(一五) 兆 墳塋也。

(一六) 伊潁 即伊川與潁水，同出嵩山，伊東北流入洛水，歸於黃河；潁東入淮。愈之故鄉，正當伊潁分流之界。

祭妹文袁枚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是時，雖儻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仇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

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參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拊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睽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

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鑿婉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嬾，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眈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孌，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殫殫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悒已極，阿嬾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予已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

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即遊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待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冢，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樓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

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兄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吾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作者略歷】

袁枚，字子材，號簡齋，清錢塘人。少負才名，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官知縣有能聲。年甫四十即告歸。作園於江寧小倉山下，曰隨園，以吟詠著作爲樂；世稱隨園先生。卒年八十二。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書。

【注釋】

(一) 乾隆 清高宗年號。

(二) 素文 名機，號青琳居士，隨園第三妹，工詩詞。幼字如皋高氏子。後高以子有惡疾，願離異，素文不可。既嫁，高氏子傾其奩資爲娼邪遊，虐待素文，將賣去以償賭債。素文不得已歸母家。後高氏子死，哭泣盡哀，越一年亦死。

(三) 上元 今江蘇江寧縣。即南京。

(四) 籀夢 籀同奇 籀夢，奇異之夢也。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噩夢，

三曰咸陟。」

(五) 世離 說文：「世，別也。」詩王風：「有女世離，」即乖離之意。

(六) 托落 托落或作拓落。揚雄解嘲：「何爲官之拓落也！」猶言落落不諧偶也。

(七) 差肩 並肩也，差音ㄘ，次序也。

(八) 緇衣 詩經鄭風篇名。(九) 莞爾 微笑貌。

(一〇) 則則 驚嘆聲。

(一一) 九原 墳墓也。

(一二) 掎。ㄐ一，平聲，牽扯也。

(一三) 披宮錦 唐進士及第後，披宮錦袍。枚於乾隆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請

假省親南歸也。

(一四) 嬰媿 說文：「嬰媿，人始生也。」釋名：「人始生日嬰媿，媿，是也，言是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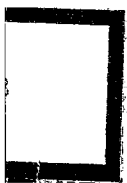
。媿其啼聲。」

(一五) 阿嫻 指其母章太孺人。嫻同奶ㄉㄨㄛ，上聲，楚人呼母曰嫻，通雅：「李賀稱母曰

阿嫻。」嫻亦作嬾。

祭 妹 文 (袁枚)

- (一六) 眈 音瞬，以目示意也。
- (一七) 諳雅故 諳，熟悉也。雅故，謂典雅之故訓也。
- (一八) 婉孌 順從也。孌音翳，去聲。
- (一九) 小差病稍減也。魏志張遼傳：「病小差。」
- (二〇) 殭碟 揚子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病不甚者：曰殭碟。」
- (二一) 稗官 小說也。漢志：「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告也。」
- 後人遂以稗官稱小說。稗讀如排兮呀，去聲。
- (二二) 綿懣 病至危急，氣息僅屬之意。
- (二三) 付梓 俗稱鐫刻文字於版曰付梓，素文遺稿，附刻小倉山房全集中。
- (二四) 棲霞 山名，在江寧東北，即嶺山。
- (二五) 牙牙 小兒學語聲。(二六) 晬 P X \, 小兒生周歲曰周晬。
- (二七) 未敢言老 禮記：「父母在不稱老。」
- (二八) 阿品 即袁樹，字豆村，號蘄亭，隨園之弟。
- (二九) 九族 小學紺珠：「九族者，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也。」



初 中 三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二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66-1-1
81



3 1761 9708 9

天演論導言七 嚴復

天演之說，若更以墾荒之事喻之，其理將愈明而易見。今設英倫有數十百民，以本國人滿，謀生之艱，發願前往新地開墾。滿載一舟，到澳洲南島達斯馬尼亞所。棄船登陸，耳目所觸，木，土，動，植，種種族類，寒，燠，燥，溼，皆與英國大異，莫有同者。此數十百民者，筆路櫟樓，關草萊，烈山澤，驅其猛獸，蟲，蛇，不使與人爭土。百里之周居然城邑矣。更爲之播莢之禾，藝莢之果，致莢之犬，羊，牛，馬，使之遊且字於其中。於是百里之內 百里之外，不獨民種迥殊，動植之倫亦以大異。凡此皆人之所爲，而非天之所設也。……

顧人事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競又自若也。以一朝之事闖然出於數千萬年天行之中，以與之相抗，或小勝而僅存，或大勝而日闢，抑或負焉以泯而無遺，則一以此數十百民之人事何如爲斷。使其通力合作，

天演論導言七

一

138312



而常以公利爲期，養生送死之事備而有以安其身，推選賞罰之約明而有以平其氣，則不數一十年，可以蔚然成國。而土著之種產民物，凡可以馴而服者，皆可漸化相安，轉爲吾用。

設此數千百民情窳鹵莽，愚闇不仁，相友相助之不能，轉而靡精力於相伐，則客主之勢旣殊，彼舊種者得因以爲利，滅亡之禍且暮間耳。即所與偕來之禾稼，果窳，牛羊，或以無所託庇而消亡，或入焉而與舊者俱化。不數十年，將徒見山高而水深，而墾荒之事廢矣。此即謂「不知自致於最宜，用不爲天之所擇」可也。



原 才 會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

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讐，所從來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

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

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弈 喻錢大昕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已也。頃之，客請與余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先得手。局將半，予思益益苦，而客之智尙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

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

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短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不若已！

國文讀本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

園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

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管仲論蘇洵

管仲一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二，五公子三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四；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五，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六。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

，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七〕}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者，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間，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八〕}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九〕}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

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一〇〕}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

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簡二二以不能進蘧伯玉二三而退彌子瑕二四，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二四且死，舉曹參二五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注釋】

(一) 管仲 名夷吾，相桓公，行鑄山煮海之法，成霸業，稱爲仲父。有管子行世。

(二) 豎刁易牙開方 三人名，皆奸佞小人。閉門不使通內外，桓公遂餓死。

(三) 五公子 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也。桓公與管仲屬公子昭於宋襄公，公卒，昭立，是爲孝公，易牙豎刁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武孟，孝公遂奔宋。

(四) 鮑叔 春秋齊人，仕大夫，佐桓公爭位，桓公既立，薦管仲於桓公，遂成霸業。

(五) 四凶 謂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也。舜案其罪而流放之。

(六) 少正卯 魯之聞人，孔子爲政，誅之。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

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以不除。」

(七) 彈冠相慶 語云：「新浴者必整衣，新沐者必彈冠。」此處以喻欣悅之貌。

(八) 五伯 即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公，秦穆公也。伯同霸。

(九) 靈公 名夷皋，文公之孫。

(一〇) 賓胥無 齊賢臣。

(一一) 史鮒 即史魚，衛直臣。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仕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

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

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愕然改容，于是命賓之客位。而其死後遺疏進諫

，力薦伯玉之賢而說子瑕之邪。

(一二) 蘧伯玉 名瑗，春秋時衛人。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一三) 彌子瑕 春秋時衛靈公之幸臣，後以色衰愛弛。

(一四) 蕭何 漢初沛人，佐高祖定天下，論功第一。將死，高祖親視疾，何舉曹參以自代。

(一五) 曹參 漢初沛人，與蕭何同佐高祖定天下，封平陽侯。何卒，入相。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茲，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鱣鱣而號狐狸。

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

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

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嘉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

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蓄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灑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瞻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

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先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國
文
讀
本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

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敷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吟嘯！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壘壘兮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

國文讀本

上之忘情，尙饗。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

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

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

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一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一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

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

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國
文
讀
本

訪陶公舊宅 白居易

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羶；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爲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

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昔嘗詠遺風，著書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在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國
文
讀
本

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而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將彼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

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畫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值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刃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旣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

孰用之工不在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舍其手藝專其心志，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

原 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

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常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

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

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

國
文
讀
本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耆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梵梵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伏維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僑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作者略歷】

李密字令伯，晉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適人，育於祖母劉氏。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

屢下，密遂上此表，武帝憐其情，乃聽其終養。晉書李密傳言之甚詳，可供參考。

【注釋】

(一) 春秋晉魏顯嫁其父之遺妾，不以為殉，後與秦人杜回戰，不勝，見一老人結草以抗回，回仆，遂獲之。夜夢老人來相告，自稱即所嫁遺妾之父，結草抗回所以報不以其女為殉之恩也，故相傳以結草為感恩之詞。

國文讀本 (No. 381)

四 文化學社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

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襄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錡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往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作者略歷】

諸葛亮，三國蜀相。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漢末避亂居隆中。好爲梁父吟，每自比於管樂。先主三顧，始見之。佐先主取荊州，定益州，遂與魏吳成鼎足之勢。先主即位，亮爲丞相。先主歿，受遺詔輔政，封武鄉侯，整官制，修法度，東和孫權，南平孟獲，出師北伐，與魏相攻戰者數年，以疾卒於軍，諡忠武。

【注釋】

(一) 并日而食 兩日祇食一日之食。

(二) 今賊適罷於西 後主建興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漢。關中大震。

(三) 又務於東 時曹休與吳陸遜戰於石亭，休兵大敗。

(四) 良平 張良，字子房，韓人。陳平，陽武人，皆高祖時謀臣。

(五) 劉繇 字正禮，後漢末，袁術擾淮南，繇據曲阿，尋爲孫策所破，逃至豫章，未幾卒。

(六) 王朗 字景興，初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兵敗詣策，曹操徵之，領魏郡太

守·曹丕時，論戰守，朝輒與謀。

(七) 孫策 字伯符，孫堅子，平定江東，拜討逆將軍，封吳侯。

(八) 孫吳 孫贖，吳起。

(九) 困於南陽 操與張繡戰於宛，爲流矢所中。宛，即後漢南陽郡治。

(一〇) 險於烏巢 烏巢，在今河南鄭縣西北，袁紹拒操於官渡，輜重萬餘，在古市烏巢

，時操糧少，議走許避之。

(一一) 祁連 山名，即今天山脈之東行者。

(一二) 黎陽，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北。

(一四) 幾敗北山 漢中之北山也，夏侯淵敗，操爭漢中，運糧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

遇之，乃入營閉門，操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操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

(二五) 殆死潼關 潼關，在今陝西臨潼縣東，操討馬超韓遂，遇於潼關，超將步騎萬餘

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許褚白操乃扶上船。

(二六) 五攻昌霸 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一七) 四越巢湖 魏以合肥爲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湖入淮，軍合

肥者屢，卒不能成功。

(一八) 李服圖之 謂李服轉而謀操也，其事未詳。

(一九) 夏侯敗亡 操留夏侯淵守漢中，爲先主所殺。

(二〇) 漢中 後漢郡，治南鄭，今陝西南鄭縣。時亮率軍北駐漢中。

(二一) 趙雲 字子龍。眞定人。先主爲曹操所追，棄妻子南走，雲爲騎將保護之，皆得免難。累遷翊軍將軍。先主嘗曰：子龍一身都是膽。年八十餘，卒於蜀。雲以下七人無考。

(二二) 曲長 部曲之長。

(二三) 屯將 勒兵而守曰屯，又兵耕曰屯田，謂守屯之將也。

(二四) 突將無前 衝突之將，奮勇之士。

(二五) 寶叟青羌 巴夷曰寶，羌亦戎種。蓋亮南征所降之勁兵。

(二六) 散騎武騎 皆騎兵之名。

(二七) 一州 指益州。

(二八) 住與行 謂守與戰。

(二九) 先帝敗軍於楚 先主依劉表，表卒，子琮降操，先主方居樊口，操恐先主據襄陽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遁。

(三〇) 拊手 拊，拍也，拊手，得意貌。

(三一) 東連吳越 謂與孫權合破操兵於赤壁。

(三二) 西取巴蜀 進兵圍成都取之。

(三三) 夏侯授首 謂斬夏侯淵。

(三四) 吳更遠盟關羽，羽字雲長，河東解人，赤壁戰後，先主與吳約分荊州，使關羽守之，旋失和。孫權用呂蒙計，襲破荊州，羽被害。

(三五) 秭歸 漢縣，屬南郡，今湖北秭歸縣。先主痛關羽之亡，奮力復仇，為陸遜敗於秭歸。

(三六) 曹丕稱帝 不，字子桓。曹操長子，廢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都洛陽，是為魏文帝，在位六年。

毛穎傳 韓愈

毛穎 二中山 三人也。其先明跡 四，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 五，死爲十二神 六。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跡八世孫黶，世傳當殿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烜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籛，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鶻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始皇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

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邪直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立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掌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

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逐。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作者略歷】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在朝鯁直無所忌，德宗時上書極言宮市，憲宗時，諫迎佛骨，皆坐貶，在外有惠政，爲潮州刺史，民尤德之，卒諡文。於六經百家，靡不貫通，其先世居昌黎，宋熙寧中，追封爲昌黎伯，故後世稱韓昌黎。

【注釋】

- (一) 毛穎 係假設之人，實指筆言，穎，尖也，因筆尖有毛，故曰毛穎，
- (二) 中山 唐宣州中山產名筆，即今安徽宣城縣。
- (三) 明眎 兔也。禮曰：「兔曰明眎」。
- (四) 卯 肖兔。

(五) 十二神 即十二地支之神也。

(六) 吐而生 王充論衡：「兔舐雄豪而孕，生子由口中出」。

(七) 兔 兔子也。爾雅：「兔，旼。」郭注：「俗呼曰旼」，旼與兔同。

(八) 垣娥騎蟾蜍入月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垣娥竊之而奔，是爲蟾蜍」。

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

(九) 東郭狡 兔名。國策：「東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逡與狡同。

(一〇) 韓廬 犬名，國策：「韓子廬者，天下之疾走也。」

(一一) 宋鵠 宋之良犬也。廣雅：「韓廬宋鵠犬屬。」

(一二) 蒙將軍恬 秦始皇使蒙恬率兵三十萬，威震匈奴，相傳筆爲蒙恬所創。

(一三) 庶長 秦官名。

(一四) 軍尉 簡討軍實之官曰尉。

(一五) 連山 夏易也，周禮：「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一六) 章臺宮 戰國時秦建，在陝西長安縣故城西南隅。

(一七) 湯沐 古者，天子於諸侯，賜以湯沐之邑，使其邑之所入，爲湯沐之資。

(一八) 丞相斯 即李斯也。

(一九) 中軍府令高 中軍府令，主乘輿路車之官。高即趙高，說文叙：「中軍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二〇) 中書令 官名，漢時以宦官任之，至魏置中書監，并掌機密，於是中書監令清華貴重，多領以大臣，遂成宰相之職。

(二一) 衡石 史記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

(二二) 陳玄陶泓楮先生 均係假設之人，玄尙黑，指墨言；硯爲陶器；楮與楮同音，筆墨紙硯，合稱文房四寶。

(二三) 魯衛毛聃 均姬姓，文王子毛伯明後，世爲周卿士，食采於毛，因以爲氏。

(二四) 毛公毛遂 毛公隱於博徒，信陵君從之遊，秦代魏，毛公與薛公同說公子，還救魏，毛遂爲平原君食客。

國文讀本 (No. 88)

(二五) 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 | 孔子作春秋，因獲麟而絕筆。

六
文化學社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邱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醇，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

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二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三，棄甲子而逃，冀臻是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邱，階級千仞，向南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三，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四，拓土七千里，僅與是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五，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

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輩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

嗟呼！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爲之記。

【作者略歷】

王績，字無功，隋絳州人，舉孝廉，著書名東臯子。

【注釋】

(一) 姑射 山名，在山西臨汾縣西。山海經：姑射之山無木草，多水。

(二) 羲和·羲氏和氏，唐虞時掌天下四時之官也。(三) 公旦 即周公旦。(四)

五齊古造酒之法，分其清濁爲五等也。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

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五) 幽

厲 幽王厲王皆周之暴君。(六) 阮嗣宗 名籍，三國魏尉氏人，倜儻不羈，嗜酒放蕩。

(七) 陶淵明 一名潛，字元亮，晉潯陽人，性高尚，辭彭澤令，家居樂道，好飲酒，遊

觀山水，徜徉自適。(八) 華胥氏 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長帥

，其民無嗜欲，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論時政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汪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咏貧士 陶潛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矚矚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闕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我懷，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敝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固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

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

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李夫人臨死託武帝

{節漢書}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

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攀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尙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記王隱君

龔自珍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簾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心經蠹且半，如遇簾中詩也，益不能忘。

春日，出螺師門，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曝日中。問路焉，告聾。予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

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叩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竈後隙戶出，忽見有院宇，

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眺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古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轡夫言髣髴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耬地能書者姓。

橋外大小兩樹，依依立，一杏，一烏柏。

德化 韓非子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若窳，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

其人曰：「堯爲天子。」

「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能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

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

『且舜救敗，堯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堯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

『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分謗 韓非子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卻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卻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卻子之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不可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卻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

「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卻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卻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卻子且後至也。夫卻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卻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

！韓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

『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絕望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殺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代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飾，諸侯亂惑，萬端

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並天下，凌萬乘，誣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嬴齋履躡，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媵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媵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

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棧樞之士耳，伏軾擗衡，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嫪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

：「嫪！何前倨而後卑也？」嫪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注釋】

(一)蘇秦，字季子，洛陽人，是戰國時的縱橫家。——當時的兩種外交政策：聯合南北各國向西拒秦的叫「合縱」，聯合東西各國相率事秦的叫「連橫」，用「合縱」或「連橫」的政策，向各國游說而博取高位的，通稱為「縱橫家」。

(二)國策 是書係西漢時劉向——字子政，漢朝宗室。——集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排比而成的。亦稱為戰國策。

(三)秦惠王 秦孝公子，名駟。即位後，始僭稱為王。

(四)胡貉代馬 胡地——匈奴所居之地——所產的貉，可製皮衣。代州——今河北省東北，遼寧省西北各境——所產的馬，可供乘坐。

(五)巫山黔中 前者指湖南北部，後者指貴州東北各境。

(六)補遂 為上古時的國名

(七) 涿鹿 山名，在今河北涿鹿縣東南。

(八) 禽蚩尤 蚩尤爲黃帝時的諸侯，因他暴虐無道，被黃帝征討，擒殺在涿鹿地方。禽和「擒」通。

(九) 代驩兜 驩兜是帝堯四凶之一，後被帝舜放逐於崇山——在今湖南大庸縣西南。

(一〇) 伐三苗 三苗是當時諸苗族的總稱。嘗恃衆叛亂，被帝舜征討，把苗君誅殺在三危

——山名，在今甘肅嫩煌縣南。

(一一) 伐共工 禹爲夏朝開國之君。共工亦四凶之一，嘗和驩兜朋比爲奸，帝舜命禹征討，後把他放逐在幽州——古十二冊之一，地即今河北，遼寧兩省。

(一二) 伐有夏 湯爲商朝開國之君。他本夏朝的諸侯，因見桀王無道，便加以征伐，把桀放逐在南巢——古地名，在今安徽巢縣。

(一三) 伐崇 文王爲周武王父，即西伯侯姬昌。崇爲當時的諸侯崇侯虎，因助紂王暴虐，文王嘗加以征伐。

(一四) 伐紂 武王爲西周開國之君。他是殷朝的諸侯，因見紂王暴虐，便率諸侯討伐，大敗紂師，殷遂滅亡。

(一五) 五帝三王五霸 五帝係上古時五個仁君：即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五 文化學社

係三代開國之君：即夏禹，商湯，周文，武。五嶽係春秋時五個強國諸侯：即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

(一六) 元元 就是民衆的意思。

(一七) 嫫 即「媼」字。

(一八) 太公陰符 太公即西周初賢臣姜尚。陰符是他所著的一種兵法。

(一九) 摩燕烏集關 是燕國的宮闕名，摩係迫近經過的意思。

(二〇) 趙王 即趙肅侯。

(二一) 武安 趙國地名。

(二二) 楚王 即楚威王。

(二三) 洛陽 戰國時東周的都城，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

致段芝泉電 梁啓超

北京段國務卿鑒：堂密。契關經年，懷想何極！國事敗壞，遂至今日；此固公與超共事時，所常私憂竊歎；特不料禍發若是之速耳。籌安構禍以來，公守正謇諤，薄海同欽。超本書生，素厭破壞。心所謂危，苦口忠告，上欲以挽國家浩劫，下欲以全項城威信，既竭吾才，曾不見聽，爲世道人心起見，不得不從諸賢之後，藉武力以圖匡救，明知爲瞑眩之藥，然欲療積痼，安能不用？耿耿此心，公宜諒之！

今相持之勢已若此，公忍辱負重，出執國命。公不輕出，國人共知；公既出而事不濟，則國家前途寤復可問？竊謂今日之有公，猶辛亥之有項城，清室不讓，雖項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項城不退，雖公不能挽今日之局，此着若不辦到，無論各省踵起，獨立之風潮，防不勝防，就令長此止於五省，而局勢已不可收拾。項城既不能盡屠五省之民，五省即不能復爲項

城所有。相持益久，外患斯乘。與國何仇，忍爲斷送？項城威信，中外兩墜，不能不退，已成事實。早退一日，則糜爛少一分；退愈遲，則國家元氣斷喪愈甚。能自退，則身名俱泰，最上也；我國人共退之，抑其次也，若既不肯自退，我國人又不能退之，更閱數月，或更有他方面不能不退之事實發生，則項城固爲中國萬劫之罪人，即公與超及南北當局之羣賢負應，亦曷其有極！公今所處，功首罪魁，間不容髮。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在公斷之而已。

今黃陂既經南省宣言，依法繼承大局，本可迎刃而解；得公主持中幹一切，當指揮若定。超與南部諸英，感情素洽，苟有可以助公安社稷者，惟力是視。伏望示以方針，俾決進止。

西林頃方同居，嚮慕我公甚至，屬爲代致拳誠。此老羸病，牽率任事，常言項城朝退，彼且夕隱，匡濟善後，不能不責善於我公也。臨穎痛切，不盡欲言，啓超叩文。

原 士 表 校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

然則士何事？曰：尙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

雖然，其所以教之者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寄西棘之法。天下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

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易當也。

今則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妒，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

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材，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沈沙礫

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者以之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也。

予閱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國
文
讀
本

四

問說 問

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真能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大矣，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

古之人虛中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聖人擇之；芻蕘之微，先民詢之；舜以天子而詢於匹夫，以大知而察及邇言；非苟爲謙，誠取善之宏也。三代而下，有學而無問。朋友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理相咨訪，孜孜焉唯進修是急，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

是已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強以爲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

；如是，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盪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唯師心自用耳。

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寧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爲害於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詢天下之異聞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而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之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心之不虛，由好學之不誠也。非謂不潛心專力之故；其學非古人之學，而好非古人之好也；不能問，宜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未必不爲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聖人之所不能也。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周禮外朝以詢萬民，國

之政事而問庶人；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九）不恥下問，孔子賢之。古人以問爲美德，後之君子以問爲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而後世且行之不以爲恥者多矣。悲夫！

【作者略歷】

劉開，字東明，號孟塗，清安徽桐城人，道光中卒，著有孟塗詩文集等書。

【注釋】

- （一）致疑 致，推而極之也。凡事理之有疑者，必推究其本，是曰致疑。
- （二）虛中 猶言虛心。
- （三）芻蕘 劉草曰芻，析薪曰蕘，謂樵夫也。「詩」「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 （四）孜孜 孜音咨，孜孜勤勉不怠之意。
- （五）臆度 臆，當胸之處。憑己意而忖度，謂之臆度。
- （六）狎 狎輕也。
- （七）師心 以己之心爲師也。

(八) 周禮 周禮爲周公居攝以後所作，擬周室之官制，書成而未實行者，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之山巖屋壁之中，而失冬官一篇，因以考工記補之。

(九) 孔文子 孔文子春秋時衛大夫，名圉。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讀貨殖列傳

譚敬

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少卿書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遊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

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

國
文
讀
本

書貨殖傳後

姚鼐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遂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

促警噉汗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辨志 張爾岐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亦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者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與！

今夫人生而呱呱以隴，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傳，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之人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其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

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鐘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概置，不通疴瘵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蓄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人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而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以息之頃，而著之百年之久。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隳之徒也。』欲知舜隳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旣達，則

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瞽者未嘗不自悔其爲瞽，而已莫可致力矣。豈瞽之聰明材力不舜若與？所志者殊耳。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又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與？無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

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矣，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梁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廣其聞見，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

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

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乎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人苟審於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定所志矣。

癸卯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侯方域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

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爲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瀟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游，又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

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邪？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國文讀本

報劉一丈書 |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致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

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願！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

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

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國文讀本 (No. 103)

四 文化學社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託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欲爲置田宅，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

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驂故主，而賓於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沒；卽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百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

葉君名蹤，爲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

國文讀本

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即千古奚讓焉！

南宮生傳 高啟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大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派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

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歐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軍。其人竦聽，居櫛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己，目瞿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

，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日，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蘄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歛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樓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

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尙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

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圖
文
讀
本

四

嚴光傳 漢書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

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

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

，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於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注釋】

(一) 餘姚 今浙江餘姚縣。

(二) 物色訪之 謂繪其形貌以求之也。

(三) 侯霸 密人，字君房，矜嚴有威容，治穀梁春秋，光武初，拜尚書令，明習故事，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進大司徒，封關內侯，卒諡哀。

(四) 巢父 陶唐時人，山居不營世利，以樹爲巢，寢其上，堯以天下讓之不受。

(五) 富春山 在今浙江桐廬縣西。

(六) 嚴陵瀨 今浙江桐廬縣南，自桐廬至潛，凡十六瀨，第二瀨即嚴陵瀨。

蚊對

方孝儒

天台生困暑，夜臥絺帷中，童子持翫颺于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翫倚牀，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嚙面，毛髮盡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溼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由，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帷旁，見燭亂散，如螳如蠅，利嘴飽腹，充斥圍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嚙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爲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煙勃鬱，左摩右旋，繞牀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方寢，呼天而嘆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

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

之間，二氣網縊，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羽毛而爲禽爲獸，裸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綱，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雁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于人邪？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于人，人之食于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蓄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也；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腦，使其餓踣于草野，流離于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惜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嚼，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嚼，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邪？』

天合生于是投枕于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蚊對

三

國
文
讀
本

名說

鄧牧

善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施報之常也。世有好名之士，以其高天下者自負，怨天下之人，挾其所長有以軋已；於是毀之爲不足道，爲不足與吾並，以表見其高，天下之人，不堪其毀，爭起而毀之。其始也求得美名，而終也反爲天下之惡所歸，是不得取名之道也。是以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於人也，遏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惟恐其不得聞，而以爲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覆護，不忍其不得爲君子。故天下之人，不堪其譽，爭起而譽之。其始也雖若自貶，其終也乃爲天下顯人，是得取名之道也。夫以口勝天下，天下之口，不猶衆乎？

或曰：『吾道高矣，德尊矣，豈天下所得而強毀者？』曰：『在己有可譽之實，人固不得而毀之；然道誠高，德誠尊者，決不至於善毀人，而

善毀人未有不爲道德之累也，奚其高且尊？」

或曰：「我誠善譽人，不幸人之毀己也，惡聲至，反之如何？」曰：「不然，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衆人之譽矣。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嬖人臧倉毀孟子，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爲孔孟，適所以重毀者之惡歟？」

或曰：「君子語默唯義而已，何暇恤人之是非，必欲爲阿世苟容者乎？」曰：「阿世苟容，固君子所不取，如知語默之爲義也，則是非固有分矣。夫善譽人者，於己爲盛德，於人爲令名，此之謂兩益。善毀人者，於己爲薄德，於人爲惡名，此之謂兩損。兩損兩益之間，其相去亦遠矣，不可不察也！」

送秦中諸人引 元好問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

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縱綺氣未除，沈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予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讓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

：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賞，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崇安新置社倉記朱熹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余居崇安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余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飢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余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飢。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余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溯谿而來，劉侯與余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曰：「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飢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于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劉侯與余既奉

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歛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所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弗彊。歲或不幸小飢，則弛半息，大稔，則盡蠲之，予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隴圖閣儀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余又請曰：『粟分貯民家，于守視出納不便；請倣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官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于是得藉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于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余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于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于此，其族子右修職郎坪，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余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

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余與諸君因得具以所以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示來者。于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

余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籟遞相付受，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于官財，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爾。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

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間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毋計私害公以取疑于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于一時；其視而傲之者，亦將不止于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石鼓歌 韓昌黎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鑄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隨嗟咿。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白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甌卮席裏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郟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

切磔；觀經鴻都尙墮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剝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煒燻！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尙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阿；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嘆。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則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廟，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聞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

，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獨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縻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

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間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

雖然，執事之名，滿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

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原 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己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國
文
讀
本

一行傳敘

歐陽修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入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

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力不屈其

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賚。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米一升，歲衣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它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平邊策 汪朴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閒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

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才；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

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

：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疆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

方今兵力精練，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人物 劉知幾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稱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

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勤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麀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

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

甚懼焉。」即其義也。至於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皆千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

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斬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之，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

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鉤鐔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飲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

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

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枹，石楠，梗，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翫蕪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于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新青年

陳獨秀

青年何爲而云新青年乎？以別夫舊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舊之別安在？自年齡言之，新舊青年固無以異；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與舊青年固有絕對之鴻溝；是不可不指陳其大別，以促吾青年之警覺。慎勿以年齡在青年時代，遂妄自以爲取得青年之資格也。

自生理言之：白面書生，爲吾國青年稱美之名詞；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質；全國青年，悉秉蒲柳之資，絕無桓武之態；艱難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墮落，壯無能爲；此非吾國今日之現象乎？且青年體弱，又不識衛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淺化之民，勞所必至。倘有精確之統計，示以年表，其必驚心怵目也無疑。世界各國青年死亡之病因，德國以結核性爲最多；然據一九一二年之統計，較三十年前減少半數。英國以呼吸器病爲最多；今據統計較之十餘年前，減少四分之一。日本青

年之死亡，以腦神經系之疾爲最多；而最近調查，較十年前減少六分之一。德之立教，體育殊重，民力大張；數十年來青年死亡率之銳減，列國無與比倫。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強武有力相高。競舟角力之會，野球遠足之游，幾無虛日。其重視也，不在讀書授業之下。故其青年之壯健活潑，國民之進取有爲，良有以也。而我之青年則何如乎？甚者縱慾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過斯斯文文一白面書生耳！年齡雖在青年時代，而身體之強度，已達頭童齒豁之期。盈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紅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鳳毛麟角。人字吾爲東方病夫國，而吾人之青年，幾無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將何以圖存？吾可愛可敬之青年諸君乎！倘自認爲二十世紀之新青年，首應於生理上完成眞青年之資格，慎勿以年齡上之僞青年自滿也。

更進而一論心理上之新青年何以別夫舊青年乎？充滿吾人之神經，填塞吾人之骨髓，雖屍解魂消，焚其骨。揚其灰，用顯微鏡點點驗之，皆各

有『做官發財』四大字。做官以張其威，發財以逞其慾，一若做官發財爲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間種種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犧牲之而無所顧惜；人間種種罪惡，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無所忌憚。此等卑劣思惟，乃遠祖以來歷世遺傳之缺點，與夫社會之惡習相演而日深。無論若何讀書明理之青年，發憤維新之志士，一旦與世周旋，做官發財思想之觸發，無不與日俱深。濁流滔滔，雖有健者，莫之能禦。人之侮我者，不曰『支那賤種』，卽曰『卑劣無恥』；將忍此而終古乎？誓將一雪此恥乎？此責任不得不加諸未嘗墮落宅心清白我青年諸君之雙肩，彼老者壯者及比諸老者壯者腐敗墮落之青年均無論矣。吾可敬可愛之青年諸君乎！偷自認爲二十世紀新青年，頭腦中必斬盡滌絕彼老者壯者及比諸老者壯者腐敗墮落諸青年之做官發財思想，精神上別構真實新鮮之信仰，始得謂爲新青年而非舊青年，始得謂爲真青年而非僞青年。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舊布新之大革命，第一當明人生歸宿問題。人生數十寒暑耳，樂天者蕩，厭世者偷

；惟知於此可賞之數十寒暑中，量力之求成相當之人物爲歸宿者得之。準此以行，則不得不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其羣。歲不我與，時不再來；計功之期，屈指可換。一切未來之責任，畢生之光榮，又皆於此數十寒暑中之青年時代十數寒暑間植其大本。前瞻古人，後念來者，此身將爲何如人，自不應僅以做官求榮爲歸宿也。第二當明人生幸福問題。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當然之天則。英人邊沁氏，幸福論者之泰斗也。舉人生樂事凡十餘，而財富之樂居其一；舉人生之痛苦亦十餘事，而處分財富之難，卽列諸拙劣痛苦之內。審是，金錢雖有萬能之現象，而幸福與財富，絕不可視爲一物也明矣！幸福之爲物。旣必準快樂與痛苦以爲度，又必兼個人與社會以爲量，以個人發財主義爲幸福主義者，是不知幸福之爲何物也。吾青年之於人生幸福問題，應有五種觀念：一曰畢生幸福，悉於青年時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內容，以強健之身體，正當之職業，稱實之名譽爲最要，而發財不與焉；三曰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四曰自

身幸福，應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賴他人；五曰不以現在暫時之幸福，易將來永久之痛苦。信能此五者，則幸福之追求，未嘗非青年正當之信仰。若夫沈迷於社會家庭之惡習，以發財與幸福并爲一談；則異日立身處世，奢以賊己，貪以賊人，其爲害個人及社會國家者，寧有紀極？夫發財本非惡事，個人及社會之生存與發展，且以生產殖業於重要之條件；惟中國式之發財方法，不出於生產殖業，而出於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爲發財之捷徑，獵官摸金，鑄爲國民之常識；爲害國家，莫此爲甚。發財固非惡事，即做官亦非惡事，幸福更非惡事；惟吾人合做官發財享幸福三者以一貫之精神，遂至大盜遍於國中，人間種種至可恐怖之罪惡多由此造成。國將由此滅，種將由此削。吾可敬可愛之青年，倘留此齷齪思想些微於頭腦，則新青年之資格，喪失無餘。因其精神上之齷齪下流，與彼腐敗墮落之舊青年無以異也。

予於國中之老者壯者，與夫比諸老者壯者之青年，無論屬何社會，隸

國文讀本 (NO. 9 118)

六 文化學社

何黨派，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懷抱悲觀，即自身亦在詛咒之列。幸有一縷光明者時時微聞無數健全潔白之新青年，自絕望銷沈中喚予以興起，用敢作此最後之哀鳴！

新紀元 海週評論

新紀元來！新紀元來！人生最有趣味的的事情，就是送舊迎新；因爲人類最高的欲求，是在時時創造新生活。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紀元，現在的時代，又是人類生活中的新紀元，所以我們要歡欣慶祝。

我們今日歡祝這新紀元，不是像那小兒女們喜歡過年，喜歡那燈光照舊明，爆竹照舊響，魚肉照舊吃，春聯照舊貼，恭喜的套語照舊說，新衣新裳照舊穿戴，那樣陳陳相因的生活，就過了百千萬億年，也是毫無意義，毫無趣味，毫無祝賀的價值。人類的生活，必須時時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擴張傳衍，流轉無窮；把那陳舊的組織，腐滯的機能，一一掃蕩摧清，別開一種新局面。這樣進行的發軔，才能配稱新紀元。這樣的新紀元，才有祝賀的價值。一個人的一生，包含無數的新紀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類全體的歷史，聯結無數的新紀元，才算能

貫達這人類偉大的使命。

一九一四年以來世界大戰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奧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場大洪水；——諾阿以後最大的洪水——洗來洗去，洗出一個新紀元來。這個新紀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彷彿隔幾世紀一樣。

看呵！從前講大演進化的，都說是「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你們該犧牲弱者生存幸福，造成你們優勝的地位；你們應該當強者去食人，不要當弱者當人家的肉。」從今以後都曉得大錯。知道生物進化，不是靠着競爭，乃是靠着互助。人類若是想求生存，想求幸福，應該互相友愛，不該仗着強力互相殘殺。

從前研究解決人口問題的，都說：「馬爾查士說過：人口增加是幾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術的；人口增加沒有限制，地球的面積只有這一定大小；若不能自節生殖，不是釀成疾疫，就是惹起戰爭。」這也是無可如何

的事情。所以強大國家，都要靠兵力，擴張領土，自尊的民族，也多執着人種的偏見，限制異種工人入境，種種不公平背人道的東西，都起於這個學說。從今以後，大家都曉得生產制度如能改良，國家界線如能打破，人類都得一個機會同去工作，那些種種的悲情窮困疾疫爭奪，自然都可以銷滅。人類的衣食沒有少數強盜的侵奪暴掠，自然也可以足了。

從前的戰爭，靠着單純腕力，所以皇家貴族軍閥地主資本家，可以拿他們的不正勢力，驅使幾個好身手的武士，作他們的爪牙，造出一個特別階級，壓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沒法子可以制裁他們，祇有受他們的蹂躪。從今以後，因為現代的戰爭，要靠着工業知識；所以那些皇家貴族等等，一旦爭鬪起來，非仰賴勞工階級不可。從前欺凌他們，侮辱他們，現在都來諂媚他們。奪去他們的工具，把武器授與他們。他們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過頭來，擁護勞工的權利，攻擊他們的公敵。勞工階級有了自衛的方法，那些少數掠奪勞工剩餘的強盜，都該匿迹銷聲了。

從前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之下，一國若想擴充他那一國的資本階級的勢力，都仗着戰爭把國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個經濟組織，拿他一國的資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從今以後，生產制度起一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總同盟罷工，就是他們的武器。

從前尚有幾個皇帝軍閥殘存在世界上，偷着作些鬼崇的事情。秘密外交是他們作鬼的契約，常備兵是他們作鬼的保障，他們總是戴着一副鬼臉，你猜我忌的陰謀，怎麼吞併虐待那些小的民族。雖然也曾組織過什麼平和會議，什麼仲裁裁判；但是那裏邊，仍舊去規定些殺人滅國的事情。從今以後，人心漸漸覺醒。歐洲幾個先覺，在那裏大聲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備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決，要歐洲聯邦，要做世界聯邦的基礎。美國威總統，也主張國際大同盟。這都是差強人意的消息。這些消息，都是新紀元的曙光。

在這曙光中，多少個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慘，人類的罪惡，都可望像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滅消淨。多少歷史上遺留的偶像，如那皇帝，軍閥，貴族，資本主義，軍國主義；也都像枯葉經了秋風一樣，飛落在地，這個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彷彿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道路。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線光明，努力前去爲人類活動，作出一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倉唐折魏文侯節錄劉向說苑奉使篇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

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

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熟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其倫。諸

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熟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

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

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斂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

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

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於飛，嘒嘒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

國
文
讀
本

動物談 梁啓超

梁啓超隱几而臥，隣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爲動物談，乃傾耳而聽之。

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與捕鯨者爲伍。鯨之體，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於海面，面積且方三里。捕鯨者刳其背以爲居，食於斯，寢於斯，日割其肉以爲膳，夜燃其油以爲燭；如是者五六家焉。此外魚、蝦、貝、蛤、緣之，噉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偃然自以爲海王也。余語魚者：『是唯大故，故旦旦伐之，而曾無所損。是將與北海比壽哉！』魚者語余：『是惟無腦氣筋故，故旦旦伐之，而曾無所覺。是不及五日，當陳於吾肆矣。』」

乙曰：「吾昔遊意大利，意大利之歷啤多山，有巨壑，其名曰兀子。

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積水方十數里，其中有盲魚，孳乳充斥。生物學大儒

達爾文氏解之曰：「此魚之種，非生而盲者，蓋其壑之地，本與外湖相連，後因火山迸裂，折而爲壑，溝絕而不通，其湖魚之生於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無所用，其性質傳於子孫，日積日遠，其目遂廢。」自十數年前，以開礦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魚與不盲者復相雜處，生存競爭之力，不足以相敵，盲種殆將絕矣。」

丙曰：「吾昔遊於巴黎之市，有屠羊爲業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笠縛。置電機，以電氣吸羣羊，羊一一自入於機之此端，少頃，自彼端出，則已伐毛，洗髓，批竅，析理，頭、胃、皮、肉、骨、角、分類而列於機矣。旁觀者無不爲群羊憐，而彼羊者，前追，後逐，雍容雅步以入於機，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

丁曰：「吾昔遊倫敦，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余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振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睡

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折，螿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鏽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睡獅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

梁超啓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告矣。」

國
文
讀
本

終身大事 | 胡適

戲中人物

| 田太太

| 田先生

| 田亞梅女士

算命先生

| 田宅女僕李媽

佈景

| 田宅的會客堂。右邊有門，通大門。左邊有門，通飯廳。背面有一張莎法榻，兩旁有兩張靠椅，中央一張小圓桌子，桌上有花瓶。桌邊兩旁有兩張坐椅。左邊靠壁有一張小寫字檯，牆上掛的是中國字畫，夾着兩塊西洋荷蘭派的風景畫。這種中西合璧的陳設，很可表

示這家人半新半舊的風氣。

開幕時

幕慢慢的上去，臺下的人還可以聽見臺上算命先生的絃子將完的聲音，田太太坐在一張靠椅上。算命先生坐在桌邊椅子上。

田太太 你說的話我不大聽得懂。你看這門親事可對得嗎？

算命先生 田太太我是據命直言的。我們算命的都是據命直言的。你知道。

田太太 據命直言是怎樣呢？

算命先生 這門親事是做不得的。要是你家這位姑娘嫁了這男人，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

田太太 爲什麼呢？

算命先生 你知道，我不過是據命直言。這男命是寅年亥日生的，女命是巳年申時生的，正合着「命書」上說的「蛇配虎，男尅女！豬配猴，

不到頭。」這是合婚最忌的八字。屬蛇的和屬虎的已是相尅的了。再加上亥日申時豬猴相尅這是兩重大忌的命，田太太，我不過是據命直言，你不要見怪。

田太太 不怪，不怪。我是最喜歡人直說的。你這話一定不會錯。昨天觀音娘娘也這樣說。

算命先生 哦，觀音菩薩也這樣說嗎？

田太太 是的。觀音娘娘籤詩上說……讓我尋出來念給你聽。（走到寫字檯邊，翻開抽屜拿出一條黃紙念道。）這是七十八籤，下下。籤詩說：「夫妻前生定，姻緣莫強求。逆天終有禍，姻婚不到頭。」

算命先生 「姻婚不到頭？」這句詩和我剛纔說的一個字都不錯。

田太太 觀音娘娘的話自然不會錯的。不過這件事是我家姑娘的終身大事，我們做爺娘的總得二十四分小心的辦去，所以我昨兒求了籤詩，總還有點不放心。今天請你先生來看看這兩個八字裏可有什麼合得攏的地方？

算命先生 沒有！沒有！

田太太 娘的籤詩只有幾句話，不容易懂得。如今你算起命來，又合籤詩一樣，這個自然不用再說了。（取錢付算命先生。）難爲你。這是你對八字的錢。

算命先生 （伸手接錢。）不用得，不用得，多謝，多謝。想不到觀音娘娘籤詩居然和我的話一樣！（立起身來。）

田太太 （喊道）李媽！（李媽從左邊門進來。）你領他出去。（李媽領算命先生從右邊門出去。）

田太太 （把桌上的紅紙庚帖收起，摺好了，放在寫字檯的抽屜裏。又把黃紙籤詩也放進去，口裏說道。）可惜！可惜這兩口兒竟配不成。

田亞梅女士 （從右邊門進來。他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女子，穿着出門的大衣，臉上現出有心事的神氣，進門後，一面脫下大衣，一面說道。）媽你怎麼又算起命來了？我在門口碰着一個算命的走出去。你忘了爸爸

不准算命的進門嗎？

田太太 我的孩子，就只這一次，我下次再也不幹了。

田女 但是你答應了爸爸以後不再算命了。

田太太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這一回我不能不請教算命的。我叫他來把你和那陳先生的八字排排看。

田女 哦！哦！

田太太 你要知道這是你的終身大事，我又只生了你一個女兒，我不能糊裏糊塗的讓你嫁一個合不來的人。

田女 誰說我們合不來？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一定很合得來。

田太太 一定合不來，算命的說你們合不來。

田女 他懂得什麼！

田太太 不單是算命的這樣說，觀音菩薩也這樣說。

田女 什麼，你還去問過觀音菩薩嗎？爸爸知道了更要說話了。

田太太 我知道你爸爸一定同我反對，無論我做什麼事他總同我反對。但是你想我們老年人怎麼敢決斷你們的婚姻大事，我們無論怎麼小心，保不住沒有錯。但是菩薩總不會騙人。況且菩薩說的話，和算命的說的竟是一樣，這就更可相信了。（立起來，走到寫字檯邊，翻開抽屜。）你自己看看菩薩的籤詩。

田女 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田太太 （不得已把抽屜蓋了。）我的孩子，你不要這樣固執。那位陳先生我是很喜歡他的。我看他是很可靠的人。你在東洋認得他好幾年了。你說你很知道他的爲人。但是你年紀還輕，又沒閱歷，你的眼力也許會錯的。就是我們活了五六十的人，也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力。因爲我不敢相信自己，所以去問觀音菩薩，又去問算命的。菩薩說對不得，算命的也說對不得，這還會錯嗎？算命的說，你們的八字正是「命書」最忌的八字，叫做什麼「猪配猴，不到頭。」因爲你是巳年申時生的，他是……

田女 你不要說了，媽，我不要聽這些話。（雙手遮着臉，帶着哭聲。）我不愛聽這些話！我知道爸爸不會同你一樣主意，他一定不會。

田太太 我不管他打什麼主意，我的女兒嫁人，總得我肯。（走到女兒身邊，用手巾替他揩眼淚。）不要掉眼淚，我走開去讓你仔細想想，我們都是替你打算，總想你好。我去看午飯好了沒有？你爸爸就要回來了。不要哭了，好孩子。（田太太從飯廳的門進去了。）

田女 （揩着眼淚，擡起頭來，看見李媽從外面進來。他用手招呼他走近些低聲說。）李媽，我要你幫我的忙。我媽不准我嫁陳先生……

李媽 可惜，可惜！陳先生是一個很懂禮的君子人。今兒早晨，我在路上碰着他他還點頭招呼我咧。

田女 是的，他看見你帶了算命先生來家，他怕我們的事有什麼變卦，所以他立刻打電話到學堂去告訴我。我回來時，他在他的汽車裏遠遠跟在後面。這時候恐怕他還在這條街的口子上等候我的信息。你去告訴他

，說我媽不許我們結婚。但是爸爸就回來了，他自然會幫我們。你叫他把汽車開到後面街上去等候我的回信。你就去罷！（李媽轉身將出去。）回來！（李媽回轉身來。）你告訴他……你叫他……你叫他不要着急！（李媽微笑出去）

田女（走到寫字檯邊，翻開抽屜，偷看抽屜裏的東西，伸出手表看道。）爸爸該應回來了，快十二點了。

（田先生約摸五十歲的樣子，從外面進來。）

田女（忙把抽屜蓋了，站起來接他父親。）爸爸你回來了。媽說，……媽有要緊話同你商量，……有很要緊的話。

田先生 什麼要緊話你先告訴我。

田女 媽會告訴你的。（走到飯廳邊喊道。）媽，媽，爸爸回來了

田先生 不知道你們又弄什麼鬼了。（坐在一張靠椅上，田太太從飯

廳那邊過來。)亞梅說你有要緊話，……很要緊的話要同我商量。

田太太 是的，很要緊的話。(坐在左邊椅子上。)我說的是陳家這門親事。

田先生 不錯，我這幾天心裏也在盤算這件事。

田太太 很好，我們都很盤算這件事了。這是亞梅的終身大事，我一想起這事如何重大，我就發愁，連飯都吃不下了，覺也睡不着了。那位陳先生我們雖然見過幾次，我心裏總有點不放心。從前人家兒女婿總不過偷看一看面就完了。現在我們見面越多了，我們的責任更不容易擔了。他們是很有錢的，但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總是壞的多，好的少。他是一個外國留學生，但是許多留學生回來不久，就把他們原配的妻子休了。

田先生 你講了這一大篇，究竟是什麼主意？

田太太 我的主意是我們替女兒辦這件大事，不能相信自己的主意。

我就不敢相信我自己，所以我昨兒到觀音庵去問菩薩。

田先生 什麼你不是答應我不再去燒香拜佛了嗎？

田太太 我是爲了女兒的事去的。

田先生 哼！哼！算了罷！你說罷。

田太太 我去庵裏求了一籤。籤詩上說，這門親事是做不得的。我把籤詩給你看。（要去開抽屜。）

田先生 呸！呸！我不要看。我不相信這些東西！你說這是女兒的終身大事，你不敢相信自己，難道那泥塑木雕的菩薩就可相信嗎？

田女 （高興起來。）我說爸爸是不信這些事的。（走近他父親身邊。）謝謝你。我們應該相信自己的主意，可不是嗎？

田太太 不單是菩薩這樣說。

田先生 哦！還有誰呢？

田太太 我求了籤詩，心裏還不很放心，總還有點疑惑。所以我叫人去請城裏頂有名的算命先生張瞎子來排八字。

田先生 哼！哼！你又忘記你答應我的話了。

田太太 我也知道。但是我爲了女兒的大事，心裏疑惑不定，沒有主張，不得不去找他來決斷決斷。

田先生 誰叫你先去找菩薩惹起這疑惑呢？你先就不該去問菩薩，你該先來問我。

田太太 罪過，罪過，阿彌陀佛，那算命的說的話同菩薩說的一個樣兒，這不是樁奇事嗎？

田先生 算了罷！算了罷！不要再胡說亂道了。你有眼睛，自己不肯用，反去請教那沒有眼睛的瞎子，這不是笑話嗎？

田女 爸爸，你這話一點也不錯，我早就知道你是幫助我們的。

田太太 （怒向他女兒）虧你說得出，「幫助我們的。」誰是「你們？」「你們」是誰？你也不害羞！（用手巾蒙面哭了。）你們一齊通同起來反對我，我女兒的終身大事我做娘的管不得嗎？

田先生 正因為這是女兒的終身大事，所以我們做父母的應該格外小心，格外慎重。什麼泥菩薩哪，什麼算命合婚哪，都是騙人的，都不可相信。亞梅，你說是不是？

田女 正是，正是。我早知道你決不會相信這些東西的。

田先生 現在不許再講那些迷信的話了。泥菩薩，瞎算命，一齊丟去！我們要正正經經的討論這件事。（對田太太）不要哭了，（對田女士）

你也坐下。（田女在莎法榻上坐下）

田先生 亞梅，我不願意你同那姓陳的結婚。

田女 （驚慌）爸爸，你是同我開頑笑，還是當真？

田先生 當真。這門親事一定做不得的。我說這話，心裏很難過，但是我不能不說。

田女 你莫非看出他有什麼不好地方？

田先生 沒有。我很歡喜他。揀女婿揀中了他，再好也沒有了，因此

我心裏更不好過。

田女（摸不着頭腦）你又不相信菩薩和算命？

田先生 決不，決不。

田太太與田女（同時間。）那麼究竟爲了什麼呢！

田先生 好孩子，你出洋長久了，竟把中國的風俗規矩全都忘了。你連祖宗定下的祠規都不記得了。

田女 我同陳家結婚，犯了那一條祠規？

田先生 我拿給你看。（站起來，從飯廳邊進去。）

田太太 我竟想不出什麼，阿彌陀佛，這樣也好，只要他不肯許就是了。

田女（低頭細想，忽然擡頭顯出決心的神氣）我知道怎麼辦了。

田先生（捧着一大部族譜進來。）你瞧這是我們的族譜（翻開書頁亂堆在桌上。）你瞧我們田家兩千五百年的祖宗，可有一個姓田和姓陳的

結婚？

田女 爲什麼姓田的不能和姓陳的結婚呢？

田先生 因爲中國的風俗不准同姓的結婚。

田女 我們並不同姓。他們姓陳，我們姓田。

田先生 我們是同姓的。中國古時的人把陳字和田字讀成一樣的音，我們的姓有時寫作田字，有時寫作陳字，其實是一樣的，你小時候讀過論

語嗎？

田女 讀過的，不大記得了。

田先生 論語上有個陳成子，旁的書上都寫田成子，便是這個道理。

兩千五百年前，姓陳的和姓田的只是一家。後來年代久了，那寫做田字的，便認定姓田；寫做陳字的，便認定姓陳。外面看起來，好像是兩姓，其實是一家。所以兩姓祠堂裏都不准通婚。

田女 難道兩千五百年前同姓的男女，也不能通婚嗎？

田先生 不能。

田 女 爸爸，你是明白道理的人，一定不認這種沒有道理的祠規。

田先生 我不認他也無用；社會承認他，那班老先生們承認他，你叫我怎麼樣呢？還不單是姓田和姓陳的呢？我們衙門裏有一位高先生告訴我，說：他們這邊姓高的祖上，本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陳友諒的子孫，後來改姓高。他們因為六百年前姓陳，所以不同姓陳的結親；又因為二千五百年前姓陳的本又姓田，所以又不同姓田的結親。

田 女 這更沒有道理了。

田先生 管他有理無理，這是祠堂裏的規矩，我們犯了祠規，就要革出祠堂。前幾十年有一家姓田的在南邊做生意，就把一個女兒嫁給姓陳的，後來那女的死了，陳家祠堂裏的族長不准他進祠堂。他家花了多少錢，捐到祠堂裏做罰款，還把「田」字當中那一直拉長了，上下都出了頭，改成了「申」字，纔許他進祠堂。

田女 那是很容易的事。我情願把我的姓當中一直也拉長了改作「申」字。

田先生 說得好容易！我不肯爲了你的事，連累我受那班老先生們的笑罵。

田女 （氣得哭了。）但是我們並不同姓！

田先生 我們族譜上說是同姓，那班老先生們也都說是同姓。我已經問過許多老先生了，他們都是這樣說，你要知道，我們做爹娘的辦兒女的終身大事，雖然不該聽泥菩薩，瞎算命的話，但是那班老先生們的話是不能不聽的。

田女 （作哀告的樣子。）爸爸！……

田先生 你聽我的話完了。還有一層難處。要是你這位姓陳的朋友是沒有錢的，到也罷了，不幸他又是很很有錢的人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必認定我貪圖他家有錢，所以連祖宗都不顧，就把女兒賣給他了。

田女（絕望了。）爸爸！你一生要打破迷信的風俗，到底還打不破迷信的祠規！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

田先生 你惱我嗎？這也難怪。你心裏自然總有點不快活。你這種氣頭上的話我決不怪你，……我決不怪你。

李媽（從左邊門出來。）午飯擺好了。

田先生 來，來，來！我們吃了飯再談罷。我肚裏餓得很了。（先走進飯廳去。）

田先生（走近他女兒。）你要自己明白，我們都是想你好。忍住，我們吃飯去。

田女 我不要吃飯。

田太太 不要這樣固執，我先去，你一定心就來。我們等你咧。（也進飯廳去了。李媽把門隨手關上，自己站着不動。）

田女（擡起頭來，看見李媽。）陳先生還在汽車裏等着嗎？

李媽 是的。這是他給你的信，用鉛筆寫的。（摸出一張紙遞與田女。）

田女 （讀信）「此事只關係我們兩人，與別人無關，你該自己決斷。」（重念末句。）「你該自己決斷！」是的，我該自己決斷！（對李媽說。）你進去告訴我爸爸和媽，叫他們先吃飯，不用等我。我要等一會再吃。（李媽點頭自進去。田女士站起來，穿上大衣；在寫字檯上匆匆寫了一張字條，壓在桌上花瓶底下。他回頭一望，從右門出去了。）（略停一會。）

田太太 （戲臺裏的聲音。）亞梅！你快來吃飯，菜要冰冷了。（門裏出來。）你那裏去了？亞梅！

田先生 （戲臺裏。）隨他罷！他生了氣了，讓他平平氣就會好了。（門裏出來。）他出去了？

田太太 他穿了大衣出去了，怕是回學堂去了。

田先生（看見花瓶底下的字條。）這是什麼？（取字條念道。）「這是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應該自己決斷，孩兒現在坐了陳先生的汽車去了，暫時告辭了。」

（田太太了身子往後一仰，倒在靠椅上。田先生衝向左邊的門，到了門邊，又回頭一望，眼睜睜的顯出遲疑不決的神氣。）（幕下來）

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

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佶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立；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日恕已，日奉壹。

國
文
讀
本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

，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作者略歷】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著有文忠全集。

【注釋】

- (一) 莊宗 沙陀部人，賜姓李，名存勗，滅梁自立，國號唐。(二) 晉王 莊宗父，名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三) 梁 朱溫從黃巢反，旣而降，賜名全忠，封梁王，未幾移唐祚，國號梁。(四) 燕王 姓劉，名守光，晉王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後竟稱帝，爲燕。(五) 契丹 東胡種。(六) 係，與繫同，縛也。(七) 函 梁君臣首，函，木匣也，盛首級用。梁君臣，即梁末帝友真與臣皇甫麟也。莊宗入梁，梁末帝語麟曰，李氏與吾世仇，卿可斷吾首級去，麟泣殺之，因亦殺之。(八) 東出 李嗣源棄入，莊宗東幸汴邑。(九) 誓天 莊宗幸汴，至萬勝鎮，置酒野次，撫慰士卒，因與諸將百餘人，解髻斷髮，置於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繡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

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

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思宗殉國節錄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

懷宗崇禎十七年三月丙午，申刻，彰義門啟，自成率羣賊大隊疾驅入。沿途賊恣殺掠，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

內城陷，一闢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火，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苦我民爾！」

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

。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上召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賞妃自經，繫絕，久之蘇，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

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湖門，手持三眼槍；雜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閤人辭焉。上太息而去。

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闕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上拔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僞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

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不知內臣持殊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

國文讀本 (NO. 0127)

四 文化學社

小小的一個人

日本江馬修作

周作人譯

(現代日本小說集)

一日下午，工作到了兩點鐘，想要散步一回，便從家裏走出。正在且走且想的時候，——這是我的習慣如此，——從聽得可愛的孩子聲音說「再會」，隨後便是得得的一陣脚步聲響，一個五歲上下的小孩子，從木槿編成的籬下走了出來。可是奇怪，我雖然認不得伊，伊見了我，却立住了，笑迷迷的彷彿先經熟識一般問道：

「先生，你到那裏去呢？」

我也笑着好好的答道：

「我散步呢。小姑娘，不同我去走走麼？」

「一同去罷。」

我遞過手去，伊也欣然伸出伊可愛的手來。但這孩子怎麼會同我一個

面生的人，這般馴熟呢？——在兒童一面，大約也是極平常的事，不足爲奇的。

正月末的道路，冰凍都融化了，泥滑滑的很難走。孩子緊拉了我的手，纔能走得路。

「姑娘叫什麼名字？」

「我叫鶴兒。」

「幾歲？」

「現在六歲了。」

「家在那裏呢？」

「就是那家。」

這人家的前面，我散步時候常常經過；曾有一兩次，隔着籬聽得琴聲；但從來沒有見過家族的影子。

「那就是鶴兒姑娘的家麼？那麼，我是曉得的。」

「我也曉得先生呢。」

「曉得？怎麼曉得的？」我不覺出了驚，去看鶴兒的臉。鶴兒是一個大眼睛，紅面龐，可愛的孩子，但一時總是想不起，曾在那裏看見過。

「可不是有一天你同一個更長大的書生兩個人都笑我麼？我還清清楚楚楚記着呢。」

阿，那是了。我被伊一說，纔想到了，那時我同王君正談歐戰的事。

在這街上散步；講到戰爭的慘虐，不覺發了憤，我便說：——

「戰爭的可怕，無論怎麼說法，總說不盡。每天早上，翻開新聞來看，便是死傷幾萬幾十萬。你想，這樣文字，虧他們還能毫不相干似的寫出，印了出來。日俄戰爭的時候，我們在鄉間，很有幾次遇到這樣的事，現在回想了起來。晚上家族聚在一處，都議論着，怕今夜又有號外；夜已深了，正要睡覺，遠遠的微微的聽得鈴聲，叫賣號外的聲音，漸漸近來了。我便走到街上，買了號外，急想看時，黑黑的一點也看不見；急忙趕到家

裏，家族的人也正等得焦急，將號外就燈光下一照，便突然現出一行字：「我軍大勝利，戰死者幾萬！」那時候一種惶悚恐怖的心情，至今還不能忘却。你試想像看，眼前放着一萬個戰死的人。又要曉得這一個一個的人，都有精神感覺，各有完全的肉體和貴重的生命。而且各人必有父母；許多人還有幾個兄弟，有妻子本家親戚朋友。你又假想，試去嘗嘗他們對於這不可動移的事實的心裏的痛苦，正同夾在榨木裏一般。或者有人說，這極是平常，又是一定的事，何必多說。但因為是極平常又是一定，這豈不更可怕麼？譬如那個孩子，——我便指着前面走路的一個小女孩，接着說：「那個孩子，我們不知道他什麼名字，單是纔能說話的一個女孩兒罷了。但是人都曉得，無論活着或是死了，他總有父母，有祖父母，或有兄弟。這樣牽聯過去，遠遠近近，還有許多親戚。如此想起來，就是我們眼前走路的那個全不相識的孩子，在人類的世界裏面，實有複雜的緣，像網一樣，同他繫住。」

孩子回過頭來，便對着我們笑；我們也便留心那邊，將話打斷了。我們也笑着問道：

「那裏去呢？」

「到小林先生家有事去。」

說了，孩子就跑了。一面跑，一面還屢次回過頭來對我們笑。這孩子，就是我現在攙着手同走的鶴兒。我面對伊說：

「鶴兒姑娘的記心真好呢。」我此時因為得了一個新的小朋友，心裏十分喜歡；但我們一同走着，偷被鶴兒家裏的人看見，豈不要疑我是拐子麼？又不免略覺不安。因此便想到打聽鶴兒家裏的人的事情。

「鶴兒姑娘家裏時時在那裏彈琴的，是鶴兒姑娘的母親麼？」

「是的。我母親可是做針黹的時候多。」伊忽然又說：「正兒現在纔能放風箏了。可是要不是每天練習，也放不上；因為人還太小呢。」

「正兒是誰？」

小小的一個人

「就是家裏的正兒。」

「鶴兒姑娘的父親每天在那裏辦事呢？」

「父親，他在美國呢。」

「阿，美國麼！用功去的麼？」

「到公司裏去的。父親到美國去的時候，我同母親和正兒到橫濱去送，還叫萬歲呢。」

「這樣說，鶴兒姑娘同母親留在這裏看家；可不冷靜麼。」

「祖父也在這裏，沒有什麼冷靜。」

「但是你不願同你父親見面麼？怎麼的人？記得麼？」

「那是記得。頭髮分開了，帶着眼鏡，很時髦呢。等得到了八歲，那時纔回到家裏來。」

「那麼說，這幾年裏，鶴兒姑娘須得上學，上心用功纔好呢。」

「可是，母親寄去的信，都被美國的使女偷了，不送給父親；所以父

親也沒有一封回信。祖父同母親正在那裏生氣呢。」

從天真爛漫的兒童口裏，將一幅家庭悲劇，展開在我的眼前。我雖出於無心，但引逗孩子說出這樣的事來，自己也覺得十分抱歉，彷彿做了一件惡事。我想以後不再打聽伊的家事了。但因此愈覺伊可憐，願意永遠做了朋友，盡力幫伊。

我們走到一座土堆上，滿生着枯槁的野草。我便蹲下，心裏想着新相識的小朋友的事。鶴兒同我已經極熟了；就靠在背上，弄我外衣的絲紐，又用伊還未十分靈便的口舌，同我談話。

「正月一過我就要到別處去了。」

「那裏去呢？」

「到大阪去，隨後又一直到馬關。」

「母親也一同去？以後不回東京麼？」

「是的。」

小小的一個人

我聽這話，覺得非常冷靜。好容易剛纔認識了一個好的小朋友，……

「鶴兒姑娘你高興，願意去麼？」

「大阪我是曉得的。出了橫街，不是拐角上有一間菜店麼？我們的家就在那裏。」

我不覺失了笑，答說：

「我可不曉得大阪呢。這樣說，鶴兒姑娘可不是大阪人麼？」

「是的。到大阪去，在姊姊那裏；我可以和姊姊要紙牌了。」

「姊姊還很小麼？」

「他現在進了女學校了。」

「那麼，鶴兒姑娘想必願意早到大阪去了。馬關也去過麼？」

「那可沒有去過。」

被棄的母親帶着這小孩，坐了長路火車，到海風猛烈的島國盡頭去，那孤寂的影子，彷彿在我眼前浮出；感着一種說不出的哀愁。而且從這樣

小的時候，不得不嘗漂流的苦味，這孩子的運命也很是可念。

我想要回家的時候，看鶴兒意思，彷彿還要遊戲，便邀伊到我的家裏去。鶴兒也躊躇了一會，隨後便一聲不響，跟我走來。很有一副天真的自負的樣子，似乎說：無論什麼地方，我總一人去得的。

回到家裏，妻見我領了一個不認識的女兒回來，很爲詫異。我將如何同伊遇見，并伊家裏的事，極簡的說了一遍；妻是本來喜歡孩子的，便很歡迎伊。鶴兒同妻也立時熟識了。

「鶴兒姑娘的衣裳，都是母親做的麼？這針線真叫好呢。一定是個好母親，想必是很愛鶴兒姑娘的。」妻這樣問，鶴兒點點頭，也不作聲。此外正又要往下問，我因以前多問了幾句，已極抱歉，便使個眼色，止住了妻的話。

拏出糕餅來，鶴兒很有喜歡的樣子，却總不動手，妻拏了遞給伊，就用兩隻小手，恭恭敬敬的接去，立刻喫了。

「現在剛纔熟識了，却又要到遠的地方去，真是無聊。」妻說這話，就顯出真覺無聊的情狀。「但如回到東京的時候，請到我們家裏來玩。」

「幾時回到東京來，雖然不曉得，但回來時，我一定天天到伯母家裏來。」鶴兒也很伶俐的回答。

鶴兒大約遊戲了一小時，說要回家去了。我因爲自己工作的關係，也不強留。妻將糕餅包了送給伊，又對伊說：「明天再來玩。在這裏的時候，天天都來。」鶴兒答應說：「明天這時候再來。」我送伊到伊家近旁，伊並不回頭看我，便急急忙忙的跑進去了。

第二天我同妻閒談着鶴兒的事，等伊再來，却終於沒有來；想必因爲到了不認識的人家去玩，被母親罵了，來不成了。第三天第四天，也沒有來。那時我感了風寒，睡了十天左右。到得可以出外散步的時候，無意中走過鶴兒門口，却見那家已變了空屋，貼着招租的條子。鶴兒一家，早已出發了。

自此以後，過了兩月，我仍然時時想起那孩子的事，常同妻提起伊，又想像伊一人的運命，和伊家中不幸的事情。我同妻到街上的時候，屢次看見極像鶴兒的孩子；那不必說，原是別一個人了。可是無形之中有一枝線索牽着，我們總是忘不了溶化在人類的大海中的那小小的一個人。我又時常這樣想：人類中有那個孩子在內，因這一件事，也就教我不能不愛人類。我實在因爲那個孩子，對於人類的問題，纔比從前思索更爲深切；這決不是誇張的話。

【作者小傳】

江馬修（一八八九——）日本現代文學家。著有長篇小說受難者，暗礁，短篇三枝木等。

【注釋】

（一）橫濱 日本商埠名，在東京灣內。

（二）大阪 日本商埠名，在本洲島西南大阪灣內。

小小的一個人

國文讀本

(三) 馬關 日本商埠名，亦稱下關或赤間關，在本州島西南。

桌子的跳舞 郭沫若

(題解)

(其餘的世界都好像靜止着的時候，中國和桌子們開始跳舞起來——
想去鼓舞別人)

我在資本論的腳註裏面發現出引用了這一句有趣的話。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從甚麼地方引用來的，「China」有人譯成「陶器」的，但德文沒有這個含義，而且又沒有冠詞，覺得怕還是我們「支那」貴國。

我這篇東跳西跳的文章，目的就在鼓舞靜止着的別人。最妙的是我們中國老早就在跳舞了。

我這張桌子跟着我們中國一齊跳舞。

我們中國處在一個很偉大的時代，這幾年來不知道起了多少偉大的歷史的事變。

桌子的跳舞

像「五卅慘案」及其隨伴着起來的偉大的民族的抗爭，像「三二八」的屠殺，像一九二五年以來的民族革命及其轉變，像上海工人的幾次空前的大暴動……

這在我們文藝上反映出了些甚麼來呢？

——唉，反映出了的是——一張白紙！

我們找不出半個作家注意到了這些上來，我們也找不出半篇的記述足以爲我們歷史的誇耀。

我們的作家們都好像磨坊裏的馬。蒙着眼睛在固定的圈子上打來回。我們的作家們都好像田螺永遠拖着自己的堅壳在道路上慢慢地移動。稍微一接觸着外界的激刺，便把泣膩膩的軟塔塔的身子縮進去了。

我們的作家都好像反芻動物。只能把自己嗉囊裏面所儲蓄的陳腐的食物嚼來嚼去。

我們的作家們都好像養在食料不足的烏賊一樣，只好自己吃自己的腳

啊，你們真是太可憐了！時代赤裸裸地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爲甚麼總把牠把捉不住呢？

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築成的。

創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學生，語絲派的也是一樣。

此外有些從歐美回來的慧星和國內奮起的新人，他們的努力和他們的建樹，總還沒有前兩派的勢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兩派的影響。

就同爲這樣的原故，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而日本文壇的害毒也就盡量的流到中國來了。

譬如極狹隘，極狹隘的個人生活的描寫，極渺小，極渺小的抒情文字的遊戲，甚至對於狹邪遊的風流三昧。一切日本資產階級文壇的病毒，都盡量的流到中國來了。

這些病毒便是使日本文壇生不出偉大作品的重要原因。

在我們中國呢？不消說草花的種子生不出松柏的大樹。

中國新文藝鬧了已經十年，除了有幾篇短篇還差強人意之外，到底有甚麼東西呢？

文藝市場上也有幾部長篇小說流行，但是甚麼三角戀愛啦，四角戀愛啦，鬧得一塌糊塗，而且還脫不掉勸襲，脫不掉摹倣。我們真是應該慚愧了。

我們振作一下罷，我們奮發一下罷，一面把別人的影響丟掉，一面改造自己的生活，努力做一個社會的人罷！

我們中國的一些作家呢？就我所知道的（不過我所不知道的恐怕也就沒有了），我敢大胆的說，都是些中等資質的人，但他們所過的生活可以說都是天才以上的生活。

他們真是懶惰，懶惰的要命！

他們的一天，你真不知道他們做些甚麼。

他們一點也沒有研究心，一點也沒有計劃；只是如像草裏的秋蟲一樣，應時的叫叫，拖着悲哀的聲音叫叫，這就是算盡了他們的天職。

他們還說：這是甚麼 Inspiration 咧，甚麼純粹藝術咧，甚麼創造的衝動咧，甚麼主觀主觀主觀咧，這真是叫人肉麻了。

他們都是些很舒服的很舒服的個人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只是想絕對的自由。他們一點也吃不得苦——稍微吃了一點苦，噁呀，不得了！鼻濃鼻涕都流出來了。啊，我是受人虐待了！我是受人虐待了！我真孤獨喲！我真悲哀喲！……便甚麼都叫出來了。他們的奢侈慾望非常之大，他們的自負心非常之強，然而又不努力，結果在這社會上只是成了一個虛飄的紙人，社會上的事情也就和他們分離了。

啊，像這樣的天才怎麼能夠做得出偉大的作品出來呢？中國的天才未免太多了！

我們應該改悔了罷！

我們應該下點苦功研究，再來綜合地立體地創造出些甚麼新的作品來罷。

譬如我們要表現「五卅」，我們即使沒有跳在那個漩渦之中，我們可以去訪問那時的當事的人，可以考核當時的文獻，經過相當的縝密的研究，我可以相信我們一定可以生出一個偉大的直觀，激刺我們的創作慾。

又譬如我們要表現工人生活也是一樣，我們索性去做一個工人，去體驗那種生活。像 Upton Sinclair 的 *King Coal* 一類的作品，那沒有到炭坑裏面去研究過是絕對寫不出的呀。

我們下一番苦功有計劃地研究一下罷！即使作品寫不成器，至少歷史是寫得成器的。有計劃的歷史敘述賽過你 *Pearls* 天才的行狀五百萬倍。

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太濃重了，所以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

他們愛說：文學是為全人類的，文學是無階級性的，文學是沒有甚麼革命不革命的。

當然！他們的「人類」原是把無產階級的「牛馬」除外了的；你們根本不承認無產階級，當然是沒有階級——「牛馬」那能和「人類」對立而成爲階級呢？你們根本是反對革命，當然是沒有甚麼革命不革命。

哼！「爲全人類」這樣的大話我們暫且不要談，我們讓一點價說一個「爲大多數的人類」罷：這樣的時候你的立腳點怎麼樣？

我們的文藝是要爲大多數的人類的時候，那我們就不能忽視產業工人和佔人數最大多數的農夫；但這些又是你們的仇敵，你們還能說：文藝是無階級性的嗎？

老實說一句：你們的所謂爲全人類的文藝就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文藝，我們只爲大多數的人類的就是革命的文藝；不消說我們是低你們一級啦。

你們還是要反對嗎？

唔，那你們最好是說我們的不是文藝。

一切都被你們佔有了，一切都被你們壟斷了，單純的文藝這個名詞我們倒不吝嗇的，就讓你們佔領了去，就讓你們壟斷了去罷。

我們要加上我們的榮冠——和你們表示區別，就是我們的文藝是「普羅列塔利亞的文藝。」

最勇猛的戰士大概是最健全的。

文藝是階級的勇猛的戰士之一員，而且是先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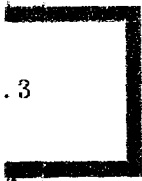
他只有憤怒，沒有感傷。

他只有叫喊，沒有呻吟。

他只有衝鋒前進，沒有徘徊。

他只有手榴彈，沒有繡花針。

他只有流血，沒有眼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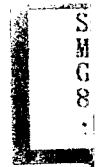


初 中 三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三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343
82
3



談 死 太 朴

(覺潛)

呼吸停了，血液不循環了，腦髓細胞不活動了，神經失其作用了，完全沒有自動的能力了，這就是死了。這就叫做死了嗎？這是件可怕的事嗎？

社會學家說全地球人類中，每天的生產率總以萬計，每天的死亡率亦以萬計；生生死死，正是忙個不了啊！不須以全地球計，我們所居的城市乃至小小的村鎮，留心一看，那一天沒有擡出去的死人？那一時沒有人死去？死呀死呀！真是平常的事呀！

飲食，男女，生產，都是平常的事，從來沒有人見着這些事而目爲可怕的，何獨把死看作可怕！孔子說：『自古皆有死』；『須知有生必有死，有甚麼可怕！』

談

死 (太朴)

一 共三頁

138313



再把眼孔擴大些，把生物界全體看一下，死更是普遍，更是平常啊！朝菌不識旦夕，蟪蛄不知春秋，即生即死，即死即生，有何稀罕！也值得大驚小怪嗎！

然則死沒有什麼可怕！獨是普遍於全生物界的這樣平常的一件事，究竟有沒有什麼意義在內？生物何以一定要死？這死究竟有什麼意義！這倒是個有趣味的題目。

這問題一般生物學家還沒有仔細求個答案——雖已有人解釋過。我現在大膽冒充個內行，對這死的意義之問案下個簡單答語吧。我敢說：『死是進化之必要條件。』

從地質學生物學上看來，生物的歷程只是進化。從單細胞漸漸成爲多細胞，從簡單以至於複雜，總而言之，進化而已。生物的目的是甚麼，很難說；但進化至少是生物存在的目標之一。因爲要進化，於是生物不能不有死。死，我敢說是生物進化之必要條件。



一個單細胞動物，用他那全身去抓食物，消化食物，藉營養之力漸漸地長成發達了，到了一定限度，發達不能再發達，長成也不能再長成；雖還能吸收營養，但卻不能再增加其體積；並且漸現衰老的狀態了，向前的進化似乎已停止了。但是生物是不息地在那裏進化的；如這動物的進化終止了，那豈不是背乎生物天然法則了嗎？不過這動物既到了進化的最後期，已不能再前進，那也是沒有法的。死於是來了！這動物分裂了，分成兩個新動物了。這兩個新動物方生出來，自然尚有許多進化的前程可經過；於是繼續再往前進化，到這兩個進化到老不能再進化時，再做前法死去——分裂，再讓新的生出來去進化。死，實是使進化不終止的好法子啊！要沒有死，進化早已停了，不能再繼續了。死，是進化之必要條件啊！

再看多細胞動物，那個不如此！生物學家告訴我們，動物初由母胎或卵中生出來時，其發育進化之力大；及年齡增加，此種發育進化之力亦隨以減退；至老年時，發育進化之力完全消失了。看哺乳動物中之人類吧！

嬰孩時代長成發育的力何等的大！童年時差一點了。青年壯年時更差了！到了老年，發育完全停止，進化已至末路了。原來老年時因為身體上細胞組織的關係，進化發育無法再繼續，不能不停止。

要保持這生物進化之天然法則，沒有旁的方法，祇有讓這老的不能進化的死去，讓新生出來富於進化發育力的繼續進化。死，是保持進化之天然法則底唯一方法！死啊！是進化之必要條件啊！

從生物界全體看來，死的意義不過如是，人類的死，純粹從生物學的見地看來，亦是如此。但是自從人類的社會生活進化以來，死，從社會的見地看來，已與從生物的見地上所見的衝突——已不是為進化之條件了。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四〕；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五〕；何嘗為進化而死！死的意義於此全然改變了，簡直成為退化之條件了。

自然界中「死」這件事何等的有意義，何等的光榮神聖，進化少不了牠。不料到了現在的人類中，死反而成為退化之條件；死呀！真冤枉呀！

墮落的人類啊！

但是死的真意義，終久埋沒不了的。在這種墮落的人類社會中，雖然死的真意義久已汨沒，卻差幸還時時有些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在社會的方面把死底真意義顯出，使彼底靈光不致全滅。普天下殺身成仁的志士仁人啊！你們是黑暗中的明星啊！

【作者略歷】

太朴，周姓，現代人。譯有戰時之正義，進化：從星雲到人類。

【注釋】

(一)「自古皆有死」 語見論語顏淵篇。

(二)「朝菌……春秋」 語見莊子逍遙游，「旦夕」原作「晦朔」。菌生於朝死于暮，故名朝菌；蟪蛄，蟬類，夏生秋死。

(三)從單細胞漸漸成爲多細胞 單細胞動物即原生動物，構造簡單，一細胞即成一個體。

國文讀本 (No. C 130)

六
文化學社

；多細胞動物則由多數細胞集合而成一個體。

(四)「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語見賈誼鵩賦。

(五)「爭地……盈城」 語見孟子離婁章。

死去了的情緒 蔣光慈

文學與革命有什麼關係呢？

「文學是超乎一切的，詩人和文學家決不受環境的支配，決不應參加環境的變動，決不應問及什麼革命不革命……」也許有很多人，尤其是自命以藝術爲至上的詩人文學家是這樣的罷。但是在事實上，詩人總脫不了環境的影響，而革命這件東西能給文學——或寬泛的說藝術——以發展的生命。倘若你是詩人，你歡迎牠，你的力量就要富足些，你的詩的源泉就要活動而波流些，你的創作就要有生氣些。否則，無論你是如何誇張自己呵，你終要被革命的浪潮湮沒，要失去一切創作的活力。

當羣衆忍受不了壓迫，而起來呼喊，暴動，要求自由，高舉解放的旗幟，而你——詩人——站在旁邊形同無事，或竟旁觀也不觀一下，或向羣衆說到：「這又何必呢？我們，要嚴守美妙的和平，我們應當文明些……」在

這時候，那怕你的詩做得怎樣好，你的話怎樣有音樂的價值，你相信你自身是如何的高尚，但是又有誰注意你，需要你，尊崇你，靜聽你呢？你將爲羣衆所忘記，或爲羣衆所咒罵，所唾棄；或者有一部分失去權威的少數人要歡迎你，說你是他們的，但是他們是失去權威的，是要做死亡的呻吟的，是沒有再生動的希望的，能夠給你一點什麼呢？依附舊勢力的詩人永遠開闢不出創作的源泉，——事實上是如此呵，我們看一看俄羅斯的文學就可以曉得了。

俄羅斯文學與革命運動的因果史，朶斯託也夫斯基，託爾斯泰，涅格拉梭夫，杜格涅夫……與俄國革命運動有什麼關係，這是另一問題，我們暫且不說，且說一說十月革命時代的俄國文學家。

十月革命不但消滅了資產階級的政權，把土地，工廠，銀行，……一切從資本家地主奪到工人農民的手裏，趕跑了克林斯基，打敗了田尼庚，推翻了獨裁的皇室，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制度，並且將資產階級的文化送到

坟墓中去了。文學當然是所謂文化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文化既然被革命掃蕩，於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也就隨着資本家，地主，將軍，跑到外國去，或在國內消聲匿跡，不做一點兒聲息，——何嘗不想呢？奈何沒有力量了！也許跟着資產階級下臺的文學家自己以為是超乎一切的，是藝術的忠臣，是和平夢的愛好者，是人類的美妙的心靈的化身，而並不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並不為所謂討厭的物質利益而奮鬥。但是事實的結果並不如他們的想像呵！他們的確是資產階級的歌詠者，的確是資產階級的戰將，不過在爭鬥的戰場上，他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所用的武器不同罷了。

『喂！這粗野的工人的手，喂！這紛亂的暴動，這黑麵包，這兇惡的波爾雪委克，這巨大的驚慌……呵！怎樣辦呢？革命，唉！革命簡直是橫暴，簡直是罪惡……我們的溫柔的夢做不成了，我們的暖室的花被吹落了，我們的神秘的，細微的心靈被震動了，我們的幻想，我們的一切……沒有了！唉！沒有了！……』

是的呵！十月革命給與了『神秘的心靈』的詩人以無涯涘的悲哀！暖室的花被吹落了，溫柔的夢做不成了，詩人因之不安，司文藝的美女因之啼哭，……唉！橫暴的革命！可詛咒的十月！但是怎麼辦呢？革命是很驕傲的，尊大的，是很不顧一切的，是走起路來聲音很高的，對不起！對不起，把你們詩人的溫柔的夢境攪擾了。

十月革命將舊的資產階級的俄羅斯送到歷史的博物館去，因之牠的心靈也就沒有再重新波動的希望。一切眷戀舊俄羅斯的情緒，回憶過去的哀思，恢復已失去的幻想，一切……都是無希望的，不合時代的，因之牠們的代表者，舊俄羅斯的詩人，無論如何，沒有再生的可能，沒有再為群眾所注意的機會。也許他們現在還在提筆從事著作，但是在實際上，他們的感覺，情緒和心靈，都已經死去了。

十月革命是爆發了，討厭的十月！他將一切純潔的(?)以藝術為神聖的，天才的詩人都送到俄國的境外去，送到柏林，巴黎，倫敦……去過僑

居的生活，這未免太嚴刻了罷？其實呢，十月革命後，勞農政府並未頒布驅逐文學家的命令，並未擺出對待他們的嚴刻態度。不過十月革命的本身，勞農的呼喊，紅旗的招展，波爾雪委克的行動，與他們藝術心靈不合，將他們所歌詠的寶物破壞，令他們起江山依舊主人已非的哀感，不得不離去故鄉了。我們與其說革命將他們驅逐，不如說他們將革命的祖國拋棄——！革命後的俄國不是他們的祖國了；從前所歌詠的花園樂土現在簡直不可一日居，於是他們不得不僑居到那美麗的，繁華的，公道的，純潔的，合於詩人的心靈的倫敦，柏林，巴黎……

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巴爾芒德，黑普斯（米里慈可夫斯基的夫人）及其他一些著名的舊俄羅斯文學的明星，都跑到國外去了，並且似乎降低了藝術家的身價，也參加，並且積極參加反蘇維埃俄羅斯的運動。藝術家不是最純潔的麼？不是不齒問及討厭的俗事的麼？不是高出一切的麼？但是現在爲什麼都把藝術家腦筋弄得昏亂了？爲什麼與反革命黨，保皇黨，

資本家，將軍……一切非藝術家一鼻孔出氣，共同爲反蘇維埃俄羅斯的呼聲？這是藝術家的降格呢，還是藝術家的本色呢？

不，這並不是藝術家的降格，這乃是藝術家顯現出了自己的本色！我們要知道藝術並不是個人的產物，藝術家一定有自己的社會的背景，他並不是高立雲霄，與其他人們沒有關係的。每一社會的階級有自己的心靈，每一藝術家必生活於某一階級的環境裏，受此階級的利益的薰染陶鎔，爲此階級的心靈所同化。因之，藝術家的作品免不了帶階級的色彩，我們雖不能說某一藝術家是某一階級的代表，但至少可以說某一藝術家是某一階級的同情者。若這種意見是不對的，那末，爲什麼布林，米里茲可夫斯基等……參加反勞農的運動？爲什麼以新俄羅斯，勞農俄羅斯不好？難道說藝術的花卉只在貴族的宮院裏，只在資本的深窖中，只在太太小姐暖室裏能夠吐香？而在工人俱樂部裏，在羣衆的歌喉裏，就要失其光彩了麼？嚴格地說，這也許是的，因爲無產階級的環境實在找不出資產階級的藝術家

的口味來。當這一般純潔的(?)藝術家正在溫柔的資產階級的花園中軟唱低吟之際，忽然俄國的勞農舉起十月的火旗，喊什麼麵包土地，當然要嚇得一跳，即時變低吟爲大喊；「不得了！不得了！我們趕快跑，趕快跑呵……」

好！你跑你就跑，誰也不來攔阻你。因爲體貼你藝術家的心靈起見，決不來攔阻你，攔阻你更使你悲哀了。可是你既然跑了，那末，你的歌聲也就沒有誰能聽得着了。在事實上，也沒有誰想聽得你的歌聲。十月革命後，這一般著名的文學家，如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巴爾芒德……在文壇上一點兒力量沒有，幾幾乎全被人忘却了。不錯，還有一部分文學家，如梭羅古布，各慈敏，茶妙經……十月革命後，還沒有跑。還在莫斯科或在列寧格勒住着，但是他們的身體雖沒跑，而他們的心靈久已跑了，或跑到柏林，或跑到巴黎，但是無論跑到什麼地方，總是跑了，跑了是一樣的。因之，新俄的批評家給他們一個名號「內僑」，意思是國內的僑民。或

者有人說，這未免滑稽罷，明明俄國人在俄國境內居住着，怎麼能說是僑居呢？其實這又有什麼滑稽呢？在精神上，新俄羅斯已經不是他們的祖國了；他們的祖國內有皇帝，有貴族的花園，有美女的白手套，有地主的威嚴，有溫柔的筵席，……但是現在的新俄羅斯呢？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這不是所謂藝術家的祖國。

舊俄羅斯的詩人隨着舊俄羅斯的政府下了舞臺。十月革命後，我們在俄羅斯的文壇上再也找不到他們的威嚴了。無論內僑的文學家也罷，外僑的文學也罷，或消聲匿跡地不說話，或爲無力的呻吟，一點兒好的東西也沒寫出來。簡直可以說算完了。他們都死去了罷？不錯，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安得來白內宜，谷慈敏，還生存在人世上，但是他們的靈魂已經沒有了。我已經說過革命這件東西，倘若你歡迎牠，你就有創作的活力，否則，你是一定要被牠送到墳墓中去的。在現在的時代，有什麼東西能比革命還活潑些，光彩些？有什麼東西能比革命還有趣些，還羅曼諦克些？

倘若文學家的心靈不與革命混合起來，而且與革命處於相反的地位，這結果，他取不出來藝術的創造力，乾枯了自己的詩的源流，當然是要滅亡的。

這一些反革命的文學家，既然在新的取不出資料來，於是在舊的垃圾中，在上帝的龕前，在羅馬的往昔，在一切被現代人所忘却的生活裏，取出一點腐水潤潤自己的筆鋒，但是可憐極了！革命後，他們也出了許多詩集，並且這些作品在技術方面並不是十分不高，但是他們的感覺，情緒，幻想，却不能令現代感覺到需要。梭羅古布，谷慈敏，羅善諾夫，白列松……共同出了一本『射夫』，印刷得雖然講究，喂！可是只印了三百份！這簡直是羞辱罷！與革命表同情的作家們所出的詩集，至少也要印兩千份，但是這一些舊俄羅斯文學家，並且是有過很大的名望的，只將自己的文集印了三百份！這未免是滑稽而且羞辱罷！但是怎麼辦呢！我們又不能把舊情緒來鼓動新的人們的心靈……

沒有辦法，去找上帝罷……貴族的別墅沒有了，豐盛的筵席沒有了，

暖室的花也不香了，所剩的還有一個上帝，呵！這個上帝，你們波爾雪委克總奪不去！當我們讀反革命作家的，特別是女作家的詩集時，差不多到處都可以找到上帝這個東西，似乎沒有上帝，詩便寫不出來了。阿黑馬託瓦，慈維大也瓦，司喀普斯加牙，黑普斯……這一些女詩人，口口聲聲總是上帝，上帝，上帝！但是天上的上帝總解決不了地下的問題，恢復不了已失去的寶產！

這又怎麼辦呢？

歷史的命運，革命的浪潮，任誰也不能將牠壓下去。『上帝！上帝呵！』這是無力的禱告，這是將要死亡的哀鳴。

『倘若我將來有時間，金錢，紙，筆，墨，我一定可以創造出稀有的作品來……倘若給我許多層的樓房，十足的筆墨，我可以寫出好的神話的敘事詩來，可是現在我什麼都沒有……給我生活的安全罷，我交還你們的損失。我向俄羅斯聲明：我是你所需要的，我並且知道你所需要於我的』

什麼。』

這一段話是何等的悲哀呵！安得來白內宜公開地向新俄羅斯訴苦，說自己沒有創作的機會，不能寫出好的作品來，完全是因為物質的生活不安定。我們不能說，他的這種要求是不應當的。但是倘若以自己現在不能創造出好作品來，完全歸咎新俄羅斯沒有給他好的樓房住，這未免是笑話罷。新俄羅斯還在革命的過程中，新俄羅斯的創造主——勞農羣衆——還在血汗裏奮鬥，或者有點疏忽的地方，沒有把所謂文學家，特別是白內宜，安置得周到，但是這是牠的錯誤麼？當許多人沒有房屋住的時候，那裏能給你白內宜以多層的樓房和無數的金錢？並且你有了樓房和金錢之後，所做出來的東西是不是新俄羅斯所需要的，還是一個問題。白內宜根本沒有明白新俄羅斯是什麼東西，沒有接受十月革命的情緒，照理沒有向新俄羅斯要求保障生活的權利。

白內宜偉大的天才，崇拜他的人是這樣地稱呼，至少他自己是這樣地

相信。他似乎還想恢復自己從前的權威重新創造好的作品，但是他的創造力沒有了，在我們想，他沒有再生的希望了。他承認自己是俗人，並說蘇維埃時代對於文學家是恐怕的時代……這樣能夠創造出好的作品麼？新俄羅斯在改造的時代，還要向文學家要求努力的幫助，而白內宜既不能習慣於牠的生活，明白牠的意義，復向牠提出特權之要求，這末一來，白內宜永遠與新俄羅斯合不到一塊，而無相遇的機會了。

但是，新俄羅斯是在生長着，是在前進着，沒有閒工夫與白內宜相周旋，於是白內宜永遠的頹倒在牠的後面，而無再起的希望。

從舊俄羅斯的範圍內完全跳到革命的道上來，有布洛克，布留梭夫，關於布洛克，我們後來才說。布留梭夫本來與巴爾芒德爲俄羅斯文壇上象徵派的雙星，齊負盛名，但是十月革命把巴爾芒德驚跑了，跑到國外過僑居的生活，而布留梭夫却完全把十月革命接受了，並加入共產黨，爲無產階級國家努力文化的工作（他已於前年死了），因之，俄國的勞農羣衆對於

他還表示相當的敬禮。

死去的情緒

三

國
文
讀
本

「屠場」的尾聲

辛克來著

那就好像突然之間看見了甚麼自然現象中的極粗暴的光景——是滿山的林木在暴風中動搖，是一隻海船在洪濤惡浪的大洋中跳躍。攸斐斯得到一種不舒適的歎動，意思是動亂，無秩序，荒暴，不成意義的咆哮。那人又高又瘦，就給他的聽者自身一樣的乾癯；稀疏的黑鬚，把面孔藏蓋了一半，你只可以看見有一雙黑孔，那是眼睛所在的地方。他的演說很快，十分的激昂；他做出了種種的姿勢——在他說話時他在演臺上走來走去，把他的長臂伸出就像要把他聽衆中的每一個人都捉着的一樣。他的聲音沉宏，如像一架風琴；但有時在攸斐斯聽見他的聲音之前——他是爲他的眼睛先捉着了，沒工夫去領會他所說的意義。但是突然之間好像那演說家是一直指着他，好像所說的話是特別對他說的一樣；於是攸斐斯突然的注意到他的聲音，震動着，爲情緒所波盪，懷着沉痛和熱望，懷着一些不能言說

的東西，他不得不去聽他。他便被他束縛着，膠結着，貫徹着了。

「你們聽見這些事情」，那人演說着，「你們說，「是的，事情都不錯。但那是常有的。」你們或者又說，「來或許會來，但不會在我的一代——於我也沒用處。」所以你們依然又回到你們日常的勞苦裏去，你們回到那經濟權力世界的大磨坊裏去受折磨，把你們一滴血一滴汗都化成紅利！爲別人的便宜整天整日的勞動；住在極菲薄極污穢的家中，在極危險極不衛生的地方勞動；一天到晚和餓癆窮鬼打交道，隨時隨地都可以遇着災難，遇着疾病，遇着死。掙扎一天一天的猛烈，速度一天一天的厲害；手裡的工作一天一天的難當，環境的鐵手一天一天的扣緊在自己的身上。挨過幾月，或者是挨過幾年——那時你們再來看；我會再在這兒向你們勸說，要問貧困和艱難是否玉成了你們；要問橫暴和高壓是否睜開了你們的眼睛！我是還在等待你們的——我只好專心誠意等待你們。沒有一處的荒原我可以從這些現象潛躲，沒有一處的海港我可以從這些現象逃亡；縱然我

就走遍地球，由東走到西，由南走到北，隨時都是這個可詛咒的制度，——我看見人性的一切崇高美麗的衝動，詩人的夢幻，殉教者的傷慘，四處都受着了鎖練。在爲一羣有組織的大盜報効，那大盜的名字就叫「貪婪」！所以我不能夠偷安，我不能夠沉默；所以我要丟掉安逸和幸福，健康和名望——我走到了十字街頭，叫出了我精神上的苦痛！所以我不怕貧困和病苦，不怕受人憎恨和唾罵，不怕受人威脅和迫害——不怕牢獄和慘刑，我的舌頭不能沉默——儘管他們是用怎麼的暴力來，在這地上或者天上，過去，現在，未來，所能計劃出的暴力，無論它是甚麼，它不能封閉我的口。我今晚失敗了，我明天再來；我知道那一定是我自己的錯誤——我靈魂中所懷抱的理想一傳到世間，這破壞的渴望一用人間的言語說出，那一定要打破那極牢固的偏見的柵欄，那一定要把那最懦弱的人們喚起來活動！那要粉碎那絕端的俏皮，那要震悚那絕端的自私；阿諛的聲音要叫它成爲啞子，虛偽詭詐叫它鑽進它的龜窩，只剩下真理的紅光熊熊的照耀！因

爲我代表着萬衆人的喉舌，我所說的聲音，是萬衆人的無聲的聲音！是萬衆被壓迫而毫無安慰的人！是萬衆被追放者的生命，一生之中沒有希望，沒有解救，全世界對於這些人只是一座監牢，一座阿鼻地獄，一座荒塚！我代表的是小兒的聲音，那在南部諸洲的棉花工場，就在今天晚上，就在目前還在做着夜工，筋疲力盡的踉蹌，死心踏地的麻木，除掉想死而外沒有別的希望！我代表的是母親的聲音，那在貧民窟的望板樓上，借着燭縫衽衣裳，疲倦了又在哀哭，因爲忍受不住她的嬰兒們一個餓死了的悲哀！我所代表的是年青的姑娘們的聲音，她們就在這個時候，在這可怕的都市的街頭浮動，挨打受餓，結果是只有兩條路：不是淪落娼家，便是跳進湖裏！我所代表的是一切一切人的聲音，無論誰也好，也無論他現在何處，他是在『貪婪』大神明的聖輦之下殘喘着的！我代表的是人類要求解放的聲音！代表的一個男性的不滅的靈魂，那從塵垢中起來；打破了他的牢獄——斫斷了壓迫與無知的鎖練——而摩索着他的光明之路！

演說者停頓了。在這一瞬間的靜默中，人們是把呼吸扼窒着的，接着就像只是一種聲音從千人的口中同時叫出。——在這時候攸斐斯是靜坐着的，筆直地不動，兩眼釘着那演說的人；忍耐不着所受的驚異，身子在發抖。

突然那人又伸出手來，靜默了，他又開始演說。

「我向你們勸告，」他說，「不管你們是甚麼人，只要你們是在尋求真理；但我最希望的是和工友們說話，對於工友們凡我所刻畫的罪惡，不僅是感傷的材料，他們是時時刻刻都身受着的，所以他們或者不會丟開，或者不會忘記——對於工友們我所說的這些是日常生活的殘酷無慈悲的現實，是他們的腳鐐手銬，是他們背上所受的皮鞭，是他們靈魂中所受的鋼鐵。我是在向你們說話的，工友們！我是在向你們說話的，勞動者們！你們把世界開闢了出來，而你們沒有說話的權利！我是在向你們說話，你們的運命是自己耕種而別人收穫，自己去勞動服從，只能求一點牛馬的報酬而

日日苟延殘喘，我是把解放的消息爲你們帶了來，我所祈求的是你們。那要你們出多大的犧牲，我是知道的——因爲我是一位勞動者；我在過着你們的生活，今晚坐在我前面的人，沒人會比我更知道得清楚。做一位街頭的流浪人，替人塗靴油，靠着麪包腳滓過活，晚上在地底室的進口或者是空的貨車下邊，那種生活我是知道的。冒險傾心，描畫出未來的大夢，而看着那些——夢想幻滅——看着自己的精神上的好花，一朵一朵地被生活的野獸般的蠻橫殘踏成爲塵土，這是我所知道的。工人要找智識要花費多少代價，我是知道的——我花費了我的睡眠和飲食，我花費了我的心力和體力，花費了我的健康，更差不多是花費了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現在來向你們說出希望和自由；向你們說出創造一個新世界的理想，向你們說出一種敢爲的新的勞動，我看見你們頑固不靈，遲疑不信，我是一點也不驚怪的。我之所以不絕望是因爲我也知道那在後面驅逐你們的力量——因爲我知道那貧困的猛烈的皮鞭，輕蔑和支配的錐刺，官憲和拍車的殘忍。因

爲我確實地感覺着在今晚到會的大衆之中，不管有好多是朦昧無知，不管有好多是來閑散，或者是有意來奚落——然而總會有一個人是爲痛苦和受難而絕望，是在偶爾的機會上看見社會的罪惡和恐怖而驚心而驚醒的。我的話在他的心中會如像突然的一股閃光對於在暗中行路的人一樣——把他前面的路照出，照出障礙和危險——解決了各種的問題，說明了各種的困難！眼上的蒙蔽會取消，手腳上的鐐銬會脫掉——他會發出一聲感謝便跳起來，他會成爲一個自由人堂堂的前進！一個人從他自造的奴隸制度解放出來！一個人他會不再被束縛——沒有甚麼甜言可以誘惑他，沒有甚麼威力可以屈服他；他從今晚上起便邁步前進，不打退轉，他會研究會理解，他會帶上他的劍刀加入他的同志和同胞的軍隊。他會把好的消息傳遞給別人，就如像我今晚傳遞給他一樣——自由和光明的無上的禮物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是人類靈魂的遺產！

「工友們，工友們——同志們，睜開你們的眼睛，向周圍看看！你是

在勞苦和炎熱中過活得太久，你的觀感疲鈍了，你的靈魂麻木了，但在你們一生之中請看清楚你們所居處的世界的真相——把一切習慣和傳統的襁褓扯開——看它的本來面目，看它那醜惡萬狀的裸體！看清楚它，你們看清楚它！你們看正在今晚上，在滿洲的平原中有兩支的敵軍相對——就在現在，我們坐在這兒的目前，有百萬的人形正互相鑿破喉嚨，彼此在狂惡中想把彼此扯成粉碎！（此指一九〇四——五年的日俄戰爭——譯者）而現在是二十世紀，是「平和的使者」誕生到地上的一千九百年！一千九百年，他的說教已經傳佈了這些年頭，而有兩軍像森林中的野獸一樣，互相嚙殺！哲學家的理論，豫言者的宣告，詩人的哭訴都是枉然——而這「怪物」依然在橫暴！我們有教育有大學，有報紙有書籍；我們深悉了天文和地理，我們秤量了，實驗了，推論了——然而為的是叫人類來互相摧殘。我們說它是「戰爭」便算了事——但我們不要把它當成家常茶飯一樣忽略過了——請你們跟着我來，跟着我來，我們來認清楚他！我們看那人的軀體被

彈丸貫穿，被榴彈打成粉碎！我們聽那刺刀的格殺，穿進人的肉裏；我們聽那悽慘的苦叫和呻吟，我們看那人的面孔爲痛苦而變形，爲憎恨與憤怒而變成惡魔！你們把手放一隻在那一片肉上——那還是溫暖的，還在顫動——那剛才還是人體上的一部份！這血液還在流！那是從人的心臟迸射出來的！這無須乎再說了——都是系統的，組織的，計畫着的！我們曉得，我們在報上看見，我們不以爲驚奇，我們的報紙論說着，我們的刊物不見停止——我們的教會是知道的，而不閉他們的大門——我們民衆是看見的，而不驚恐起來革命！

「滿洲的事情或者未免太遠——來，我們同來看看家鄉。看看這支考哥市。這兒在這市中在今晚有一萬的女人是關閉在賣淫窟裏的，爲飢寒不能不賣自己的肉體過活，這我們是曉得的，我們把來當成一個笑談！這些婦人的形態是和你們的母親，你們的姊妹，你們的女兒一樣；你們今晚留在家中的孩子，她們的笑眼明天清早會安慰你們的——然而運命已經在等

待她們！今晚在支考哥，這兒有一萬的男子零落得無家可歸，想求一個工作找一個機會，然而接着飢餓，饑面著這方來的嚴冬的脅威！今晚在支考哥，這兒有十萬的小兒磨盡他們的體力，廢盡他們的生命在努力找一點麪包！有十萬的母親生活在貧苦無告之中，拚命的想找些吃食來供養她的兒女！有十萬的老人伶仃孤苦地只等着死來解決他們所身受的痛苦！有一百萬大眾，男工婦女小兒，他們受着工錢奴隸的詛咒；只要他們還能立腳，還能睜開眼睛，每點鐘都在勞動，勉強找一點吃食來糊口；他們的一生是釘死在單調和疲倦上的，注定了是該餓該窮，該受寒受暑，該受污穢和疾病，該無知，該沈湎，該作惡！好，我們來翻開一篇，看這幅圖畫的另一面。這兒有一千——或許有一萬——是只有勞力的奴隸們的主人，他們并不動手便得到他們所有的東西，甚至於連過問都不過問——物品是自會到他們手裏的。他們唯一的操心只是在如何使用。他們住的是王侯宮殿，他們竭盡了他們的奢華和暴殄——那種情狀你沒話來形容，那使你的想像昏

迷，使你的精神眩暈。他們費幾百塊錢去買一雙鞋，買一張手巾，一根皮帶！他們費幾百萬元去買馬買汽車買洋艇，買宮殿和宴會，買小小的寶石來裝飾他們的身體。他們的生活在他們同輩之中是一種競爭，競爭着虛榮和傲慢的強弱，競爭着破壞有用和必要的物品，競爭着消費同胞的勞力和生命，國民的愁苦，人類的汗淚血！那都是他們的——那去依就他們，剛好就像泉水流入小溪，小溪流入江河，江河流入海洋——那樣地自動的，不可避的，所有一切社會的財富都流向他們。農夫耕種土地，礦夫挖掘地坑，織匠織出布帛，石匠打出石頭，聰明人的發明，機敏者的指揮，學問家的研究，天才的謳歌——一切的成果，一切努力的腦力的成果，都匯集成一條大河滔滔的流向他們的懷裏！社會全體都在他們的掌中，世界的全部的勞力都要仰他們的恩惠——他們就像兇猛的豺狼橫搶武奪，他們就像貪狼的鷹隼囫吞粉碎！全人類的全部的威力都屬於他們，永劫不變的屬於他們——他們爲所欲爲，謀所欲謀，人類爲他們而生，爲他們而死，他們

不僅有社會的勞力，他們還賈賄政府；他們隨處都用他們的醜惡而暗昧的勢力保障自己的利權，把那運河更掘寬更掘深，好讓紅利的洪流向他們流去！——而你們，工友們，工友們！你們生來是習慣了的，你們像牛馬一樣奔命，只覺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的痛苦——但是這兒有一個人，在你們裡面，他以為這樣的制度會永遠繼續——這兒有一個人，在今晚的聽眾裏面，他能那樣的堅決敢於立在我的面前說，他相信這制度會永遠繼續社會勞力的成果，人類存在的意義，會永遠是屬於偷惰坐食的人，為他們的虛榮逸樂而消費——為任何的目的而消費，為任何個人的為所欲為而消費——無論怎樣，無論何時，人類的勞力都會不屬於人類，為人類的目的而利用，由人類的意志而調制的嗎？假使這終會實現，是怎樣實現的——要用什麼力量才可以實現？同志們，你們以為會是你們主人們的工作——他們會把自由的證書開給你們？他們會送你們一把去開拓自由的劍刀？他們會任命你們為軍隊的大元帥統率去造反？他們的財產會為這項目的而消費——會建

立學校和教堂來教導你們，會印報紙來領導你們行動，會組織政黨來領導你們鬥爭！同志們，那是你們自己的事——要自己去籌畫，自己去解決，自己去執行，那要實現時，要不怕困難，那產業和統治所反對我們的困難——要不怕輕蔑和誹謗，不怕遭厭和迫害，不怕棍棒和牢獄！那要全靠你們自己挺着胸口，去反對 壓迫的暴威！要用由盲目無情的痛苦所受的嚴的經驗！要用文盲心理的痛苦的纏索，要用鄙言俚語的微弱的吞吐！要用悲愁孤獨的靈魂的饑餓；要尋求，要企圖，要熱望，要傷心和失意，要汗，要血！那要用挨饑受餓節省來的錢，要用犧牲了睡眠得來的智識，要用在斷頭台陰影之下所交換的思想！那是一種運動，在遠遠的過去便以為是一種不名譽的曖昧的行爲，動輒便受誹謗，動輒便受輕視；不樂人喜歡，而帶着一個不逞可憎的面孔——然而對於你們，對於你們工友，所謂工錢奴隸，那是一種不可抵抗的呼聲——那呼聲，無論你跑到地球的那一方，你都不能逃避！那有你一切錯誤的呼聲，你一切祈求的呼聲，你的責任你

的希望——在這世間舉凡可以支配於你的一切事物的呼聲！是貧者音聲，希望貧窮的根斷！是被壓迫者的聲音宣告壓迫的死刑；是威力的聲音，由受難所玉成的威力——是革命的聲，由弱小乃挺而走險的革命——是歡樂和奮勇的聲音，那由焦愁絕望的無底的深淵中所產生出來的歡樂和奮勇！是「勞動」的聲音，那被人侮辱。被人凌虐的！那是一位匍匐着的雄偉的巨人——如連山，如盤古，而盲目，而縲紲，而不自覺其有力。現在有種叛逆的夢想吹噓着他，希望在和恐怖激烈戰；等到他突然醒動，鐐銬解開——一種信號射進他的心中，傳達到他那偉大的身體的手足四肢，一剎那間夢想便成爲活動！他一動身起來；枷鎖解除了；担子滾開了；他立起來——如塔一般地，巨人一般地；他一跳躍，他叫出他新生的歡呼——

演說者的聲音實然切止了，他禁受不着自己的感情的激浪；他立着把兩手向他的周圍伸出，他的幻想的力量好像要把他向空中舉起。聽衆都同聲一喝站了起來；男子搖着手，在激昂中高笑。彼斐斯也取了同樣的行動

他叫得要把喉嚨都震破的一樣；他叫是因為不能不叫，因為他的感情壓得他也實在不能經受。那不僅是那演說家的言詞他的雄辯的猛力；那是他自己的存在，是他自己的聲音；一種聲音好像一口洪鐘一樣以異樣的音調響徹了靈台——那就像一隻巨手捉着了聽者的全身，那以突然的驚愕，那不是地上的所有，是從不曾言說過的神秘，是威嚴與恐怖的實現，把來搖動了他。在他面前另外展開了一層眼界，在他的腳下地基龜裂了，在波盪，在洄漩，在震動；他突然感覺着他自己不再是單純的一個人了——在他身心中有不曾夢想過的威力，有魔神般的力量在執扭，多年來的驚異在掙扎着準備產生；他坐着爲苦痛與歡樂所壓迫，指尖都覺得發麻，呼吸都很促速，這位男子的演說在攸斐斯就像雷霆一樣閃進了他的靈魂；一股情緒的洪流在他內部激漲起來——那是他舊時的希望和欲求，舊時的悲哀和憤怒和絕望。在他一生之中所曾感覺過的好像都回復了轉來，而隨伴一種新的情緒，差不多是不能形容的。他定要忍受這樣的壓迫，這樣的恐怖，那已

經夠壞了；而他還要被這些打倒，還要降服，還要忘懷，而若無其事的活着——啊，真的那實在不是用言語可以說出的東西，那實在不是一個人所能担戴，那是恐怖和發狂！豫言者說；殺死肉體的兇手，與殺死靈魂的兇手，何足比擬呢？攸斐斯便是一個靈魂被殺死了的人，他停止了希望和掙扎——他和墮落與失意講了和；而現在，在一個可恐怖的震撼中，那黑色的可憎恨的事突然明瞭了起來！他的靈魂的支柱好像全部都陷沉了，頭上的天好像要破裂——他立在這兒，握着拳頭向上撐出，他的兩眼充血，靜脈管在他的臉上的都現成紫色，在咆哮着一種野獸的聲音，夢囈地，繼續地，熱狂地。在他不能再叫的時候，他依然立在那兒喘氣，嘎聲地自己向自己微語？要命！要命！要命！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

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

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

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國文讀本

通鑑室記 朱熹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其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

營邱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闊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才，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

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

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起居飲食，晏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呂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

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型總會，簡牘淵才，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

雜詩二首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詠貧士詩一首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嘒嘒虛中滅，何時見餘輝？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讀山海經詩一首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旣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

雜詩二首 詠貧士詩一首 讀山海經詩一首

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月夜袁弼 法國莫泊桑著

他開了門就想出去；忽然在門檻上立住，心裏詫異着，好一天月色！好一天月色！却真個難得看見他天賦一片聰明雪亮的心像詩家一樣，被這幽靜莊嚴的境界竟深深的感動了。

在他這小園裏，一切都在軟光中沐浴。果子樹一排價的把影子倒瀉下來，嫩枝頭上些微帶着青綠色；很長大的金銀花樹，直爬到屋頂上，吐出清甜的暗香，在這溫暖光明的良夜裏，儘着浮沉上下。

他深深呼吸了幾次，好像喝葡萄酒一樣；他慢慢地踱過去，心蕩口暗——幾乎把他姪女的事也忘了。

他一到曠野地面，立定下來，默默對着那浸在清光裏一片平原。一時田裏的蛙發出他們短促破碎的聲調，遠遠的鶯兒散出他們的音樂曲子和着，使人聽了悠悠地像在夢裏一般，不再能夠仔細思想——他們的音樂顫動

浮蕩，是爲了人家接吻而唱的，是來引誘這月光的。

那長老再往前走，有些心怯，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他覺得自己軟了一段，勇氣都消磨盡了，心裏想要坐下來，留連一回，仔細思尋，讚美上帝的工作。

在那裏，依着小河高低下去，有一排的白楊樹，長蛇也似的灣連着。一陣細細的薄霧，銀閃閃的放光，掛在這一排樹上，四面包圍，通明雪亮。

那馬利南大教主又停了下來，被一種更深刻不可抵禦的情感直打入心坎裏。他一陣心亂，又把從前的疑問提起。

爲什麼上帝要造成這個世界？既然這夜是爲睡覺，爲了昏昧，爲了安息，爲了忘去一切而設的，爲什麼上帝又把他打扮得比白日裏還要美麗莊嚴？比天明和黃昏還要甜蜜可愛？這漫天閃爍的星兒，比太陽還要來得有詩意，擺着鄭重其事的模樣，遍照一切日光所不能及的精微神秘的東西。

——爲什麼也來助着月夜張聲勢？

爲什麼別的東西睡的時候，那最會唱歌的鳥兒偏偏不睡？爲什麼他定要坐在黑越越的影子裏唱？

爲什麼把半面遮的秘密擲在地球上？心弼弼地跳爲了什麼？靈魂的感觸爲了什麼？內體的愉快爲了什麼？這樣偉大的景象給誰看？這無限的詩料從天上掉下來，又給誰享用？

這天主教不能理會得。

國文讀本

莊辛論羣臣

國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蓋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祿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祿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

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擯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

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鱗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葺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鬪礮，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封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國
文
讀
本

聖哲畫像記會國藩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一〕，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二〕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

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如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三〕直閣校理〔四〕，每歲二月，侍從宣宗〔五〕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

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書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六〕，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

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

昔在漢世，若武梁祠〔七〕魯靈光殿〔八〕。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作者略歷】

曾國藩，字滌笙，清湘潭人，道光進士，洪楊事起，督練湘軍連復沿江諸地。封毅勇侯，謚文正公，工古文，著有求闕齋集。

【注釋】

- (一) 陳編 古人書籍也。
- (二) 駑 最劣之馬也。言劣才亦曰駑。
- (三) 文淵閣 藏書之所也，清因明制於京師紫金城內東南隅建文淵閣以藏四庫全書，
- (四) 校理 官名，掌校勘書籍事。

(五) 宣宗 清道光帝也。

(六) 紀澤 襲爵官至兵部侍郎，光緒八年，使俄，定伊犁界，還卒，諡惠敏。

(七) 武梁祠 在今山東嘉祥縣武宅山，有石室，四壁刻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像，並以小字識其旁。

(八) 魯靈光殿 漢景帝子恭王好治宮室，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西京諸殿，皆見隳壞，唯靈光獨存。遺址當在今山東曲阜縣東。

國文讀本 (No. 0188)

四
文化學社

詞選序 張惠言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詣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淫蕩靡曼，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罔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徒雕琢曼飾而已。

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麗闕美。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諱，競變新調，詞之雜流，由是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盛極，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盪而不反，傲

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通脫放浪之言，出於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碎奔析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躔，五百年來，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鱗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

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庶幾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市聲說

沙張白

鳥之聲聚於林，獸之聲聚於山，人之聲聚於市，是聲也，蓋無在無之。而當其所聚，則尤爲龐雜沸騰，令聽者難爲聽焉。今人入山林者，聞鳥獸之聲，以爲是天籟適然，鳴其自樂之致而已。由市聲推之，鳥知彼羽毛之族，非多求多冀，嘒嘒焉，銜其所有，急其所無，以求濟夫旦夕之欲者乎？

京師土燥水澁，其聲噲以眩。鬻百貨於市者，類爲曼聲高呼，誇所挾以求售。肩任擔負，絡繹孔道，至於窮墟僻巷，無所不到，傳呼之聲相聞，蓋不知幾千萬人也。祁寒暑雨，莫不自晨迄暮，不肯少休，抗喉而疾呼，以求濟其旦夕之欲耳。苟謂鳥之呼於林，獸之呼於山者，皆怡然自得一無所求，而人者獨否；是天之恩勤羣類，予以自然之樂者，反豐於物而靳於人，此亦理之不可信者也。

然使此千百萬人者，厭其勤苦，且自悔不鳥獸若，盡棄其業，而他業焉。將京師之大，闐然寂然。不特若曹無以瞻其生，生民之所需，疇爲給之？此又勢之必不可者矣。

顧使其中有數人焉，恥其所爲而從吾所好，則爲聖賢，爲仙佛，爲貴人，爲高士，何不可者？吾惜其自少至老，日夕爲抗喉疾呼，而皇皇於道路以死也。甚矣市聲之可哀也。

雖然，市者聲之所聚，京師者，又市之所聚也。攬權者市權，挾勢者市勢，以至市文章，市技藝，市恩，市詔，市詐，市面首，市鬻笑，無非市者。銜其所有，急其所無，汲汲然，求濟其日夕之欲。雖不若市聲之曉曉然。而無聲之聲，震於鐘鼓矣。甚且暮夜之乞憐無聲，中庭之相泣有聲，反不若抗聲疾呼者之爲其事而不諱其名也。君子之所哀，豈僅在市聲也哉？嗟乎！有鳳凰焉，而後可以相百鳥之聲；有麒麟焉，而後可以諧百獸之聲；有聖人焉，而後能使天下之人之聲皆得其中；終和且平，而無噍殺

羣凌之患。四靈不至，君子所爲致慨也。若曰：『厭苦人聲而欲逃之山林，以聽夫無所求而自然之鳴焉。』是鳥獸同羣而薄斯人之吾與也。

【作者畧歷】

沙張白，原名一卿，字介臣，號定峯，江蘇江陰人，著有定峯文選，讀書大略等書。

【注釋】

(一)天籟 凡孔竅所發之聲皆曰籟。莊子齊物論：「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二)咳 大聲。

(三)祁寒 盛寒也。

(四)思勤 詩豳風：「思斯勤斯，蠶子之閔斯。」箋云：「鴟鵂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

(五)面首 南史：「宋前廢帝時，山陰公主淫恣，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案面首者，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

(六) 中庭之相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爲播間之乞食，其妻剛而得之，歸，其妻與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事見孟子) 言人之苟且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猶以爲羞而相泣也。

(七) 騰殺 音不盛大而就涸也。

(八) 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見禮記禮運。

項鍊 法國莫泊桑著

這些些美麗可愛的姑娘們中的一個，好像運命的舛錯，生在一個員司的家裏。她沒有妝奩，也沒有別的希望。又沒有一個法子讓一個體面而且有钱的人結識了解愛惜聘娶；她只得嫁了一個教育部的小書記。

她是樸素不能打扮，但是可憐如同破落戶似的；因為婦女們本沒有門第和種族的分別，她們的美貌，她們的丰姿，和她們的妖冶，就是她們的出身和家世。她們天生的聰穎，她們高雅的本能，她們性情的和藹，乃是她們惟一的資格，可以使平凡的女子與華貴的天人平等。

她覺得生來就是爲過一切的雅緻和奢華的生活，因此不住的痛苦。她痛恨住所的貧寒，牆壁的蕭索，坐位的破爛，幔帳的簡陋。這些東西，在別的同她一樣等級的婦人一點看不出，使她憂愁使她憤怒。小女僕做她粗糙的雜事的影子竟引起她悲哀的感慨和狂亂的夢想。她夢想那些寂靜的前

廳，懸挂着東方的壁衣，高大的古銅燈照耀着，還有兩個短袴的僕人，躺在寬大的椅中，被暖爐的熱氣烘得她們打盹兒。她幻想那些闊大的客廳裏，裝璜著那古式的錦幕，精巧的木器，還陳設些珍奇的古玩，和那些雅潔，清馨的小客室，爲下午同一般最親密的朋友，或爲一般女人最仰慕，最樂于結識的男子們談話之所。

當她坐下，吃晚飯的時候，在蒙著一塊三天沒洗的臺布的圓桌前邊，對面，她的丈夫掀起湯鍋來，面帶驚喜的神氣，「呵——好香的肉湯！我覺得沒有再比這好的了……」她就夢想到那些精緻的晚餐，晶亮的銀器，挂在牆上古代人物的和仙林奇異禽鳥的壁毯；她就夢想到上好的盤碟盛著的佳肴，又夢想到一種狡然微笑的聽着那情話喁喁，更夢想到一邊吃著鱸魚的喇肉或小雞的翅膀。

她沒有服裝，沒有珠寶，一無所有。然而她正是喜愛這些，她自己覺着生來是合于這些的。她極想望嬌媚，得人豔羨能夠動人而脫俗。

她有一個闊朋友，在修道院時的一個同伴，他再不想去看望的了，看望回來，她多麼苦痛，她整天的哭因爲憂愁，悔恨，絕望和貧乏。

然而，一天晚上她的丈夫回來，得意的神氣手裏拿著一個寬信封。

——看呀，他說，這裏有點東西爲你的。

他趕緊拆開信封，抽出一張印字的請柬，上面寫着這些話：

『教育總長與柔荏朗伯那夫人恭請路娃裁先生及其夫人于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惠臨教育部禮堂夜會。』

他本該喜歡像她的丈夫所想的那樣，但她忿然的把請柬擲在桌上，嘟囔

著

——你要我把這怎樣辦呢？

——但是，我的親愛的，我原想着你必喜歡。你從不出門，而這却是一個機會，這個，一個最好的！我多麼費事纔得到牠。人人都惦記這個的

；這是很難尋求並且不常給書記們。你在那兒可以看見一切的官員。

她用惱怒的眼睛瞧他，不耐煩的發作了！

——你打算讓我身上穿什麼去呢？

他沒有料到這個；結結巴巴的說：

——就是你上戲園子穿的那件衣裳，我覺得很好，依我……

他住了口。驚愕，惶恐，因為見他妻子哭了。兩顆大的淚珠慢慢的順著眼角流到嘴角來了。他吃吃的說：

——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但是，使著強烈的壓力，她制住了她的悲痛，並擦乾她的潮溼之兩腮，用平和的聲音回答：

——沒有什麼。只是我沒有服裝所以不能赴這宴會。把你的請柬送給別同事他那妻子比我打扮的好的吧。

他難受了。於是說：

——比如，馬底爾得那得值多少錢呢。一身合式的衣服，讓你在別的機會也還能穿的，要那最簡素的東西！

她想了幾秒鐘，合計妥了，並且還想好她能夠要的金數，而致招出這省儉的書記當時的拒絕和驚駭的聲音來。

末了，她遲疑著答道：

——我不知道的確，但是我想差不多四百弗郎我可以辦到。

他臉色有點白了，因為他正存着這麼一筆款子爲是買一桿獵槍好加入打獵的團體，到夏天，在南代爾平原星期的日子，同着幾個朋友在那兒打白鴿。然而他說：

——就是罷。我給你四百弗郎。但是該當有一件好看的長衫。

宴會的日子近了，但路娃裁夫人好像是鬱悶，不安，憂愁。然而她的衣服却是做齊了。她的丈夫一天晚上對她說：

——你怎麼了？看看，這三天來你是非常的奇怪。

就回答道：

——所讓我發愁的是沒有一件首飾，連一塊寶石都沒有，沒有可以戴的。我處處帶着窮氣。我很想不赴這宴會。

他於是說：

——你戴上幾朵鮮花，現在的節季是很時興的。花十個弗郎你就能買兩三朵鮮豔的玫瑰。

她還是不聽從。

——不……：……在闊太太們羣裏透着窮氣是再沒有那麼寒碇的了。

她的丈夫大聲說：

——你多麼愚呀！去找你的朋友佛來思節夫人向她借幾樣珠寶，你同她很親近能做到這點事的。

她發出驚喜的呼聲。

——真的！我倒沒有想到這兒。

第二天，她到她的朋友家裏，向她述說她的困難。

佛來思節夫人走近她的嵌鏡子的衣櫃，取出一個寬的匣子，拿過了打開牠於是對路娃裁夫人說：

——挑吧，我的親愛的。

她先看了幾副鐲子，後來是一掛珍珠的項圈，隨又看見一支維尼先式的寶石和金鑲的十字架，確是精巧的手工。她在鏡子前邊試這些首飾，猶豫了，捨不得把牠們離開，把牠們還她。總是問：

——你再沒有別的了麼？

——還有呢，找呵！我不知道那樣合你的意。

忽然她發見在一個青緞子的盒子裏，一掛精美的鑽石項鍊；她的心不能不因極度的願望而跳起了。她兩手拿的時候哆嗦了。她把她繫在脖子上，在她的高領的長衣上，她甚至於站在自己面前木然神往了。

隨後，她問，遲疑着，又很着急：

——你能借給我這樣麼，只要這樣？

——自然，一定能。

她摟住她的朋友的脖子狂熱的親吻，跟着拿起她的寶物就跑了。

宴會的日子到了。路娃裁夫人得了勝利。她比一切婦女們都美麗，雅致，風流，含笑而且樂得發狂。所有的男子都看她打聽她的名姓，求人給介紹。所有閣員們都願和她跳舞。就是總長也注意她了。

沈醉的瘋狂的跳舞，快樂得眩迷了。在她的貌美的得意裏，在她的成功的榮裏，在那一切的尊敬，一切的讚美，一切的妒羨和婦人的心中以爲是最美滿最甜蜜的勝利所合幸福雲霧裡，她什麼都不想了。

她在天亮四點鐘纔動身。她的丈夫，從半夜裏，就和三位別位的先生，他們的妻子也都是好作樂的，在一間空寂的小客室裏睡了。

他把他帶的爲臨走穿的衣服給她披在肩膀上，這是家常日用的樸素的衣服，同跳舞的衣服比着自然顯得寒酸。她覺出來便想趕緊走，好讓那些披着細毛的皮衣的夫人們不能看見。

路娃娃把她拉住：

——等等呵！你到外邊要着涼的。我去叫一輛馬車罷。

但她一點也不聽他的。趕忙的就下了樓梯。等他們到了街上，沒有看見一輛車；於是滿處找，遠遠的看見車夫就喊。

他們順着賽因河走去，失望，顫抖。終於在河岸上他們找着一輛拉晚的破馬車，在巴黎只有天黑纔能看得見，好像在白天牠們羞愧自己的破爛似的。

車把他們一直拉到他們的門口馬丁街中，他們敗興的進了家。在她呢，這是完了。他呢，他就想着十點鐘須要到部裏去。

她脫下她披在肩膀上的衣服，站在鏡子旁邊，爲是乘着在這榮耀裏，

她再自己照一照。但是猛然她喊了一聲，她沒有了在她脖子上的項鍊了。

她的丈夫，已經脫了一半衣服，就問：

——你有什麼事情？

她轉身向着他，昏迷了：

——我……我……我沒了佛來思節夫人的項鍊了。

他直着身子，慌亂了。

——什麼！……怎樣！……這絕不能夠！

於是他們在長衫襪裏尋找，在大衣褶裏，在各處的口袋裏，他們竟沒

有找到。他問：

——你確信離跳舞會的時候你還有牠麼？

——是的，在部院的門口，我還摸牠呢。

——但是如果你要丟在街上，我們總聽得見牠掉的，這必落在車裏了

——是的！這准是的！你記得車的號碼嗎？

——沒有。你呢？你沒有看過麼？

——沒有。

他們驚慌的對望着，末後路娃裁再穿起衣服。

——我去，他說，把我們步行經過的路再踏勘一遍，看我或許找着牠

。

他出去了。穿着晚裝呆怔着，沒有睡覺的力氣，只傾倒在一把椅子上，沒有心思，也沒有計劃了。

七點鐘她的丈夫回來了。他什麼也沒找着。

他到警察廳，到各報館，爲是懸賞尋求，到那各車行，總之有一綫希望之處他都去到了。

她整天的等候着，始終在驚恐的狀態裏望着這不幸的災禍。

路娃裁晚上回來，臉上蒼白，瘦弱，他一無所得。

——該當，他說，給你的朋友寫信說你把她的項鍊弄壞了，你正給她收拾呢。

這樣能容給我們找工夫。

她照他所說的寫去。

到了一個星期，他們所有的希望絕了。

路娃裁似老去了五年，決然說：

——該當想法賠償這件首飾了。

第二天他們拿了盛項鍊的盒子，便到這盒裏所有的字號的寶石商人的店裏。他就查他的帳簿：

——太太，這不是我賣的這掛項鍊；我只賣了這個盒子。

於是他們就從這家珠寶店遶到那家珠寶店，找一掛和先前的同樣的，又查人家的舊帳，兩個人都憂愁苦惱壞了。

在宮殿街的一家鋪子裏，他們看見一掛鑽石項鍊正和他們所要找的一樣。牠價值四萬弗郎，人家讓他們二萬六千弗郎。

他們求這寶石商人三天以內不要賣出牠去，他們又訂了約，如果那一掛在二月底以前找着，那麼他再退出三萬四千弗郎把這掛收回。

路娃栽存有他的父親遺留的一萬八千弗郎，其餘的他去借。

他去摘借，向這一個借一千，那一個借五百，從這兒借五個路易，那兒三個路易，他立些債券，訂些使他破產的契約，和一些吃重利的人和所有各種放帳的摘借。他陷于最窘迫的地位了，冒險簽他的名字而並不知道他能保持他的信用不能，並且被未來的煩惱，將要臨到他的身上的黑暗的窮途物質匱乏的憂愁，和一切精神上的痛苦恐嚇著，他把三萬六千弗郎，放在商人的櫃臺上，取去新的項鍊。

路娃栽夫人給佛來思節夫人拿去了項鍊，她一樣冷淡的樣子對她說：

——你該當早一點還我，因為我先要用的。

她沒有打開盒子，這正是她的朋友擔心的地方，如果她要看出來更換了，將怎麼想呢？她將怎麼說呢，她不把她當一個賊麼，

路娃裁夫人曉得窮人的艱難生活了，她又猛然勇敢的打定了她的主意。該當還這筆可怕的債務，她去償還，於是辭退了女僕，遷了住所，賃了一間樓頂上的小屋。

她曉得家裏一切粗笨的工作和廚房裏的討厭的雜事了，她刷洗碟碗，用她粉嫩的指尖摸那油膩的盆沿和鍋底，她凋洗髒衣服襯衣和襪布，她晒在一條繩子上，見天早晨，她提下穢土到街上再提上水去，每上到一層樓，她就站住喘氣而且穿得像一個窮苦的女人，她到果局裏，雜物店裏，肉舖裏，胳膊上擡著籃子，爭價錢，咒罵著，一個銅子一個銅子的儉省她那艱難的錢。

月月須得歸一撥債券，再借些新的，好延長時日。

她的丈夫晚上工作，給一個商人謄寫帳目，常常的，在夜間，他還抄那五個銅子一篇的謄錄。

這種生活延遲了十年。

到了十年，他們都償還了，連那額外的利息和債欠的原利全都清了。

路娃裁夫人現在是老了。她成了一個粗魯的，強壯的，嚴惡的和窮家的婦人了。蓬著頭拖着裙子和通紅的手，她說話高聲，用很多的水刷洗地板，但是時常當她丈夫在辦公處的時候，她便獨自坐在窗前回想到從前的那天晚上，她是多麼美麗，多麼受歡迎的那一次的跳舞會。

偷那時她沒有丟掉那掛項鍊，後來該當是怎樣呢？誰知道呢？人生是怎樣的奇怪和變幻呵！極微細的事就能敗壞你或成全你！

恰巧，一天星期他到樂田路去閒游爲舒散這一期的勞乏，她忽然看見一個婦人領她一個孩子散步，原來是佛來思節夫人，依舊年輕，好看，動

人。

路娃裁夫人很覺感動地和她去說話麼？是說的，一定要說的。而且現在她還辦清了，她都要告訴她，爲什麼不呢？

她走近前去。

好呀！嬌娜

那一個一點也不認識她了，非常驚訝被一個婦人這樣親暱的叫着。她磕磕絆絆的說：

——但是……太太……我不知……你一定是認錯了。

——沒有，我是馬底爾得路娃裁

她的朋友呼了一聲：

——呵！……我的可憐的馬底爾得你怎麼改變得這樣了……

——是的，不見你以後，我過了很久苦惱的日子，經過多少的困難，

……而且都是因爲你！……

——因為我……這怎麼講呢？

——你必記得你借給我的那掛爲赴教育部宴會的項鍊。

——是呀。怎麼樣呢？

——怎麼樣！我把牠丟了。

——怎麼！然而你已經還了我了。

——我還了你一掛別的完全相同的。你看十年我們纔把牠還清。你，

知道那對於我們這什麼也沒有的人是不容易的；……不過那究竟完了，我倒是很高興了。佛來思節夫人怔了。

——你是說你買了一掛項鍊賠我的那一掛麼？

——是呵。你會沒有看出來，呵？牠們是很一樣的。

——于是她帶著驕傲而誠實的喜悅笑了。

——佛來思節夫人，感動極了，拉著她的兩隻手？

——哎！我的可憐的馬底爾得，然而我的那一掛是假的。牠至多值五

國文讀本

百弗郎！………

黃生借書記 袁枚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畧，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爲然，天下物亦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爲吾有必高束焉，度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

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蟬灰絲，時蒙卷軸，然後歎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爲可惜也。」

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

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爲一說，使與書俱。

五君詠 顧延年

阮步兵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劉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阮始平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

山公非虛覲。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論勞逸 敬美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

文伯曰：「以歟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歟爲不能事主乎！」

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

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紉。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纒。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關雎詩經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

✽

✽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

✽

✽

✽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

✽

✽

✽

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綢繆詩經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

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

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

何？

鷄鳴詩經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女曰鷄鳴 詩經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

*

*

*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

*

*

*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陟 岵 詩經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女曰鷄鳴 陟岵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蒹 葭

詩經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蓼 莪 詩 經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馨矣，維疊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
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穀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

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儻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之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

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

此書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
今存者十篇云。

國文讀本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

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也。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

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

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

，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

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都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履布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而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宏者有之，天下垂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至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戍謫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民而無叛吏，民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犇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得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世可知也。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

。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躋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下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理人之臣，謂治統於丞相御史，及監郡御史，不使守宰專擅。）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材，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蕃，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

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民戚之而已。孟舒 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爲『殷周不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而不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

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吾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不肖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理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不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徐穉傳 漢書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爲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面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班超傳

節班超傳

范曄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

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四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

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右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題解】

此篇選自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七。後漢書爲劉宋范曄所撰，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曄以罪被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用司馬彪續漢書之文以成之。今本有一百二十卷。

【作者略歷】

范曄，南北朝宋之順陽人，字蔚宗，博涉經史，善爲文章。爲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定後漢書，成一家之作。

【注釋】

(一) 扶風平陵、扶風，郡名，即今陝西鳳翔等處。平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

(二) 徐令彪 班彪，字叔皮，光武時，拜徐令。

(三) 涉獵書傳 後漢書注：「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漢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

(四) 永平 東漢明帝年號。

(五) 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班固傳：「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着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寄之，召詣校書郎。」

(六) 傅介子 西漢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

(七) 張騫 西漢漢中人，武帝時，通西域有功，封博望侯。

(八) 蘭臺令史 後漢書注：「續漢書曰：一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

書。」

(九) 伊吾 漢時爲匈奴呼衍王庭，即今新疆哈密縣。

(一〇) 蒲類海 漢西域有蒲類國，其西北爲蒲類海。蒲類國即今新疆鎮西縣也。

(一一) 鄯善 後漢書注：「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

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按鄯善在今新疆哈密縣地方，清所置之鄯善

縣，更在其北。

(一二) 椽雖不行 椽，稱郭恂也，音緣，或讀如硯，古佐武官之通稱。郭恂爲從事，從

事即佐吏也，故稱。

(一三) 于寔 西域國名。地即今新疆和闐，于闐兩縣。

(一四) 莎車 西域國名。

(一五) 龜茲 音鳩茲，漢西域古國，即今新疆庫車縣。後漢書注：「龜茲國居延城，

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自車師前

班 超 傳 (范曄)

五 共三頁

國文讀本 (No. 0 150.)

六 文化學社

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

(一六) 溫宿 西域國名，亦曰溫肅，即今新疆阿克蘇縣。

(一七) 姑墨 漢西域國名，國治南城，即今新疆拜城縣西南之哈喇裕勒衰地

(一八) 尉頭 漢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烏什縣地。

班超請破龜茲疏 節選超傳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屢。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

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注釋】

- (一) 拘彌 古西域國名，今新疆于闐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
- (二) 莎車 古西域國名，今新疆莎車縣。
- (三) 疏勒 古西域國名，今新疆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二城。
- (四) 月氏 古國名，強盛時，奄有印度恒河流域，克什米爾，阿富汗，及葱嶺東西之地。
- (五) 烏孫 古西域國名，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
- (六) 康居 古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
- (七) 谷吉 長安人，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鄯支單于侍子，爲鄯支單于所殺。

(八)張騫 武帝時，使月氏，爲匈奴所得，留之十餘年，乃亡走大宛，窮極卽射禽獸給食。

(九)魏絳 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見左傳)

(一〇)鉛刀 卽鈍刀。

(一一)日之所入 謂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一二)焉耆 古西域國名，土名喀喇沙爾，在今新疆大裕勒都斯河之中央，今縣城形勢猶如昔。

(一三)敦煌 今甘肅敦煌縣。

國文讀本 (NO. 152)

四 共二頁

論務農積貯疏 賈誼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

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

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而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

，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敵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揚雄傳略 節揚雄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周伯僑者，目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嶠山之陽曰郾，有田一壠，有宅一區，世世目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

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目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目爲式。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目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呂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呂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漢文帝賜南越王書

節西南夷兩粵傳

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日故諱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目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目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目問吏，吏曰：「高皇帝所目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目爲大，得王之財，不足目爲富。」服領目南

，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目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注釋】

(一) 佗 姓趙，真定人，秦時爲南海龍川令，二世時，天下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行尉事，教以絕關自備，因據南粵自王，高帝初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勿誅，十一年遣陸賈往立佗爲南越王，剖符通使，文帝立，復使陸賈諭以此書。

(二) 側室子 文帝薄姬所生，非正嫡所生，故曰側室子。

(三) 代 今山西代縣。

(四) 日進不衰 謂疾病益甚也。

(五) 取他姓子 孝惠帝無子，呂氏取後宮美人之子爲太子，即立爲少年，以回護呂后，故歸罪諸呂。

(六) 不釋之故 謂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七) 隆慮侯 周竈也，以卒從高祖起碭，擊項籍，以功封隆慮侯，後高后遣往擊侗。

(八) 兩將軍 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資附於漢也。

(九) 博陽侯 即陳渾。

(一〇) 爲寇災不止 高后時，侗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

(一一) 服領 山名，長沙南界也。

(一二) 終今以來 謂從通使至終久也。

(一三) 賈 賈陸也，楚人，有口辯，嘗使南越，招諭趙侗，拜太中大夫。所著書，號新語。

國文讀本 (NO. 115.)

四 共二頁

南越王報漢文帝書

節西甌夷兩粵傳

蠻夷大長老夫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目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目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目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目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目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目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

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目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目聞皇帝陛下。

南粵王趙佗上文帝書 漢書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錢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及；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

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臣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隻，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漢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

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

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題解】

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是即南粵之地。趙佗，甌定人，秦時爲南海龍川令；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行尉事，教以絕關自備；佗因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令稱臣奉漢約；高后臨朝之五年春，佗自尊爲南粵武帝。文帝立，二年，乃遣陸賈使南粵，與之書而讓之。具載漢書南粵王傳。

【作者略歷】

漢文帝，名恒，高祖中子，初封代王，絳灌輩平諸呂之亂，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

【注釋】

(一) 南粵王趙佗 南粵，今廣東廣西地，秦始皇取之，置爲桂林南海象郡。趙佗，甌定

人，秦時爲南海尉，秦滅，自立爲南粵武王；高祖定天下，立爲南粵王。

(二) 漢書 司馬遷既作史記，班彪以其自武帝太初以後比闕，乃爲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所續未詳，又綴集所聞，重自高祖起，終於平帝王莽，以爲漢書，未竟而卒，妹昭始踵成之。

(三) 高皇帝側室之子 文帝爲高帝姬薄氏所生，非正嫡出。

(四) 代 文帝於高祖十一年被封於代爲代王。

(五) 高皇帝 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秦爲暴虐，羣雄並起，高祖亦舉兵於沛，於元年入關滅秦。項羽立爲漢王，於五年滅項氏稱帝。至十一年，歿。

(六) 孝惠皇帝 惠帝名盈，高祖太子，呂后所生，在位七年，歿。

(七) 高后 即呂雉，惠帝在位時，無子，呂后取後宮美人子爲太子，惠帝歿，立爲帝，年幼，呂后臨朝稱制，凡八年而歿，諸大臣遂迎立文帝。

(八) 諸呂 呂后稱制，立兄子台產祿及台子通四人爲王，是爲諸呂。

(九) 變故亂法 改變舊制，擾亂成法也。

(一〇) 廼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 呂后立後宮美人子爲帝，又立後宮子強不疑弘朝武等爲王或侯，實皆呂氏子。不疑旋卒。呂后又幽廢少帝，立弘爲帝。

(一一) 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呂后歿，陳平周勃等共誅諸呂，以弘及諸弟爲王者皆非惠帝子，復共誅之。

(一二) 朕以王侯吏不釋言讓位不見置。

(一三) 隆慮侯 周竈也。高后七年，趙佗以兵侵長沙遣竈將兵擊佗。

(一四) 求親昆弟 謂佗之有服屬諸昆弟在故鄉者。

(一五) 長沙兩將軍 長沙在秦爲郡，漢爲國，地域包今湖南全省；明置府，僅湘江下游之地；今則廢府爲縣，所謂長沙之名，區域益小矣。兩將軍即將兵擊粵者。

(一六) 博陽侯 周聚也。

(一七) 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 文帝初立，爲佗父母家在真定，特置守官，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官寵之。

(一八) 南郡 秦置，湖北舊荊州安陸漢陽武昌黃州德安施南諸府及襄陽府之南境皆其地。

(一九) 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言粵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兵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粵亦非利也。

(二〇) 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 尤牙相入，地形如犬之牙相交入也。欲定地犬牙相入，言

將畫清兩國地界，意謂征討也。

(一一) 服領 服，南服，南方也。領，山名，今大庾嶺，其時長沙南界。

(一二) 王之號爲帝 高后與佗惡，佗遂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

(一三) 賈 陸賈也。文帝立，欲遣使赴粵，陳平言賈先帝時曾使粵，帝因召賈爲太中大夫，使至粵。

(一四) 上褚 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厚薄之差也。

(一五) 鄰國 謂東越及西甌諸族。

國文讀本 (NO. C 158.)

六
文化學社

樂府二首 魏武帝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越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

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檐囊行取薪，
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儀禮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鴈。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曩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

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

擊。」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要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膝。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非

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甫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秋

豐子愷

我的年歲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兩年了。不解達觀的我，從這兩個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與影響。雖然明明覺得自己的體格與精力比二十九歲時全然沒有甚麼差異，但「三十」這一個觀念籠在頭上，猶之張了一頂陽傘，使我的全身蒙了一個暗淡色的陰影。又彷彿在日歷上撕過了立秋的一頁以後，雖然太陽的炎威依然沒有減卻，寒暑表上的熟度依然沒有降低，然而只當得餘威與殘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驅，大地的節候已從今移交於秋了。

實際，我兩年來的心情與秋最容易調和而融合。這情形與從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歡喜湯柳與燕子，尤其歡喜初染鵝黃的嫩柳。我曾經名自己的寓居爲「小楊柳屋」，曾經畫了許多楊柳燕子的畫，又曾經摘取秀長的柳葉，在厚紙上裱成各種風調的眉，想像這等眉的所有者的

秋

(豐子愷)

— 共三頁

顏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與口，那時候我每逢早春時節，正月二月之交，看見楊柳枝的線條上掛了細珠，帶了隱隱的青色而「遙有近却無」的時候，我心中便充滿了一種狂喜，這狂喜又立刻變成焦慮，似乎常常在說：「春來了！不要放過！趕快設法招待牠，享樂牠，永遠留住牠」。我讀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經真心地感動。以爲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虛度，前車可鑒！到我手裏決不放牠空過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總想有一種足以充分酬償這佳節的舉行。我準擬作詩，作畫，或痛飲，漫遊。雖然大都不被實行；或實行而全無效果，反而中了酒，鬧了事，換得了不快的回憶，但我總不灰心，總覺得春的可戀。我心中似乎只知道有春，別的三季在我都當作春的預備，或待春的休息時間，全然不曾注意到牠們的存在與意義。而對於秋，尤無感覺，因爲夏連續在春的後面，在我可當作春的過剩；冬先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當作春的準備；獨有與春全無關聯的秋，在我心中一回沒有牠

的位置。

自從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兩年的心境完全轉了一個方向，也變成秋天了。然而情形與前不同：並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與焦灼。我只覺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調和。非但沒有那種狂喜與焦灼，且常常被秋風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暫時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對於春，又並非像昔日對於秋的無感覺。我現在對於春非常厭惡。每當萬象回春的時候，看到羣花的鬥豔，蜂蝶的擾攘，以及草木昆蟲到處爭先恐後地滋生蕃殖的狀態，我覺得天地間的凡庸，貪婪，無恥，與愚癡，無過於此了！尤其是在春的時候，看到柳條上掛了隱隱的綠珠，桃枝上着了點點的紅斑，最使我覺得可笑又可憐，又想喚醒一個花蕊來對牠說：「啊！你也來反復這老調了！我眼看見你的無數的祖先，個個同你一樣地出世，個個努力發展，爭榮競秀；不久沒有一不憔悴而化作泥塵。你何苦也來反復這老調呢？如今你已長了這孽根，將來看你弄嬌弄豔，裝笑裝顰

，招致了蹂躪，摧殘，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們的後塵！」

實際，迎送了三十幾次的春來春去的人，對於花事早已看得厭倦，感覺已經麻木，熱情已經冷卻，決不會再像初見世面的青年少女地爲花的幻姿所誘惑而讚之，嘆之，憐之，惜之了。況且天地萬物，沒有一件逃得出榮枯，盛衰，生滅，有無之理。過去的歷史昭然地證明着這一點，無須我們再說。古來無的詩人千篇一律地爲傷春惜花費詞，這種劬攀也覺得可厭。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是覺得生榮不足道，而寧願歡喜讚嘆一切的死滅。對於前者的貪婪，愚昧，與怯弱，後者的態度何等謙遜，悟達，而偉大！我對於春與秋的捨取，也是爲這一點。

夏目漱石三十歲的時候，曾經這樣說：『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至於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處暗亦多，歡濃之時愁亦重。』我現在對於這話也深抱同感；同時又覺得三十的特徵不止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對於死的體感。青年們戀愛不遂的時候慣說生生

死死，然而這不過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體感。猶之在飲冰揮扇的夏日，不能體感到圍爐擁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們閱歷了三十幾度寒暑的人，在前幾天炎陽之下也無論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圍爐，擁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種空虛的知識，不過曉得將來須有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體感牠們的滋味。須得入了秋天，炎陽逞盡了威勢而漸漸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膚漸漸收縮，身穿單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觸法郎絨覺得快適的時候，於是圍爐，擁衾，浴日等知識方能漸漸融入體驗中而化爲體感。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狀態便是這對於「死」的體感。以前我的思慮真疎淺！以爲春可以常在人間，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沒有想到死。又以爲人生的意義只在於生，而我的一生最有意義，似乎我是不會死的，直到現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鑑照，死的靈氣鍾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歡，是天地間返復過億萬次的老調，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與脫出而已。猶之罹了瘋狂的人，病

中的顛倒迷離何足計較？但求其去病而已！

秋！我的主！你降臨了。我是你的新受洗禮的信徒。我要辦些清酒香花，爲你洗塵。我們的酒是「一樽聊爲晚涼開」我們的花是「霜葉紅於二月花」。我們的心境何等安定調和而互相融和。

我正妥攔筆，忽然西窗外黑雲彌漫。天際閃出一道電光發出隱隱的雷聲，驟的灑下一陣夾着冰雹的秋雨。啊！原來立秋過得不多天，秋心穉嫩而未會老練，不免還有這種不調和的現象，可怕哉！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謝婉瑩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爲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這卻太使我傷心了。

我擡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濕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

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殼你玩的了！」

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

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此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時候，纔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即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線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色，綠色卻未免淺顯小方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卻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粼粼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

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僵硬，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是月出，光景卻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彫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東方一片大海，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卻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鳥自呼名」，而見海鷗，卻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頂的句子，是「婉若遊龍，翩

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鮫綃。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是好。

「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纔有個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無言之美

朱光潛

孔子有一天突然地很高興地對他的學生說，「予欲無言。」子貢就接着問他，「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這段讚美無言的話，本來從教育方面着想。但是要想明瞭無言的意蘊，宜從美術觀點去研究。

言所以達意，然而意決不是完全可以言達的。因為言是固定的，有蹟象的；意是瞬息萬變，飄渺無蹤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無限的。以言達意，好像用繼續的虛線畫實物，祇能得其近似。所謂文學，就是以言達意的一種美術。在文學作品中，語言之先的意象，和情緒意旨所附麗的語言，都要盡美盡善，纔能引起美感。

盡美盡善的條件很多。但是第一要不違背美術的基本原理，要「和自

然逼真」(true to nature)，這句話講得通俗一點，就是說美術作品不能說謊。不說謊包含有兩種意義：一，我們所說的話，就恰是我們所想說的話；二，我們所想說的話，我們都吐肚子說出來了，毫無餘蘊。

意既不可以完全達之以言，「和自然逼真」一個條件在文學上不是做不到麼？或者我們問得再直截一點，假使語言文字能夠完全傳達情意，假使筆之於書的和存之於心的銖銖悉稱，絲毫不爽，這是不是文學上所應希求的一件事？

這個問題是了解文學及其他美術所必須回答的。現在我們姑且答道：文字語言固然不能完全傳達情緒意旨，假使能夠，也並非文學所應希求的。一切美術作品也都是這樣，盡量表演，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先從事實下手研究。譬如有一個荒村或任何物體，攝影家把牠照一幅像，美術家把牠畫一個圖。這種像片和圖畫可以從兩個觀點去比較。第一，像片和圖畫，哪一個較「和自然逼真」？不消說得，在同一視閥以內的東

西，像片都可以包羅盡致，並且體積比例和實物都兩兩相稱，不會有絲毫錯誤。圖畫就不然。美術對於一種境遇，未表現之先，先加一番選擇。選擇定的材料還須經過一番理想化，把美術家的人格參加進去，然後表現出來。所表現的祇是實物的一部分，就連這一部分也不必和實物完全一致。所以圖畫決不能如像片一樣「和自然逼真」。第二我們再問，像片和圖畫所引起的美感那一個濃厚，所發生的印象那一個深刻？這也不消說，稍有美術胃口的人都覺得圖畫比像片美的多。

文學作品也是同樣。譬如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幾句話決沒完全描寫出孔子說這番話時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籠統，沒有把當時的流水形容盡致。如果說詳細一點。孔子也許這樣說：「河水滾滾地流去，日夜都是這樣，沒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這流水時常變化不盡麼？過去的事物不就永遠過去絕不回頭麼？我看見這流水，心中好不慘傷呀！……」但是縱使這樣說去，還沒有盡意。而

比較起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九個字比這段長而臭的演義就值得玩味多了！在上等文學作品中，——尤其在詞詩中——這種言不盡意的例子處處可以看見。譬如陶淵明的時運，「有風自南翼彼新苗；」讀山海經「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本沒有表現出來詩人的情緒，然而玩味起來，自覺有一種閒情逸致，令人心曠神怡。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末二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也沒有說出詩人的心緒，然而一種淒涼惜別的神情自然流露於言語之外。此外像陳子昂的幽州臺懷古，「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幽幽，獨愴然而淚下！」李白的怨情，「美人捲珠簾，深坐顰娥眉。但見淚痕溼，不知心恨誰。」雖然說明了詩人的感情，而所說出來的多麼簡單，所含蓄的多麼深遠！再就寫景說，無論何種境遇要描寫得唯妙唯肖，都要費許多筆墨。但是大手筆祇選擇兩三件事輕描淡寫一下，完全境遇便呈露眼前，栩栩欲生。譬如陶淵明的歸園田居，「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

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四十字把鄉村風景描寫得多麼真切！再如杜工部的後出塞，「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筋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寥寥幾句話把月夜沙場狀況寫得多麼有聲有色；然而仔細觀察起來，鄉村景物還有多少爲陶淵明所未提及，戰地情況還有多少爲杜工部所未提及。從此可知文學上我們並不以盡量表現爲難能可貴。

在音樂裏面，我們也有這種感想。凡是唱歌樂，音調由洪壯急促而變到低微以至於無聲的時候，我們精神上就有一種沈默淵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白香山在琵琶行裏形容琵琶聲音暫時停頓的情況說，「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闇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這就是形容音樂上無言之美的滋味。著名英國詩人溪茲 (Keats) 在希臘花瓶歌也說，「聽得見的聲調固然幽美，聽不見的聲調尤其幽美。」(Heard melodies are sweet, but those unheard are sweeter.) 也是說同樣道理。大概歡喜聽音樂的人

都嘗過此中的滋味。

就戲劇說，無言之美更容易看出。許多作品往往在熱鬧場中動作快到極重要的一點時，忽然萬籟俱寂，現出一種沉默神祕的景象。梅特林（*M. Maeterlinck*）的作品就是好例。譬如青鳥的佈景，擇夜闌人靜的時候，使重要角色睡得很長久，就是利用無言之美的道理。梅氏併且說，「口閉則靈魂之門閉，口閉則靈魂之門開。」讚無言之美的話不能比此更透闢了。莎氏比亞的名著哈姆列特一劇開幕便描寫更夫守夜的狀況，德林瓦特（*Dr. Linck*）在其林肯中描寫林肯在南北戰爭軍事旁午的時候跪着默禱，王爾德（*O. Wilde*）的文德米夫人的扇子裏面描寫文德米夫人私奔在她的情人寓所的時候的狀況，都在興酣局緊，心懸懸渴望結局時，放出沈默神祕的色彩，都足以證明無言之美的。近代又有一種啞劇和靜的佈景，或祇有動作而無言語，或連動作也沒有，就專靠無言之美引人入勝了。

雕刻塑像本來是無言的，也可以拿來說明無言之美。所謂無言，不一

定指不說話，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靜體傳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這種分別在眼睛上尤其是容易看見。中國有一句諺語說，「金剛努目，不如菩薩低眉」，所謂努目，便是流露；所謂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頭閉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別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愛神的雕刻。牠們男女都是瞎了眼睛。這固然根據希臘神話，然而實在含有美的道理。因為愛情通常都在眉目間流露，而流露愛情的眉目是最難比擬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尋思。當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爲此，但這也許是人類不用意識而自然碰着的巧。

要說明雕刻上流露和含蓄的分別，希臘著名雕刻拉阿孔 (Laocoon) 是最好的例子。相傳拉阿孔犯了大罪，天神用了一種極慘酷的刑法來懲罰他，遣了一條惡蛇把他和他的兩個兒子在一塊絞死了。在這種極刑之下，未死之前當然有一種悲傷慘感目不忍睹的一頃刻。而希臘雕刻家並不擒住這一頃刻來表現，他祇把將達苦痛極點前一頃刻的神情雕刻出來，所以他所

表現的悲哀是含蓄不露的。倘若是流露的，一定帶了掙扎呼號的樣子。這個雕刻，一眼看去，祇覺得他們父子三人都有一種難言之恫；仔細看去，便可發見條條筋肉根根毛孔都暗示一種極苦痛的神情。德國藍森 (Lessing) 的名著拉阿孔就根據這個雕刻，討論美術上含蓄的道理。

以上是從各種藝術中信手拈來的幾個實例。把這些個別的實例歸納在一起，我們可以得一個公例，就是：拿美術來表現思想和情感，與其盡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與其吐肚子把一切都說出來，不如留一大部分讓欣賞者自己去領會。因為在欣賞者的頭腦裏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有含蓄比較盡量流露的還要更加深刻。換句話說，說出來的越少，留着不說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

這個公例不過是許多事實的總結束。現在我們要進一步求出解釋這個公例的理由。我們要問，何以說得越少，引起的美感反而越深刻？何以無言之美有如許勢力？

想答覆這個問題，先要明白美術的使命。人類何以有美術的要求？這個問題本非一言可盡。現在我們姑且說，美術是幫助我們超脫現實而求安慰於理想境界的。人類的意志可向兩方面發展：一是現實界，一是理想界。不過現實界有時受我們的意志支配，有時不受我們的意志支配。譬如我們想造一所房屋，這是一種意志。要達到這個意志，必費許多氣力去征服現實，要開荒闢地，要造磚瓦，要架樑柱，要賺錢去請泥水匠。這些事都是人力可以辦得到的，都是可以用意志支配的。但是我們的意志想造一座空中樓閣，現實界凡物皆向地心下墜一條定律，就不可用意志征服。所以意志在現實界活動，處處遇障礙，處處受限制，不能圓滿地達到目的，實際上我們的意志十之八九都要受現實限制，不能自由發展。譬如誰不想有美滿的家庭？誰不想住在極樂園？然而在現實界決沒有所謂極美滿的東西存在。因此我們的意志就不能和現實發生衝突。

一般人遇到意志和現實發生衝突的時候，大半讓現實征服了意志，走

到悲觀煩悶的路上去，以為件件事都不如人意，人生還有什麼意味？所以墮落，自殺，逃空門種種的消極的解決法就乘虛而入了。不過這種消極的人生觀不是解決意志和現實衝突最好的方法。因為我們人類生來不是懦弱，而這種消極的人生觀甘心讓現實把意志征服了，是一種極懦弱的表示。

然則此外還有較好的解決法麼？有的，就是我所謂超脫現實。我們處世有兩種態度。人力所能做到的時候，我們要竭力征服現實。人力莫可如何的時候，我們就要暫時超脫現實，儲蓄精力待將來再向他方面征服現實。超脫到那裏去呢？超脫到理想界去。現實界處處有障礙有限制，理想界是天空任鳥飛，極空闊極自由的。現實界不可以造空中樓閣，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樓閣的。現實界沒有盡美盡善，理想界是有盡美盡善的。

姑取實例來說明。我們走到小城市裏去，看見街道窄狹污濁，處處都是陰溝廁所，當然感覺不快，而意志立時就要表示態度。如果意志要征服

這種現實哩，我們就要把這種街道房屋一律拆毀，另造寬大的馬路和清潔的房屋。但是談何容易？物質上發生種種障礙，這一層就不定可以做到。意志在此時如何對付呢？他說：我要超脫現實，去在理想界造成理想的街道房屋來，把牠表現在圖畫上，表現在雕刻上，表現在詩文上。於是結果有所謂美術作品。美術家成了一件作品，自己覺得有創造的大力，當然快樂已極。旁人看見這種作品，覺得牠真美麗，於是也愉快起來了，這就是所謂美感。

因此美術家的生活就是超脫現實的生活；美術作品就是幫助我們超脫現實到理想界去求安慰的。換句話說，我們有美術的要求，就因為現實界待遇我們太刻薄，不讓我們的意志推行無礙，於是我們的意志就跑到理想界去求慰情的路徑。美術作品之所以美，就美在牠能夠給我們很好的理想境界。所以我們可以說，美術作品的價值高低，就看牠超脫現實的程度大小，就看牠所創造的理想世界的闊大還是窄狹。

但是美術又不是完全可以和現實界絕緣的。牠所用的工具——例如雕刻用的石頭，圖畫用的顏色，詩文用的語言——都是在現實界取來的。牠所用的材料——例如人物情狀悲歡離合——也是現實界的產物。所以美術可以說是以毒攻毒。利用現實的幫助以超脫現實的苦惱。上面我們說過，美術作品的價值高低要看牠超脫現實的程度如何。這句話應稍加改正；我們應該說，美術作品的價值高低，就看牠能否藉極少量的現實界的幫助，創造極大量的理想世界出來。

在實際上說，美術作品藉現實界的幫助愈少，所創造的理想世界也因之愈大，再拿像片和圖畫來說明。何以像片所引起的美感不如圖畫呢？因為像片上一形一影，件件都是真實的，而且應有盡有，發洩無遺。我們看像片，種種形影好像釘子把我們的想像力都釘死了。看到像片，好像看到二五，就祇能想到一十，不能想到其他數目。換句話說，像片把事物看得忒真，沒有給我們以想像餘地。所以像片，祇能抄寫現實界，不能創造理

想界。圖畫就不然。圖畫家用美術眼光，加一番選擇的功夫，在一個完全境遇中選擇了一小部事物，把牠們又經過一番理想化，然後纔表現出來。惟其留着一大部分不表現，欣賞者想像力纔有用武之地。想像作用的結果就是一個理想世界。所以圖畫所表現的現實世界雖極小而創造的理想世界則極大。孔子談教育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像片把四隅通舉出來了，不要你努力去「復」。圖畫就祇舉一隅，叫欣賞者加一番想像，然後「以三隅反」。

流行語中有一句說，「言有盡而意無窮。」無窮之意達之以有盡之言，所以有許多意，盡在不言中。文學之所以美，不僅在有盡之言，而尤在無窮之意。推廣地說，美術作品之所以美，不是祇美在已表現的一小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現而含蓄無窮的一大部分，就是本文所謂無言之美。

因此美術和自然逼真一個信條應該這樣解釋：和自然逼真是要窺出自然的神髓所在，而表現出來；不是說要把自然當作一篇印板文字，很機械

地抄寫下來。

這裏有一個問題會發生。假使我們欣賞美術作品，要注重在未表現而含蓄着的一部分，要超「言」而求「言外意」，各個人有各個人的見解，所得的「言外意」不是難免殊異麼？當然，美術作品之所以美，就美在有彈性，能拉得長，能縮得短，有彈性所以不呆板。同一美術作品，你去玩味有你的趣味，我去玩味有我的趣味。譬如莎士比亞樂府所以在藝術上佔極高位置，就因為各種階級的人在不同的環境中都歡喜讀牠。有彈性所以不陳腐。同一美術作品，今天玩味有今天的趣味，明天玩味有明天的趣味。凡是經不得時代淘汰的作品都不是上乘。上乘文學作品，百讀都令人不厭的。

就文學說，詩詞比散文的彈性大；換句話說，詩詞比散文所含的無言之美更豐富。散文是盡量流露的，愈發揮盡致，愈見其妙。詩詞是要含蓄暗示，若即若離，纔能引人入勝。現在一般研究文學的人都偏重散文——尤其是小說。對於詩詞疏忽。這件事實可以證明一般人文學欣賞力很薄弱

。現在如果要提高文學，必先提高文學欣賞力。要提高文學欣賞力，必先在詩詞方面特別下功夫，把鑑賞無言之美的能力養得很敏捷。因此我很希望文學創作者在詩詞方面多努力，而學校國文課程中詩歌應該佔一個重要的位置。

本文論無言之美，祇就美術一方面着眼。其實這個道理在倫理哲學教育宗教及實際生活各方面，都不難發見。老子道德經開卷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說倫理哲學中有無言之美。儒家談教育，大半主張潛移默化，所以拿時雨春風做比喻。佛教及其他宗教之能深入人心，也是藉沈默神祕的勢力。幼稚園創造者蒙特梭利利用無言之美的辦法尤其有趣。在她的幼稚園裏，教師每天趁兒童頑得很熱鬧的時候，猛然在粉板上寫一個「靜」字，或奏一聲琴。全體兒童於是都跑到自己的坐位去，閉著眼睛蒙著頭，伏案假做睡的姿勢。但是他們不可以睡著。幾分鐘後，教師又用很輕微的聲音，從頗遠的地方呼喚各個兒童的名字。聽見

名字的就立刻醒起來。這就是使兒童可以在沈默中領略無言之美。

就實際生活方面說，世界最深切的莫如男女愛情。愛情擺在肚子裏面比擺在口頭上面也來得懇切。「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和「但無言語空相覷」，比較「細語溫存」「憐我憐卿」的滋味還要更加甜蜜。英國詩人勃來克(Baker)有一首詩叫做「愛情之祕」(Love's Secret)，裏面說：

(一)切莫告訴你的愛情，愛情是永遠不可以告訴的，

因為她像微風一樣，不做聲不做氣的吹着。

(二)我曾經把我的愛情告訴而又告訴，我把一切都披肝瀝膽地告訴
愛人了，

打着寒顫，聳頭髮地苦訴，然而她終於離我去了！

(三)她離我去了，不多時一個過客來了。

不做聲不做氣地，祇微歎一聲，便把她帶去了。

這首短詩描寫愛情上無言之美的勢力，可謂透關已極了。本來愛情全

是一種心靈的感應，其深刻處老子所謂不可道不可名的。所以許多詩人以爲「愛情」兩個字本身就太濫太尋常太乏味，不能拿來寫照男女間神聖深摯的情緒。

其實何祇愛情？世間有許多奧妙，人心有許多靈悟，都非言語可以傳達，一經言語道破，反如甘蔗渣滓，索然無味。這個道理還可以推到宇宙人生諸問題方面去。我們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爲牠是最不完美的。這話表面看去，不通已極；但是實在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類所過的生活——比好一點是神仙的生活，比壞一點就是豬生活——便呆板單調已極，因爲倘若件件都盡美盡善了，自然沒有希望發生，更沒有努力奮鬥的必要。人生最可樂的就是活動所生的感覺，就是奮鬥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們如何能嘗創造成功的快慰？這個世界之所以美滿，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機會，有想像的田地。換句話說，世界有缺陷，可能性（potentially）纔大。這種可能而未能的狀況就是無言之美。

世間許多奧妙，要留着不說出；世間有許多理想，也應該留着不實現。因為實現以後，跟着「我知道了！」的快慰，便是「原來不過如是！」的失望。

天上的雲霞有多麼美麗！風濤蟲鳥的聲息有多麼和諧！用顏色來摹繪，用金石絲竹來比擬，任何美術家也是作踐天籟，糟蹋自然！無言之美何限？讓我這種拙手來寫照，已是糟粕枯骸！這種罪過我要完全承認的。倘有人罵我胡言亂道，我也祇好引陶淵明的詩回答他說，「此中有真味 欲辨已忘言！」

聲聲慢

秋詞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盃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如夢令

常記西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浪淘沙

李煜（南唐後主）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
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
間！

浪淘沙 虞美人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一〕；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二〕。性命之理，著之易傳〔三〕，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四〕；』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五〕；』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六〕，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七〕。』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八〕；』其告哀公〔九]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一〇〕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一一〕。』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

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

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作者略歷】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明末清初人，字寧人，號亭林，明末屏居山中，潛心經史，入清不仕，周遊四方，以書自隨，後卒於華陰，其學以朱子爲主，而長於考證，著述甚多，日知錄三十卷尤爲終身精詣之書。

【注釋】

（一）夫子之所罕言也 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二）子

貢之所未聞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姓端木，名賜，爲孔子弟子。」（三）易傳 周易繫辭傳，爲孔子所作。

（四）行己有恥 論語：「子貢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五）好古敏求。論語：「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六）危微精一之說。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又：「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七）天緣永終。此爲堯命舜禪以帝位之辭，見尚書堯典，論語第二十篇中亦嘗引載。（八）博我以文。論語：「顏淵喟然嘆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淵名回，字子淵，孔子弟子。（九）哀公。即魯哀公，名蔣。（一〇）曾子。即曾參，字子輿，孔子弟子。（一一）切問而近思。論語：「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一二）萬章，公孫丑，陳代，陳筮，周霄，彭更等，皆孟子弟子。（一三）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伊尹爲商湯賢相。（一四）忠與清之未至於仁。子張問令尹子文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問陳文子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問陳文子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見論語。——子張，姓顛孫，名師，孔子弟子。令尹子文，春秋時楚人，姓闞名於菟，官令尹。陳文子，春秋時齊大夫，名須無。（一五）不佞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論語：「不佞不求，何用不成？」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郁達夫

一個人活在世上，生了兩隻腳，天天不知不覺地走來走去，走的路真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細想則已，你若回頭來細想一想，則你所已經走過的路線，和將來不得不走的路線，實在是最自然，同時也是最複雜，最奇怪的——件事情。

面前的小小的一條路，你轉灣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輩子也走不了。有時候你以為是沒有路了，然而幾個圈圍一打，則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路，是昨天的續，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長。約而言之，我們所走的路，是繼續我們父祖的足跡，而將來我們的子孫所走之路，又是和我們的在一條延長線上的。

外國人說，『各條路都引到羅馬去』，然而到了羅馬之後，或是換一

條路換一個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回，各人的前面，仍舊是有路的，羅馬決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

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牠接合起來，連成了一條直線來回頭一看，實在是可以使人驚駭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們的心境行動，也是如此，你若把過去的一切，平鋪起來，回頭一看，自家也要駭一跳。因為自家以為這樣平庸的一個過去，回顧起來，也有那麼些個曲折，那麼些個長度。

我在過去的創作生活，本來是不自覺的。平時爲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於無聊之際，拿起筆來寫寫，不知不覺的五六年間，總計起來，也居然積寫了五六十萬字。兩年前頭，應了朋友之請，想把三十歲以前做的東西，匯集在一處，出一本全集。後來爲飢寒所驅使，乞食四方，車無停轍，這事情也就擱起。去年冬天，從廣州回到了上海，什麼事情也不幹，偶爾一檢，將散佚的作品先檢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沈淪蔦蘿兩集，修

改了一下，訂成了一本雛助。現在又把上兩集所未錄的稿子修輯成功，編成了這一本過去。

對於全集出書的意見，和各集寫成當時的心境環境，都已在上舉兩集的頭上說過了，現在我只想把自己的『如何的和小說發生關係』如何的動起筆來，』又『對於創作，有如何的一種成見』等等，來亂談一下。

我在小學中學念書的時候，是一個品行方正的模範學生。學校的功課，做得很勤，空下來的時候，只讀讀四史和唐詩古文，當時正在流行的禮拜六派前身的那些因麻小說和林畏廬的繙譯說部，一本也沒有讀過。只有那年正在小學校畢業的暑假裏，家裏的一隻禁閱書箱開放了，我從那隻箱裏，拿出了兩部書來，一部是石頭記，一部是六才子。

暑假以後，進了中學校，禮拜天的午後，我老到當時舊書鋪很多的梅花碑去散步。有一天在一家舊書鋪裏買了一部西湖佳話，和一部花月痕。這兩部書，是我有意看中國小說的時候，和我相接觸的最初的兩部小說。

這一年是宣統二年，我在杭州在第一中學裏讀書。

第二年 武昌革命軍起了事，我於暑假中回到故鄉，秋季開學的時候，省立各學校，都因為時局關係，關門停學，我就改入了一個教會學校。那時候的教會學校程度很低，我於功課之外，有許多閒暇，於是就去買了些浪漫的曲本來看，記得桃花扇和燕子箋，是我當時最愛讀的兩本戲曲。

這一年的九月裏去國，到日本之後，拚命的用功補習，於半年之中，把中學校的課程全部修完。翌年三月，是我十八歲的春天，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這一年的功課雖則很緊，但我在課餘之暇，也居然讀了兩本俄國杜兒葛納夫的英譯小說，一本是初戀，一本是春潮。

和西洋文學的接觸開始了，以後就急轉直下，從杜兒葛納夫到托爾斯泰，從托爾斯泰到獨思托以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更從俄國作家，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後來甚至於弄得把學校的功課丟開，專在旅館裏讀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

在高等學校裏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後來進了東京的帝大，這讀小說之癖，也終於改不過來，就是現在，於吃飯做事之外，坐下來讀的，也以小說爲最多。這是我和西洋小說發生關係以來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也因為讀俄國小說過多，致受了一點壞的影響。

至於我的創作，在沈淪以前，的確沒有做過什麼可以記述的東西，若硬要說出來，那麼我在去國之先，曾經做過一篇模倣西湖佳話的敘事詩，在高等學校時代，曾經做過一篇記一個留學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戀愛的故事。這兩篇東西，原稿當然早已不在，就是篇中的情節，現在也已經想不出來了。我的真正的創作生活，還是於沈淪發表以後起的。

寫沈淪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裏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很寬，每天於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裏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願意用功，誰也想不到將來會以小說吃飯。所以沈淪裏的

三篇小說，完全是遊戲筆墨，既無真生命在內，也不會加以推敲，經過磨琢的。記得沈淪那一篇東西寫好之後，曾給幾位當時在東京的朋友看過，他們讀了，非但沒有什麼感想，並且背後頭還在笑我說：『這一種東西，將來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國那裏有這一種體裁？』因為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混亂得很，適之他們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過博得一小部分的學生的同情而已，大家決想不到變遷會這樣的快的。

後來沈淪出了書，引起了許多議論，一九二二年回國以後，另外也找不到職業，於是做小說賣文章的自覺意識，方纔有點擡起頭來了。接着就是創造週報季刊等的發行，這中間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一九二三年，總算是我的 *Most Productive* 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內，做的長短小說和議論雜文，總有四十來篇。（現在在這集裏所收的，是以這一年的作品爲最多。）這一年的九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後，因為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裏雖感到了許多苦悶焦燥

，然而作品終究不多。在這一期的作品裏，自家覺得稍爲滿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裏了，所以在這集裏，所收特少。

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這一年在武昌大學裏教書，看了不少的陰謀詭計，讀了不少的線裝書籍，結果終因爲武昌的惡濁空氣壓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自我從事於創作以來，像這一年那麼的心境惡劣的經驗，還沒有過。在這一年中，感到了許多幻滅，引起了許多疑心，我以爲以後我的創作力將永久地消失了。後來回到上海來小住，閑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去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慾喚起，一直到現在止，雖則這中間，也曾南去廣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來做過偉大的東西，但自家想想，今後彷彿還能夠重新回復一九二三年當時的元氣的樣子。

至於我的對於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傳』這一句話，是千真萬真的。客觀的態度，客觀

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麼樣一個地步，若真的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滅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純客觀的描寫的標本，那麼他著的小說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豈不是同他一樣的麼？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也和他一樣的嗎？所以我說，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裏頭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個性，他只要能夠修養，就可以成功一個有力的作家。修養是什麼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美國有一位有錢的太太，因為她兒子想做一個小說家，（她兒子是曾在哈佛大學文科畢業的。）有一次寫信去問 Maugham，要如何纔可以使她兒子成功。呂氏回答她說：給他兩千塊金洋錢一年，由他去鬼混去！（G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s!）我覺這就是作家要尊重自己一己的體驗的證明。

關於這一層，我也和一位新進作家討論過好幾次，我覺得沒有這一宗

經驗的人，決不能憑空捏造，做關於這一宗事情的小說。所以我主張，無產階級的文學，非要以無產階級自身來創造不可。他反駁我說：『那麼許多大文豪的小說裏，有殺人做賊的事情描寫在那裏，難道他們真的去殺了人做了賊的麼？』我覺得他這一句話，仍舊是駁我不倒。因為那些大文豪的小說裏所描寫的殺人做賊，只是由我們這些和作家一樣的也無殺人做賊的經驗的人看起來有趣而已，若果真教殺人者做賊者看起來，恐怕他們不但不能感動，或者也許要笑作家的淺薄哩！

所以我對於創作，抱的是這一種態度，起初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大約也是不會變的。我覺得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作品裏的 Individuality 是決不能喪失的。若有人以為這一種見解是錯的，那麼請他指出證據來，或者請他自己做出幾篇可以證明他所主張的作品來，那更是我所喜歡的了。

於過去一集編了之後，回顧了一下從前的經過，感慨正是不少，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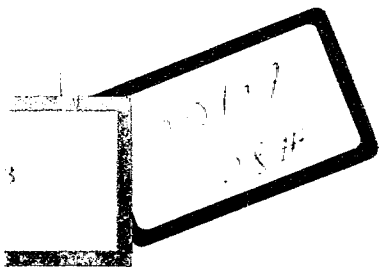
國文讀本

(No. 118)

一〇 文化學社

可惜我沒有時間，不能詳細地寫牠出來，勉強做了這一段短文，聊把牠拿來當序。

0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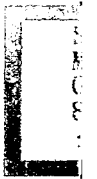


級年三中初

本讀文國

册四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MG
G634.3
82
1



玉蝴蝶

望處雨收雲斷，凭闌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蕭疏，堪動宋玉悲涼。水風輕，蘋花漸老，月露冷，梧葉飄黃，遣情傷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難忘文期酒會，幾孤風月，屢變星霜，海闊山長未知何處是瀟湘。念雙燕難憑遠信，指暮天空識歸航，野相望，斷鴻聲裏立盡斜陽。

八聲甘州

或止題甘州二字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顛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祭天神

玉蝴蝶 八聲甘州 祭天神 鷓鴣天

一

138314



歎笑筵歌席輕拋擲，背孤城幾舍煙村停畫舸，更深釣叟歸來，數點殘燈火。被連絲宿酒醺醺，愁無那寂寞擁重衾臥。又聞得行扁客舟過，篷窗近，蘭棹急，好夢還驚破。念平生單棲蹤迹，多感情懷，到此厭厭，向曉披衣座。

鷓鴣天

又名思
佳客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計甫草中洲集序

汪琬

信乎文之以好遊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雜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嘆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遊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蹄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燐、遺骸，往往雜出於頽垣、埜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者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逾河入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之誓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清湍，綿互而不絕；至於兔園雁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嘯而鴟嘯，雖然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之雄豪意氣，而眇乎遠矣；則其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峭而深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冑，下暨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種名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

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

昔太史公足跡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鼓陞、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遊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遊，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况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爲甫草序此而不辭，何哉？夫亦有以志吾媿也。

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卜算子

一名百尺樓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八六子

一名感黃鸝毛
本題作春怨

倚危亭恨如芳草淒淒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

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驢又啼數聲。

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淡烟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挂小銀鈎。

少年筆耕

亞米契斯著 夏丐尊譯

敘利亞是小學五年生，年十二，是個黑髮白色的小孩，他父親在鐵路作僱員，在敘利亞以下，還有着許多兒女，一家營着清苦的生計，還是拮据不堪，父親不以兒女爲累墜，一味愛着他們。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唯有對於他的校課，卻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這因爲想他快些畢業，得着較好的位置，來幫助一家生計的緣故。

父親年已大了，并且因爲一向辛苦，面容更老。一家生計，全負在他肩上，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鈔寫，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了纔睡。近來，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每五百條寫費六角。這工作好像很辛苦，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人叫苦：

「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那個夜工，要把我的壽命縮短呢！」

有一天，叙利亞向他父親說：「父親，我來替你寫罷，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地好呢。」

但是，父親終不許可：「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的。你雖有這樣的好意，但我決不願累你；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

叙利亞素知道父親的性質，也不強請，祇獨自在心裏想法。他每夜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十二點鐘一敲過，立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回臥室去的步聲。一天晚上，叙利亞等到父親去睡了以後，起來悄悄的着好衣裳，躡着脚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把洋燈點着。案上擺着空白的紙條和雜誌定戶的名冊，叙利亞就執了筆，仿着父親的筆跡寫起來，心裏既歡喜又有些恐怕，寫了一會，條子漸漸積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一面動着筆微笑，一面又側了耳聽着動靜，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到一百六十張，算起來值兩

角錢了，方纔停止，把筆放在原處，息了燈，躡手躡腳地回到牀上去睡。

第二天午餐時，父親很是高興。——原來他父親是一些不覺着的。每夜祇是機械地照簿謄寫，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早晨起來把條子數目一算罷了。那天父親真高興，拍着叙利亞的肩說：

『喂！叙利亞！你父親還着實未老哩！昨晚三小時裏面，工作要比平常多三分之一。我的手還很自由，眼睛也沒有花。』

叙利亞雖不說甚麼，心裏卻快活。他想：『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卻自己以為未老呢。好！以後就這樣做去罷。』

那夜到了十二時，叙利亞仍起來工作。這樣經過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會知道。祇有一次。父親在食晚餐時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突然多費了。』叙利亞聽了暗笑，幸而父親不更說別的，此後他就每夜起來鈔寫。

叙利亞因爲每夜起來，不覺漸漸睡眠不足，朝起覺着疲勞，晚間復習要打瞌睡。有一夜：叙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那是他生後第一次的打盹。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工夫！」父親拍着手叫說。叙利亞張開了眼，再去用功復習。可是第二夜，第三夜，又同樣打盹，愈弄愈不好：總是伏在書上睡熟，或早晨晏起；復習功課的時候，總是帶着倦容，好像對于功課很厭倦了似的。父親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至於動氣，——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的。有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叙利亞！你真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了嗎？當心！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你知道嗎？」

叙利亞出世以來，第一次受着叱罵，很是難受。心裏想：「是的，那樣的不能長久做下去的。非停止不可。」

可是，這天晚餐的時候，父親很高興地說：「大家聽啊！這月比前月多賺六元四角錢呢。」又從食桌抽屜裏取出一袋果子來，說是買來慶祝一

家的。小孩們都拍手歡樂，敘利亞也因此把心重新振作起來，元氣也恢復許多，心裏自語道：「曄呀！還是再接再續做罷。日間多用點功，夜裏依舊工作罷。」父親又接着說：「六元四角哩！這雖很好，祇有這孩子——」說着指了敘利亞：「我實在覺得可厭！」敘利亞默然受着責備，忍住了要迸出來的眼淚，但心裏卻覺得歡喜。

從此以後，敘利亞仍是拚了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於難以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仍是叱罵他，對他的臉色，更漸漸可怕起來。有一天，父親到學校裏去訪先生，和先生商量敘利亞的事。先生說：「是的，成績好是還好，因為他性質原是聰明的。但是不及以前熱心了，每日總是打着呵欠，似乎要想睡去，心不能集注在功課上。叫他作文，他祇是短短地寫了點就算，字體也草率了。他原是可以更好的。」

那夜，父親喚敘利亞到他旁邊，用了比平常更嚴厲的態度對敘利亞說：

「敘利亞！你知道我爲了養活一家，怎樣地勞力着：你不知道嗎？我爲了你們？是在把命拚着呢！你竟甚麼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樣！」

「啊！並不！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敘利亞嚙淚叫着說，正要想把經過一切聲明，父親又來攔住他的話頭了：

「你應知道家裏的境况。一家人要是刻苦努力纔可支持得住，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的。我不是那樣努力做着加倍的工作嗎？本月我原以爲可從鐵路局得到二十元的獎金的，已預先派入用途，不料到了今天，纔知道那筆錢是無望了。」

敘利亞聽了，把口頭要說的話從新抑住，自己心裏反覆着說：

「擘呀！不要說，還是始終隱瞞了仍替父親帮忙罷。對父親不起的地方，從別一方面來補報罷。校課原是非用功使牠及格不可的，但最要緊的，就是要幫助父親，養活一家，略微減去父親的疲勞。是的，是的。」

又過了兩個月。兒子仍繼續着夜工作，日間疲勞不堪，父親依然見了他動怒。最可痛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好像以爲此子太不忠實，是無甚麼希望了，不多向他說話，甚至不願看見他。叙利亞見這光景，心痛的了不得，父親背向了他的時候，他幾乎要從背後下拜。悲哀疲勞，使他愈加衰弱，臉色愈蒼白，學業也似乎愈不勤勉了。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夜工作不可，每次就睡的時候，常自己對自己說：「從今夜起，真是不再夜半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不覺忽然寬懈，好像如果睡着不起來，就是避免了自己義務，把家裏的錢偷用了兩角的样子。於是熬不住了，仍舊起來。他以爲父親總有一日會起來看見他，或者偶然在數紙的時候會發覺他的作爲的。到了那時，自己雖不聲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罷。他這樣想了，仍繼續着夜夜的工作。

有一天，晚餐的時候，母親覺得叙利亞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了，說：

「叙利亞！你不是不舒服嗎？」說着又向着丈夫：

「叙利亞不知甚麼了，你看看他臉色的青——叙利亞！你甚麼了嗎？」

「說時現很憂愁的樣子。」

父親把眼向叙利亞一瞟：「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用功的時候，並不如此的。」

「但是，你！這不是因為他有病的緣故嗎？」母親說了，父親就這樣說：

「我早已不管他了！」

叙利亞聽了心如刀割，父親竟不管他了！那個他偶一咳嗽就憂慮得了不得的父親！父親確實已不愛他，眼中已沒有他的人了！「啊！父親啊！我沒有你的愛，是不能生活的！——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如此說，我一一說了出來罷，不再欺瞞你了。祇要你再愛我，無論怎樣，我一定像從前樣地用功的。啊！這次真決心了！」

叙利亞的決心仍是徒然。那夜因了習慣的力，又自己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往幾月來工作的地方作最後的一行。進去點着了燈，見到桌上的空白紙條，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就情不自禁地執了筆又開始寫了。忽然手動時把一冊書碰落在地，那時滿身的血液突然集注到心胸裏來：如果父親醒了如何！這原也不算甚麼惡行，發見了也不要緊，自己也本來屢次想聲明了的。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走了出來，被他看見了我，父親怎樣喫驚啊！並且，如果，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不知要怎樣懊悔慚愧啊！——心念千頭萬緒，一時疊起，弄得叙利亞震慄不安。他側着耳朵，抑了呼吸靜聽，覺並無甚麼響聲，一家都睡得靜靜的，這纔放了心，從新工作。門外有警察的皮靴聲，還有漸漸遠去的馬車蹄輪聲，過了一會，又有貨車，「軋軋」地通過，自此以後，一切仍歸寂靜，祇時時聽到遠處的吠聲罷了。叙利亞振着筆寫，筆尖的聲音「唧唧」地響到自己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父親從書冊落地的时候就驚醒，等待了好久，那貨車通過的聲音，把父親開門的聲音夾雜了。現在，父親已進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叙利亞小黑頭的上面，看着那鋼筆頭的運動。父親忽然把從前一切的事都恍然明白了，胸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和慈愛，祇是釘住樣地立在那裏不動。

叙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着的兩腕抱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起來。及聽出了他父親的啜泣聲，叫着說：

「父親！原恕我！原恕我！」

父親嚙了淚吻着他兒子的臉：

「倒是要原恕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對不起你了！快來！」說着抱了他兒子到母親牀前，將他兒子交給母親腕上：

「快吻這愛子！可憐！他二個月來竟睡也不睡爲一家人勞動！我還祇管那樣地責罵他！」

母親抱住了愛子，幾乎說不出話來：

「寶寶！快去睡！」又向着父親：「請你陪了他去！」

父親從母親懷裏抱起叙利亞，領他到他的臥室裏，把他睡倒了，替他
整好枕頭，蓋上棉被。

叙利亞好幾次地說：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請你去睡罷！」

可是，父親仍伏在牀旁，等他的兒子睡熟，攜了兒子的手說：

「睡熟！睡熟！寶寶！」

叙利亞因爲疲乏已極，就睡去了。數月以來，至今纔得安眠，夢魂爲之一快。醒來朝日已高，忽然發見牀沿旁近自己胸部的地方，橫着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了，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是在那裏熟睡哩。

國文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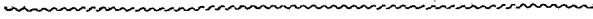
一一

六橋泣柳記

西湖去吾蘇四百里耳，乃三十年來，不獲一望顏色，咄咄怪事！猶記壬午春，與亡友湯卿謀再送人游武林賦詩，予顧語之曰：『但見送人作郡，不見送汝作郡，西湖有知，不且擲揄吾輩殺風景乎。』卿謀曰：『西湖不在天上，行即到矣，當與君提幾兩屐，了此夢中公事，不令武林花笑人寂寂也，一然卒不果行，而卿謀遂歿。己丑秋自長安歸，將游于東諸侯，以九月二十六日，涉吳江入橋李，至十月七日，始抵于杭。臨江而舍，期以明發，渡錢塘日移午矣，主人延予，而候潮焉。予忽忽念之曰：『吾有舊約會當去，乃與客一平頭二，踰岡越陌，約五里許，始見所謂西湖者。翠浪千層，青山四照，若珠簾初捲，美人曉妝，雲鬢霧髻，掩映于明鏡中也。時秋暑未退，暮雨欲來，山行殊苦煩鬱，忽俯清流追涼風，自顧衣冠眉髮，颯颯然皆生爽氣，由第一橋至第六橋，凡六休焉。自念十載相思，

一朝邂逅，驚喜殆不能持，左顧右盼，目挑魂與，而盈盈波眼，亦似含睇微笑，與游子相迎送也。然而歡慰之餘，淒然以悲！往予少時，客從湖上來，輒誇蘇堤楊柳，裊裊隨風，夾岸桃花，剪綃裁錦，聞之心醉，有小腰人面之思。今乃爲官軍斫伐都盡，千絲萬絮，無一存者，荒草之中，斷根偃臥而已。遙望湖心亭，傾欵幾欲墜水，四圍臺榭，半就湮蕪。昔之錦纜牙檣，香車寶馬，紫簫公子，紅綵佳人，不知化爲何物。眼前所見，唯有寒鴉幾點，綠掠斜陽。征鴻數行，哀鳴孤渚。若予四人者，亦空谷足音矣。此如巫峽夢回，馬嵬魂斷，紅顏憔悴，無復昔容。而予亦如杜牧尋春，恨不相逢未嫁時也。惆悵而別，如不勝情。歸則又大咤歎曰：『湖之水無恙也，湖之山無恙也，湖之臺榭或有時修也，湖之車馬或有時而集也，湖之公子佳人，或有時而出也，獨此數十年之楊柳，一旦伐之，風流頓盡，爲可痛也。雖使今日即樹，不更閱十年，欲覩其長條依舊，豈可得哉。桓司馬漢南移柳，攀枝流涕，況乎無枝可攀，是可泣矣！』因成泣柳詩六絕，

詩成又大咤歎曰：「昔卿謀作憶西湖詩，予和之，今予作弔西湖詩，卿謀不及和也，柳可泣矣，泣柳而念張緒當年，不益可泣哉。」因嗚咽久之，忽聞江潮夜至，澎湃有聲，若相助以哭者，遂掛帆而東，上會稽探禹穴，訪若耶溪。再渡錢塘，溯桐江，登釣臺，陟蘭陰，尋靈洞，還返于武林。止十日，一過湖上，入昭慶寺，禮佛。繞走吳山之麓，竟不復至六橋矣。嗟乎！予三十年前，于詩中見西湖焉，晴光激灑，雨色空濛是也。于畫中見西湖焉，柳浪聞鶯，花港觀魚是也。于夢中見西湖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鬢髯遇之。三十年又二，始見西湖于目中。乃興盡而返。所見不逮所聞，則與其在目中，反不若詩中情畫中景夢中人哉。



國
文
讀
本

出關與畢侍郎賤洪亮吉

自度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凌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衝；塗危入棧。高原黯慘，欲接塞上之陰；衆音哀怨，恍聆山陽之笛。

日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於運城西寺；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阿壘之遺牋尙存；拔其繡帷，城東之小史已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楮墨狼籍，丹鉛若新。聞其絕命前夕，吟哦未已；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鷺鳥將亡，冀留勁羽。遺棄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

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邨衰親。親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之者淪髓。返路之墟，銜酸東指；遊岱之魂，感恩西顧。又况龔生竟夭，尙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死友。他

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

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冊。此君生平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送封閣下，請與述菴廉使，東有侍講，共刪訂之。即其所就，已有足傳。方平古人，無愧作者。惟藁草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尙望還諸其家，以爲手澤耳。

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啓不宣。

美術家的神祕 (南非須林納爾原著) 張鏡軒

從前有位美術家繪了一張圖畫；別的美術家都用濃豔新異的彩色，產出許多很動人的作品，這位美術家獨和別的不同，他只用一種顏色，發現一道鮮明的紅光。來往的人都說：「我們愛這張畫；我們愛這道紅光。」別的美術家都道：「他從那裏得來的顏料？」他們去問他；他笑道：「我不能告訴你們。」又低頭作工去了。

有一位先生去到遠東地方買了些珍品，繪了一張極出俗的圖畫；但是沒有幾天光景，顏色又退了。又有一位先生，讀了些古書，配成一種格外鮮美的彩色，他繪了一張畫；但終是死的。

這位美術家終日作工；他的作品一天比一天的鮮紅，他的臉皮一天比一天的蒼白。有一天，他在他的畫前死了。他們都來葬他。有些人徧找他的器具，但都是他們所有的。

他們脫下他的舊衣，換上他的葬服。他們看見他的左乳房上有個傷痕；——並非新的，周遭又老又堅，似乎他一生都有的。但是死把萬物都封閉了，所以這傷痕也就合口了。

他們把他葬了。人還是說：「他從那裏得來的顏色？」

日子久了，人早把這位美術家忘記了；——但是他那張作品永遠活着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侯方域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致一簣遺恨。今凶焰復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閫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略，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態羆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

老夫曩者倉卒拜命，固以主憂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病狀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癱廢。爰以采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末繇報塞。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

旃！

鄉土喪亂，已無寧宇。闔門百口，將寄白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卽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汎防之衝也。鄖襄不戒，賊勢鷓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儲威夙飽，殫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壤。冒嫌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嫫媧。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宅？況陪京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場師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於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

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而前，惟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之口，發爲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蹙乎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

將軍十年建監，中外倚賴，所當於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忘；偃蹇蹉跎，乃至偏較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名愈盛，責備愈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不宣。

國文讀本

上下古今談序

吳敬恆

憶戊戌變法之際，朝旨欲即寺觀爲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來所有，烏可議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爲從古所有爭者，豈獨賣菜男子。故篤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不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爲風馬牛，攘其臂，怒其目，胡爲其不憚煩？

其實大字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一物。古之爲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爲今，則未彈指時可古。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量，爲廣爲狹，可以遠不相倫。假若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能稍通史事；縱彼別有所蔽，並可爲寺觀左袒，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莫可得而盡言。

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顧在前二十年，吾耳吾目，驚惶咨

許以爲創有者，竊窺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沃聞父兄之提命，及多讀斷爛國聞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重尙少；設或推諸庶事，以強者憑陵之權利，許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安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演，忽焉而行乎其間。由微之著，爲存爲亡，禍福大矣！

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或非有，尙不能無所提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智識，一部十七史雖繁，不能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銷夏，即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成一中國六千年史談之小說。旣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通達，必可不言寺觀爲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男子表裏相左袒者；其蔽即蔽於以六千年所有亦稱從古所有而已。

故欲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進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鑿而可溝者，無論爲宇宙，爲星辰，爲日

月，皆一一窮其構造，著其系統，是即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內外，事事物物，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數世界變相四卷，所由先史談而脫稿。

且萬物交於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說。此即吾人噓濡於大氣，俯仰於雲物，莫不以爲兩間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雨等等，亦即無量數變相中之一境。故從其類而演述之，並以明其何以如此，亦不欲使人習於向來如此之故見，適以堅其從古所有之信仰而已。

四卷既就，且取與吾黨青年上下於古今之義，名之曰上下古今談。以此四卷之演述無量數世界變相者爲前編，他日六千年中國史談續演畢，即以爲後編。

國文讀本

梅花嶺記 全祖望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固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騷，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有，乃以衣冠葬之。

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

師大起，皆托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

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常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即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家，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爲作詩銘哀詞。

顧尙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尙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大將艷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國
文
讀
本

民衆發刊詞 郁達夫

(奇零集)

或者有人要問，目下的中國，還有民衆麼？這是不錯的，中國目下的民衆，實在是一點兒勢力也沒有，一點兒聲氣也沒有。在大街上坐汽車，或大踏步過去的，不是身穿制服的軍官，便是什麼什麼委員，什麼什麼長。報上頭，在最重要的地方登出來的，不是某要人行踪，便是某委員的啓事。民衆的事情，民衆的存在，在什麼地方都看不出來。

然而我們再仔細一想，這些某要人，某委員坐的專車、汽車、或人力車，是那一個爲他們開，是那一個爲他們拉的？這些要人委員們喫的米和菜，是那一個爲他們種，那一個爲他們做的？他們坐汽車，養姨太太的錢，是從那裏出來的？

臉上背上流滿了大雨似的汗，在烈日底下，在機關車的旁邊，在污泥

的田裏，屈了背，彎了腰，在那裏工作的，是什麼東西？買一斤鹽，剪一尺布，吸一枝煙，租一乘車，典一畝田，要兩重三重的貼印花，要五塊十塊的拿出去。一舉一動，都要出什麼稅，上什麼捐，這爲的是什麼？這五塊十塊的捐，一分二分的印花，何以在上海的一角，在一個月中間，會積到三千萬以上的？

我們把這裏問題一想，纔知道目下的中國，雖則在社會意識上，沒有民衆的存在，在利益享受上，沒有民衆的分兒，然而實際上，填在社會的最下層，時時刻刻，各到各處，在那裏受壓榨，被宰割的，仍舊是民衆。中國的民衆，仍舊是有的。那些坐汽車，穿制服，登啓事，住洋房的人，仍舊是少數。真正的在從事於製造、耕種、服役，而又到處在被殺被欺的，仍舊是多數。

多數的民衆，現正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受的苦，受的壓迫，倒比未革命之前，反而加重了。可憐他們大多數都是有聲帶的啞子，喫了苦，喊

不出來。可憐他們都是有眼球的瞎子，目前有了危難，受了幾重的敲剝負擔，還認不清誰是他們的仇敵。

我們幾個人，是有一半說話能力的小孩子，是不知說謊藏醜的魯莽者，是天真未滅，在圓光的鏡子裏，還能看得出鬼蜮的原形來的貞童。我們想憑了我們的微弱的目力，用了我們的不善詭辨的喉舌，將所見所聞和所受的，赤裸裸地叫喊出來。我們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諛權貴；我們不想執政，所以並沒有黨派；我們更不想爭地盤，剝民財，所以可痛罵新舊的自私自利的軍人；我們是被壓迫，被絞榨的民衆的一份子，所以我們敢自信我們的呼喊，是公正坦白的。我們要喚醒民衆的醉夢，增進民衆的地位，完成民衆的革命。法國的革命家說：

過去的民衆是什麼？是

Nothing!

將來的民衆是什麼？是

Every-thing!

我們是大多數者，是被壓迫者，是將來的大革命的創始人。革命的民衆，大家應該聯合起來！

【作者略歷】

郁達夫（一八九七——）現代文學家，浙江富陽人。日本東京大經濟系畢業，一九二一年，開始作小說；與郭沫若等發刊創造，努力新文藝運動。著有達夫全集（內包寒灰集，雛助集，過去集，奇零集，敵帚集，蕨薇集），日記九種，迷羊，文藝論集，小說論，文學概論等。

【注釋】

（一）圓光鏡 一種法術。相傳施術者對鏡或白紙念一種咒語後，令兒童看時，即反映出種種現象，可借以治病占吉凶。

（二）貞童 未婚嫁的處女和兒童。

知行合一新解 胡懷琛

「知行合一」之說，爲王陽明所創。今人皆能言之。然語甚含渾，多數人未能得其眞解；故爲此文以說明之。

吾今欲解「知行合一」，當先解「知」字。蓋「知」之種類不一，在墨子已區別之矣。墨經云：「知：聞、說、親。」是分知爲三類：一曰「聞知」，二曰「說知」，三曰「親知」。此說在墨子言之如是。在今日觀之，亦無以易也。

何謂「聞知」？吾未嘗親歷其事，但聞他人言之如此也。如吾未曾食過梨子，聞人言曰：「梨子之味甜」？此「聞知」也。

何謂「說知」？吾未嘗親歷其事，然經過相同之事，而可以類推也。如有兩梨子於此，吾食過此梨，而知其味甜，可以推想彼梨之味亦必甜也。

何謂「親知」？吾親歷其事，而知之也。如有兩梨子於此，吾親食此梨，而知此梨之味甜，復親食彼梨。而知彼梨之味亦甜也。

三種知之中，以「親知」爲確切。蓋但聞人言梨甜，而口不食梨，終不會知梨之味。食一梨而推測百梨。雖近似矣。然百梨旣不生於一樹，則甜之中或酸，或澀，終必有微末之差，舉一以例百，亦不能謂之知梨味也。欲真知者，非「親知」不可。

於是乃可論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矣。王陽明所謂「知」，「親知」也。其所謂「行」，親身經歷其事也。欲「親知」，非親身經歷其事不可，故曰「知行合一」。陽明云：「食物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已先知食物之美惡者耶？」即此意也。但陽明未嘗言明「親知」、「聞知」、「說知」之別，故後人遂不能徹底了解耳。

吾人對於各事，必須三者並用。蓋「親知」固善矣，然世上事必欲一親身經歷之，亦必做不到，故不得不用其次。如見人吃毒藥而死，則可

以知我吃毒藥亦必死，此「說知」也。苟欲「親知」，則必做不到。故吃毒藥而死之若何痛苦，除死者外，終無人能知之。又如中國古時有孔子，外國古時有耶穌，吾人之知有此二人者，非聞諸他人之言，即得之於書卷之中，總之，皆「聞知」也。苟欲「親知」，亦做不到。吾人去孔子、耶穌數千年，將從何處見孔子、耶穌哉？故孔子、耶穌之聲音笑貌，除與二人人生於同時外，終無人能知之也。夫「親知」既有所不能，於是乃以「說知」、「聞知」以補助之。

惟王陽明所謂「知行合一」；乃指在「能穀親知」範圍以內之事而言。蓋其所言「知行合一」，皆治己、待人之事，無不能實踐之者，非泛言一切之「知」也。

國文讀本

(NO. 138)

四
文化學社

貴者之苦

大同書

康南海

坐堂皇，建高牙，擁衛役，出則武夫前呵，從者塞途，趨走之人，夾道而疾馳，喜賞怒刑，豈非貴者之尊榮耶？

然寧知其事權要之側，媚奉人主之屈伏，有不可言者耶？捋鬚參政，由竇尚書，折節無不至矣，即奉公守法之人，當官而行，然貴者之上，又有貴焉，脚靴手版，趨趨進謁，朝輿暮騎，迎送不遑，有十次而不得一見，終日而無少暇者。其有失權要之歡心，立見貶戮，遭言官之彈劾，惶恐無常，憂心惴惴鬚髮爲白者。

即使位極人臣，權兼將相，其於事主尤有甚焉。人主喜怒不測；羣僚疑問交攻；或妃后之爭權；或宦寺之讒間。於是絳侯搶地於獄卒，崔浩羣溺於台下，淮陰侯榜掠於鐘室，斛律光杖死於涼風，其他布襪之塞，蠲盤之設，車裂之痛，孰非王公卿相哉？

若夫族誅之慘，排擗之殺，投河之酷，遭逢喪亂，尙不必言，即當世際承平，地居貴要，而傾軋排毀，憂讒畏譏，憂心殷殷，魂魄若失。亞夫之怏怏退朝，殷浩之咄咄書空，靈均之行吟澤畔，史遷之著書蠶室，東坡之魂驚湯火，其繁憂煩惱，大恐縵縵，豈可言哉？

若夫河橋而思鶴唳，上蔡而念黃犬，庸有補乎？人固不能盡貴，而車前八騶，食陳五鼎，何所益於憂患，如山之寸心鬱鬱耶？

太平之世，人皆有樂而無憂，豈此冠帶天囚之所能入耶。

信陵君頌備大文

「念不獨生，乃令趙亡。」是心也：可以卻秦車，可以謝魏王，可以全活邯鄲，可以安危大梁，可以奔走侯朱毛薛，可以橫絕黃呂原嘗。是心也：晉鄙洞椎而不能怨，如姬效死而不能忘，黃河迅疾而不能徙，函谷牢閉而不能當，婦人不伐性，醇酒不腐腸，暴秦夷廟不加損，炎漢守冢不加張。是心也：宰六合，巨八荒，薄兩儀，昭三光。豈直公子也，彼約車數十乘，夫皆抱關之後勁，賣漿、博徒之前行；可以續李同，啓唐睢，激荆軻而笑舞陽者也。

國
文
讀
本

思想解放 | 梁啓超

要個性發展，必須從思想解放入手。怎樣叫做思想解放呢？無論甚麼人向我說甚麼道理，我總要窮原竟委想過一番，求出個真知灼見。當運用思想時，絕不許有絲毫『先入爲主』的意見束縛自己，空洞洞如明鏡照物。經此一想，覺得對我便信從，覺得不對我便反抗。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這是韓昌黎極無聊的一句話，聖人做學問，便已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擇善而從，不經一番擇，何由得知他是善？只這個擇字，便是思想解放的關目。歐洲現代文化，不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是從『自己批評』產生出來。對於社會上有力量的學說，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總許人憑自己見地所及，痛下批評。批評豈必盡當，然而必經過一番審擇，纔能有這批評，便是開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這批評，又引起別人的審擇，便是開了社會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濬發，互相

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運自然日進。倘若拿一個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範圍一世人心，無論其人爲今人，爲古人，爲凡人，爲聖人，無論他的思想好不好，總之是將別人的創造力抹殺，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須知那人若非經過一番思想，如何能創出這金科玉律來？我們既敬重那人，要學那人，第一件便須學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將自己的思想脫掉了古代思想和並時思想的束縛，獨立自由研究，纔能立出一家學說，不然，這學說可不算他的了，既已如此，爲甚麼我們不學他這一點，倒學他一個反面？我中國千餘年來，學術所以衰落，進步所以停頓，都爲如此。

有人說：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變了離經畔道。我說：這個全屬杞憂。若使不是經，不是道，離他，畔他，不是應該嗎？若使果是經，果是道，那麼，俗語說得好：『真金不怕紅爐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評攻擊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評擁護他，經一番刮垢磨光，越發顯出他真價。倘若對於某家學說不許人批評，倒像是這家學說經不起批評了。所以我奉勸中

國老師宿儒，千萬不必因此着急，任憑青年縱極他的思想力，對於中外古今學說隨意發生疑問，就是鬧得過火，有些「非堯、舜；簿湯、武」也不要緊。他的話若沒有價值，自然無傷日月，管他則甚？若認爲駁得上算人心世道之憂，就請痛駁起來呀！只要彼此適用思辨的公共法則，駁得針鋒相對，絲絲入扣，孰是孰非，自然見個分曉。若單靠禁止批評，就算衛道，這是秦始皇偶語棄市的故技，能彀成功嗎？

還有幾句打破後壁的話，待我說來。思想解放，道德條件一定跟着動搖，同時社會上發現許多罪惡，這是萬無可逃的公例。但說這便是人心世道之憂，卻不見得。道德條件，本是適應於社會情形建設起來。社會變遷，舊條件自然不能適用。不能適用的條件，自然對於社會上失了拘束力，成了一種僵石的裝飾品，一面舊條件既有許多不適用，一面在新社會組織之下，需要許多新條件。卻並未規定出來，道德觀念的動搖，如何能免？我們主張思想解放，就是受了這動搖的刺激，想披荆斬棘求些新條件，給

大家安心立命。他們說解放思想便是破壞道德，道德二字做何解，且不必辦，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鎖起來，試問他們所謂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舊道德早已成了「具文」，「新道德又不許商榷，這纔真是破壞道德哩。至於罪惡的發現，卻有兩個原因：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響的。因為舊道德本已失了權威，不復能拘束社會，所以惡人橫行不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幾多罪惡，難道是新思想提倡出來嗎？第二件，是受思想解放影響的。因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愛說抉破藩籬的話，有時也說得太過。那些壞人就斷章取義，拿些話頭做護身符，公然做作惡來。須知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為本來是滿腔罪惡，從前卻隱藏掩飾起來，如今索性盡情暴露，落得個與衆共棄，還不是於社會有益嗎？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處，並無壞處。我苦口諄勸那些關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這個潮流罷。

察

變

赫胥黎著

嚴復譯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有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如據一坏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螻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疆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留遺。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

察

變

一

英之南野，黃芩之種爲多。此自未有紀載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採擷踐踏者，茲之所見，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樞未轉，英倫諸島，乃屬冰天雪海之區。此物能寒，法當較今尤茂。此區區一小草耳，若跡其祖始，遠及洪荒；則三古以還年代方之，猶灑渴之水，比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

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爲變蓋漸，淺人不察，遂有天地不變之言。實則今茲所見，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京垓年歲之中。每每員輿，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成此最後之奇。且繼今以往，陵谷變遷，又屬可知之事：此地學不刊之說也。假其驚怖斯言，則索証正不在遠。試向立足處所，掘地深逾尋丈，將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爲海。蓋蜃灰爲物，乃羸蚌脫殼積疊而成；若用顯鏡察之，其掩旋尙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爲海。此恆河沙數羸蚌者胡從來乎？滄海颶塵，非誕說矣。且地學之家，歷驗各種殭石，知動植庶品，率皆遞有變遷。特爲變至微，其遷極漸，即假吾人彭聃之壽，而亦由暫觀久，

潛移弗知。是猶螻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變名之，眞譬說也。故知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是當前之所見，經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焉亦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爲變方長，未知所極而已。

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于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於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劑者焉，夫而後獨免於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特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斯賓塞爾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爭存矣，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一爭一擇，而變

國文讀本

化之事出矣。

抑

尊潛書

唐甄

聖人定尊卑之分，將使順而率之，非使亢而遠之，爲上益驕，爲下益諛，君日以尊，臣日以卑，是以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蠅蟲之不類於我，賢人退治道遠矣。

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堯舜之爲君，茅茨不翦，食以土簋，飲以土杯，雖貴爲天子，制御海內，其甘菲食，暖粗衣，就好避惡，無異於野處也，無不與民同情也。善治者必達情，達情必近人，陳五色於室中，滅燭而觀之，則不見，奏五音於堂下，掩耳而聽之，則不聞，人君居高而不近人，旣已瞽於民，盲於民矣，雖進之於堯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

人君之於父母，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人君

之於子孫，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慈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妻，異宮而處，近御有時，則曰天子之匹與庶人異。骨肉之間，驕亢習成，是以養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讒人閒之，廢嗣廢后易於反掌，不和于家，亂之本也。親雖至暱，亦有難諫，友雖至私，亦有難語，師雖善誘，亦有難教，而况君乎？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公卿大夫，罕得進見，變色失容，不敢仰視，拜跪應對，不得比於嚴家之僕隸。於斯之時，雖有善鳴者，不得聞於九天，雖有善燭者，不得照於九淵，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伊尹傳說不能誨，龍逢比干不能諫，而國亡矣。

蜀人之事神，必馮巫，謂巫爲端公，禳則爲福，詛則爲殃，人不知神所視聽，惟端公之畏，而不惜貨財以奉之，若然者神不接於人，人不接於神，故端公得容其奸。人君之尊其猶土神乎，權臣嬖倖其猶端公乎，無聞無見，大權下移，誅及伯曩，賞及盜跖，海內怨叛，寇及寢門，宴然不知，豈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勢尊自蔽也。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

良醫也。除膚瘍，不除癥結者，其人必死，稱君聖，謫百官過者，其國必亡。所貴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過，其次攻宮闈之過，其下焉攻帝族，攻后族，攻寵貴，是瘍醫也。君何賴乎有此直臣？臣何貴乎有此直名？

是故國有直臣，百官有司，莫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昔者明顯帝食，庖人進鱉，顯帝食而甘之，舍箸而問曰：「吾聞劉光縉禁鱉之屬，安所得此鱉也？」左右對曰：「取之遠郊。」顯帝曰：「自今勿復進此，恐犯御史禁也。」以萬乘之尊，下畏御史，可爲帝王師矣。

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古之聖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婦皆不敢陵。不必師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聖賢，閭里父兄皆可訪治。尊賢之朝，雖有佞人，化爲直臣，雖有奸臣，化爲良臣，何賢之不進，何治道之之不聞？是故殿陛九仞，非尊也，四夷來朝，非榮也，海惟能下，故川澤之水歸之，人君惟能下，故天下之善歸之，是乃所以爲尊也。

國
文
讀
本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彊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

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

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

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

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一孤王耳。

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奉公守節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讐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知爲贅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

國文讀本

葬原仲，」「暈帥師。」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

四

名論汪 斃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夫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

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驕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

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

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汙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覲面以儉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又何患焉？

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或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間，悉羅織而貶且殺之，

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國
文
讀
本

鳴鳳記寫本

(生上)

(纏山月) 天步有乘除，仕路如反掌。豺狼盈帝里，筆剝須誅攘！

(訴衷情) 三年宦興落風塵，事業曉雲輕。昨將舊冠重整，義氣滿乾坤，悲淒楚，羨溫生，笑陽城，萬言時事，千古高風，一片丹心！

我楊繼盛向爲諫阻馬市，謫貶萬里邊城。今因仇賊奸謀敗露，欽陞孤臣爲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之職。……既已感激天恩，敢不捨身圖報！目今蜥蜴雖除，虎狼入室，嚴嵩父子秉政弄權；妬賢嫉能，誅戮上千首相；賣官鬻爵，取利下盡錙銖；以刑餘爲腹心，招奸邪爲子弟，若不早除賊黨，必至大害忠良。向日王宗茂，徐學詩，沈鍊，等雖嘗劾奏，不過止言其貪污而已，若其大逆無道，聖明尙在未知。下官目覩其奸，豈容坐視！今晚就此燈下，草成奏章；明早上瀆天聽。倘蒙見准，朝野肅清在此一本也！唉，這賊臣僭竊多端，正所謂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這一幅有限的奏章。叫我如何寫得盡吓！（寫介）

（解三醒）恨權臣協謀助黨，專朝政顛覆乾綱！我寫不出他滔天的深罪樣！我寫不出他欺罔的暗中腸！他罪惡多端，叫我那一頭寫起？吓，有了！我只寫他一門大貴，同生亂；更兼他四海交通貨利場。還思想，畢竟是衷情剴切面訴君王。

（作手疼介）呀，我這手指向被問官拶折，終不免有些傷損，纔寫得數行，就疼痛起來！嚶，莫說疼痛。我楊繼盛就死也何辭！

（前腔）嘆孤臣溝渠誓喪，祇爲那元惡猖狂！（又寫介）我楊繼盛雖非諫官，我若不言，更無人言矣！（嘆介）怪當朝無肯攀廷楹，又誰個敢牽裳？奇怪！又寫得兩行，這手指就流血起來！唉且由他！我一心要展擎天手，管不得十指淋漓血染章！還思想，此本一上，不要說是言言剴切，只須這淚痕血迹，感動君王！

（內作鬼聲介）呀，好奇怪！四面絕無人聲，什麼嚮？敢是鬼聲？

(太師引) 細推詳，這是誰作嚮，我心中自付量。我曉得了，也不是什麼鬼，敢是我祖宗的亡靈。恐我有禍，叫我不要上那這本吓！敢是我亡親垂念？唉，我那祖宗，你只願子孫做得個忠臣義士，須教你萬古稱揚！大抵覆宗絕嗣也是一個大數，何慮着宗支淪喪！(鬼又叫介)(生) 你不要教了，總然你哀鳴千狀，我此心斷易不轉，怎能阻我筆底鋒芒！我就拚得一死，也強如李斯夷族趙高亡！

(燈下鬼現形介)(生) 呀，不惟聞其聲，抑且見其形。

(前腔) 這是幽冥誰劣像，你在此現形呵。似教我封章勿上。你雖然如此，怎當我鸞言方壯！(鬼作悲介)(生) 你自去罷，休得要在此悽惶！我曉得了，你也不是什麼鬼，想是我忠魂游蕩，我就死呵，也須做厲鬼顛狂！人生在世，左右一死，生如寄死，誰曰難，須知安金藏割腹屠腸！(鬼滅燈下)(生) 可惡那鬼兒竟把這燈兒打滅了！此際已將三更時分，小斯們俱已睡去，(叫介) 小丫環點燈來！

(生查子) (旦秉燭上) 良人素秉忠，封事頻頻上。清夜謾勞神，幽闔添悲愴！

(生見介) 呀，緣何夫人自家秉燭？(旦) 此際已將半夜，丫環們俱已睡熟，妾聞相公在此喧嚷，故特秉燭而來。(點燈在台介) (生) 呀，夫人，好奇怪！下官方才在此寫本，忽聽得四面潛作鬼聲，少頃，燈下現出一鬼，披髮赤身，滿面流血，似有悲切之狀，竟把燈兒打滅去了。(旦) 此事奇怪，恐非吉兆，請問相公在此寫何奏章？此乃國家大事，你問他怎的？(旦) 妾聞皋夔稷契優遊無事謂之良臣，龍逢比干因諫而死謂之忠臣。(生) 夫人，忠良本無二理，顧身之遇不遇耳。皋夔稷契遭逢堯舜，故得吁咈一堂；設使當龍逢比干之時敢不竭忠盡諫？(旦) 妾聞君子見几，達人知命。……況相公職非諫官事在得已，總然要做忠臣，養其身以有待，如何？(生) 夫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呂奉先爲國而殺董卓，鄭虎臣率民而誅似道，匹夫尙然有志，臣子豈容無爲；我自草茅韋布之時，常恨

不能見用。今見用矣，猶曰彼非吾職而不言，是終無可言之日也！況今言路諸臣，不過杜欽谷永者流，撫拾浮詞以塞責耳，若我坐視，元奸大惡豈能剪除；（旦）呀，察色觀色，洞悉其衷，相公此本莫非耍劼嚴老麼？（生）然也，（旦）呀，相公吓，妾聞投鼠必忌其器，毀積恐傷其珠。嚴老寵固君心，賄通四監，夏太師且受其殃。曾御史並遭其毒。今聖上既信他大詐若忠，必罪你居下訕上。偷觸犯天顏，恐禍不測。相公請自思省；（生）夫人，難道你還不知我生平心迹麼；貪生害義既非烈丈夫，殺身成人纔是奇男子，今日之本，我非僥倖不死，沾名干譽；多將頸血濺地，感悟君心。偷能剪除逆賊，得與夏曾二公報仇，我楊繼盛就喪九泉，亦瞑目矣！夫人何必苦口相勸！（旦）相公堅執如此，恐我夫婦死無葬身之地矣！（旦悲介）

（啄木兒）聽哀告，說審詳；自古道「從容就死難，」念曾公忠義遭傷痛，夏老元宰受殃，看滿朝密張羅雉網！前車已覆須明鑒，相公，你休要無益輕生絕大綱！

(前腔) (生) 夫人，你何須泣，不用傷，論臣道，須當要扶綱植常，我罵賊舌不愧常山，殺賊鬼何怯睢陽，事君致身當死難，夫人，你休將女兒情縈絆，我大丈夫在世呵，也須烈烈轟轟做一場！

(三段子) (生) 相公，你此心何壯！矻睜睜銅肝鐵腸，我這苦怎當！哭哀哀兒啼女傷，(生) 夫人，你譬如杞梁戰死沙場上，其妻泣哀長城喪。卻不道千載賢愚紛歸黃壤。

(歸朝歡) (旦) 兒夫的。兒夫的節重義剛，頓忘了終身依仰！今朝後，今朝後未卜存亡，是伊家自貽禍災，倩祈禳！

(尾聲) (生) 我明朝碎首君前抗，夫人，我死之後，將我尸骸暴露休埋葬！(旦) 那是爲何？(生) 古人自以爲不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我楊繼盛呵，須把我義骨忠魂瀆上蒼！

赤心爲國進忠言。(旦) 相公，你休觸天威犯御顏，(生) 此去好憑三寸舌，(旦) 相公，還是不要上的好！(生) 放手！哂，再來不值半

文錢；（下）（旦）啊呀，相公吓！

（哭相思）今宵不聽妻言語，來朝只恐禍臨身！（下）

國文讀本

爲閻姬與子宇文護書（失名氏）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以處？

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不覩一人。輿言及此，悲纏肌骨。

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昏。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汗，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恩，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

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

生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並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千人，悉送回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一，與吾共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于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驃同去。盛洛小于汝。等汝三人

，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

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位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于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以是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

國
文
讀
本

李超傳 胡適

李超的一生，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事蹟。我參考他的行狀和牠的信稿，他的生平事實不過如此：

李超原名惟柏，又名惟璧，號璞真，是廣西梧州金紫莊的人。他的父母都早死了，祇有兩個姊姊，長名惟鈞，次名□□。他父親有一個妾，名附姐。李超少時便跟着附姐長大。因為他父母無子，故承繼了他胞叔架廷的兒子，名惟琛，號極甫。

他家本是一個大家，家產也可以算得豐厚。他的胞叔在全州做官時，李超也跟着在衙門裏，曾受一點國文的教育。後來他回家鄉，又繼續讀了好幾年的書，故他作文寫信都還通順清楚。

民國初年，他進梧州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畢業時成績很好。民國四年他和他的一班同志組織了一個女子國文專修館。過了一年，他那班朋友紛

紛散去了，他獨自在家，覺得舊家庭的生活沒有意味，故發憤要出門求學。他到廣州，先進公立女子師範，後進結方學堂，又進教會開的聖神學堂，後又回到結方，最後進公益女子師範。他覺得廣州的女學堂不能滿意，故一心要想來北京進國立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民國七年七月，他好不容易籌得旅費，起程來北京。九月進學校，初做旁聽生，後改正科生。那年冬天，他便有病。他本來體質不强，又事事不能如他的心願，故容易致病。今年春天，他的病更重，醫生說是肺病，他纔搬進首善醫院調養。後來病更重，到八月十六日遂死在法國醫院。死時，他大約有二十三、四歲了。

這一點無關緊要的事實，若依古文家的義法看來，實在不值得一篇傳，就是給他一篇傳，也不過說幾句「生而穎悟，天性孝友，戚鄰稱善，苦志求學，天不永其年，惜哉惜哉」一類的刻板文章，讀了也不能使人相信。但是李超死後，他的朋友搜索他的遺稿，尋出許多往來的信札；又經他的同鄉蘇甲榮君把這些信稿分類編記一遍，使他一生所受的艱苦，所抱

的志願，都一一的表現分明。我得讀這信稿，覺得這一個無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蹟，很有作詳傳的價值，不但他個人的志氣，可使人發生憐惜敬仰之心；並且他所遭遇的種種困難，都可以引起全國有心人之注意討論。所以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什麼督軍做墓誌銘重要得多咧。

李超決意要到廣州求學時，曾從梧州寄信他的繼兄，信中說：

計妹自輟學以來，忽又半載。家居清閒，未嘗不欲奮志自修。奈天性不敏，遇有義理稍深者，既不能自解，又無從質問。蓋學無師承，終難求益也。同學等極贊廣州公立女子第一師範，規則甚爲完善，教授亦最良好；且年中又不收學費，如在校寄宿者，每月祇繳膳費五元，校章限二年畢業。……廣東爲鄰省，輪舟往還，一日可達。……每年所費不過百金。儂家年中入息，雖不十分豐厚，然此區區之數，又何難籌？……諒吾兄必不以此爲介意。妹每自痛生不逢辰，幼遭憫凶，長復困阨。……其所以偷生人間者，不過念既受父母所生，又何忍自甘暴棄。但一息苟存，烏不得稍

求學問？蓋近來世變日亟，無論男女，皆以學識爲重。妹雖愚陋，不能與人爭勝，然欲趁此青年，力圖進取。苟得稍明義理，無愧所生，於願已足。其餘一切富貴浮華，早已參透，非謂能契然置之，原亦知福薄之不如人也。……若蒙允諾……匪獨妹一生感激，即我先人亦當含笑於九泉矣。戰慄書此，乞早裁覆。

這信裏說的話，雖是一些「門面語」，但是已帶着一點嗚咽的哭聲。再看他給親信朋友的話：

前上短章，諒承收覽。奉商之事，不知得蒙允諾與否。妹此時寸心上下，如坐針氈，……在君等或視爲緩事，而妹則一生苦樂端賴是也。蓋頻年來家內多故，妹所處之境遇，固不必問及，自壬子□兄續婚後，嫌隙愈多，積怨愈深，今雖回爨□□，而各懷意見，詬誶之聲，猶（尤）□□所時有。其所指摘，雖多與妹無涉，而冷言譏刺，亦所不免。欲冀日之清淨，殊不可得。去年妹有書可讀，猶可藉以強解。近來閑居，更無術排遣

「四」。……銅居梧中，良非本懷。……蓋凡人生於宇宙間，既不希富貴，亦必求安樂。妹處境已困難，而家人意見又復如此。環顧親舊，無一我心腹，因此厭居梧城已非一日。……

這信裏所說，舊家庭的黑暗，歷歷都可想見。但是我仔細看這封信，覺得他所說還不會到真正苦痛上去。當時李超已二十歲了，還不會訂婚。他的哥嫂都很不高興，都很想把他早早打發出門去，他們就算完了一樁心事，就可以安享他的家產了。李超「環顧親舊，無一心腹」，只有胞姊惟鈞和姊夫歐壽松是很幫助他的。李超遺稿中有兩封是代他姊姊寫給他姊夫的，說的是關於李超的婚事。一封信說：

先人不幸早逝，遺我手足「五」三人。……獨季妹生不逢辰，幼失怙恃，長遭困阨。今後年華益增，學問無成，後顧茫茫，不知何以結局。鈞每念及此，寢食難安。且彼性情又與七弟相左。蓋弟擇人但論財產，而舍妹則重學行。用是各執意見，致起齟齬「六」。妹慮家庭專制，恐不能遂其素

願，緣此常懷隱憂，故近來體魄較昔更弱。稍有感觸，便覺頭痛。……舍妹之事，總望爲留心。苟使妹能終身付託得人，豈獨鈞爲感激，即先人當含笑於九泉也。……

這信所說，乃是李超最難告人的苦痛。他所以要急急出門求學。大概是避去這種高壓的婚姻。他哥哥不願他遠去，也只是怕他遠走高飛做一隻出籠的鳥，做一個終身不嫁的眼中釘。

李超初向他哥哥要求到廣州去求學，廣州離梧州只有一天的輪船路程，算不得什麼遠行；但是他哥哥執意不肯。請看他的回信：

九妹知悉：爾欲東下求學，我並無成見在胸，路程近遠，用款多少，我亦不措意及之也。惟是儂等祖先爲鄉下人，儂等又係生長鄉間，所有遠近鄉隣女子，並未曾有人開遠遊羊城〔七〕求學之先河〔八〕。今爾若子身先行，事屬罕見創舉。鄉黨之人，少見多怪，必多指摘非議。然鄉鄰衆口悠悠〔九〕，姑置勿論，而爾五叔爲族中之最尊長者，二伯娘爲族中婦人之最

長者，今爾身爲處子，因爲從師求學，遠遊至千數百里外之羊城，若不稟報而行，恐於理不合。而且伊等異日風聞此事，則我之責任非輕矣。我爲爾事，處措無方。今爾以女子身爲求學事遠遊異域，我實不敢在尊長前爲爾啓齒，不得已而請附姐^{二〇}爲爾轉請，而附姐諸人亦云不敢，而且附姐意思亦不欲爾遠行也。總之，爾此行必要稟報族中尊長方可成行，否則我之責任綦重。……見字後，爾係一定東下，務必須由爾設法稟明族中尊長。

這封信處處用恫嚇手段來壓制他妹子，簡直是高壓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絕妙口供。

李超也不管他，決意要東下，後來他竟到了廣州，進了幾處學堂。他哥哥氣得利害，竟不肯和他通信。六年七月五日，他嫂嫂陳文鴻信上說：

……爾哥對九少言，……余之所以不寄信不寄錢於彼者，以妹之不遵兄二句話也。且余意彼在東省未知確係讀書，抑係在客棧住，以信囑住家

人。余斷不爲彼欺也。言時聲厲。……嫂思之計無所出，妹不如暫且歸，以息家人之怨。……何苦惹家人之怨？……

又陰曆五月十七日函說：

……姑娘此次東下，不半年已歷數校，以至家人咸怒。而今又欲再覓他校專讀中文，嫂恐家人愈怒。……

即這幾封信，已可看出李超一家對他的怨恨了。

李超出門後，即不願回家，家人無可如何，只有斷絕他的用費一條妙計。李超在廣州二年，全靠他的嫂嫂陳文鴻，姊丈歐壽松，堂弟惟幾，本家李典五，堂姊伯援宛貞等人私下幫助他的經費。惟幾信上云：「弟因寄銀與吾姐一事，屢受亞哥痛責」的話。歐壽松甚至於向別人借錢來供給他的學費。那時李超的情形，也可想而知了。

李超在廣州換了幾處學堂，總覺得不滿意，那時他的朋友梁惠珍在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寫了幾封信去勸他來北京求學。李超那時好像屋裏

的一個蜜蜂，四面亂飛，只朝光明的方向走。他聽說北京女高師怎樣好，自然想去北京求學，故把舊作的文稿寄給梁女士，請他轉呈校長方還請求許他插班，後來又託同鄉京官說情，方校長准他來校旁聽，但是他到廣州，家人還百計阻難，如何肯讓他遠走北京呢？

李超起初想瞞住家人，先籌得一筆款子，然後動身。故六年冬天李伯援函說：

……七嫂心愛妹，甫兄防之極嚴，限以年用百二十（十）金爲止，……甫嫂灼急異常，甫嫂許妹之款，經予說盡善言，始獲欣然。伊苟知妹欲行，則誠恐激變初心矣。

後來北行的計劃被家人知道了，故他嫂嫂六年十一月七日函說：

日前得三姑娘來信，知姑娘不肯回家，堅欲北行。聞訊之下，不勝煩悶。姑娘此行究有何主旨？嫂思此行，是直不啻加嫂之罪，陷嫂於不義也。嫂自姑娘東行後，爾兄及爾叔嬖，時時以惡言相責，說是嫂主其事，近

日復被爾兄毆打。且副姐二二亦被責。時時相爭、相打，都因此事。姑娘若果愛嫂，此行萬難實行，懇祈思之，再思之。

那時他家人怕他遠走，故極力想把他嫁了。那幾個月之中，說婚的信很多，李超都不肯答應。他執意要北行，四面八方向朋友親戚借款。他家雖有錢，但是因爲他哥哥不肯負還債的責任，故人多不敢借錢給他。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姊姊惟鈞寫信給在廣州的李家典五說：

……聞九妹欲近日入京求學，本甚善事也。但以舉廷五叔及甫弟等均以為女子讀書稍明數字便得。今若隻身入京，奔走萬里，實必不能之事。即使其能借他人之款，以遂其志，而將來亦定不擔償還之職（責）「二四」。

這是最利害的對付方法。六月二十八日伯援函說：

……該款七嫂不肯付，伊云妹有去心，自後一錢不寄矣。在款項一節，予都可爲妹籌到。惟七嫂云：如妹能去，即惟予與婉貞二人是問。……七嫂與甫爲妹事又大鬥氣。渠云妹並未知渠之苦心，典五之款，渠亦不還

。予對妹難，對渠等尤難也。

照這信看來，連他那賢明的嫂嫂，也實行那斷絕財源的計劃了。

那時李超又急又氣，已病了幾個月。後來幸虧他的大姊丈歐壽松一方擔任接濟學費的事。歐君是一個極難得的好人，他的原信說：

……妹決意往京就學……兄亦贊成，每年所需八九十金，兄儘可擔負。……惟吾妹既去，極甫亦不惹置「五」也。……

李超得了李典五借款，又得了歐壽松擔任學費，遂於七月動身到北京。他先在女高師旁聽，後改正科生。那時他家中哥嫂不但不肯接濟款項，還寫信給他姊夫，不許他接濟。歐君七年九月五日信說：

……七舅近來恐無銀匯。昨接璇兒信稱：不獨七姑不滿意，不肯匯銀，且來信囑兄不許接濟。兄已回函勸導，諒不至如此無情。兄併聲明，七舅如不寄銀，則是直欲我一人擔任。我近年債務已達三千元左右，平遠又是苦缺，每年所得，尙未足清還債累，安得如許錢常常接濟？即勉強担

任，於親疏貧富之間，未免倒置。……

看這信所說，李超的家產要算富家，何以他哥嫂竟不肯接濟他的學費呢？原來他哥嫂是承繼的兒子，名分上他應得全份家財。不料這個倔強的妹子偏不肯早早出嫁，偏要用家中銀錢讀書求學。他們最怕的是李超終身讀書不嫁，在家庭中，做一個眼中釘。故歐壽松再三寫信給李超勸他早早定婚，勸他早早表明宗旨，以安他哥嫂之心。歐君九月五日信說：

……兄昨信所以直言不諱勸妹早日定婚者，職此之故。妹婚一日未定，即七舅等一日不安。……妹婚未成，則不獨妹無終局，家人不安，即愚夫婦亦終身受怨而莫由自解。——前年在粵時，兄屢問妹之主意，即欲妹明白宣示究竟讀書至何時止，屆時即斷然適人，無論賢愚，絕無苛求之意，祇安天命，不敢怨人，否則削髮爲尼，終身不字。如此決定，則七舅等易於處置，不至如今日之若涉大海，茫無津涯，教育之費，不知負擔到何時乃爲終了。

又九月七日信說：

……妹讀書甚是好事，惟宗旨未明，年紀漸長，兄亦深以爲憂。——
極甫等深以爲吾妹終身讀書亦是無益。吾妹即不爲極甫諸人計，亦當爲兄
受怨計，早日決定宗旨，明以告我。……

歐君的恩義，李超極知感激。這幾封信又寫得十分懇切，故李超答書
也極懇切。答書說：

……吾兄自顧非寬，而於妹膏火之費^{二七}，屢荷惠助。此恩此德，不
知所以報之，計惟有刻諸肺腑，沒世不忘而已。……妹來時曾有信與家兄
，言明妹此次北來，最遲不過二三年即歸。婚事一節，由伊等提議，聽妹
處裁。至受聘遲早，妹不敢執拗，但必俟妹得一正式畢業，方可成禮。蓋
妹原知家人素疑妹持單獨主義，故剖明心迹以釋其疑，今反生意外之論，
實非妹之所能料。若謂妹頻年讀書費用浩繁，將來伊於胡底，此則故設難
詞以制我耳。蓋吾家雖不敢謂富裕，而每年所入亦足敷衍。妹年中所耗不

過二三百金，何得謂爲過分？況此乃先人遺產，兄弟輩既可隨意支用，妹讀書求學，乃理正言順之事，反謂多餘，揆之情理，豈得謂平耶？靜思其故，蓋家兄爲人惜財如璧，且又不喜女子讀書，故生此閒論耳。……

李超說：「此乃先人遺產，兄弟輩既可隨意支用，妹讀書求學，乃理正言順之事，反謂多餘，揆之情理，豈得謂平耶？」這幾句話便是他殺身的禍根。誰叫他做一個女子！既做了女子，自然不配支用「先人遺產」來做「理正言順之事」。

李超到京不够半年，家中吵鬧得不成樣子。伯援十一月六號來信說：……七嫂於中秋前出來住數天，因病即返鄉。渠因與甫兄口角成仇，賭氣出來。渠數月來甚與甫兄反目，其原因一爲亞鳳，一爲吾妹。鳳之不良，悉歸咎於鴻嫂，而鴻嫂欲賣去之，甫兄又不許，近且寵之，以有孕故也。前月五叔病，鈞姊寧省，欲爲渠三人解釋嫌恨，均未達目的，三宿即返。返時鴻嫂欣然送別，囑鈞姊勿念，渠自能自慮自解，不復愁悶，

九姑娘二處，渠典當金器亦供渠卒業，請寄函渠，勿激氣云云。是夕渠於夜靜懸梁自縊，幸副姐聞吹氣聲，即起呼救，得免於危。……

甫兄對妹此行，其惡益甚，聲稱一錢不寄，盡妹所爲，不復追究，渠謂妹動以「先人爲念」一言爲題，即先人尙在，妹不告即遠行，亦未必不責備也。鈞姐囑妹自後來信千萬勿提先人，以觸渠怒云。

這一封信，前面說他嫂嫂爲了他的事，竟致上吊尋死；後面說他哥哥不但不寄一錢，甚至於不准他妹妹提起「先人」兩個字。李超接着這封信，也不知氣得什麼似的。後來不久他就病倒了，竟至吐血。到了八年春天，病勢更重，醫生說是肺病。那時他的死症已成，到八月就死了。

李超病中，他姊夫屢次寫信勸他排解心事，保重身體。有一次信中，他姊丈說了一句極傷心的趣話。他說：「吾妹今日境遇與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無錢，妹則有錢而不得用。」李超「有錢而不得用」，以至於受種種困苦艱難，以至於病，以至於死，……這是誰的罪過？……這是

什麼制度的罪過？

李超死後，一切身後的事都靠他的同鄉區君諱，陳君瀛等料理。他家中哥嫂連信都不寄一封，後來還是他的姊夫歐君替他還債。李超的棺材現在還停在北京一個破廟裏，他家中也不來過問。現在他哥哥的信居然來了。信上說他妹子「至死不悔，死有餘辜」！

以上是李超的傳完了。我替這一個素不相識的可憐女子作傳，竟做六七千字，要算中國傳記裏一篇長傳。我為什麼要用這麼多的工夫做他的傳呢？因為他一生遭遇，可以用做無量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我們研究他一生，至少可以引起這些問題：

(1) 家長族長的專制。「爾五叔爲族中之最尊長者，二伯娘爲族中婦人之最長者，若不稟報而行，恐於理不合。」諸位讀這幾句話，發生什麼感想？

(2) 女子教育問題。「儂等祖先爲鄉下人，所有遠近鄉鄰女子，並未曾有人開遠遊求學之先河。今爾若子身遠行，事屬罕見創舉，鄉黨之人，必多指摘非議。」舉廷五叔及甫弟等均以爲女子讀書稍明數字便得。「諸位讀這些話，又發生什麼感想？」

(3) 女子承襲財產的權利。「此乃先人遺產，兄弟輩既可隨意支用，妹讀書求學，乃理正言順之事，反謂多餘。揆之情理，豈得謂平耶？」諸位讀這幾句話，又發生什麼感想？」

(4) 有女子而不爲有後的問題。李超傳的根本問題，就是女子能算爲後嗣的大問題。古人爲大宗立後，乃是宗法社會 三三 的制度。後來不但大宗，凡是男子無子，無論有無兒女，都還要承繼別人的兒子爲後。即如 李超 的父母，有了 李超 這樣的一個好女兒，依舊不能算是有後，必須承繼一個「全無心肝」的姪兒爲後。諸位讀了這篇傳，對於這種制度，該發生什麼感想？」

【作者略歷】

胡適(一八九〇——)現代著作家，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留美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革命運動，他和陳獨秀都是最有力的先鋒。著有新詩嘗試集，雜著胡適文存三集，及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等。

【注釋】

- (一) 原註云：「行狀作『年僅二十』，是考據不精的錯誤。」
- (二) 爨 音 χ χ χ ，以火炊物爲爨。同爨，猶云同鍋吃飯，就是不會分居的意思。
- (三) 原文猶字，是誤寫的，(尤)是作傳的人替他更正的，故用()爲記，因爲要保存原文的本來面目，故不直接改正。
- (四) 排遣 就是消遣的意思。
- (五) 手足 就是指兄弟。
- (六) 齟齬 齟，音 χ χ ，齬，音 χ χ ，齟齬，就是意見不合的意思。

(七) 羊城 原註：即廣州。

(八) 先河 猶云先例。

(九) 悠悠 此處是是非無憑準的意思。

(一〇) 附姐 原註云：是李超的庶母。按：父親的妾稱爲庶母。

(一一) 原註說：是陰曆九月十三的信。

(一二) (十) 是作傳人加的。參看註三。

(一三) 副姐 原註云：即附姐。

(一四) 職 是誤字，應作責。參看註三。

(一五) 恕 音以-Y。是不注意的樣子。

(一六) 不字 就是不嫁。

(一七) 膏火之費 是指學費。

(一八) 亞鳳 原註云：極甫之妾。

(一九) 姑娘 原註云：即李超。

(二〇) 辜 就是罪。

(二一) 宗法社會 古人分別嫡庶統系的制度，稱爲宗法。

貓的天堂

法國左拉作

劉復譯

我有一隻安戈蘭地方出產的貓，是一位姑母遺傳給我的。這貓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的蠢畜生。瞧，這就是它向我講的故事，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它坐在溫暖的火爐旁邊講的。

一

那時我是兩歲，我真是人家沒有見過的一隻最臃腫而又最顛預的貓。在那弱小的年齡，我還自負得了不得，以為這溫暖的家居生活，是我們做畜類應當痛恨的。可是多謝天公，他竟把我安排到了你姑母的手裏去！這位好太太真疼愛我。在一座櫥櫃的底裏，她給我鋪設起一間真正的臥室來。枕頭是羽毛做的，被蓋是三重的。食料也和臥具相稱，從不給麵包，從不給湯，給的盡是肉，而且是好的，煮得半熟的、帶着鮮血的肉。

好！在這種溫適的生活中間，我却只有一個願望，只有一個夢想：就

是要從窗洞中溜出去，到外面屋頂上去跳動跳動。你姑母的撫摩早叫我討厭了；牀上的軟適也使我膩煩得要作嘔了；我身體也愈長愈胖，要把我鬧出病來。因此我整天的愁悶着，想要得到些快樂。

我應當向你說，把我的頸項伸長了，我就可以隔着窗看見對面的屋頂。那一天，正有四隻貓在那裏相打，豎着毛，翹着尾，在藍色的石板上滾來滾去，曬着老大的太陽，賭着快樂的咒。我從來也沒有目覩過這樣的一個奇景。自此以後，我的信仰就固定了。我知道真正的幸福，就在屋頂上，就在這一扇人家關得緊緊的窗的那一面。我也有我的證據：人家把櫥櫃的門都關得緊緊的，門的那一面可就是人家藏着的肉。

於是我就預備起逃走的計劃來了。在一生之中，除煮得半熟的、帶着鮮血的肉以外，總應當還有些別的東西。這東西就是「不可知」，就是理想。

一天早晨，人家忘了給廚房裏的窗子裏上，我就捉空兒一跳跳了出去。

，恰巧跳在窗底下的一個小屋頂上。

二

這屋頂多美啊！屋頂的四周，有水槽圍繞着。從水槽中，發出一種很甜美的氣味，我暢暢快快的循着這水槽走；我的腳就踏在槽底的爛泥裏。這爛泥的溫和與柔潤是無可形容的；我就好像在天鵝絨上走路一樣。天氣又好；太陽的熱力，把我身體中的脂肪都曬得融化了。

不瞞你說，我的四肢都在發抖。在我的快樂中，還夾雜着許多的恐慌。我所記得特別清楚的，是那時着了忙，幾乎站不穩腳，要從屋上跌往地下去。原來是有三隻貓，從別人家屋頂尖上滾到這邊，就對着我走來，很大的大叫。我嚇得幾乎暈倒；他們可把我當作個大傻瓜，說他們這樣叫，只是開開頑笑罷了。於是我也混在他們一起叫。這種的大叫可真有趣啊！他們並不像我這樣的癡胖。我走路一不留神，踏到了太陽曬溼了的水槽邊，身體便球也似的滾翻了，他們就拿我大大的訕笑了一回。他們中間有一

隻老雄貓，可對我特別要好。他願意指教我，我自然就接受了他這番好意而且謝謝他。

啊！現在是遠離了你姑母的溫存了，我要喝水就在水槽裏喝。那美味是調糖的牛奶決然比不上的。我覺得一切都好，都美。……

三

這樣散了一點鐘步，我可餓極了。

我問我的朋友老雄貓：「他們在這屋頂上還有什麼呢？」

「找到什麼就喫什麼，」他帶着一種學者的態度說。

這一個答話可叫我爲難了，我苦苦的找了一番，可什麼都找不着。後來才看見在一個破爛屋子裏，有一個年輕的做工女人，正在預備她的中飯。靠窗的桌子上，放着一塊很好的肋條肉，顏色鮮紅，正配我的胃口。

「瞧，這可合用，」我自己點頭點頭的想。

於是我一跳就跳到了那張桌子上，啣起那塊肋條肉來。那做工的女人

可看見了；她提起一把帚子來在我頸脊上死命的打了一下。我放去了肉就逃，把她很很的詛咒了一聲。

「你跑到你自己的村莊外面去了嗎？」老雄貓說。「那桌子上的肉，是預備給遠處的人喫的。你要找，應當在這水槽裏找。」

我從來也沒有懂得，爲什麼廚房裏的肉不是給貓喫的。此刻我的胃，真在沒命的作難我了，而那隻老雄貓，可又叫我大失所望。他說：「我們應當等到晚上。到了晚上，我們就可以下了屋，到街上的垃圾堆裏去找食喫。等到晚上！」他可是這樣冷冷靜靜的說着，像個硬心的哲學家。而我，只想到了還要挨這麼許久的餓，身體就不禁搖搖地欲暈了。

四

夜是慢慢的來了。這是個有霧的夜，我幾乎給凍僵了，不久就下雨。雨是小的，可往身上直鑽，再加一陣陣的風把它吹打着。

我們從一座樓梯頂頭的天窗孔裏下了屋。嚇！現在的街道，在我看來

是多醜啊！它已沒有從前那樣的好熱光，已沒有從前那樣的老大太陽，已沒有從前那裏的閃着光的白色屋頂，就是我們在上面暢心快意打滾的。階沿上滿是泥漿，腳走上去一步一步一滑。我這時候真苦苦的想到了我那三層的被蓋，和那羽毛的枕頭了。

我們一到了街上，我的朋友老雄貓就寒顫了一會。隨後他把他的身體縮得小小而又小小的，沿着人家的門口，偷偷的走着，而且叫我快快的跟着他。後來走到了一家車房門口，他就連忙的躲在旁邊，口中嗚嗚然，好像很滿意的。我就問他：「我們爲什麼要這樣躲着？」

他說：「你沒有看見那人拿着筐子和一個鐵鈎嗎？」

「看見的。」

「看見的就好啦！要是他見着了我們，少不得要把我們打死了油炙了噢！」

「油炙了噢！那麼這街道也不是我們的嗎？我們不能喫，可要給人家

噢！」

五

幸而那時候，人家已經把垃圾傾倒在門口來了。我一堆一堆的去搜尋，可仍是大失所望，我只找着了兩三塊沒有肉的骨頭，而且還是在爐灰中擦抹過的。到了此刻，我只知道那鮮肉中所含的汁液是多麼豐富呵！我那朋友老雄貓的搜尋垃圾堆，可真像個藝術家一樣。他帶着我一堆一堆的去拜訪，不慌不忙的，直到天亮爲止。這時我已挨了近乎十個鐘頭的冷雨，全身沒有一處不在瑟瑟的抖。啊！該死的街道！該死的自由！我是多麼的回想我那牢獄呵！

「這樣的生活你過够了不是？」

「呵！够了！」我說。

「你不要回家去呢？」

「那自然。可是，那裏還找得到我的家呢？」

「你跟我來。今天早晨你走出來的時候，我早就想，像你這樣一隻肥頭胖耳的貓，生來就不配享受自由中的艱辛的快樂的。我知道你的住處；我送你到門口就是了。」

這隻老實的大雄貓只簡簡的說了這幾句話。等我們到了門口時，他向我說：

「再會吧，」他也沒有向我表示一些別離的情感。

我叫道：「不行。咱們倆不應該就這樣分別了。你與我回到裏面去。我把我的床和我喫的肉與你平分。我的女主人是一位好好太太……」

他沒等我說完，就搶着說：

「閉你的嘴！你這個蠢東西！在你那安樂窩中，我非死不可。你那種豐腴的生活，只有雜種賤貓覺得好。自由的貓決不願意把一個牢獄的代價來購買你所喫的肉和你那羽毛的枕頭。……再會吧。」

他又上屋去了。我看着他的大而瘦的影子，很舒適的和那初昇的太陽

光互相撫摩着。

我進了屋子。你的姑母拿起揮帚來把我教訓了一頓，我也用我的深摯的歡悅之心承受了。我大大的領畧了一番這溫暖而挨打的歡欣。當她打我時，我早在做着美夢，知道她打完了就要給我肉喫了。

六

我的主人呵，你瞧，——我的貓在爐火的前面，把身體伸得長長的，說出它的結論來，——真正的幸福天堂，就是關閉在一間有肉喫的屋子裏挨打。

我說的是貓的事。

三十自述 梁啓超

「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攬鏡據鞍，能無悲慚！肇一既結集其文，復欲爲作小傳。余謝之曰：「若某之行誼經歷，曾何足有記載之一值，若必不獲已者，則人之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譚瀏陽曾作三十自述，吾母寧效顰焉，作三十自述：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羣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崖山，留悲憤之紀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即余之故鄉也。鄉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強，當西江南入海交匯之衝。其江口列島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實

中國極南之一島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會定居焉，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顧聞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於陰德，力耕所獲，一粟一帛，輒以分惠諸族黨之無告者。王父諱維清，字鏡泉，爲郡生員，例選廣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寶瑛，字連澗，夙教授於鄉里，母氏趙。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余尤甚。三歲仲弟啓勳生，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爲文，九歲能輟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嫌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鑽研，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

之過於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鑑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至今誦此語不敢忘。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十五歲母趙人見背，以四弟之產難也。余方遊學省會，而時無輪舶，奔喪歸鄉，已不獲親含斂，終天之恨，莫此爲甚！時肄業於省會之學海堂，堂爲嘉慶間前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詁詞章課粵人者也。至是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己丑年十七，舉於鄉，主考爲李尙書端棻，王鎮江仁堪，年十八，計偕入京師，父以其穉也，挈與偕行，李公以其妹許字焉。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其年秋，始交陳通甫，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才生聞，既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爲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於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話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意。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權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興里之萬木草堂，徇通甫與余之請也，先生爲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余與諸同學日剖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

此年。先生又常爲語佛學之精奧博大，余夙根淺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時方著公理通、大同學等書，每與通甫商榷，辦析入微，余輒侍末席，有聽受，無間難，蓋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學僞經考，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從事分纂。日課則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而草堂頗有藏書，得恣涉獵，學稍進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師，結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棄養。自是學於草堂，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師，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六月日本戰事起，惋惜時局，時有所吐露，人微言輕，莫之聞也。顧益讀譯書，治算學地理歷史等。明年乙未和議成，代表廣東公車一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既而南海先生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余亦從其後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師強學會開，發起之者，爲南海先生，贊之者爲郎中陳熾、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等：余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爲言官所劾，會封禁，而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

得以餘日盡瀏覽之，而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譚復生、揚叔嶠、吳季清、鐵樵子發父子。

京師之開強國會也，上海亦踵起，京師會禁，上海會亦廢。而黃公度倡議續其餘緒，開一報館，以書見招，三月去京師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時務報開，余專任選述之役，報館生涯自茲始。著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書。其冬，公度簡出使德國大臣，奏請偕行，會公度使事輟，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復奏派爲參贊，力辭之，伍固請，許以來年往。旣而，終辭專任報事。丁酉四月，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理寺盛宣統懷，連銜奏保，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旣而以劑來，黏奏摺上諭焉，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屢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辭。時譚復生宦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輿接席，復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與治佛學，復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陳中丞寶箴、江督學標，聘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就之。時公度官湖南按

察使，復生亦歸湘助鄉治，湘中同志稱極盛。未幾，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瓜分之憂，震動全國，而湖南始創南學會。將以爲地方自治之基礎，余頗有所贊畫，而時務學堂，於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劉裴邨，林噉谷，唐紱丞及時務學堂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樹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既痊，乃入京師。南海先生方開「保國會」，余多所贊畫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薦，總理衙門再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復生、噉谷、叔嶠、裴邨；以京卿參預新政。余亦從諸君子之後，黽勉盡瘁。八月政變，六君子爲國流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余遂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去國以來，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商界諸同志，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爲之一變。己亥七月，復與濱人共設高等

大同學校於東京，以爲內地留學生預備科之用，即今之清華學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國維新會之設，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間、美洲人招往游，應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島，其地華商二萬餘人，相繫留、因暫住焉。創夏威夷維新會，適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義和團變已大起，內地消息，風聲鶴唳，一日百變。已而屢得內地函電，促歸國，遂回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聞北京失守之報。七月急歸滬。方思有所效，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傳諸烈；先後就義。公私皆不獲有所救，留滬十日；遂去。適香港，旣而渡南洋，謁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應彼中「維新會」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東，環洲歷一周而還，辛丑四月，復至日本。

爾來蟄居東國，忽又歲餘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爲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且自思，只有慚悚！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之責任於萬一，茲事雖小，亦安得

已。一年以來，頗竭棉薄，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然在
再日月，至今猶未能成十之二，惟於今春爲新民叢報，冬間復創刊新小說
，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於當世達之志士，冀以爲中國國民適鐸之一
助。嗚呼！國家多難，歲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韓孔广詩云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嗚呼！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後所
以報國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嘗不驚心動魄，抑塞而誰語也
。孔子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梁任公自述。

國文讀本

(NO. 0192)

一〇 文化學社

劉老老 曹雪芹

有一年的秋天，劉老老帶着板兒，又帶些棗子、倭瓜並些野菜，到榮府來看鳳姐；仍是周瑞娘子陪她進來的。見了平兒，趕忙上前問好。又見了鳳姐。鳳姐因賈母叫，趕忙去了，臨去囑咐劉老老等着回來說說話兒再去。這裏周瑞娘子等陪了劉老老坐着。說些閑話。劉老老見鳳姐不來，說：「天不早了，我門也去罷，別出不得城，才是饑荒呢。」周瑞娘子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徑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娘子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她擔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

：「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投上緣了。」說着催劉老老趕緊前去。劉老老道：「我這個樣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恤老憐貧！想你是怯生，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娘子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



却說榮國府內有一個大花園，名叫大觀園，園中樓閣亭臺、山林花草，以及村舍茅屋、荷池稻田，無所不備。所有榮府中一輩的姊妹，及一位公子名喚寶玉的，都分住在園內。當時平兒等來到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是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美人一般的丫鬢，在那裏搥腿。鳳姐站着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前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太太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

娘子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怕生，不知問候，賈母向劉老老問長問短，又留她住了一兩天再去。那搥腿的丫鬢名喚鴛鴦，是賈母貼身服侍有體面的大丫頭，見賈母留劉老老住下，忙命老婆子帶去洗了澡，挑了兩件隨常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樣場面，忙換了衣裳出來，再在賈母榻前，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都在這裏坐着，也都聽得津津有味。說了一會，大家也就散了。



次日，賈母因見園中菊花盛開，叫了寶玉等姊妹們來，商議在園中擺席賞菊。一夕無話，次日天氣清明，賈母帶領衆人來到園內，劉老老也隨了來。只見一個丫鬢，捧了一個大盤子，裏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檢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回頭笑向劉老老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個不住。劉老老說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

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說話間，已到了一處。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上下蒼苔佈滿，中間一條石子砌的路，劉老讓出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却走土地。衆人拉她道：「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道：「不相干！這是我們走熟了的。」她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妨脚下果踏滑了，拍撻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自己也笑着說道：「纔說嘴就打嘴。」賈母對劉老老道：「這是我外孫女兒林黛玉的屋子，這裏叫做瀟湘館。」說着，走出瀟湘館，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着大食盒出來，鳳姐忙問：「早飯擺在那裏？」賈母道：「擺在那邊秋爽齋就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隨後就來。」

鳳姐聽說，便回了鴛鴦等帶着端飯的人，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調開桌案，鴛鴦說道：「天天我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有一個湊趣兒的，拏他取笑兒；我們今日也得一個女清客了。」鳳姐會意，兩人如此這般

商議撮弄劉老老。正商議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大家入座。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桌，鴛鴦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座，拏起箸來，覺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拏這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一個叉把子，比我那裏鐵叉還沉，那裏拏的動牠。」說的衆人都笑起來，等到上菜之時，鳳姐特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劉老老！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擡頭。」自己却鼓着嘴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大家有噴出茶的，有吐了飯的；林黛玉笑的岔了氣；寶玉笑得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話都說不出來；侍候的媳婦丫鬚們，無一個不笑的彎腰屈背。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不笑，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

擎起箸來，只覺不便，又道：「這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吃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都出來了，只忍不住，叫人在後搵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她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筷子要夾，那裏夾得起來：滿碗裏鬧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才伸着頸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拾，早有人拾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她取笑。一時吃畢，賈母帶領衆人各處閒逛了一會，賈母命將酒席擺在園中綴錦閣下，大家走來入席，吃了一會酒，行了一會令，劉老老又鬧出許多笑話來。一時席散，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她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別處逛了一會，賈母倦了，鳳姐等圍隨着歇息去了。這裏賈玉

姊妹及衆丫鬢，都要帶着劉老老，隨着取笑。一時來至一個牌坊底下，牌坊上嵌着「省親別墅」四個字，劉老老道：「啊呀！這裏還有大廟呢？」說着便爬下叩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坊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擡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麼？」衆人笑得拍手鼓掌，還要拏她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她，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她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



那劉老老因吃了些酒，及許多油膩飲食，又多吃了幾碗茶，不免痛瀉起來。瀉完走開，酒被風吹，只覺得頭昏眼花，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只得順着一條

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尋不着門，再走過去，忽見一帶竹籬，順着路走去，得了一個月洞門。跨進門內，只見迎面一帶水池，沿池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她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甚疼。細看那女孩兒，原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卻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走進門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金彩珠光，眼都看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剛從屏後得了一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她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像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着你進來的？」又見她帶着滿頭花，劉老老說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

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的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想畢，伸手一摸，再細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得出去呢？」一面說，一面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機括，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進去。忽見一副最精緻的牀帳，她此刻帶了七八分酒，又走乏了，便一扭身坐在牀上，只說歇歇，不料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這牀上了。

且說衆人等她不見，板兒尋不着老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毛廁裏了。」因命兩個婆子去尋，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寶玉房中一個大丫頭名叫襲人說道：「一定她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我且去看來。」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

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偷空玩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就聽見鼾聲如雷。忙進房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臥在牀上。襲人這一驚不小，忙趕上來，將她沒死沒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污了牀。」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揮。襲人恐驚動人，被寶玉曉得了，只向她搖手，不叫她說話。只點上許多香。所喜不會嘔吐。忙悄悄的說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着，跟了襲人來至小丫頭們房中，命她坐下，向她道：「你出去就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她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裏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了她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她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她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

我的母親的訂婚 胡適

——四十自述的一章——

(一)

太子會是我們家鄉秋天最熱鬧的神會，但這一年的太子會卻使許多人失望。

神傘一隊過去了。都不過是本村各家的綾傘，沒有什麼新鮮花樣。去年大家都說，恆有綢緞莊預備了一頂珍珠傘。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來。

崑腔今年有四隊，總算不寂寞。崑腔子弟都穿着「半截長衫」。上身是白竹布，下半是湖色杭綢。每人小手指上掛着湘妃竹柄的小絨扇，吹唱時絨扇垂在笙笛下面搖擺着。

扮戲今年有六齣，都是「正戲」，沒有一齣花旦戲。這也是三先生的

主意。後村的子弟本來要扮一齣翠屏山，也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改了長板坡。其實七月的日光底下，甘糜二夫人臉上的粉已被汗洗光了，就有潘巧雲也不會怎樣特別出色。不過看會的人的心裏總覺得後村很漂亮的小棣沒有扮潘巧雲的機會，只扮作了糜夫人，未免太可惜了。

今年最掃興的是沒有扮戲的「擡閣」。後村的人早就練好了兩架「擡閣」，一架是龍虎鬪，一架是小上墳。不料三先生今年回家過會場，他說擡太高了，小孩子熱天受不了暑氣，萬一跌下來，不是小事體。他極力阻止，擡閣就扮不成了。

粗樂和崑腔一隊一隊的過去了。扮戲一齣一齣的過去了。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轎。路旁的觀衆帶着小孩的，都喊道：「拜呵！拜呵！」許多穿着白地藍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

神轎的後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着夏布長衫，捧着柱香；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爐掛，爐裏燒着檀香。還有一些許願更重的，今天來「吊香」

還願；他們上身穿着白布褂，扎着朱青布裙，遠望去不容易分別男女。他們把香爐吊在銅鈎上，把鈎子鈎在手腕肉裏，塗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弔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弔在左手腕上，有的雙手都弔；有的只弔一個小香爐，有的一隻手腕上弔着兩個香爐。我們都是虔誠還願的人，懸着掛香爐的手腕，跟着神轎走多少里路，雖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但也有半途中了暑熱走不動的。

馮順弟攙着她的兄弟，跟着她的姑媽，站在路邊石磴上看會。她今年十四歲了，家在十里外的中屯，有個姑媽嫁在上莊，今年輪着上莊做會，故她的姑丈家接她姊弟來看會。

她是個農家女子，從貧苦的經驗裏得着不少的知識，故雖是十四歲的女孩兒，卻很有成人的見識。她站在路旁聽着傍人批評今年的神會，句句總帶着三先生。「三先生今年在家過會，可把會弄糟了。」可不是呢？擡閣也沒有了。「三先生還沒有到家，八都的鴉片烟館都關門了，賭場也都

不敢開了。七月會場上沒有賭場，又沒有烟燈，這是多年沒有的事。」

看會的人，你一句，他一句，順弟都聽在心裏。她心想：三先生必是一個了不得的人，能叫賭場烟館不敢開門。

會過完了，大家紛紛散了。忽然她聽見有人低聲說，「三先生來了！」

「她擡起頭來，只見路上的人都紛紛讓開一條路；只聽見許多人都叫「三先生。」

前面走來了兩個人。一個高大的中年人，面容紫黑，有點短鬚，兩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他穿着苧布大袖短衫，苧布大腳管的袴子，腳下穿着麻布鞋子，手裏拿着一桿旱烟管。和他同行的是一個老年人，瘦瘦身材，花白鬍子，也穿着短衣，拿着旱烟管。

順弟的姑媽低聲說：「那個黑面的，是三先生；那邊是月吉先生，他的學堂就在我們家的前面。聽人說三先生在北邊做官，走過了萬里長城，還走了幾十日，都是沒有人烟的地方，冬天凍殺人，夏天熱殺人；冬天凍

塌鼻子，夏天蚊蟲有蒼蠅那麼大。三先生肯吃苦，不怕日頭不怕風，在萬里長城外住了幾年，把臉晒的像包龍圖一樣。」

這時候，三先生和月吉先生已走到她們面前，他們站住說了一句話，三先生獨自下坡去了；月吉先生卻走過來招呼順弟的姑媽，和她們同行回去。

月吉先生見了順弟，便問道：「燦嫂，這是你家金竈舅的小孩子嗎？」

「是的。順弟，誠厚，叫聲月吉先生。」

月吉先生一眼看見了順弟腦後的髮辮，不覺喊道：「燦嫂，你看這姑娘的頭髮一直拖到地！這是貴相！是貴相！許了人家沒有？」

這一問把順弟羞的滿臉緋紅，她牽着她弟弟的手往前飛跑，也不顧她姑媽了。

她姑媽一面喊，「不要跌了！」回頭對月吉先生說：「還不會許人家。這孩子很穩重，很懂事。我金竈舅總想許個好好人家，所以今年十四

歲了，還不會許人家。」

月吉先生說：「你開一個八字給我，我給她排排看。你不要忘了。」他到了自家門口，還回過頭來說：「不要忘記。叫燦哥鈔個八字給我。」

(11)

順弟在上莊過了會場，她姑丈回中屯去。七月裏天氣熱，日子又長，他們到日頭快落山才起身，走了十里路，到家時天還沒全黑。

順弟的母親剛牽了牛進欄，見了他們，忙着款待姑丈過夜。

「爸爸還沒有回來嗎？」順弟問。

「姊姊，我們去接他。」姊姊和弟弟不等母親回話，都出去了。

他們到了村口，遠遠望見他們的父親挑着一擔石頭進村來。他們趕上去喊着爸爸，姊姊弟弟每人從擔子裏拿了一塊石頭，捧着跟他走。他挑到他家的舊屋基上，把石子倒下去，自己跳下去，把石子鋪平，才上來挑起

空擔回家去。

順弟問：「這是第二擔了嗎？」

她父親點點頭，只問他們看的會好不好，戲好不好，一同回家去。

順弟的父親姓馮，小名金竈。他家歷代務農，辛辛苦苦，起了一點點小產業，居然有幾畝自家的田，一所自家的屋。金竈十三四歲的時候，長毛賊到了徽州，中屯是績溪北鄉的大路，整個村子被長毛燒成平地。金竈的一家老幼都被殺了，只剩他一人，被長毛擄去。長毛軍中的小頭目看這個小孩子有氣力，能吃苦，便把他臉上刺了「太平天國」四個藍字，叫他不能逃走。軍中有個裁縫，見這孩子可憐，收他做徒弟，叫他跟着學裁縫。金竈學了一手好裁縫，在長毛營裏混了幾年，從績溪跟到寧國，廣德，居然被他逃走出來。但因為面上刺了字，捉住他的人可以請賞，故他不敢白日露面。他每日躲在破屋場裏，等到夜間，才敢趕路。他吃了種種困苦，好容易回到家鄉，只尋得一片焦土，幾座焦牆，一村的丁壯留贖的不過

二三十人。

金竈是個肯努力的少年，他回家之後，便尋出自家的荒田，努力耕種。有餘方便幫人家種田，做裁縫。不上十年，他居然修葺了村裏一間未燒完的磚屋，娶了一個妻子。夫妻都能苦做苦吃，故漸漸能有點積蓄，漸漸掙起了一個小小的家庭。

他們頭胎生下一個女兒。在那大亂之後，女兒是不受歡迎的，故她的名字叫做順弟，取個下胎生個弟弟的吉兆。隔了好幾年，果然生了一個兒子，他們都很歡喜。

金竈爲人最忠厚；他的裁縫手藝在附近村中常有僱主，人都說他誠實勤謹。外村的人都尊敬他，叫他金竈官。

但金竈有一樁最大的心願。他總想重建他祖上傳下來，被長毛燒了的老屋。他一家人都被殺完了，剩下他這一個人，他覺得天留他一個人是爲中興他的祖業的。他立下了一個誓願：要在老屋基上建造一所更大又更講

究的新屋。

他費了不少工夫，把老屋基爬開，把燒殘磚瓦拆掃乾淨，準備重新墊起一片高地基，好在上面起造一所高爽乾燥的新屋。他每日天未明便起來了；天剛亮，便到村口溪頭去揀選石子，挑一大擔回來，鋪墊地基。來回挑了三擔之後，他才下田去做工；到了晚上歇工時，他又去挑三擔石子，才吃晚飯。農忙過後，他出村幫人家做裁縫，每天也要先挑三擔石子，才去上工；晚間吃了飯回來，又要挑三擔石子，才肯休息。

這是他的日常工課，家中的妻子女兒都知道他的心願，女流們不能幫他挑石頭，又不能勸他休息，勸他也沒有用處。有時候，他實在疲乏了，挑完石子回家，倒在竹椅上吸旱烟，眼望着十幾歲的女兒和幾歲的兒子，微微嘆一口氣。

順弟是已懂事的了，她看見她父親這樣辛苦做工，她心裏好不難過。常常自恨不是個男子，不能代她父親下溪頭去挑石頭。她只能每日早晚

到村口去接着她父親，從他的擔子裏捧出一兩塊石頭來，拿到屋基上，也算分擔了他的一點辛苦。

看看屋基漸漸墊高了，但磚瓦木料卻全沒有着落。高敞的新屋還只存在她一家人的夢裏。順弟有時做夢，夢見她是個男子，做了官回家看父母。新屋早已造好了，她便在黑漆的大門外下轎。下轎來又好像做官的不是她，是她兄弟。

(三)

這一年，順弟十七歲了。

一天的下午，金竈在三里外的張家店做裁縫，忽然走進了一個中年婦人，叫聲「金竈舅。」他認得她是上莊的星五嫂，她娘家離中屯不遠，所以 he 從小認得她。她是三先生的伯母，她的丈夫星五先生也是八都的有名紳士，所以人都叫她「星五先生娘。」

金竈招呼她坐下。她開口道：「巧極了，我本打算到中屯看你去，走

到了張家店，才知道你在這裏做活。巧極了。金竈舅，我來尋你，是想開你家順弟的八字。

金竈問是誰家。

星五先生娘說：「就是我家大姪兒三哥。」

「三先生！」

「是的。三哥今年四十七，前頭討的七都的玉環，死了十多年了。玉環生下了兒女一大堆，——三個兒子，三個女，——現在都長大了。不過他在外頭做官，沒有個家眷，實在不方便。所以他寫信來家，要我們給他定一頭親事。」

金竈說：「我們種田人家的女兒那配做官太太？這件事不用提。」

星五先生娘說：「我家三哥有點怪脾氣。他今年寫信回來，說，一定要討一個做莊家人家的女兒。」

「什麼道理呢？」

「他說，做莊家人家的人身體好，不會像玉環那樣癆病鬼。他又說，莊家人家曉得艱苦。」

金竈說：「這件事不會成功的。一來呢，我們配不上做官人家。二來，我家女人一定不肯把女兒給人做填房。三來，三先生家的兒女都大了，他家大兒都比順弟大好幾歲，這樣人家的晚娘是不容易做的。這個八字不用開了。」

星五先生娘說：「你不要客氣。順弟很穩重，是個有福氣的人。金竈舅，你莫怪我直言，順弟今年十七歲了，眼睛一睜，二十歲到頭上，你那裏去尋一個青頭郎？填房有什麼不好？三哥信上說了，新人過了門，他就要帶上任去。家裏的兒女，大女兒出嫁了；大兒子今年做親，留在家裏；二女兒是從小給了人家了；三女兒也留在家裏。將來在任上只有兩個雙胞胎的十五歲小孩子，他們又都在學堂裏。這個家也沒有什麼難照應。」

金竈是個老實人，他也明白她的話有駁不倒的道理。家鄉風俗，女兒

十三四歲總得定親了。十七八歲的姑娘總是做填房的居多。他們夫婦因為疼愛順弟，總想許個念書人家，所以把她就誤了。這是他們做父母的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他今天很有點躊躇。

星五先生娘見他躊躇，又說道：「金竈舅，你不用多心。你回去問問金竈舅母，開個八字。我今天回娘家去，明朝我來取。八字對不對，辰宵合不合，誰也不知道。開個八字總不妨事。」

金竈一想，開個八字誠然不妨事，他便答應了。

這一天，他從張家店回家，順弟帶了弟弟放牛去了，還沒有回來。他放下針線包和熨斗，便在門裏板凳上坐下來吸旱煙。他的妻子見他有心事的樣子，忙過來問他。他把星五嫂的話對她說了。

她聽了大生氣，忙問，「你不曾答應她開八字！」

他說：「我要回家商量商量。不過開個八字給他家，也不妨事。」

她說：「不行。我不肯把女兒許給快五十歲的老頭子。他家兒女一大

堆，這個晚娘不好做。做官的人家看不起我們莊家人家的女兒，將來讓人
家把女兒欺侮煞，誰來替我們伸冤？我不開八字。」

他慢吞吞的說：「順弟今年十七歲了，許人家也不容易。三先生是個
好人。——」

她更生氣了，「是的，都是我的不是。我不該心高，耽誤了女兒的終
身。女兒沒有人家要了，你便想送給人家做填房，做晚娘。做填房也可以
，但三先生家可不行。他家是做官人家，將來人家一定說我們貪圖人家有
勢力，把女兒賣了，想換個做官的女婿。我背不起這個惡名。別人家都行
，三先生家我不肯。女兒沒人家要，我養她一世。」

他們夫妻吵了一場，後來金竈說：「不要吵了。這是順弟自家的事，
吃了夜飯，我們問問她自己。好不好？」她也答應了。

晚飯後，順弟看着兄弟睡下，回到菜油燈下做鞋。金竈開口說：「順
弟，你母親有句話要問你。」

順弟擡起頭來，問媽有什麼話。她媽說：「你爸爸有話問問你，不要朝我身上推。」

順弟看她媽有點氣，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好問她爸。她爸對她說：「上莊三先生要討一個填房，他家今天叫人來開你的八字。你媽嫌他年紀太大，四十七歲了，比你大三十歲，家中又有一大堆兒女。晚娘不容易做，我們怕將來害了你一世，所以要問問你自己。」

他把今天星五嫂的話說了一遍。

順弟早已低下頭去做針線，半晌不肯開口。她媽也不開口。她爸

也不說話了。

順弟雖不開口，心裏卻在那兒思想。她好像閉了眼睛，看見她的父親在天剛亮的時候挑着一大擔石頭進村來；看見那大塊屋基上堆着他一擔一擔的挑來的石頭；看見她父親晚上坐在黑影地裏沉思歎氣。一會兒，她又彷彿看見她做了官回來，在新屋的大門口下轎。一會兒，她的眼前又彷彿

現出了那紫黑面孔，兩眼射出威光的三先生。……

她心裏這樣想：這是她幫她父母的機會到了。做填房可以多接聘金。前妻兒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財禮總應該更好看點。她將來總還可以幫她父母的忙。她父親一生夢想的新屋總可以成功。……三先生是個好人，人人都敬重他，只有開賭場烟館的人怕他恨他。……

她母親說話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想。她媽說：「對了我們，有什麼話不好說！好說罷！」

順弟擡起眼睛來，見她爸媽都望着她自己。她低下頭去，紅着臉說道：「只要你們倆都說他是個好人請你們倆作主。」她接着又加上一句話，「男人家四十七歲也不能算是年紀大。」

她爸歎了一口氣。她媽可氣的跳起來了，忿忿的說：「好啊！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罷！聽你情願罷！」

順弟聽了這句話，又羞又氣，手裏的鞋面落在地上，眼淚直滾下來。

她拾起鞋面，一聲不響，走到她房裏哭去了。

經過了這一番家庭會議之後，順弟的媽明白她女兒是願意的了，她可不明白她情願賣身來幫助爹媽的苦心，所以她不指望這門親事成功。

怕開了八字去，萬一辰肖相合，便難回絕了。她打定主意，要開一張假八字給媒人拿去。第二天早晨，她到祠堂蒙館去，請先生開一庚帖，故意錯報了一天生日。又錯報了一個時辰。先生翻開萬年歷，把甲子查明寫好，她拿回去交給金竈。

那天下午，星五先生娘到張家店拿到了庚帖，高興的很。回到了上莊，她便去尋着月吉先生，請他把三先生和她的八字排排看。

月吉先生看了八字，問是誰家女兒。

「中屯金竈官家的順弟。」

月吉先生說：「這個八字開錯了。小村鄉的蒙館先生連官本（俗稱歷書爲官本）也不會查，把八個字鈔錯了四個字。」

星五先生娘說：「你怎麼知道八字開錯了！」

月吉先生說：「我算過她的八字，所以記得。大前年村裏七月會，我看見這女孩子，不是燦嫂的姪女嗎？圓圓面孔，有一點雀斑，頭髮很長，是嗎？面貌並不美，卻穩重的很，不像個莊家人家的孩子。我那時問燦嫂討了她的八字來算算看。我算過的八字，三五年不會忘記的。」

他抽開書桌的抽屜，尋出一張字條來，說：「可不是呢！在這裏了。」他提起筆來，把庚帖上的八字改正，又把三先生的八字寫出。他排了一會，對星五先生娘說：「八字是對的，不用再去對了。星五嫂，你的眼力不差，這個人配得上三哥，相貌是小事，八字也是小事，金竈官家的規矩好。你明天就去開禮單。三哥那邊，我自己寫信去。」

過了兩天，星五先生娘到了中屯，問金竈官開「禮單」。她埋怨道：「你們村上的先生不中用，把八字開錯了，幾幾乎誤了事。」

金竈嫂心裏明白，便問誰說八字開錯了的。星五先生娘一五一十的把

月吉先生的話說了。金竈夫妻都很詫異，他們都說，這是前世注定的姻緣。金竈嫂現在也不反對了。他們答應開禮單，叫她隔幾天來取。

馮順弟便是我的母親，三先生便是我的父親鐵花先生。在我父親的日記上，有這樣幾段記載：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二月）十六日，行五十里，抵家。……

廿一日，遣媒人訂約於馮姓，擇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輿詣七都中屯迎娶馮氏。

十二日，馮氏至。行合巹禮。謁廟。

十三日，十四日，宴客。……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見岳丈岳母。

初七日，由中屯歸。……

五月初九日，起程赴滬，天雨，行五十五里，宿旌之新橋。」

十九，六，廿六。

(註一)太子會是皖南很普遍的神會，據說太子神是唐朝安史亂時保障江淮的張巡許遠。何以稱「太子」，却還沒有滿意的解釋。

郵亭題壁詩 宋 氏

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憩孝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

旁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

「妾家祖居金華府；祖父曾爲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弟兄晦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

「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意欲出仕蘇蒼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闈闔；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閬州守，飄然畫舫西南行。」

「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姦頑盡除掃。日則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稿。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應教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扳；察院來提誰

與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爭號呼。

送飯。彼時徵贖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竟晨拷打不成招；暗屬家人莫送飯。

成空！嗟呼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

何年！親隣憐妾貧如洗，歛錢殷勤餽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阿弟遠餞龍江邊，臨歧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慟，別來再會知何年！

誰望？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尙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而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

「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

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情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還未熟旗頭逼。

「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闌干，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繡牀新刺雙蝴蝶，久坐尙覺春風饒。誰知今日夫亡後，天末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饑，欲丐奉姑羞舉口！」

「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騎驢遠涉長安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

「妾心汪汪淡如水，寧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

夫面？」

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能語。道旁聞者總悽酸，隔岸猿啼叫何許？

續黃梁 蒲松齡

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宮時，與二三新貴遨遊郊郭。偶聞毘盧禪院寓一星者，因並騎往詣問卜。入堂而坐，星者見其意氣，佞諛之。曾搖筮微笑，便問有蟒玉分否。星者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偃蹇不爲禮。衆一舉手，登榻自話，羣以宰相賀。曾心氣殊高，指同遊曰：「某爲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爲參游。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於願足矣。」一座大笑。

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齎天子手詔，召曾太師決國計。曾得意，疾趨入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而下，聽其黜陟，賜蟒玉名馬。曾被服稽首以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榭，窮極壯麗。自亦不解何以遽至如此。然捋髯微呼，則應諾雷動。俄而公

卿贈海物，僂僂足恭者，疊出其門。六卿來，倒屣而迎；侍郎輩，揖與語；下此者，頷之而已。晉撫餽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爲嫋嫋，爲仙仙，二人尤蒙寵顧。科頭休沐，日事聲歌。

一日，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青雲，渠尙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薦爲諫議；即奉諭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曾睚眦我，即傳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怨了了，頗快心意。偶出郊衢，醉人適觸鹵簿，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接第連阡者，皆畏勢獻沃產；自此富可埒國。無何，而嫋嫋仙仙，以次殂謝。朝夕遐思，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購充媵御，輒以棉薄違夙願，今日幸可適志。乃使幹僕數輩，強納資於其家。俄頃，簾輿昇至，則較昔之望見時尤豔絕也。自顧生平，於願斯足。

又逾年，朝士竊竊似有腹非之者，然各爲立仗馬。曾亦高情盛氣，不以置懷。有龍圖學士包上疏，其畧曰：

「竊以曾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兒朱，恩寵爲極。不思捐軀藥項，以報萬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爲奇貨；量缺肥瘠，爲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於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襪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逆鹿馬之奸，遠竄豺狼之地。朝士爲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貪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沴氣冤氣，暗無天日。奴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兒，瓜葛之親，出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炎赫赫，怙寵無悔。召對方承於闕下；萋菲輒進於君前；季蛇才退於自公，聲歌已起於後苑。聲色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洶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

，勢必釀成操莽之禍。臣夙夜祇懼，不敢寧處，冒死列款，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云云。」

疏上，曾聞之，氣魄悚駭，如飲冰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問。

曾方聞旨驚怛，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冠，與妻並繫。俄見數夫運貲於庭：金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璫玉數百斛；幄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襁，女舄，遺墜庭階。曾一一視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俄而樓閣倉庫，並已封誌。立叱曾出，監者牽挽羅曳而去。

夫妻吞聲就道，求一下駟列車少作代步，亦不可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扳引。又十餘里，已亦困憊。歛見高山，直挿霄

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奪目來窺，不容稍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可投止；不得已，參差蹙蹙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隅。曾亦憇止，任監者叱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羣盜各操利刃，跳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曾長跪言：「孤身遠謫，囊中無長物。」哀求宥免。羣盜裂眦宣言：「我輩皆被害冤民，祇乞得賊佞頭，他無索取。」曾怒叱曰：「我雖待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爾！」賊亦怒，以巨斧揮曾項，覺頭墜地作聲。

魂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行踰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覩宮殿。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決罪福。曾前，匍伏請命。王者閱卷，纔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誤國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羣和，聲如雷霆。即有巨鬼摔至墀下，見鼎高七尺已來，四圍熾炭，鼎足盡紅。曾殼觶哀啼，竄蹟無路。鬼以左手抓髮，右手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於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

，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巨叉取曾出，復至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山獄。」鬼又摔去。見一山，不甚廣闊；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箭。先有數人腸胃刺腹於其上，呼號之聲，慘絕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曾負痛乞憐。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暈焉一落，刃交於胸，痛若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贅，刀孔漸闊，忽然脫落，四肢蠖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即有鬚鬚人持籌握算曰：「三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還令飲去。」俄取金錢堆階上，如丘陵；漸入鐵釜，鎔以烈火。鬼使數輩，更以杓灌其口。流頤則皮膚臭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矣。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爲女。

行數步，見架上鐵梁，圍可數尺；縮一大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燄生五彩，光耿雲霄。鬼撻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

遍體生涼。開眸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鶉敗絮；土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爲乞人子。日隨乞兒拓鉢，膀颯颯然常不得一飽，著敗衣，風常刺骨。

十四歲，鬻與顧秀才備媵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冢室悍甚，日以鞭箠從事；輒以赤鐵烙胸乳。幸而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於是大聲疾呼。良人與嫡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關。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團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嫡室。嫡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良入，因以狀白刺史。嚴鞫，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處死。繫赴刑所，胸中冤氣扼塞，距踊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暗也。

正悲號間，聞游者呼曰：「兄夢魔耶？」豁然而悟，見老僧猶跏趺座

上。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慘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曾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炕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焉！』曾盛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懽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爲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梁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白樂天的社會文學 戴傳賢

(一)

樂天的詩有幾種長處：第一是「平民的」，這不但在思想上看得出，在詩體上已經可以見得樂天的文學絕無貴族的氣味了。第二是「寫實的」，無論是抒情詩、詠物詩，一點沒有神祕的臭味，也沒有誇大的習氣。第三是「現代的」，他的題材都是從當時的社會狀況上面尋出來，盡力的描寫，盡力的批評；令現在我們讀他的詩，還可以憶想當時的社會情況。這三種特色直是他家所萬萬不及的。

(二)

樂天對於貧富、貴賤、苦樂不均的社會，不滿意到了極點。他的詩裏面，描寫這種狀況的最多。秦中吟的輕肥、賣花，新樂府的賣炭翁、縛戎人，都是極深刻的創作。賣炭翁一首尤其沈痛。這樣貧民生活的苦況和現

在情形，一點沒有兩樣。白樂天如果曉得一千多年後的今天，仍舊如此，不曉得要怎樣悽愴呢！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烟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上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值。

(二)

樂天又是極力反對黷武主義的。平和本是中國人一貫的理想，詩人的詠嘆，更多發揮平和主義的。杜甫的兵車行之類便是如此。却總不及白樂天新豐折臂翁，樂府的深刻。他不但是從結果上描寫黷武主義的禍害，並且從原因上說破黷武主義的卑劣。如果把他這個題材來做小說，已經可以成一部很大的創作。這種雄偉的精力真是樂天的特色了。全篇有三百多

字，中間寫折臂原因一節，幾乎像是爲德國、日本那樣行徵兵制度的國家寫照。近幾年來，日本爲逃避兵役，去損毀身體的人也漸漸加多起來了。中國既然沒有行這個非人道的制度，本來是萬幸；偏偏又有許多人以爲非行德意志式的徵兵制度，算不得文明國。這種不懂得人道、正義的人，我倒要請他多讀一點唐詩，叫他曉得說被徵兵制度的罪惡，反對軍國主義，主張解除武裝，維持平和，決不是近代夢想平和的人新造出來的。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鬚眉皆似雪；立孫扶向店前行，左臂、右臂憑肩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旂槍與刀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搥折臂。張弓、簸旂俱不堪，

從茲始免往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黠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四)

樂天對於女子的境遇，也是極富於同情心的。不過當日的社會經濟組織，和現代絕對不同，所以觀察和主張，便不如現代女子解放主張的澈底。這完全是時代的差別，不能拿近代人的思想，近代社會組織的根柢去批評他。只要看他從「人」的立足點，憐惜沈淪的婦人、怨曠的閨女，絕不似那些專門描寫「性慾衝動」的詩人，已經是很難得的。

就這幾種思想的表現上看來，樂天究竟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者，也

是一個平民的文學者。雖不曾直接的描寫出他理想社會，但是當時那種貧富不齊、貴賤不均、窮兵黷武的國家和社會，在他看來，都是一種極大的罪惡；就可以推測到他理想上的「平和的國家」、「幸福的社會」的影響了。

大凡一國的政治革新和社會進化，文學的感化力量最大。文學裏面，詩歌和小說的力量更是普遍的。「平民主義」這個名詞靠着散文的鼓吹，造成了一個空招牌的民國。今後如果要把組織新國家、新社會的真理印到多數國民的腦髓裏去，韻文的陶融，一定是少不了的。唉！現代平民的詩人在那裏？現代的平民文學者在那裏？

國文讀本

復多爾袞書 史可法

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聞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燠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言剪凶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

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二，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枻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北上，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而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

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來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味「大一統」之

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
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
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高宗續統；是皆於國讐未翦之日，亟正位
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
，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
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
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
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綸，回紇助唐，厚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
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
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
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
明，刻刻以復讐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
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

，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且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誓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作者略歷】

史可法 明祥符人。字憲之。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尙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多爾袞致書勸降，却之，城陷被殺。揚民謚忠，葬袍笏於郡城梅花嶺。後人稱爲中關部。

【注釋】

(二) 倥傯 事迫促也。

(三) 琬琰 孝經序：『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疏：『寫之琬圭球圭之上，若簡冊之爲。或曰，刊石也，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此謂琬琰之章，亦猶言『瑤章』或『玉音』也。

(四) 大行皇帝 在君主之世，皇帝初喪，稱大行皇帝。一謂大行者一去不返也。一謂初崩未諡，曰大行，言大行必受大名也。

(五) 三月十九日之事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懷宗自經於南宮萬歲山之壽皇亭。

(六) 肆法於市朝 論語：『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肆，陳尸也。』

(七) 悉 盡也。

(八) 今上 即弘光帝，名由棖，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所謂福王者是。

(九) 長跽 即長跪也。

(一〇) 頂禮 以己最勝之頂，禮佛最卑之足，謂之『頂禮。』蓋印度古代至敬之禮也。

(一一) 加額 以手加額也。

(一二) 薄治篋篋 本盛物竹器，方者曰篋。圓者曰篋。此云薄治篋篋，蓋謂薄備禮物也。

復多爾袞書 (史可法)

(一二) 青宮 神異經：『東方宮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故君主之世，稱太子曰青宮。

(一三) 紫陽綱目 即朱熹所作之通鑑綱目。紫陽本山名，在安徽，歙縣城南。熹父松曾讀書其中。後熹居福建崇安，榜廳事曰『紫陽書室』，後人因於歙縣建紫陽書院。

(一四) 契丹 東胡之國，由唐及宋，代爲邊患，後改國號曰遼，爲金所滅。

(一五) 回紇 爲突厥之別種，唐時代突厥而有內外蒙之地，後併於蒙古。

(一六) 牛耳之盟 左傳：『衛人請執牛耳。』疏：『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之。』
埤雅：『牛耳無竅，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爲戒。』

報母閻姬書 宇文謹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遠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毋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

不意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隔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叙齊朝寬宏，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重赦，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

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

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離，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種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霽然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旁人。草木有心，禽獸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感？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

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

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遠，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徹底 梁啓超

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這些可愛的青年。但我也只有幾句忠告的話：「既解放便須徹底，不徹底依然不算解放。」

就學問而論，總要拿「不許一毫先入爲主的意見束縛自己」這句話做個原則。中國舊思想的束縛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縛也不受。一種學說到眼前，總要虛心研究，放膽批評。但這話說來甚易，做到實難。因爲我們學問根柢，本來甚淺，稍有價值的學說到了面前，都會發生魔力，不知不覺就被他束縛起來。我們須知，拿孔，孟，程，朱的話當金科玉律，說他神聖不可侵犯，固是不該。拿馬克思，易卜生的話當做金科玉律，說他神聖不可侵犯，難道又是該的嗎？我們又須知，現在我們所謂新思想，在歐洲許多已成陳舊，被人駁得個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說「新」便是「真」呀！我們又須知，泰西思想界，現在依然是渾沌過渡時

代，他們正在那裏橫衝直撞尋覓曙光。許多先覺之士，正想把中國，印度文明輸入，圖個東西調和。這種大業，只怕要靠我們纔得完成哩！我們青年將來要替全世界人類肩起這個大責任，目前預備工夫，自然是從研究西洋思想入手。一則因為他們的研究方法，確屬精密，我們應該採用他。二則因為他們思想解放已經很久，思潮內容豐富，種種方面可供參考。雖然，研究只管研究，盲從却不可盲從，須如老吏斷獄一般，無論中外古今何種學說，總拿他做供詞證詞，助我的判斷，不能把判斷權逕讓給他，這便是徹底解放的第一義。

就德性論，那層解縛的工夫，卻更費力了。德性不堅定，做人先自做不成，還講什麼思想？但我們這德性，也受了無數束縛，非悉數解放，不能樹立，祖宗的遺傳，社會的環境都是有莫大力量，壓得人不能動彈。還有個最兇狠的大敵，就是五官四肢，他和我頃刻不離，他處處要干涉我，誘惑我，總要把我變成他的奴隸。我們要完成自己的個性，卻四面遇着怨

敵，所以坐在家裏頭也要奮鬥，出來到一切人事交際社會也要奮鬥。不是鬪別人，卻是鬪自己，稍鬆點勁，一敗塗地，做了俘虜，永世不能自由了。青年人對於這種關頭，更是極難通過，因為他生理衝動的作用，正在極強極盛時候，把心性功能壓住了，所以有時發揚得很猛，墮落得很快。在沒有思想的人，固不足惜，有思想的人，結果得個墮落，那國家元氣，真攔不住這種斷喪了，欲救此病，還是從解放着力。常常用內省工夫，體認出一個「真我」。凡一切束縛這「真我」的事物，一層一層的排除打掃。這便是徹底解放的第二義。

國
文
讀
本

